

美人恩

張恨水著



世界書局印行

自序

予讀言情小說夥矣，而所作亦爲數非鮮。經驗所之，覺此中乃有一公例，卽內容不外三角與多角戀愛，而結局非結婚卽生離死別而已。予嘗焦思如何作小說，可逃出此公例，且不得語涉怪誕，以至離開現代社會，思之思之，乃無上策。蓋小說結構，必須有一交錯點，言情而非多角，此點何由而生？至一事結束，亦無非聚散兩途，果欲捨此，又何以結束之無已，則於此公例中，於可閃避處力閃避之，或稍稍一新閱者耳目乎？有此一念，予乃有此美人恩小說之作。美人恩中言情，初不寫情敵角鬪之事，而其結局一方似結婚而非結婚，一方亦似離別而非離別。如斯作法，乃差有新意。但謂盡脫窠臼，則自病未能。此中甘苦，或爲同道所默許歟？然而讀者茶餘酒後，以消遺物視之，固無暇考量及此也，則作者之慘淡經營，亦如書中主人翁洪士毅，處處作繭自縛矣！

此書命意在二十一年之冬，本與世界書局約，數月成之。乃國家多故，因而擱置者一。作者備書教讀，南北奔走過於俗冗，因而擱置者二。半年來忽生胃病，好逸惡勞，因而擱置者三。然最近一月，念歲月之悠悠，將爽約於何及？於此努力爲之，將未盡之稿十一回，一氣呵成。稿既畢，乃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終未及二十三年也。東卷付郵，烹茗茗坐寒窗下飲之，得片時暇，其愉快之態，殊南面王，不易矣。時則雪下已一日，夜院中瘦竹一叢，盤松三株，立粉牆雪地之中，靜穆無動，略見蒼綠，尤倍覺可愛也。金聖歎曰：不亦快哉！乃以殿吾序。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張恨水序於北平東城美術專門學校。

回目錄

第一回	幻想拾遺金逐塵大道	傳神在阿堵後客空廊	一
第二回	躑躅泥中謀生憐弱息	徘徊門外對景歎青春	一〇
第三回	一念狂癡追馳篷面女	三朝飽暖留戀竊鈎人	二〇
第四回	攜手作清談漸興妄念	濯污驚絕豔忽動枯禪	三〇
第五回	去垢見佳兒轉疑麗色	好施誇善士初警貪心	四〇
第六回	覷面增疑酸寒玷善相	果腹成病危困見交情	五二
第七回	勉力經營奔忙猶自慰	積勞困頓辛苦為誰甜	六四
第八回	厚惠乍調羹依閭以待	苦心還賣字隱几而眠	七五
第九回	樸被易微資為人作嫁	彈琴發妙論對我生財	八五
第十回	聲色互連初入衆香國	病貧交迫閒參半夜鐘	九六
第十一回	療病有奇方借花獻佛	育才誇妙手點鐵成金	一〇七
第十二回	終煞雌威搜衣藏蓄幣	更增友好對鏡為梳頭	一一七
第十三回	白眼橫施碎花消積恨	憨態可掬授果續前歡	一二七
第十四回	生死見交情揮之門外	溫柔增興趣投入懷中	一三七

回目錄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36 2524B

522214

第一回 幻想拾遺金逐塵大道 傳神在阿堵後客空廊

中

華民國二十一年，眨眨眼已經到了。在這二十一年中，發生了多少事情，其中有些竟是最可痛，最可耻，最沒奈何的！可是到了今年，看看中國自身，卻還不見得有什麼良好辦法。稍微有點血氣的人，都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苦悶。這種苦悶，若要解除，便是不管生死，拿着刀槍，找着仇人拚個你死我活。其次一個辦法，就是抱着得樂且樂的宗旨，找些娛樂自己，麻醉自己，把這苦悶忘了。照說，自然是第一個辦法是對的，然而打破苦悶的人，卻是十有八九，都試行的是第二個辦法。上天似乎也明白這一點，到了三月，他便將爛漫的春光，送到了人間，讓大家陶醉到春光裏去，讓你們去忘了恥辱，忘了祖國，忘了民族。我是寄居北平的人，這個印象，便是北平的春光所給予我的。這是四月中旬，滿街的路樹，正發着嫩綠色的細芽，告訴行人春來了。你若是順着東西長安街的馬路，一直向中央走，到了天安門外市民花園裏，你便可以看到左邊平地堆起一片紅色，是榆葉梅，右邊一片黃色，是迎春花。其間雜以點綴的葉子，真個如錦繡鋪地一般。加上綠葦黃瓦的高樓之下，是雙簷玉闕，四繞紅牆，畫師也畫不出這偉大美麗的景緻來。西邊廣場上，便是中央公園的大門，紅男綠女，嘻嘻哈哈，流水似的進去。滿園的春色，自然關不住，有股清香由天外飄來，便是園裏開着堆雪一般的丁香花，散出香氣來了。門外停的各種車子，一輛擠着一輛，佔了十幾畝的地，車夫們沾着主人的光，也各在踏腳板上，看着路邊花圃的春色。綠樹陰裏，賣茶的，賣油條燒餅的，賣豆汁的，各種小車大擔的小販，又要沾車夫的光，都團聚着一羣人喫喝。只聽到人聲哄哄，鬧成一片，這那裏像是

天災人禍，內憂外患，國度裏的情形？春天，真是把人麻醉了！但是這也不過就北平城裏一角而言。另一個地方，卻有人對了這春天，加倍的叫着沒奈何的。這是宣武門內，一個偏僻胡同裏，兩旁人家，大半是窄小的門樓，有兩處大些的門樓，大半都破舊了。胡同裏遙遙有一種小鑼聲，是捏糖人兒的小販，由隔巷敲來的，這才打破了這寂寞的空氣。胡同裏並不見有什麼人影，只是那白粉矮牆上，東邊伸出一束丁香花，在嫩綠的樹葉中，捧出一叢叢的瑞雪。西邊屋角，伸出一大叢柳條，被輕微的東風搖撼着，好像是向對面的丁香花點頭，好像是說，我們又在冷巷中會面了。這柳樹之下，卻是個會館，院落不算小，不過年久失修罷了。當前清的時候，全國文人都要到北京來會試，各地方人爲了免除士人的旅費負擔起見，各建設一所至二三所會館，容留文人，與留京的寒吏改革以後，學生代替了老相公，找差事的人，代替了候補官，各會館裏依然住着各地方的人。近十年來，北平市面日窮，住會館的旅客，更是變了一種形象，現在提出一個人作代表。這人姓洪名士毅，曾在中學畢業，來北平升學，未能謀職業不得，就住在會館裏等機會。他住的屋子倒不窄小，只是器具很少，靠兩條窄板凳，支了三塊薄板，那便是牀。牀上一條軍用毯，好幾處是粗線綻着破縫，四週都露出下面墊的稻草簾子來。毯子上並無多物，只一牀薄薄的藍布被，中間還有盤子大幾塊新的，原來是大補釘。靠窗一張四方棹子，上面鋪了報紙，倒有一副筆硯，堆着一二十本殘破的書。棹子邊兩個小方凳子而外，就並無其他木器了。牆角落裏，一個舊籐籃子，裏面放了些瓶罐碗碟之類。屋子裏這樣的空洞，越是嫌着屋子寬大，洪士毅坐在棹子邊，手上端了一本破去封面的千家詩，哼着，無花無酒過清明。但是當他哼到這句詩的時候，已經在這本詩上，消磨了不少的時候，現在有些口渴了。棹子上也有把舊茶壺，只是破了壺嘴子，不輕易泡茶。因爲沒有錢買茶葉，不過是每日早上盛一壺白開水。這開水由早上放到中午，當然也就涼了。他將裂了

兩條縫的茶杯，要倒上一杯，然而只提了壺柄，壺嘴子咕嘟幾聲，並滴不出水來。望了窗子外的太陽，這時正當天中，將階沿下的屋影和陽光畫了一道黑白界線，更表現出這天氣是十分的晴明了。這個日子，白天時間正長着，耳朵裏聽到隔壁人家的時鐘，噹噹敲了兩下，分明還是正午，若到七點多鐘，天黑，還有五六小時，坐在屋子裏，如何過去？手上拿的這本千家詩，至少唸過三千遍，幾乎可以倒背得過來，不拿書在手上，也可以唸，又何必拿着書本？於是他離開了屋子，走到院子裏來散步，卻聽到東邊廂房裏，有抹洗牙牌的聲音。這是那屋子裏黃毓亭幹的事，他曾作過縣承審員、法院書記官一類的事情，現時在北平會館裏賦閒三年多了，除了寫信和一班認識幾面的人借錢與找事而外，便是在屋子裏起牙牌數。這個時候，大概是閒得無聊，又在向三十二張牙牌找出路了。西邊廂房裏，一排三間房門，都是倒鎖着的，這是住的一班學生，也許已經上課去了。然而在這上面一間屋子裏，也是唏哩嘩啦，有打麻雀牌之聲，走過去看時，正是那三個學生，和本房的主人一處耍錢。洪士毅在門外一伸頭，那主人起身笑道：「你接着打四圈嗎？」洪士毅道：「我早上還是劉先生給了三個冷饅頭，喫了一飽，那有錢打牌？」他道：「那個又有錢打牌？我們是打五十個銅子一底，還帶賒帳。長天日子，一點事沒有，無聊得很。」士毅微微一笑，自走回房去。對房門住着的，便是送饅頭給他喫的劉先生，他也住閒有一年多，不過朋友還不少，常常可以得點小接濟，真無可奈何，也能找出一兩件衣服來當。他現時無路可走了，很想作醫生，在舊書攤子上，收了許多醫書回來。這時，端了一本傷寒論，躺在一張破藤椅子上，哼着，大概是表示他靜心讀書的原故，找了一枝佛香，斜插在硯臺的眼孔裏，在這冷靜靜的屋子裏，倒又添了一些冷靜的意味。士毅走到人家房門口，覺得人家比較是有些事作的人，自己也不願去打攪，就退回自己屋子來。然而剛一坐下，看看屋子外的晶晶白日，就發愁起來。這樣好的晴天，不找一點事情作，就是悶

坐在屋子裏，消磨光陰，昨天如此，今天又如此，明天也不能不如此，這如何得了？早飯和午飯，總算用那三個饅頭敷衍過去了，晚上這餐飯從何而出？卻是不可得知。悶坐在家裏，也不能悶出什麼道理來，不如到大街上去走走，也許可以找點出路。如此想着，於是將房門反扣了，走出會館，任腳所之的走去。心裏並不會有什麼目的，只是向前走着，不知不覺，到了最熱鬧的前門大街。看那兩邊店鋪裏，各商家做着生意，路邊各小攤子上，貨物之外，也堆着許多銅子和銅子票，心裏便想着，偌大的北平城，各人都有法子掙錢糊口，我就爲什麼不找點辦法出來呢？再看路上坐汽車坐人力車的人，是各像很忙，不必說了。就是在便道上走的人，來的一直前來，去的一直前去，各人都必有所爲而出門，決不像我在大街上走着，到那裏去也可以，其實也不必到那裏去。一路行來，低頭想着，忽然看到電線桿下，有一塊雪白的圓洋錢，心中大喜一陣，連忙彎腰撿了起來。然而當他拾到手裏時，已發覺了錯誤，原來是糖果瓶子上的錫紙封皮。所喜還沒人看到，就把這錫封皮由大襟下揣着，漏下地去。於是他連着發生了第二個感想，大街之上這些個人來往，難道就沒有有人去皮夾子和丟洋錢鈔票的走路的人，都不大留心地面上，地上雖然有人丟了東西，不容易發覺的。我且一路留心走着看看，設若有人丟了皮夾子，讓我撿到，不想多，只要有十塊八塊錢，我就可以拿去作小本經營，一切都有辦法了。如此想了，心中大喜，立刻就向地下注意起來。料着越是熱鬧街上，越有他人失落皮夾子的機會，所以只管在熱鬧的道路上走。但是經過了幾條街，並不會有人丟皮夾子。心裏有點轉悔，天下那有這巧的事？當我要撿皮夾子的時候，就有人丟皮夾子。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我何必發那個傻？今天大概走的路不少，兩條腿已有些痠痛，還是回家去打晚飯的主意罷。於是無精打彩的，一步一步走回家去。他的目光，正射着一家糕餅店的玻璃窗子上，裏面大玻璃盤子裏盛着一大方淡黃色的雞蛋糕，上面乳油與玫瑰

糖葡萄乾之類，堆着很好看的花樣，假使晚餐……腿下不留神，卻讓堅硬的東西碰了一下，回頭看時，是一家銀號門口，停了一輛笨重的騾車，幾個壯年漢子，正搬着長圓的紙包，向車篷子裏塞。不用說，這是銀號裏搬運現洋錢。這一車子洋錢，大概不少，我何須多？只要拿一封，我作盤纏回家也好，作小生意的本錢也好……那搬運洋錢的壯漢，見這人蓬了一頭長頭髮，穿着一件灰布長衫，染着許多黑點，擰了兩隻肩膀，呆頭呆腦向車上望着，便向他瞪着眼睛。士毅那裏敢等他，吆喝出來，掉轉身趕快就走了。一口氣走回會館去，太陽已經下了山，院子裏漸形昏暗。一個挑煤油擔子的，歇在院子中間，向士毅苦笑道：「洪先生，你今天……士毅道：不用問，我今天中飯都沒有吃，那裏有錢還帳？說着，打開房門，將窗戶臺上一盞小煤油燈捧了出來，向他道：「今天再打三個大子的，過一天有錢，還清你的帳。」他道：「你今天不給錢，我不賒煤油給你了。」士毅道：「你還要錢不要錢？」煤油販道：「洪先生，我們一個作小本生意的，受得了這樣拖累嗎？你這話，也說過多次了，我想你還錢總是賒給你，不想越賒越多，越多你是越不還，讓我怎麼辦？我的爹！院子裏還有幾個買煤油的，都笑了起來。有的道：「你賒給他三大枚罷，你不賒給他，他該你八九吊，都不還了，你豈不是爲小失大？」那賣煤油的皺了眉，向着洪士毅道：「我再拿三大枚，去趕我那筆帳。」士毅將捧燈的手向懷裏縮着，搖頭道：「你不用賒了。我黑了就睡覺，用不着點燈，免得又多欠你三大枚。」煤油販道：「這樣說，你是存心要賴我。大家又笑起來。士毅倒不怕人家笑，心裏只覺是太對煤油販不住，捧了燈，自回房去了。天漸漸的黑，黑得不看見一切，士毅只躺在牀上，耳朵裏聽到同會館的人，陸續在屋子裏喫飯，放出筷子碗相碰聲來。有人在院子裏喊道：「老洪不在家嗎？怎麼沒點燈？這是學生唐友梅的聲音。」士毅歎了一口氣道：「煤油賒不動了。」唐友梅道：「那末，你喫了晚飯嗎？」他輕輕的答應了沒有兩個字。唐友梅道：「我早不知道，早知道，我就讓你在一塊兒喫了。我剩了還有一碗飯。」

只怕是不夠。洪士毅在屋子裏躺着，沒作聲。唐友梅道：「够是不夠，問問別人還有沒有？」士毅聽他如此說，分明是誠心請的，跳出屋來問道：「還有飯疙疤沒有？」用點水一煮，也就是兩大碗了。唐友梅道：「有的，連飯帶疙疤，用水一煮，準夠你喫一飽的了。」洪士毅便由他黑黯的房中，走到燈光下來，向唐友梅拱了拱手道：「真多謝你，要不是你這些剩的，今天晚上，無論怎樣，也來不及想法子，只好餓一餐了。」唐友梅受了人家這一陣感謝，倒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在棹子底下，把那隻蓋了破蓋的小鐵鍋拿了出來，連飯和鍋，一齊捧着交給了他，他就把鍋拿到廚房裏來，揭開鍋蓋，看時，裏面煮的飯，只有些鍋底，而且焦糊了大半邊。有一隻碗，裝了小半碗老菠菜，將菜倒在飯裏，加上一瓢涼水，放到煤灶上煮開了，將菜和飯用鐵勺一攪，在共用的飯櫥裏，找了一遍，找着半邊破鹽罐，倒還有些鹽漬，在鍋裏舀了一瓢飯湯，倒在罐子裏，刷了幾轉，依然倒進鍋去，約摸有半點鐘，鍋裏噴出來的水蒸汽，帶着香氣，甚是好聞，肚子萬忍不住了，盛了一碗水飯，對着爐灶就喫起來。這飯雖因爲燒糊了，有些苦味，可是喫到嘴裏，並不讓他停留，就吞嚥下去。飯是熱的，廚房裏也是熱的，站着把那小鍋飯，一口氣喫完，渾身大汗直流，放下碗來，歎了一口長氣道：「這又算混過了一天。於是回房睡覺去了。不過次日清早醒來，又添了他許多不快，只聽到唐友梅對同住的人道：「老洪不得了，昨晚不是我留點剩飯給他喫，就要餓一晚上，真是太苦。」另一個人道：「這樣的苦，何必還在北平住着？老早的回家去喫老米飯不好嗎？」在北平住着，無非也是拖累同鄉。士毅覺得喫人家一碗剩飯，還不免受人家這些閒話，從今以後，再也不找同鄉了。在牀上睡着想了一陣，用手連連搥了幾下牀，自己跳起來道：「好從今天起，我去找出路去。起牀之後，自己到廚房裏去舀了一盆冷水洗臉，背了兩手，在院子裏來回踱着，心想，到外面去找出路，找什麼路子呢？除非是滿街檢皮夾子。可是滿街檢皮夾子，昨天已經失敗了，那有這樣巧的事？正在這裏出神，卻聽到南屋

子裏，有人唸道：昨日下午四時許，有劉尙義者，在前門外鮮魚口路行拾得皮夾一隻，中有鈔票五十元，毛票八角，三百元匯票一紙，名片數張。劉正欲報告警察，有一老人抱頭大哭而來，問之，遺失皮夾，當詢夾中何物？老人對答與皮夾中之物相同。劉即與老人同赴警區，將物點交。老人留下匯票，贈劉鈔票五十元，劉拒絕不受。此真拾金不昧之君子也。洪士毅聽得清清楚楚，便問道：老黃，你唸什麼？屋子裏人道：無聊得很，牆上貼有一張舊報，我唸着混時間。這樣的好事情，我們怎樣就遇不着呢？士毅且不答話，心裏可就想着，如此看來，路上檢皮夾子，並非絕對不可能的事，今天我再到街上去撞撞看。慢說五十元，就是檢到五塊錢，這個月的生活問題，我也就算解決了，如此看來，還是趁這個機會的容易，他也不再行躊躇，一直就上鮮魚口來。似乎鮮魚口的大道上放了一隻皮夾子在那裏等着他一般。及至到了鮮魚口，只見車水馬龍，挨肩疊背的行人，都搶着來，搶着去，何曾有什麼人落下皮夾子來？他在十字街口的人行便道上，先站了許久，隨後又沿着店鋪屋檐下走去。不知不覺的，將一條五里路的橫街走完，直走到崇文門大街，何曾看到路上有人丟下的皮夾子？心想：天橋是平民俱樂部，大概不少平民找職業的機會，於是繞着大彎子走到天橋來。但是天橋的平民雖多，喫的喫，玩的玩，作買賣的作買賣，絕對沒有什麼機會。自己經過各種攤子，都遠遠的走着。有家小飯鋪，門口一隻大鍋，煮了百十來個煎的荷包蛋，醬油滷煮着，香氣四沸，鍋邊一個藤簸箕，堆了許多碗口大的白雪饅頭。一個胖掌櫃，用鐵鏟子鏟着荷包蛋，在鍋裏翻個兒，他口裏唱着道：喫啦！大個兒雞蛋，五大枚，真賤說着時，他眼睛望了洪士毅，以為你不來喫嗎？士毅嚥了一口吐沫，掉轉身驅走了。而且這個時候，卻見兩名巡士，用繩子拴了個穿黑長衫的人迎面而來，口裏還罵道：你在天橋轉來轉去三天了，你在這裏幹什麼？士毅想着，分明是個同志，更不敢在天橋久留，低了頭趕快走開。他是上午出來的，既不會喫喝，又走了許多路，實

在困乏無精打彩的走着，一陣鑼鼓聲，傳入他的耳鼓，正是到了一家戲館前，他忽然一個新思想，連帶的發生出來，在娛樂場中的人，銀錢總是鬆的，雖不會丟皮夾子，大概落幾個銅子兒到地下來，絕對是不能免的。那末，我到裏面去裝着尋人，順便檢幾枚銅子回來，也可以買個冷饅頭喫了。如此想着，舉步就向戲館子裏走來。北平舊戲館的習氣，觀客不用先買票，儘管找好了座位，自己坐下，然後有一種人，叫着看座兒的，自來和你收錢。洪士毅倒也很知道這規矩，所以坦然的向裏走。可是當他到了裏面，早見烏壓壓的樓上和池座坐滿了人。池坐後面重門口堆了一羣站着的人。這種人叫着聽贈戲的，就是常戲館子最後兩齣戲上場的時候，看座人門禁鬆了，便站在這裏，不花錢聽好戲。若說他，他就要看座的給找座位。這時當然找不着。真找着了，他說位子不好，可以溜走。這種人已成了名詞，自是無法免除。洪士毅這時走來，也就成了聽贈戲的。不過他的目的，並不在戲臺上，只是注意地下，那裏有落下的銅子沒有？這裏是座位的最後面，當然是看不見的。他於是東張西望，裝成尋人的樣子，向東廊下走來。事情禁不住他絕對用心，在最後一排上，有個空座位，在扶手板上，正放有一小疊銅子，並無人注意。心裏想着，最好冒充那個看客，就在那空椅子上坐下。假使坐下了，可以大大方方的，把那一小疊銅子，攬爲己有。如此想着，回頭四週看了看，覺得觀客的眼光，都注射在戲臺上，並沒有人望到自己身上來的。膽大了許多，便向那空位子上走來。那空位子，正是第一把椅子，並不需要請別人讓坐，自己一側身子，就可坐下去。然而正當他身子向前移了一移的時候，哄天哄地一聲響，原來是臺上的戲子賣力唱了兩句，臺下的觀客齊齊的叫了一聲好。士毅倒嚇了一跳，莫不是人家喝罵我身子趕快向後退着。及至自己明白過來，加了一層膽怯，就不敢再去坐了。不過自己雖不上前去坐，但是那一小疊銅子，看過了之後，始終不能放過它，遙遙的站着，只把眼光注視在上面。不過自己心虛，恐怕老注視着

那銅子，又爲旁人察覺，因之低了頭，只管去看地下。注視了許久，卻看到附近椅子腳下，有個紙包，那紙包裏破了個窟窿，露出一個麵包來。他肚裏正自餓着，看了那麵包之後，肚子裏更是不受用，只要一彎腰，那麵包就可以檢到手裏，於是將腳移了一移，待要把麵包檢起來。但是要想得麵包的心事，於勝不過害臊的心事，身子已蹲下去，眼睛還不住的，四週觀望。恰是有位看座的，口裏嚷了起來，道：「口上站不住人，諸位讓開點。」他的手，離着那麵包，還有二三尺路，但是要縮回來，人家也會知道的。於是生了個急智，只當要整理襪子，用手摸了幾下。好在看座兒的並不注意，然後才擡起身來，向後退了幾步，依然擠到聽戲的一塊兒去。不過他那雙眼睛，還是遙遙的看到那空位子上去。心裏可就想着，只要散了戲，大家一窠蜂的走開，就可以搶步上前，把那疊銅子拿過來。只是他越盼散戲，這戲臺上的戲子，唱得格外起勁。待要到別地方去繞個彎子再來，又怕就在那時散戲，機會又丟了。滿戲館子的人，都在高興看戲，只有他反過來，恨不得立刻戲就完了。兩隻腳極力的踏着地，地若是沙質的，真可以踏下兩個窟窿去。這個原因，固然是爲了着急，也是爲了要忍住肚子裏的餓蟲。同時身上的大汗，如雨般的下來，頭腦都有些發暈了。這種難受之處，心中當然是不可以言語形容。但是在看到那椅腳麵包之後，又發現了那裏還有幾個銅子。若是扶板上的銅子檢不着，地下幾個銅子總是可以檢來的，那也可以買點東西喫了。忍着罷，再過一小時就好了。在他這樣十分着急的時候，也就向戲臺上看看。好容易熬到看客紛紛離座，都向外走，秩序紛亂起來。趁了這個機會，連忙就向人叢中擠了進去。但越是向裏擠，觀客們正向外擁，待他到了不受擠的所在，回頭看時，滿池座人快要散光了。也有人很注意他，散了戲都向外走，怎麼他單獨向裏走呢？他也怕人注意此層，於是裝出找人的樣子，四週看看，也向外走，只是腳步走得非常之慢。到了那個放銅子的位置邊，真個天無絕人之路，銅子竟放在扶手板上。

沒人拿走。這廊子裏的人都走空了，只有他一個人在這裏，這些錢，可以大大方方揣到袋裏來的了，於是走上前，便去拿那銅子。豈知天下真有那樣無巧不巧的事？當他伸手去拿的時候，不先不後，棹子底下卻伸出一隻手來，把銅子拿去。低頭看時，一個人拿了掃帚，彎腰掃地，順便將錢拿去，不用說，他是這戲館子裏人，無法可以和他計較的。這筆錢拿不到，記得那椅子下，還有幾個銅子，一包麵包，還可以小補一下，便低頭走過去。然而那邊地上已掃得精光，分明是這個掃地的搶了先了，椅子外面，有條大毛狗，嘴裏啣了一大塊麵包，坐了擡着頭，向人只管搖尾子。他看見了，恨不得一腳把狗踢個半死。可是看客雖走了，樓上樓下，正還有戲館裏人在收拾椅凳，自己如踢了狗，又怕會惹下什麼禍，擡着肩膀，搖了幾搖頭。幾個收拾椅凳的人，見這位觀客，獨留沒走，都注意着他。他向地下望着，自言自語的道：倒霉！把皮夾子丟了，那裏去找呢？沒有沒有！向地上張望着，一面向外走，這才把難關逃脫出來了。

第二回 躑躅泥中謀生憐弱息 徘徊門外對景歎青春

那

個洪士毅滿街想拾皮夾子，未得結果，倒向旁人撒謊說是他丟了皮夾子，這也可見窮人窮到任何樣子，還是免不了去說大話。他那樣撒謊，逃出了戲館子之後，心裏又愧又恨，自己這樣一個男子漢，什麼掙錢的本領沒有，只想檢現成的便宜，可是今天在戲館子裏坐包廂聽戲的人，未見他的本領，就能高過於我？你看他們喫飽了無可消遣，就以聽戲來消磨光陰，我想在椅子下面檢兩塊不要的麵包，喫，都會讓狗搶了去了，這個不平的世界，真該一腳把他踢翻過來。一人氣憤憤地走回會館，在牀上躺着。可

是生氣儘管生氣，肚皮裏一點東西不會喫下去，餓得很是難受，天色已晚，想出去找人借個十吊八吊，恐怕也不可能。半晌，長長的歎了一口氣。這時，屋子外有人問道：士毅，你又在發牢騷嗎？士毅聽那聲音，正是劉朗山先生，自己常得人的好處，今天沒法，本又想向他找些喫的，只是不好開口。現在他既是問起來了，倒是一個機會，便答道：唉，我那敢發牢騷，不過我歎息我這人太無用，五尺之軀，竟是常常爲喫飯發生了問題。劉朗山道：你不要發愁，到我屋子裏來坐坐，我們在一處喫晚飯。士毅道：我老喫劉先生的，真是不過意。他口裏說着話，人可是走了出來。劉朗山道：我也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你喫，無非多添一雙筷子，沒關係，沒關係。他說着話，已向屋子裏走去。士毅跟他到屋子裏，棹上已點了一盞煤油燈，燈光下正疊着兩本木版刻的醫書。旁邊一張舊茶几上，放有兩隻菜碗，一大碗白菜煮豆腐，又是一碗醬蘿蔔，碗邊放下了兩個大冷饅頭，立刻覺得口裏饑涎飽滿，嚼啣一聲，吞了下去。劉朗山道：大概你是很餓了，你可以先把那兩個饅頭喫了，我煮得有飯，回頭我們再喫飯。士毅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將棹上那本醫書拿到手上，隨便翻了兩翻，答道：等一會兒，我們一同喫罷。劉朗山將棹子上的筆硯紙件，歸攏着放到一邊，將兩碗菜放到棹上，便將兩個饅頭塞到他面前來，笑道：你喫罷，你知道我的脾氣，我是不虛讓的。說着，又拿了一雙筷子，遞到他面前。士毅胃裏，差不多要餓得冒出火來，現在饅頭菜都在面前，怎能還忍住不喫？先且不扶筷子，只將饅頭拿到手上，轉着看了一遍。朗山道：你實在不必客氣，先喫好了。一個人最怕的是飽人不知餓人飢，你看我，可是一個能幫助朋友的人，也就無非是知道你的境遇太壞罷了。士毅聽到人家如此說了，再要虛謙，便是無味，於是將饅頭送到嘴裏，咬了一口。可憐這口裏今天還不會有固體東西送進去，於今喫起來，也來不及分辨，這是什麼味，馬上就吞了下去。一個饅頭吞下之後，這胃裏似乎有種特別的感覺，可是也形容不出是舒服，是充實，似乎那向上燃

燒的胃火，降低了好些。這個饅頭，既是喫了，那放在棹上的一個，當然也不必再擱置了。朗山道：怎麼飯還沒有端來？我去看看。他口裏說着，人就走了出去。這屋子裏，便只剩了洪士毅一個人，對了棹上兩碗菜。雖然沒有嘗到菜是什麼味，但是白菜煮豆腐那股清香，可不不住的向鼻子裏送來，情不自禁的扶起了筷子，就夾了一塊豆腐送到口裏去。在喫過冷硬且淡的饅頭之後，喫了這有油鹽的菜，非常之好喫，喫了一下，又伸筷子去夾第二下，只是怕主人翁會來，趕忙將嘴裏的菜吞嚥下去，就按住了筷子不動。不多一會，朗山端了一瓦鉢子飯來了，只看那蓋子縫裏，熱氣向外亂噴，那種白米飯的香味，直鑽到人家鼻子眼裏去。雖是已經喫了兩個饅頭，肚子裏有點東西了，可是聞到這種香氣，更引起胃慾。只見劉朗山將鉢子蓋一掀，看到裏面鬆鬆的半鉢飯，其白如雪，恨不得將瓦鉢端了過來，一人獨吞下去。現在瓦鉢子在劉朗山手裏，爭奪不得，便望了飯笑道：這飯兩個人喫，怕是不夠罷？朗山點着頭道：我本來打算煮一餐飯作兩餐喫的，怎樣會不夠？於是在牀底下網籃裏取出兩隻飯碗，盛了飯放在棹上。他因自己一雙筷子，被士毅佔了，由網籃裏找到棹子抽屜裏，更由棹子抽屜裏，找到書堆裏，爲了一雙筷子，找了許久的工夫。士毅在人家主人翁未曾來喫的時候，又不使先喫，只好瞪了兩隻眼睛，望着這一大碗白米飯發呆，好容易把筷子找來，才開始喫飯。士毅便是不喫菜，這飯爬到口裏去，也就香甜可口，三下兩下，把一碗飯就喫了下去。及至喫着只剩碗底下一層飯粒的時候，看看劉朗山還有大半碗不會喫下去，未免太佔先了，只得將筷子挑了飯粒，兩粒三粒的向嘴裏送去。朗山將自己一碗飯喫完，才看到他碗裏也沒有了，便道：你就夠了嗎？可以再盛點。士毅本是要搶先盛飯的，等着人家說了這句，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便笑道：我差不多了，給你留着罷。朗山道：我那喫得了許多？你還來半碗罷。士毅手裏拿着碗躊躇着，自己問自己道：再來半碗，好罷？就來半碗罷。於是用鍋鏟子在飯鉢子裏鏟

出兩鐘飯來。但是在飯碗裏按了兩按，使得只像小半碗的樣子。偷眼看看劉朗山，人家倒是不曾留心。將飢荒了一天的肚子，這時充實起來，也不知是何緣故，就有了精神。幫着劉朗山收去碗筷，泡了一壺茶，就在燈下閒談。他嘆了一口氣道：「今天幸得劉先生救我一把，度過了這個難關，明天我早早的起來，可以飽了肚子去另想法子了。」朗山道：「當然，你今天晚飯沒着，明天一早，那裏就有早飯喫？不過到了明天早上再去尋早飯喫，那不覺得遲了嗎？」士毅道：「我這一個多月以來，總是喫一餐想一餐的法子，那有預先想了法子管幾餐的能力？」朗山道：「這的確是個困難問題，一個人喫上餐愁着下餐，喫下餐又愁着上餐，那裏能騰出工夫去找事？」業若說明天這兩餐飯的話，我倒有法可以和你找一條路子，只是我不便開口。士毅道：「這是笑話了。你和我想法子，又不是你要我，和我想法子爲什麼不便開口呢？」朗山道：「這自然有個原因的，我說出來了，去不去在乎你，你可不要說是我侮辱你。我今天下午到慈善救濟會去，那裏有個老門房病了，打算請兩天假休息休息，一時找不着替工，和我商量，要我們這長班介紹一個人，假使你願去的話，不必告訴長班了，你就拿了我一張名片去。那會裏是供膳宿的，你要去了，除了替工的報酬而外，還可以解決幾天的伙食問題。就是一層，這門房兩個字不大受聽。士毅道：「事到於今，還管什麼名字好聽不好聽？就是當聽差，我也願意幹。」朗山道：「你只管去，會館裏我替你保守秘密。」士毅道：「也無須罷窮到這種樣子，我還能愛惜名譽嗎？」朗山道：「你只不過受一時之屈，難道你一輩子都是這樣潦倒？這個時候不愛惜羽毛，將來也許會受累的。」士毅也沒有說什麼，只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當時談了一會，覺得明天有了喫飯的所在了，心放寬了，自己去睡覺。朗山拿了一張名片交給他，上面只寫明是同鄉洪君，並不提他的名字。士毅將名片揣到身上的時候，臉上也就情不自禁的發燒了一陣。朗山看到，也暗暗的和他叫了幾聲屈。到了次日清晨，士毅用涼水洗了把臉，懷了劉朗山給

的那張名片，就到慈善救濟會來。這救濟會的老門房，今天是更覺感到不適，士毅遞了名片給他，他一看士毅，並不是個油腔滑調的人，倒也很樂意，就引了他到辦公室去，和幾位辦公先生見了一見，聲明找了個替工來。士毅對於這種引見，當然是引爲一種侮辱，在迫不得已之下，只好是不作聲。出來之後，老門房將應辦之事交代了一遍，自回家休息去了。凡是慈善機關，要認真辦起事來，也許比郵政局收發信件還忙。可是要不認真呢，也許像瘋人院門口一樣，不大有人光顧。所以士毅在這裏守着門房，除每天收下幾封信，遞一兩回見訪的名片而外，簡直是坐在這裏等飯喫。替了兩天工以後，肚子飽了，當到夕陽西下，看看沒有什麼人的時候，也就走出門來閒望。在這大門外，向東一拐彎的地方，有一片大空場。空場的盡頭，乃是一個臨時時的穢土堆。這穢土是打掃夫由住戶人家搬運出來的，那裏面什麼髒東西都有，大部分卻是煤渣。不必到面前去，就可以聞到一種臭味。這雖說是個臨時土堆，大概堆積的日子也不少，已經有一二丈高了，在那土堆上，有一羣半大男女，各人挽着個破籃子，或跪或蹲，用手在土裏爬弄，不住的檢了小件東西，向籃子裏扔進去。士毅常聽到人說，北平有一種人，叫檢煤核兒的，就是到煤渣堆裏，將那燒不盡的煤球，敲去外層煤灰，將那燒不透的煤球核心，帶回家去燒火，這是一種極無辦法的窮人一線生路，大概這都是檢煤核的。這種工作，卻也沒有看過，自己和這種人也隔了壁，何不上前看看？於是背了兩手，慢慢走到穢土堆邊來。那土堆大半是赭色的煤灰，可是紅的白的紙片，綠的青菜，腥的蝦子殼，臭的肉骨頭，以至於毛蓬蓬的死貓死耗子，都和煤灰捲在一處，那些檢煤核的人，並不覺得什麼髒，腳踏着煤渣土塊亂滾，常常滑着摔半個跟頭，各人的眼睛如閃電一般，只隨着爬土的手，在髒東西裏亂轉。這裏面除了兩個老婦人，便是半大男女孩子，其間有個小姑娘，在土裏不知尋出了一塊什麼東西，正待向籃子裏放下，忽然有個男孩子走過來，奪過去，就向

籃子裏一擲，那小姑娘叫起來道：你爲什麼搶我的？便伸手到他籃子裏去搶。兩人都是半蹲着身子的，那男孩子站起身來，抓了姑娘的手，向外一摔，在她胸前一推，這姑娘正是站在斜坡上，站立不穩，人隨着鬆土，帶了籃子，滾球也似的滾將下來。在土堆上一羣男女，哄然一聲，大笑起來。這姑娘倒也不怕痛，一個翻身站了起來，指着那男孩子罵道：小牛子，你有父母養，沒有父母管，你這個活不了的，天快收你了。說着說着，她哇的一聲哭着，兩行眼淚一同落了下來。士毅看這姑娘時，也不過十六七歲，一身藍布衣褲，都變成了半黑色，蓬着一條辮子，連那頸脖子上，完全讓煤灰沾成一片，前額也不知是梳留海髮，也不知短頭髮披了下來。將臉掩着大半邊。藍褂子的袖頭很短，伸出兩隻染遍了黑跡的手胳膊，手理着臉上一下亂髮，又指着那男孩子罵一句：她原提的籃子，現在倒覆在地上，所有檢的東西，都潑翻了。那土堆上的人，除了那兩個老婦人而外，其餘的人都向着她嘻嘻哈哈的笑。士毅看了，很有些不服，便瞪了眼向那土堆上的男女孩子們道：你們怎麼這些個人欺侮她一個人？那些土堆上的男女孩子，便都停止了工作，向他望着。那個搶東西的小牛子，也瞪了眼答道：你管得着嗎？士毅道：我爲什麼管不着？天下事天下人管。說了這話，用手捲了袖子，就擠上前去，看看腳踏到土堆邊下，那個小牛子，放下手提籃子，跳下土堆來，身子一側，半昂着頭，歪了脖子，瞪了眼道：你是大個兒，怎麼着打算動手嗎？說了這話，就用兩隻手一叉腰，一步一步的向前橫擠了過來。士毅正待伸手打他時，那個小姑娘卻搶了過來，橫攔着道：這位先生，你別和他一般見識。於是又用手推那個男孩子道：你不屈心嗎？你搶了人家的東西，還要和勸架的人發狠。土堆上兩個老年婦人，也站起身來道：小牛子，你這孩子，也太難一點，成天和人打架，告訴你媽，回頭不揍你才怪呢。正說到這裏，卻有兩輛穢土車子拉了穢土來倒。凡是新拉到的穢土，剛從人家裏出來，這裏面當然是比較有東西可找，因之在場的人，大家一擁而上。

那個小牛子要去尋找新的東西，也就丟了士毅，搶到那土車邊去，不管好歹，大家便是一陣搶。有一個年老的婦人，搶不上前，手提籃子，站在一邊等候，只望着那羣搶的人發呆。士毅和那老婦人相距不遠，便問道：「車子穢土，倒像一車子洋錢一樣，大家搶得這樣的厲害。」老婦人道：「我們可不就當着洋錢來搶嗎？」士毅道：「你們一天能檢多少煤核？」老婦人道：「什麼東西我們也要，不一定檢煤核。」士毅道：「爛紙片布片兒你們也要，那有什麼用處？」老婦人道：「怎麼沒有用呢？紙片兒還能賣好幾個銅子一斤呢，布片兒那就更值錢了。」檢到了肉骨頭，洗洗刷刷乾淨了，也可以賣錢。有時候，我們真許在土裏檢着大洋錢呢。檢銅子那可是常事呀。」士毅道：「原來你們還抱着這樣一個大希望，新來的車子，爲什麼大家這樣的搶？」老婦道：「這個你有什麼不明白？」大家都指着這裏面有大洋錢檢呢。說着話，那一大車子穢土，似乎都已尋找乾淨，那個小姑娘手挽了籃子，低頭走了過來。她走路的時候，不住的用腳去踢撥地面上的浮土。看她的籃子裏時，已是空空的，沒有一點東西。因問她道：「你這籃裏一點東西沒有，還不趕快去尋找嗎？」她將手上的籃子向空中一拋，然後又用手接着，口裏笑道：「那活該了。拚了今天晚上不喫飯罷，我不檢了。你瞧我的，我明天一早就來。」士毅道：「你家裏還有什麼人？什麼事不好幹，爲什麼幹這樣骯髒的事情呢？」那小姑娘道：「你叫我幹什麼？我什麼也不會幹呀。我們家不買煤球，就靠我檢，我要不檢，就沒有煤籠火，喫不成飯了。」士毅道：「你今天是個空籃子，回去怎麼交代呢？」那姑娘道：「挨一頓完了。她說着話，慢慢的在煤灰的路上走着，現出極可憐的樣子。」士毅一想，我說窮，挨餓而已。像這位小姑娘，挨餓之外，還是這樣的污穢不堪，可見人生混兩餐飯，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天色黃昏，穢土堆上的人，慢慢散去，他一人站在廣場中，不免呆住了。也不知道站了多久，忽然一低頭，看見自己一個人影子，倒在地下。擡頭一看，原來自己身邊，有一根電燈桿，上面一盞電燈，正自亮着。電燈上層，明星點點，在黑

暗的空中，時候是不早了，於是依然回到救濟會的門房裏去。過了兩天，那個老門房，依然不會回來，自己當然很願意的繼續替工下去。而且混了許多日子，辦事的幾位先生，也很是熟識，比之從前一點攀援沒有，也好的多，所以在喫飽了飯，喝足了茶之後，心裏很坦然的，坐在門房裏將幾張小報，無意的翻着看看。這一天是個大風天，辦事的先生們，都不會來，更閒着無事，感到無聊。走了出來，恰碰到那個小姑娘提了籃子，經門口走過去。她看到了，先笑問道：先生，你住在這兒啦？士毅道：我不住在這裏，我在這裏辦公。這樣大的風，你還出來檢煤核嗎？那姑娘道：可不是？家裏沒有得燒的，我不出來怎麼辦？士毅道：你家裏難道還等着檢煤核回去籠火嗎？那要是下雨呢？姑娘道：除非是大雨，要是小雨，我還得出來呢。士毅陪着她說話，不知不覺的就跟到了那空場上來。那姑娘今天算是梳了一梳辮子，可是額頭前面的覆髮，依然是很蓬亂，被風一吹，吹得滿臉紛披，到一雙漆黑的眼珠，被風吹得也是半閉着，擁出很長的睫毛來，雖然她臉上弄得滿臉黑灰，可是在這一點上，依然可以看出她是個聰明女郎。她見士毅只管望了她，倒有些不好意思，不由得低頭一笑。在這一笑之間，也發現了她的牙齒，倒也很整潔的。真不相信一個檢煤核的妞兒，有這樣一口好牙齒呢。士毅只管這樣打量，那姑娘卻不理會。今天大風，煤渣堆上，並沒有第二個人，只是這姑娘一人在這裏檢煤核，她見士毅老站着，便道：我們是沒法了，這樣大的風，你站在這兒看着有什麼意思呢？說話時，果然有一陣旋風突起，將那土堆上的煤灰，刮得起了一陣黑霧，把人整個兒的捲到煙塵裏去。及至風息了，煙塵過去了，士毅低頭一看身上，簡直到處灰塵，幾乎像身上加了一件灰紗織的大褂子一般，這不便再在這裏，就拍着灰掉轉身，走回慈善會去。可是他吹了這一身塵土，不但不懊喪，心裏竟得了一種安慰起來。他心裏想着，在中學裏讀書的時候，看到書上報上的愛情作品，就爲之陶醉，也總想照着書上，找一個女子，來安慰苦悶的人生。

但是一個中學的學生，濟經學問，都不夠。女子羨慕的，始終得不着一個女友。畢業而後，到了北平來，終年爲了兩餐飯困鬪，窮到這個樣子，那裏去找女朋友去？現在所遇到的檢煤核的姑娘，雖然是穿得破爛，終日在灰土裏，可是她並不怎樣下流，不免和她去交交朋友罷。我這樣一個穿得乾乾淨淨的，總比那些檢煤核的男孩，推土車的粗工人強的多，她當然是不拒絕的。而且這種女子，她也不會知道什麼叫交朋友，那個男子和她說話，她也不在乎。我假使和她混得熟了，勸她不要幹這個，在家裏光做一個女紅姑娘，也要比這樣乾淨得多了。他一個人這樣坐在門房裏想，身靠了棹子，兩手捧了頭，只管望了壁上。那壁上正懸了一張麵粉公司的時裝美女畫，自己對了那紅是紅白是白的美人臉想着，天下事，各人找各人的配對，才子配佳人，蠢婦就配俗子，我雖不是什麼才子，總也是個斯文人，要找女人，也要找美女畫上這樣的人，怎能夠那樣無聊，去找一個檢煤核的女郎呢？和那種檢煤核的女郎去談愛情，豈不是笑話嗎？還不如對了這美女畫看看，倒可以心裏乾淨，眼裏乾淨呢。喫了三天飽飯，我就想到男女問題上去，人心真是無足的呀，算了罷，不要提到這上面去了。自己對着美女畫打了個哈哈，也就不再想了。窗子外的風，帶着飛沙，呼呼又瑟瑟的作響，在一陣幻想之後，加增了自己無限的苦悶。躺在用木板搭的一張鋪上，伸了一個懶腰，就隨手向枕頭下掏索着。不料這隨手一掏，卻掏出了一本新式裝釘的書，翻着兩頁書看時，卻是一部描寫男女愛情生活的小說，書裏描寫愛情的地方，卻是異常的熱烈，看個手不釋卷，整整的看了一晚上。到了次日，天色已晴朗，自己不住的向門外探望，看看那位女郎可來經過？但是看着青年的男女，一對一對的過去。原來這附近，正有幾個學校，歡天喜地的活潑青年們，整對的沉醉在青春愛情裏呢。擡頭看看，這大門外正有兩堵矮牆，圍着人家的一個花園，那垂着綠綠的楊柳，和成球的榆葉梅紅花，在人家牆頭上伸出來，表示那春

色滿園關不住的情景。還有那金黃色的迎春花，有一個小黃枝，在一叢柳絲中斜伸着，點綴得春光如畫。自己在大門外徘徊了許久，看看天上的太陽，正暖烘烘的，向地面上散着日光，在陽光裏吹着微微的東風，將那掌大的蝴蝶，由牆頭上吹來，復又折轉回去。只看它那種依依不捨那個花枝的情形，這樣好的青春，只是在窮愁孤獨裏過去，這人生太無意味了。也不知是何原故，卻重重歎了一口氣。在這時候，有個穿淡藍綢西式褂子的女生，露出兩隻雪藕似的手臂，手提了個網球拍子，笑嘻嘻的過去，只看她胸面前繫衣領的那根紅帶子，飄搖不定，覺得青春少女是多麼活潑可愛。但是那位帶洋氣味的小姐，已經發現他在偷看，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而且偏過頭去，在地上吐了一下口水。這不用說，那位姑娘是討厭他一個衣衫襤褸的人不該看她。自己不由得忿恨起來，心想，你穿着淺藍的衣服，飄着鮮紅的領帶，不是要人家看的嗎？窮人就這樣的不值錢？就這樣沒有價值？她送給別人看，就不讓我窮人看。其實你不過穿的衣服好一點，難道就是個天仙，滿身長了針刺，一看就扎我們的眼光不成？他於是回想過來一個男子，如果要得着一個女子，還是向下面去看看的好。這樣說來，那個檢煤核的女郎，究竟是自己唯一的對象了。如此想着，回頭看看慈善會裏，似乎沒有什麼事，依然就向那堆着煤渣的空場子裏走來，只走到一半，便遇到那個姑娘迎面而來，她不是往日那樣蹦蹦跳跳的樣子，手挽了個空籃，低頭走着，另一隻手，卻不住的去揉擦她的眼睛。士毅叫道：這位姑娘，你這是怎麼啦？那姑娘擡起頭來，似乎喫了一驚的樣子，她原不曾看到身邊有什麼人，及至擡頭，見是士毅，才微笑着道：又碰見你了。士毅道：你又提了個空籃子回來，有誰欺負你來着嗎？那姑娘道：還是那個小牛子，儘欺侮人。士毅道：你沒有檢着煤核回去，你媽不會罵你嗎？姑娘道：那也沒法子呀。士毅道：我幫你一個忙，給你幾個銅子兒，你去買點煤球帶回去，你幹不幹？姑娘笑着眯了眼睛望他道：我爲什麼不幹？士毅聽說，

就在身上掏出一小截銅子，塞到手上。她一手握了嘴，一手將空籃子伸着，讓士毅將銅子扔到裏面去。士毅不能一定把銅子塞到她手上，只好將銅子嘩哪一聲，向籃丟下去。在銅子落到籃子裏一聲響時，她就跟着一笑，然後向士毅道：謝謝你呀。士毅道：假使你讓人家欺侮着，這點小事，我總可以幫你的忙。那姑娘道：你貴姓呀？士毅道：我姓洪，我老在這救濟會待着的。姑娘道：呵！你是這裏的門房呀？士毅臉色沉了一沉，微笑搖頭道：我不是在這裏作事，不過暫時在這裏借住罷了。你貴姓呢？姑娘笑道：我們這種人，還叫貴姓啦？別讓人家笑話了。士毅見她駁了這個貴字，不知她是不肯說姓什麼呢？還是不在意？只好悄悄的在後跟着，不知不覺過了空場，繞了兩個彎，走進一個冷落的小胡同來。那小姑娘忽然掉轉身來，站住了腳，向他道：嘿！你別跟了。士毅又讓這姑娘攔住，算是碰了第二個釘子，也就只好廢然而返了。

第三回 一念狂癡追馳蓬面女 三朝飽暖留戀竊鉤人

世

人飲食之欲，與男女之欲，本來不因爲貧富有什麼分別，但是飲食男女這四個字，卻因各人的環境有緩急之分。洪士毅現在的飲食問題，比較得是重要一點，所以他在碰了兩個釘子以後，也就不再想追逐那個檢煤核的女郎。過了兩天，那個老門房已經回來銷假，士毅也就歇工回去。臨走的時候，老門房要他進去辭一辭各位先生，士毅本打算不去，轉念一想，認識認識這裏的先生們，究竟也是一條路子，假使這老門房有一天不幹了，自己便有候補實授的希望呀。如此想着，便和老門房進到辦公的地方，和各位先生們招呼一聲，說是要走了。其間有個曹老先生，說是士毅一筆字寫得很好，唸過多少年書？士

毅嘆了一口氣道：不瞞老先生說，我還是個中學畢業生啦。窮得無路可走，只得和你們這位老工友替上幾天工，暫飽幾天肚子，有一線生機，我也不能這樣自暴自棄呀！曹先生手摸了鬍子，連點幾下頭道：窮途落魄，唸書人倒也是常事，我們這裏倒差了個錄事，兩個月還沒有補上，你願幹不願幹？若是願幹，一月可拿十塊錢的薪水，不過是喫你自己的，比當門房好不了多少，只是名義好聽一點罷了。老門房不等士毅答應，便接着道：謝謝曹老先生罷。他老人家是這裏的總幹事，差不多的事情，用不着問會長，他就作主辦了。你謝謝老先生罷！士毅本來就沒什麼不願意，經不得老門房再三再四的催着道謝，只好向老先生連連拱了幾下手道：多謝先生了。我幾時來上工呢？曹老先生道：我們這裏的事情，並無所謂，明天來上工可以，過了十天八天來也可以。老門房又插嘴道：就是明天罷，他反正沒有什麼事情，讓他來就得了。老先生你看怎麼樣？曹老先生微笑着點頭，只管摸鬍子。士毅覺得事情已經妥當了，很高興的就告辭而去。到了次日，一早的便來就職。往日由會館裏到慈善會來，都是悄悄的出門，心裏只要同鄉猜着，依然沒有飯喫，是滿街找飯碗去了。今天出門，卻走到院子裏，高聲叫道：劉先生，我上工去了，等我回來一塊兒喫午飯罷。他那聲音正是表示不到滿街去找飯了。事情大小，那都不去管它，只是有個很合身分的職業，很足以安慰自己了。他自己替自己宣揚着，也說不出來有一種什麼快活，走到街上，只看那太陽光照在地下是雪白的，便覺得今天天氣也格外可愛。大開着步子，到了慈善會。見過了曹總幹事之後，便在公事房的下方一間小屋子裏去辦事。其實這裏是窄狹，而又陰暗的，可是士毅坐在這裏，便覺得海闊天空，到了一個極樂世界，抄寫了幾張文件，也寫得很流利的，沒有一個錯字。雖然這不過十塊錢一個月的薪水，可是在他看來，這無異乎政客運動大選，自己當選了大總統，心滿意足，這地位已經沒有法子再向前進了。這樣的工作了一個星期，應該休息一天，會館裏

許多青年職員，一早就走了。幾個候差的人，也各各出去，全會館竟剩自己一個人。現在已不是從前，用不着滿街去找皮夾子，也不能帶了錢滿街去花費！自己便懶得出去。在屋子裏寫了兩張字，又躺在牀上翻了幾頁舊書，又搬出一副殘廢的竹片牙牌來，在棹上抹洗了多次，總是感覺得無味。直挨到五點多鐘，會館有人回來了，找着他們談些閒話，才把時間混過去。往日整日清閒，也無所謂。現在不過有了十幾天的工作，偶然休息一天，便感覺得清閒的時候，也不知道要作什麼事情才好。這個星期日，算是過去了，到了第二個星期日，早早的打算自己可以風雅一點，花五分洋錢，買張公園門票進去玩玩。自己一個人，很快的喫過了午飯，忽忽的就跑到公園裏來。到了公園以後，繞了半個圈子，就在露椅上坐下，自己說是風雅也好，自己是孤寂也好，決沒有人了解，覺得太無意味。看看遊園的人，男男女女，總是成雙作對，歡天喜地的。這種地方，一個孤零的人，越是顯得無聊了。但是低頭看看自己身上，穿一件灰色的竹布大褂子，洗得成了半白色，胸前前和後身的下擺，都破了兩個大窟窿，打兩個極大的補釘，摸摸耳鬢下的頭髮，梳子大概長得有七八分長，自己雖不看到自己的面孔，可是摸摸下巴頰，鬚子如倒翻毛刷一般，很是扎人。心想，這種樣子，還能和現代女人同伴遊園，那未免成了笑話。看看自己這種身分，當然還只有找那檢煤核女郎的資格，雖是碰過她兩個釘子，然而和她說話，她是答應的，給她錢，她也接受的，當然她還是可以接近的一個異性。這有什麼躊躇？慢慢去和她交朋友得了。他心裏如此想着，那位姑娘，是不能離開檢煤核的生活的，到了穢土堆邊，自然可以遇着她，所以逕直行來，並不考量，以爲一到那裏，彼此就見面了。可是天下事，往往會和意見相左，那煤堆散亂着一羣人，男女老少都有，就是不看見那姑娘，本待問人，又怕露出了馬腳，自己徘徊了一陣，不會看人，那穢土堆上的人，倒都張望着自己，心裏一想，不要是看破了我的意思罷？於是一轉身待要走去。可是

正要走去，土堆上的人，忽然哄然大笑起來。自己並不是向來的路上回去，這樣向前走，一定是越走越遠。然而很怕他們就是笑着自己，再要掉轉身，恐怕人家更要疑心，只得也就順了方向走去，在胡同裏繞了個極大的彎子，才走上回途。正好在拐角上，遇到了打那個姑娘的男孩子，便向他點點頭道：「你不去檢煤核？」道：「今天有子兒，不幹。」士毅前後看了看，並沒有人，才道：「原來你們不是天天幹的。那天和你打架的姑娘，她不來了，也是有子兒了嗎？」男孩子道：「誰知道呀？說着，在黃黑的面孔當中，張口露出白牙來，向他笑道：「你打聽她幹什麼？你喜歡她呀。可是那丫頭挺不是個東西，誰也逗她不過。」士毅瞪了眼道：「你胡說！男孩子聽說撒腿就跑。跑了一截路，見士毅並不追趕，向他招着手道：「她在鐵路上檢煤塊子去了，他媽的，總有一天會讓火車軋死。」士毅道：「她檢我一樣東西去了，我得向她追回來。」那男孩子聽說是向那姑娘追回東西來，他倒歡喜了，便道：「她就在順治門外西城根一帶，你去找她罷，準找得着。」士毅道：「她叫什麼名字？我怎麼叫她呀？」男孩子道：「我們叫她大青椒，你別那麼叫她，叫他小南子得了。」她姓常，她爹是個殘疾，她媽厲害着啦，你別鬧到她家裏去。要不，怎麼會叫她大青椒呢？」士毅也懶得老聽他的話，道聲勞駕，逕直就出順治門來。靠着城根，正是平漢鐵路的首段，一邊是城牆，一邊是濠河，夾着城濠，都是十幾丈的高大垂楊，這個日子，柳條掛了長綠的總子，在東風裏擺來擺去。柳樹的淺陰，正掩映着雙軌之間的一條鐵路，士毅踏了路上的枕木，一步一步的走着，向前，遠遠的見柳陰上河邊下，有七八個人席地而坐，走近來看，其間也有老婦，也有女孩，也有男孩，卻是沒有壯年人。也是一個人挽了個破籃子，一身的污濁衣服，當然，這都是檢煤核的同志。但是其間並沒有小南在內，自己既不便去問人，只好再沿着鐵路走。約有半里之遙，卻看到了，她站在路基上，很隨便的檢了鵝卵石子，只管向護城河裏拋去。河裏有十幾隻白鴨子，被石頭打着，有時由東游泳到西，有時又由西游泳到東。士

毅走到離她十幾步路的地方，背了兩手在後面，只管望了她微笑。她偶然掉轉身來，看到了他，笑道：「你怎麼也到這裏來了？」她手上拿了一個大鵝卵石，要扔不扔的，手半擡着，又放了下來。士毅道：「你怎麼又是一個人事？難道說那些人也欺侮你嗎？」小南向士毅週身上下看了一遍，問道：「你怎麼知道？」士毅道：「我看到許多檢煤核的人都坐在那裏談話，只有你一個人走得這樣遠遠的，所以我猜你和他們，又是不大相投。」小南將手上那個石頭放在地上，用腳撥了幾撥，低了頭笑道：「可不是嗎？我和他們真說不到一處，一點兒事，不是罵起來，就是打起來，我幹他們不贏，我就躲開他們了。」士毅伸了頭向她的破籃子裏看了看，竟又是個空籃子，因笑問道：「怎麼回事？你這裏面，又沒有煤塊，今天回去怎麼交數？」小南道：「我今天交了一籃子煤回去了，現在沒事。」士毅道：「現在時候還早，你怎麼檢得那樣快？」小南依然用腳踢着煤塊，一使勁把腳下這塊石頭踢到河裏去，又跳了一跳，笑道：「我在煤廠子裏偷的。」士毅慢慢走到她身邊，正色道：「這種事情，做不得呀。」小南檢着籃子，挽在手臂上，笑道：「大家都偷，要什麼緊？說着，跳了幾跳，就要向進城的路上走。」士毅道：「你到那裏去？」小南道：「已經走了好幾步了，聽了這語，突然將身子一轉，望了他道：『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士毅看看他的樣子，雖然是很驚訝，卻並不見得她有見怪的意思，便慢吞吞的答道：「是你的同伴告訴我的，我不能說嗎？」小南道：「你叫得了，沒關係。可是他們要告訴你們我別的什麼名字，你別信他們的。」士毅陪着她走了幾步，問道：「你回去了嗎？」小南道：「空手回去，我媽又要揍我了，我到煤廠子門口等着去，再偷一塊就行了。」說着話時，到了一家大煤廠的門口，這裏有一行軌道，直通到廠子裏去，有一輛車皮，半截停在牆裏，半截停在牆外，車皮上堆着如山的大煤塊。小南走到了這裏，突然一跑，跑着到了煤廠的牆根下，然後貼了牆，慢慢的跨着大步向前走，望着士毅就連連搖了幾下手。士毅這才明白，她一個人溜開了同伴，原來是想偷煤。心裏可就想着，這個女郎，實

在是甘居下流，不必去理她罷。想到這裏，正待轉身要走，只見牆的缺口裏，一個週身漆黑，分不出五官來的煤廠工人，手裏拿了條棍子，直跳出來，口裏喊道：「你這臭娘養的，我揍你姥姥。說着，舉起了棍子，向小南當頭劈來。小南身子一閃，撒腿就跑。那工人道：「我早就在這裏候着你了，你是偷得了勁，偷了又想偷，我打斷你媽的狗腿。」罵着時，已追得相近，小南跑得慌張，不曾防備腳下，腳被鐵軌絆着，一個跟頭向前一栽，摔在鐵軌上。士毅怕那工人再用棍子打下來，便招了手，喝道：「人摔到了，別動手，打死人得償命啦。」那個工人就拿了一根棍子，站在一邊，望了小南發呆。小南扒在地上，許久作聲不得。士毅走上前，蹲着地上，問道：「嘿！你怎麼樣了？小南的眼淚水，拋沙似的向下流着，嗚嗚咽咽哭了。那工人拖了棍子，笑着只管聳肩膀，一面說，一面走道：「這叫活該了。他怕出了什麼亂子，悄悄的走了。小南坐在枕木上，用手背揉着眼睛，哭道：「你這死不了的東西，總有一天，讓火車壓死。」她另一隻手，可是指住了煤廠子，咬了牙齒發急。士毅忽聽到有些哄通作響，喊道：「火車來了，快閃開罷。」小南聽說，兩手撐了枕木，正待爬起來，不料兩膝蓋一陣奇痛，兩手支持不住，人又向下一扒。士毅聽到那狂風暴雨，又打雷的聲音，洶湧前來，看看樹頭上，已經冒出了黑煙，時間是萬不容猶豫的了，拖了小南一隻胳膊，在懷裏，將她倒裝一夾，夾到路基邊。只在這一剎那間，火車頭已到了身邊，也來不及走了，抱了頭就地一滾，滾到路基下面去。這一下子，不但是把小南嚇得魂飛天外，就是士毅自己，也心裏砰砰亂跳，那身上的汗，一陣陣直湧出來。直等火車飛奔過去了，士毅才站起來，向小南道：「你看看，你大意一點不要緊，差一點，我這條命也送在你手裏。」小南坐在地上，雖然是眼淚沒有乾，可是她倒向着士毅笑了。士毅道：「你看看，你的膝蓋碰傷了沒有？衣裳上溼了那大一塊，是不是血跡？」小南低頭看看，褲子的膝蓋上，殷紅了兩個大圈，圈，用手去拉褲子時，褲子沾着了肉，竟有些拉不開。搖搖頭道：「我走不動了。」士毅道：「這個地方不容易找車子，你

坐在一邊等等，我去和你雇輛車罷。小南坐在地上，向他搖搖手道：你別雇車了，你把雇車的錢借給我，我就得。士毅道：你走得動嗎？小南道：你瞧瞧，我那個籃子，讓火車壓了，檢不着煤，還不要緊，連籃子都丟了，我媽會放過我嗎？你借錢我去買個籃子，讓我對付着走回去罷。先生，你作好事，你就作到底。士毅覺得她說得怪可憐的，便道：買籃子也要不了幾個錢，你只管坐車，籃子我還給你買。小南緩緩的站了起來，牽了自己的破衣襟道：你不瞧瞧這個，我要坐在車上，不讓人家笑掉牙嗎？說着話時，一步一顛走了幾步，然後才伸直腰來。士毅道：你若是怕回家挨罵的話，我送你回家去，你看行不行？小南站着，向他瞅了一眼，笑道：行倒是行，你可別說以前就認識我，只說今天才碰着我的。士毅本想問一句，那爲什麼？笑了一笑，又沒有向下問了。只是向她點了幾點頭，表示這件事可以辦到。於是跟着在她後面，也慢慢的走着，自己那隻手可插在衣袋裏，捏了一把銅子票在手上，想拿出來，望了望小南的臉，想了一想，依然又把銅子票放下了。看看快要到城門口，由人少的地方，到了人多的地方了，士毅站定了腳，向她笑道：一個籃子要多少錢才買得到？小南道：我真要你的錢嗎？那到怪不好意思的，你送我家，給我媽說一聲也就完了。她口裏如此說着，眼光可就射到他插進衣袋的那隻手上。士毅也不能計算袋裏是多少錢了，一把掏了出來，就遞給她道：你拿去買籃子去。小南低了頭，手上雖接了他的錢，眼光可不敢直接和人家眼光相碰，口裏道：我又要花你的錢。她趕快就掉轉身去了。士毅見她有些害臊的神氣，就覺得不便和她說話。可是不便說話，這個情形，又是怪有趣的，跟着在她後面走了一截街，又轉了兩個胡同，始終是默然的，幾次想和她說話，只是被無端的咳嗽聲打斷了。她幾次也好像有話說，停住了腳，只一頓，她依然走了。後來走到一個更冷靜些的胡同，她終於停止了，回轉頭來向他道：你不要送了罷。我有錢回去就好哄我媽。我仔細想了想，你還是不和我家人見面的好。士毅對她這話當

然有些奇怪，說得好好的，讓我送她回家，爲什麼又變卦了？這倒是不能勉強，她說了仔細想想不能讓我去，那或者另有原故，便站住了腳道：我就不送了，你明天還到鐵道上去嗎？小南道：我那有那末愛去？你借給我這些錢，我們家可以過兩天的了。改日見罷。她說畢，掉頭就帶跑步的走了。這時，卻有一個推車賣烤白薯的走了過來。士毅見那賣白薯的，只管向自己望着，也就只好走了開去。回到會館來，看看日影東偏，算是混過了大半天。可是衣袋裏一把銅子票，很慷慨的全數送給人了，這餐晚飯，未免沒有着落，只得撒了個謊，說是錢丟了，向長班借了一毛錢，買了幾個窩頭喫。長班已經知道他有了工作，不但借錢給他，自己家裏喫的一碟酸醃菜，也分一大半給他。士毅在一盞淡黃色的煤油燈下，左手拿了冷窩頭，右手拿了筷子夾酸醃菜喫，心裏可就想着白天那件事，覺得小南這姑娘也不完全不懂事，她不讓我到她家裏去，這便有些意思。生平都不曾和一個女性接近，和女性接近以後這裏面果然有段異乎平常的趣味。想着想着，不覺喫了三個窩頭，肚子便飽了。這一晚上，就作了一晚的零碎夢，有時把日裏的事，重演一幕，有時把心裏的希望，實現了出來。到了次日早上，應該是九點鐘上工的，七點多鐘出門了，大寬轉的繞着道，走到昨天分手的那個胡同前，後繞了幾處，凡是極貧窮的人家門口，都不免重加注意。但是並不會遇到小南，跑得兩腿發痠，看看太陽高照，只得回會裏去工作。不過心裏這樣想着，她把手上的錢花完了，一定會到鐵道上去的，過了兩三天，就可以再去找她了。她雖是有些害臊，然而她肯接我的錢，又肯明說出來偷煤塊，我多給她一些錢花，她一定可以聽我的指揮。如此想着，心裏似乎有了許多安慰，也就加增了許多幻想。下午回家的時候，在老門房那裏借了幾毛錢，預備明天的火食。在街上走着，心裏想到，假使我討了一房家眷，住在會館裏，洗衣煮飯，一切事都有人做，雖然多一口人喫飯，有十塊錢一個月，也許夠了。他如此默念着走着，忽然有人道：嘿！你剛出來

呀。回頭看時，只見小南空了兩手在身後緊緊的跟着。她一見人，眼珠轉了兩轉，低了頭微笑過來。士毅看了她，也不知是何緣故，立刻心上連跳了幾下，問道：你還沒有買好籃子嗎？小南道：我不是來檢煤核，我昨天回去對我媽實說了，我媽說你是個好人，讓我來謝謝你。士毅道：你媽知道我在這裏做事嗎？小南搖搖頭道：不知道。不過他說應該謝謝你，所以我自個兒就來謝謝你了。士毅道：這也值不得謝。你媽都不見怪，爲什麼昨天你不讓我送你到家呢？小南道：這也用得着問嗎？一個大姑娘，帶個大爺們回去，那多麼寒憎？士毅道：原來如此，我怕你不願意和我交朋友呢？小南笑道：什麼交朋友？你幹嗎和我交朋友？哇？士毅道：你窮，我也不闊，爲什麼不能交朋友？小南道：不是那樣說。沒有男女交朋友的。士毅道：怎麼沒有？現在大街上走着，那一對一對的，不都是朋友嗎？小南道：那怎能比得？她只說了這句，向着士毅臉上望道：你住在那兒？我還不知道哇。士毅笑道：你不問我，我告訴你什麼意思呢？我天天到這裏來寫字，住在湖南會館，你若有什麼事要找我，儘管來找我，不要緊的。你今天要錢花嗎？小南站着不走，用一隻腳在地上塗抹着，不答。士毅便將借了的錢，分一半出來，塞在她手上。她伸着手來接的時候，士毅卻和她熱手心碰了一下，未免站着，向她臉上呆看着，不知所云。小南擡起頭來，笑道：你老看我作什麼？士毅道：不是呀！年輕輕兒的人都愛個好兒，爲什麼你就鬧得這個樣子，蓬頭散髮，滿臉漆黑呢？小南道：檢煤核的姑娘，好得了嗎？士毅道：你不檢煤核，幹別的行不行？小南道：我什麼也不會，幹什麼呢？士毅看了她許久，卻點着頭歎了口氣道：很好一個人，一點不想好。小南倒也不見怪他這話，微微一笑的去了。不過士毅口裏雖這樣勸她，心裏可又有一種別的見解，一個檢煤核的女郎，有什麼向上的能力？只要給她幾個小錢花，什麼事情也可以辦到。自己無非因沒有接近過異性，所以想和她接近。爲了要接近她，當然希望她沒有什麼高尚的思想，只要她貪我幾個小錢得了。再說，她不過偷人家

兩塊煤算不了有傷人格。這年頭偷賣祖國的，多着呢。誰不比我闊呀？有道是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我爲什麼想不開？他如此想着，不但惋惜她，而且只管高興起來。這個姑娘，果然也就如他所料，到了次日他下工的時候，她又路口上等着。士毅是不必躊躇的了，就分了那一毛錢。這一毛錢，是預備自己作晚飯喫的，只好犧牲了。到了第三天，士毅卻掉了個槍花，向她道：「這幾天我還沒有發薪水，禮拜的那一天，我有錢，我帶你去。我還要買布和你作衣服呢。這兩天我每天給你十個銅子買東西喫，每天你在這裏候着我就是了。這幾天你不來，禮拜那天，我就不帶你去。」小南聽說禮拜多給她錢，都答應了。到了禮拜六這天，士毅和那曹老先生求情，說是要先支一月的工錢，製點衣襪，居然得着了。他幾年來，沒有在身上揣過十塊錢，現時突然囊裏豐滿起來，簡直不知如何是好。一到了下工的鐘頭，立刻便走出大門來，心裏預算着，見了小南之後，立刻就上街去買東西，洗澡，理髮，買一件大褂，晚飯到小飯館子裏去，不買一斤肉回去，自己紅燒着來喫。回回由水果店門口，看了那紅紅綠綠的鮮果，又放出一種清香。那點心店裏的裝璜，多麼美麗？醬財店裏的薰滷雞鴨，多麼肥膩？往日由門口經過，不免吞下幾口饑涎。今天都該嘗嘗了。想着得意，低了頭，只管向前跑，忽然自己的衣服被人拉住，回頭看時，小南站在身後，笑道：「你跑什麼？人站在這兒，你也不看見啦？」士毅道：「我已經發了薪了，明天可足玩一起，一早就你在鐵道上等着我，好不好？要，不，今天我們找個地方去玩也好。」小南指着人家牆上，淡黃日光道：「什麼時候了？回去晚了，我媽會罵我的。」士毅數了十個銅子，交到她手上，笑道：「好！你回去罷，你明天準能去嗎？」小南低了頭，卻答覆不出來。士毅道：「白天出來玩玩要什麼緊？你檢煤核兒時候，不也是成天在外面嗎？」小南道：「我怕碰到人說的這話，聲音非常之低微，幾乎可以不聽到。」士毅道：「老早的去，一定沒有人的。」士毅口裏說着話，眼光不住的向路上兩頭看着，以免有人來往聽到。小南似乎看到了他這種情形，

便走得開開的，才回頭看着道：「得啦，我們明天見罷。」士毅聽了她的話，既不便追求她，讓她就這樣去了，似乎又有什麼事，未曾交代一般。又在她身後，緊跟了大半截胡同，看看她要出口了，才喊道：「你別忘了呀。」小南回轉身來，將頭點了兩點，然後出口去了。這時，士毅身上揣了十塊錢在手上，就滿街跑起來，要想買衣服，怕花錢多了。要買點心水果喫，又想還是喫飯要緊，要想到小館子裏，又想不如買了東西回家去做，跑了兩條街，一樣東西也不會買得成功，倒跑的週身是汗。不過身上雖很受累，心裏卻異常的愉快，看到街上的事事物物，彷彿都格外有生機，那大放盤的布店裏，門樓上放了無線電播音機，圍着許多人聽，向來不會留意的現在也站在人叢裏聽了片刻，看見店家電燈都亮起來了，這才回會館來，以便趕着做了晚飯喫，好去洗澡剃頭。明天在異性者之前，可以煥然一新了。可是當他到了家中，摸錢去買東西的時候，那十張一元的鈔票，並不在衣袋裏，竟不知何時，全部失落了。這不但一個月的食用無着，預備着明天所花的錢，也落個空。這一個極大的失望，將他週身的精力，全變成冷汗，由毛孔裏排洩出來。

第四回 攜手作清談漸興妄念 濯污驚絕豔忽動枯禪

這

時，士毅在週身上下摸索了一遍，都沒有錢，他就在破椅子上，用手托了頭，前前後後，想着這錢是在那裏丟的？想了許久，記起來了。記得聽廣播無線電的時候，自己怕錢票失落，曾在衣袋裏將鈔票取出，向襪子筒裏塞了進去。這一段動作，記得清清楚楚，決計不會錯的。趕快彎腰一摸襪子筒，不由得哈哈大笑了起來，這裏可不是那十元鈔票，做了一小疊子，緊貼了肉嗎？手裏拿了鈔票，想起剛才那一陣慌

亂，真未免可笑。當時忽忽的買了一些現成的麵食喫了，就趕到前門夜市，花了一塊多錢，買了一件半新舊的灰布大褂，又跑到小理髮館去，理了一回髮，然後很高興的回去了。這一晚睡得更是神魂顛倒，做了幾十個片段小夢，所夢見的，都是和小南姑娘在一處。到了次日起來，天色明亮未久，太陽還不會照到院子裏，士毅立刻就忙着用冷水洗過臉，漱過口，就向順治門外的牆根鐵道上來。可是當他走到鐵道上的時候，那東邊起來的太陽，還只高高照到柳樹梢上，帶了雞子黃色，不用說，天氣還早着啦。士毅走到小南上次偷煤的地方一看，她並不在那裏，料着她還不會來，向鐵路兩邊看了看，依然還是向走去的路上一走。走了一截路，並不見她來，心想，莫非她早來了，已經走上前方去了罷？如此想着，他轉身依然向前走。這回走得遠遠，直等快走到西便門了，還是沒有看到她，這可決定她沒有來，二次又走回去。這樣來來去去的，約摸走了一小時有餘，並不見小南，兩隻腳有些累了，待要坐下來罷，鐵路上有人經過，看到這情形，必要疑惑，爲什麼這樣一個穿長衣服的人，一大早就在這裏坐着呢？待要依然走，真有點累。一個人只管這樣徘徊着，忽然靠樹看水，忽然在鐵路上又走着數那枕木，忽然又在人行路上，來去踱着小步，始終是不見人來。自己沒有錶，這地方一邊是城濠，一邊是城牆，也找不着一個地方去看鐘，再看看樹上的太陽，已不是金黃色，只覺熱氣射人，那末，可知是時候不早了，這樣一個蓬首垢面的毛丫頭，倒也如此擺架子，待不去理會她，又怕她果來了。心裏煩躁起來，便想到女人總是不能犯她的，你若犯她，就不免受她的協制，高興而來，變成了苦悶，由苦悶又變成了怨恨了。然而所幸那小南爲了他許着許多好處，畢竟是來了。在鐵路的遠遠處，手臂上挽了個破籃子，低了頭跨着枕木，一步一步走來。士毅本有一肚皮牢騷，想見着她說她兩句的，可是等她走到身邊以後，她忽然一笑低頭，低聲道：你早來啦。他無論有什麼大脾氣，這時也洩漏不出來了，只得也就向着她笑道：

我可不是早來了嗎？來得可就早了，你怎麼這時候才來？小南低着頭，默想了一會，才笑道：這還晚了嗎？士毅笑道：晚是不晚，可是也不早。這句話剛剛說完，忽然覺得自己太矛盾了，既是不晚，何又不早呢？這句話要加以解釋，恐怕更會引起人家的誤會，而且這件事實在也無法可以解釋，便只得和她笑了一笑，把這事遮掩過去。她對於這些話似乎不以為意，依然低了頭，在一邊站着。士毅兩手背在身後，輕輕咳嗽了兩聲，向她笑道：你今天出來得這樣子早，你媽沒有問你嗎？她搖了搖頭。士毅又沒有話說了，擡頭想了一想，才道：我們順着鐵路走一走罷。回頭我帶你逛天橋去，買一些東西送你。小南道：順着鐵道往那兒走哇？士毅道：反正我們不能站在這兒說話，現在逛天橋，又嫌早一點，我們不順着鐵道溜達溜達嗎？小南也不說可以，也不說不可以，低了頭不作聲。士毅心裏砰砰的跳了一陣，手伸到衣袋裏去，摸着 he 帶的錢。他本來是些一元的鈔票，他昨晚在靈機一動之下，就把鈔票換了兩塊現洋在身上，這時握了一塊銀元在巴掌心裏，便掏了出來。見小南背了身子低着頭的，就把這洋錢一伸，想遞給她。但不知是何緣故，這手竟有些抖顫起來。於是復把這洋錢收起，又揣到衣袋裏去。但是將銀洋剛剛放下，看了小南那樣默默無言的樣子，覺得老如此站着不動，決不是辦法，於是又把銀洋掏了出來，先捏在手裏，向她笑道：你今天不知錢用嗎？她先是默然，後又答道：我那天也短錢用呢。士毅道：囉！這一塊錢，給你去買雙襪子穿。她突然聽到一塊錢三個字，似乎喫了一驚，便掉轉身來，向士毅望着。見他果然拿了一塊錢在手，即時無話可說，卻道：你幹嗎給我這些錢啦？士毅真不料給她一塊錢，她會受寵若驚，那手就不抖顫了，將銀元遞到她手裏，笑道：這不算多，回頭我還要給你錢呢，你和我走罷。小南將一塊錢捏在手心裏，便移起腳步來。士毅和她並排走着，靜默了許久，不知道要和她說句什麼才好？久之，才笑道：你不樂意和我交朋友嗎？她將頭一扭，笑了。士毅一看這樣子，她不是不懂風情的孩

子，便道：我們一路走着，若是有人問我們的話……小南笑道：我曉得，我會說你是我哥哥。這哥哥兩個字，送到士毅耳朵裏來，不由得週身緊縮了一陣，笑道：這就好極了。你不是很聰明嗎？小南道：這年頭兒，誰也不傻呀？士毅一直向前走，漸漸走到無人之處，便擠着和她並排走，又道：我和你提了這籃子罷。於是把籃子接了過來，一手接着籃子，一手便握了她的手。那小南姑娘，雖是將手縮了一縮，但是並不怎樣的用力，所以這手始終是讓人家緊緊的握着。她無所謂，不過是低了頭，依然緩緩走路而已。可是士毅只感到週身熱血奔流，自己已不知道是到了什麼環境裏面。想了一些時候，才想到她的家庭問題，可以作談話資料，便問道：你父親幹什麼的？小南道：他也是個先生呢，因為他眼睛壞了，我們就窮下來。士毅道：他有多大年紀哩？小南道：他四十九歲了。士毅道：三十多歲才生你啦？你母親多大歲數哩？小南道：我媽可年歲小，今年還只三十四歲呢。士毅道：你父親當然是個可憐的人了，你母親呢？小南道：我媽爲人也很直爽的，就是嘴直，有些人不大喜歡她。士毅道：若是我見着你媽，她怎樣對待我呢？小南道：你別說和我出來玩過，那就不要緊。士毅將她的手緊緊捏了兩把，笑道：爲什麼呢？小南將手一縮，把手摔開了，笑着扭了脖子道：你是存心還是怎麼着？這又什麼不明白的？士毅知道她是不會有拒絕的表示的，膽子更大了，就扶了她的肩膀，慢慢的走着道：你能天天和我出來玩嗎？小南道：行啦，我有什麼不成？可是你要天天辦公的，那有工夫陪我玩呢？士毅用手摸着她的頭髮，笑道：你是個很好的孩子，爲什麼頭也不梳，臉也不洗，糟到這種樣子哩？小南道：像我們這種人，配梳頭，配洗臉嗎？一轉身就全身黑。士毅道：你難道願意一輩子檢煤核嗎？小南道：誰是那樣賤骨頭，願意一輩子檢煤核？士毅道：我也知道你不能那樣傻。可是你弄得身上這樣亂七八糟的，除了我，那裏還有那種人和你交朋友？小南點了點頭道：你這人是很好的。士毅道：你知道很好就得了。可是你要和我交朋友，你必得聽我的話，

第一，別和那些檢煤核的野小子在一處。第二，你得把身上弄乾淨一點。自然我總會天天給錢你花，讓你去買些應用的東西。小南道：你在那個慈善會裏，一個月能掙多少工錢呢？這個問題，逼着士毅卻無法子答復，說多了不像，說少了，又怕小南聽了不高興，想了一想，便反問她一句道：你看我應該掙多少錢一個月哩？小南低了頭，一步一步的走着，突然一擡頭道：我看你總也掙個十塊二十塊的罷？士毅鼻子裏微微哼了一聲道：對了。於是二人又悄悄的向着西便門走去。士毅道：你家裏一個月要花多少錢？小南道：沒有準，多掙錢多用，少掙錢少用。士毅道：若是一個月，你家有我掙的這些錢，你家够用的嗎？小南道：那自然够用的了。士毅道：那末，你家有我這樣一個掙錢的人，你家裏就好了。小南望了他微微一笑。士毅笑道：這樣罷，我到你家去，給你媽作乾兒子，那末，你家就有一個養家活口的人了。小南笑道：我們家那配呀？士毅嘻嘻的笑着，用手掏了她一下臉，笑道：爲什麼不配？只要你答應，你家就算辦通了一半了。小南將身子一閃道：仔細人來了，別動手動腳的。士毅笑道：你說的，咱們是兄妹相稱，人瞧見了也不要緊呀。小南道：嘿！說着說着，快到便門了，你帶我到那兒去呀？士毅道：出便門去玩罷，咱們只常是逛公園。回頭我們雇洋車上天橋去罷。小南道：可別走遠了。走遠了，我有點害怕。士毅道：沒關係。有我在，一處走着，走到天邊也不要緊。你餓了嗎？前面有家油條燒餅鋪，咱們買點兒喫的，你看好不好？小南笑着點了點頭。說着話，走開鐵道，就向便門的一條小街上來。這裏有燒餅店，有生熟豬肉店，有油鹽小雜貨店。於是買了十二個燒餅，十二根油條。又到豬肉店裏，買了四包盒子菜。所謂盒子菜者，乃是豬肉店裏，將醬肉醬肘子，以及醬肚瀟肝的屑末併攏在一處，用一張荷葉包着，固定了是十個子一包，或二十個子一包，雖然是不大衛生，然而在喫不起肉的窮人，借着這個機會，總可以大大的嘗些肉味了。士毅自己拿了油條燒餅，這荷葉包是用繩子拴着的，就付與小南提着。小南提了那兩包盒

子菜，雖是不會喫到口，然而聞到這種醬肉的氣味，已經讓她肚子裏的饑蟲，向上鼓動，不由她不跟着士毅走了。士毅帶她走出了便門，就向鄉下走來。這個時候，田地雖是不會長上青來，可是有一大部分的樹林，都有了嫩綠的樹葉子了。在暖和的太陽下面，照着平原大地上，有了這滿帶着生機的樹林，令人望着，心裏說不出來的有那分高興。走了有一里路之遙，士毅看看，前後並無行人，路的南邊，有半倒的廢廟，便向廟後指道：我們先到廟後把東西喫了再走罷。小南並不駁回，就跟着他一直向廟後走來。廟的後身，有片高土基，二人走到土基上，找了兩塊青磚放在地當中，將油條燒餅盒子菜，全放在青磚上，然後邀着小南席地而坐。自己先拿一個燒餅斜面披開，將一根油條，夾在燒餅中間，遞到小南手上，笑道：你先喫這個。小南不會喫到口，先聞着那股子芝蔴香油味兒，咕嘟一聲，便咽了一次口水。不過當了人家，張開大嘴來，似乎有點不好意思，因之半側了身子，背着人家，咀嚼。不到兩三分鐘的工夫，就把一個燒餅喫了下去。士毅真是能體貼人家，當她喫完了背轉身來的時候，他已經將一個燒餅裏面，灌着滿滿的盒子菜，又遞到她手上去。她低聲笑道：你儘讓我，你自己不喫嗎？士毅道：我爲什麼不喫？我給你預備好了，我再喫呀。你看我這個朋友不錯嗎？小南笑着點點頭，只管微笑。士毅看四週沒有一個人，就靠了她坐着，將她一隻手拉到懷裏來，笑道：小妹妹，你知道我很愛你嗎？小南自有生以來，不曾聽過人和她說出這種話，十六歲的孩子，聽了這種話，又有什麼不明白的？不知是何緣故，她週身的肌肉，在這一句話之後，一齊抖顫起來。自己雖然還在喫燒餅，已經不是初喫燒餅那樣覺得燒餅格外的好喫，現在卻是很平常的了。士毅雖是個男子，也是心裏砰砰亂跳，在那句話說過之後，他一樣的也沒有什麼話可說了。靜默之中，無事可幹，只是陪着人家喫燒餅而已。把燒餅油條盒子菜都喫完了，依然不敢把心中要說的話說了，只管向小南望着。小南是將背朝着他，他就可以看到小南的

後頸窩，這可有點掃人的興頭，只見在脖子上的黑泥，幾乎成了一層灰漆，便向她道：你轉過臉來，我給樣東西你瞧瞧。說着，在身上一掏，掏出一個白毛巾包來。小南一回頭看到，便問道：這裏面是什麼？士毅笑道：我特意爲你買的呀。於是將毛巾包子打了開來，小南看時，乃是一塊胰子，一把小骨梳。小南道：你把這東西送我嗎？士毅站起來，用手向東邊的壞牆根一指，笑道：那裏有一道河，我帶你到那裏去洗個臉去。小南道：幹嗎洗臉？士毅道：嘿！你這樣一個年輕的姑娘，爲什麼不愛好？你一定很好看的，我要看你洗了臉之後，是個什麼樣子？小南抿嘴笑道：好不了，別看士毅道：去洗臉罷。洗了臉之後，我給你做好衣服穿。走罷！說着，挽了小南一隻手胳膊，就要她起來。她本來也無可無不可，經他用力一拉，更是不能不動，於是隨着他又向城牆邊走來。這裏約有半里路之遙，在城牆之外，有一道城濠。這外城的城濠，並沒有人家裏的溝水流去，很是清亮。士毅扶着她，慢慢走到濠邊上來，笑道：你到水邊下去，我給你開一個光。小南道：你真要我洗臉嗎？士毅道：這有什麼真假？反正是不費錢，又不費力，幹嗎不洗來罷。我來和你洗。他如此說着，再也不客氣將她拖着，就拖到城濠邊來。自己先蹲下去，拉着她也蹲下來。她到了這時，已失卻抵抗的能力，一來是一個女孩子，跟着一個壯年男子，到了野外來，如何敢得罪他？二來也覺士毅這個人待人很好，於是蹲下來笑道：我這樣大的人，難道臉都不會洗嗎？於是接過手巾，浸在流水裏面，搓了幾把。士毅道：不行，還是我來罷。於是替她先捲着兩隻袖子，露出一雙溜圓的手臂來。然後一手按了她的脖子，一手將溼的毛巾，在她臉上搽抹起來。先搽抹過一遍，再用胰子在手上擦了一層，就由她的臉上洗到耳朵邊下，由耳朵邊下，再洗到後頸窩裏。小南笑得只是將身子縮成一團，連道：你別動手，我怕咯支，你叫我洗那裏，我就洗那裏得了。士毅因他極力閃躲着，自己蹲在地上，側了身子，實在也是費勁得很，就站在她身後道：你再洗洗頭髮。她果然就低了頭，用手巾打溼了水。

自在頭上淋洗下去。洗了一擦脖子，擦了脖子又洗。士毅道：行了。我來和你梳梳，你自己洗洗臉，洗洗手胳膊。說着，檢起那把小梳子，在她身後，慢慢梳了起來。她帶等着他梳頭，將她的臉和手洗過了無數回。士毅在她身後，已經看到她的後頸脖子，潔白異常。她有時擡起手來，那兩隻手臂，也是像嫩藕似的。頭髮梳清了，又沾了水，由白的脖子一襯托，也是很烏亮。士毅笑道：怎麼樣？你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孩子嗎？來，你掉轉身來，我和你梳一梳前頭的覆髮。她聽說，真個站了起來，將臉對着他，眼珠一轉，向他微微一笑。士毅突然和她面對面之後，不由得發了楞，她笑着，他却說不出話來。手上的梳子，落下地去，也不知道。許久，才失聲道：哎呀！你有這樣美呀？原來她洗過臉之後，露出她整個的鵝蛋臉來，又白又嫩，剛剛是有點害臊，兩頰更是紅起兩個圓圓的暈來。白裏透紅，非常的好看。士毅原來就覺得她一雙眼睛不錯，現時在一度洗過臉之後，那一雙眼睛更是烏亮圓活。而且她向人一轉，且又露着白牙一笑，實在是媚極了。真不料一個檢煤核的女郎，有這樣漂亮的臉子，真是把一塊美玉藏埋在污泥裏面了。小南看他向着自己發楞，便道：你幹嗎呀？不認得我嗎？士毅道：這樣一來，我真不認得你了。你……你……小南道：我什麼？士毅道：你可惜了。於是拉着她一隻手臂，反覆看了兩看，又送到鼻子尖上，聞了幾下，情不自禁的，突然兩手將小南一搜。小南藏躲不了，就將頭藏到他懷裏去。士毅渾身的血管又緊張起來，緊緊的將她摟抱着，低了頭，就要向她脖子上去聞着。在她這一低頭之間，見她衣服的領圈，溼了一大塊，於是慢慢的和她捲着領子。在這時，發現了她衣領之下，套了一根細的線，辮在脖子上，兩個指頭一拈，提出線來，那線並不知，最下端，卻有一樣黃色的東西。士毅不摟着她了，將那黃色的東西，托在手上一看，原來是個銅質製的卍字，因問她道：你身上懸了這樣一個東西，是作什麼的？小南拾着，依然向自己衣領子裏塞了下去。笑道：銅東西，帶着怪寒蠢的，我不讓人看見。士毅道：既是怕寒蠢，爲什

麼帶着？小南道：那是我爸爸給我帶的，不讓我擱下。士毅道：你爸爸讓你帶這個作什麼？小南道：我爸爸是個居士，士毅呀！你懂，你也懂得居士兩個字。你爸爸喫齋嗎？小南道：對的，我爸爸喫齋，我媽可是老和他搗亂，有了錢也買肉骨頭回家喫，我爸爸沒法，只好餓一餐。士毅道：這樣說，你爸爸信佛，信得厲害！小南道：可不是？老在家裏打坐，他真有個耐性，窮得兩三餐沒飯喫，他也不在乎。士毅聽了這話，這些感動了，不覺的向後退了一步。因望着她的臉，許久許久才道：你也信佛嗎？小南道：我不大懂這個，可是我爸爸說，信佛有好處，老讓我唸阿彌陀佛。士毅道：你唸過嗎？小南道：我唸什麼呀？老唸着佛，佛也不給我飯喫。士毅道：你爸爸信佛，我爸爸也信佛。我自小就沒有娘，是我爸爸把我帶大的。他常對我說，爲人不光是靠本事混飯喫，還要靠良心混飯喫。有本事沒良心，喫飽了飯，也是不舒服。有良心沒本事，喫不飽飯，心裏總是坦然的。他又說，人心是無足的，只有信佛的人，可以心足。我想你的父親爲人，真如我的父親一樣呀。我父親死的時候，在他手腕上解了一串佛珠給我，他說，給我沒有留家私，家私是沒用的，俗言道得好：兒子好似我，留錢作什麼？兒子壞似我，留錢作什麼？所以把這串佛珠給你，鎮鎮你的心，你要起了什麼不好的念頭，你就看着這串佛珠，記起我的話來。你記着，一個人怎麼樣沒有本領，也可以賣力喫飯，就是良心要緊。沒良心，窮了會出亂子，有了錢，更會出亂子。你的父親，不像別的父親，是又當爹，又當媽的，你要記得我的好處，你就信佛，種心田。他說完就死了。我以前也很信佛，這兩年窮得我恨極了，父親給我的佛珠，我收起來了，父親告訴我的話，也忘記了。現在你提起來，他那樣窮，還信佛，不作壞事，真是個好人。他年將半百，就是你這樣一個姑娘，我不能騙你，我不能害你。你父親和我父親，同是信佛的人，我二十多歲的人，花一兩塊錢，騙你這樣一個十六歲的孩子，我也對不住我父親。小南聽了他這話，卻莫明其妙，只是怔怔的望了他。他道：你不知道以前我年輕的時候，我就常

常受人的欺侮，我覺得我父親太沒有用了。一個人窮了，不過是自己少喫少喝，不干人家什麼事，爲什麼人家要欺侮我？現在我聽你說這話，我想起你窮你的，不干我什麼事，爲什麼我要欺侮你呢？小妹妹，我實在不是真愛你，現在看你生得這樣漂亮，有些真愛你了。我愛你，不能害你，假使我有那個能力，可以娶你的話，一定託人出來做媒，好好的辦起這件事。你年輕，懂得我這話嗎？小南掀起一隻衣襟角，將牙齒咬着，好久，微笑道：我怎麼不懂？士毅道：你懂就好了，可不可以引我去看看你媽和你爸爸呢？小南道：我媽的脾氣不大好，我不敢說。可是我爸爸人挺和氣，怎麼都可以的。我爸叫常有德，有子兒，就喜歡上小茶館。因爲他的眼睛不見，只有上小茶館聽聽書，還是個樂子。你這人不壞，我樂意你和我父親交個朋友。士毅將水裏的手巾撈了起來，擰着擦了一把臉，立刻人清醒了許多，覺得剛才那樣摟抱着人家，未免太鹵莽一點，望望她的手臉，又看看她的頭髮，靜默了些時間，才道：小南，我送你回家去罷。小南道：你不是要帶我逛天橋去嗎？士毅道：不要逛罷。有逛的錢，我可以多給你幾個，讓你去點小生意買賣。小南道：我一個姑娘，能做什麼買賣？士毅道：爲什麼不能做？你能檢煤核，就能做買賣。據我想，你可以販些報去叫賣，也可以販些糖子兒賣。以前我看到一個壞了眼睛的人，讓兒子牽着，在街上賣花生。小南道：你這話也跟別人勸我父親一樣，讓他去算命。我父親說，算命的人是江湖，不騙人不行，他是個信佛的人，不能說瞎話。士毅道：這樣說，你父親更是好人了。他說他不能騙人，那是作不要本錢的買賣。現在作小生意，是將本生利，有什麼關係？你回去可以和你父親談談，假使你父親願意交我這樣一個朋友的話，我就可以幫他的忙。小南道：我怎樣好意思和他說呀？說着，她又紅了臉。士毅看她的臉上像春海棠一樣，實在可愛，想伸手去扶她，又停止了。還是彎腰將地上的胰子和梳子撿了起來，還是把那溼手巾包上，笑道：我們可以走了。說着，他首先由城濠裏登了岸。小南笑着跟了上來，向

他道：你把我洗得這樣乾乾淨淨的，回去了，我媽問起來，我怎樣說？士毅道：這是怪話了？難道你媽，非要你髒得像鬼一樣就不行嗎？小南道：我一向都髒慣了，洗乾淨了，倒有些不好意思見人。士毅嘆了口氣道：社會上真有這樣矛盾的事情。假使你怕臉乾淨，倒有人家笑話，你就可以把臉再搽髒來得了。小南見士毅嘆了一口氣，便笑道：既是你不願意我那樣，我就乾淨着回去，我就說是今天逛了什刹海，在那裏洗的。士毅道：我願意怎樣，你就肯怎樣嗎？小南又低下頭去。士毅在她一低頭，或者一發笑的時候，總不免向她呆看了去。但是在這個時候，也每每聯想到她胸前前懸的那個卍字。無論如何，自己父子，都曾一度做過好人，不能對於這樣一個知識幼稚的女子，用什麼手腕去蹂躪她。所以在發一會呆之後，又轉念過來，愛她是一件事，騙她是一件事。這時，他發楞之後，小南倒先開口了，便道：你不是說送我回去的嗎？還有什麼話要說呢？士毅道：沒有話說了，我送你回去罷。於是和她並排而走，向進西便門的大道走來。二人差不多走到西便門了，走到人家大院牆下，士毅回頭看看春天的郊野，在陽光下，生氣是那樣的勃發，便又掉轉身來。小南笑道：你這人是怎麼啦？走走路，老會停着的。士毅向她笑道：這樣好的天氣，跑回家去又沒事，在鋪上躺着，也怪可惜的，我很想在城外還玩一會子。小南道：玩一會子，就玩一會子罷，回去晚了，挨兩句罵，也沒有什麼。士毅擡頭一看，士牆裏一棵桃花，在日光下，正開得燦爛，忽然一陣風來，將桃花吹落一大片，漫散到牆外地下，於是他又得了一個新的感想了。

第五回 去垢見佳兒轉疑麗色 好施誇善士初警貪心

這

一陣飛花，飄飄蕩蕩，落地無聲，卻打動了士毅一腔心事。心裏想着，這些嬌豔的鮮花，在樹上長着的時候，那是多麼好看！但是經過這陣微微的風吹過以後，就墜落到水裏泥裏，甚至於廟所裏，風是無知的，不去管它，若是一個人用這種惡毒的手腕去對付這棵花，那不顯得太殘酷了嗎？一個人對於一棵花，還不能太殘酷了，何況是對付一個人呢？現在小南子總還算是不曾沾染一點塵土的鮮花，假使自己逞一時的獸慾，花了極少數的錢，把人家害了，那比把一樹花搖落到水裏泥裏去，更是惡毒，因為只要樹在花，花雖謝了，明年還可以再開，人若是被人糟蹋了，就不能算是潔白無瑕了。求愛是無關係的，然而自己對於這女子，並不是求愛，乃是欺騙呀。小南見他向後面看着，只是不住的發呆，便道：你還不想回城去嗎？望些什麼？士毅道：我倒不望什麼，我想今天這西便門外的地方，很可作爲我們的紀念，也許將來有第二次到這裏來的時候，想想今日的事，一定是十分的有趣味，所以我望一會兒，好牢牢的記在心裏。小南道：你還打算第二次到這裏來啦？這地方有什麼意思？士毅道：既然沒意思，今天你爲什麼來着？小南道：你有那樣的好意帶着我來，我不能不來呀！我不是花你的錢來着嗎？小南不過是兩句平常的話，士毅聽到，猶如尖針在胸窩連連扎了幾下，同時還臉上一紅，便道：以後你不要那樣想了，難道我送你幾個錢花，我就可以隨便的強迫你陪着我玩嗎？你這樣說了，我倒更不能不早的送你回去了。說畢，掉轉身來，慢慢的就向西便門的大路上走，小南跟着在他後，現出十分躊躇的樣子，覺得自己不該說那話，已經引起士毅的不高興，第二次再要向人家要錢，恐怕人家就不肯了。士毅偶然一回頭，見她那樣很不自在的神氣，便問道：怎麼樣？你怕回去要挨罵嗎？小南將上牙咬了下嘴唇皮，微微搖了搖頭。士毅道：那爲什麼？你有很不樂意的樣子呢？小南低了頭道：你不是說帶我玩一天的嗎？這會子你就送我回去，我怕是你有些不高興我了。士毅道：不是不是，我以前

是想帶你玩一天，後來我看你是個很好的姑娘，不能害了你，所以我又要早早的送你回去了。小南道：那末，以後我們在什麼地方相會呢？士毅背了手，只管慢慢的走着，低了頭望着地下，一路想着心事。忽然一頓腳道：我有了主意了。我天天到慈善會去辦公，或者由慈善會回家的時候，我總可以由你大門口經過，你只陪我一截路，有話可以對我說，我有錢，也就可以給你花。小南道：你掙多少錢工錢呢？能天天給錢我花嗎？士毅道：我掙錢雖是不多，可是每天夠你花的。幾個錢總不為難的。可是有一層，以後，你要把身上弄得乾乾淨淨的，不許再檢煤核。你家裏爲了沒有煤燒火，所以要你去檢煤核，我天天給你買煤球，你就不應當再檢煤核了。小南道：我也沒有那樣賤骨頭，有錢給我，我還檢煤核作什麼？士毅聽她說來，說去，都不離這個錢。瞧她那鵝蛋的臉兒，漆黑的眼珠子，是個絕頂的聰明像，倒不料她的思想，卻是這樣的齷齪。因向她道：也不光在錢上，無論什麼事，我都願意幫你的忙呀。她對於這句話，似乎不理會，只是跟在身邊走着，慢慢的走着，進了西便門，又在順治門外的西城根鐵道上走路了。士毅道：你以爲這世界上只有錢好嗎？小南笑道：你這不是傻話？世界上不是錢好，還有什麼比錢再好的呢？士毅笑道：哦！世界上只有錢是好東西，可是據我想，世界上儘有比錢還可寶貴的東西哩。現在你不明白，將來慢慢的你就會明白了。小南笑道：我怎麼不知道？比錢貴的東西，還有金鋼鑽啦。士毅笑着搖了搖頭道：了不得，你都知道金鋼鑽比錢貴，可是我說比錢貴的東西，不是喫的，不是穿的，也不是用的，也不是一切可以把金銀錢財去買得到的。小南道：喲！那是什麼東西呢？士毅道：現在和你說，恐怕你不會明白，再過個三年五載，你就明白了。小南低了頭，只管想着，一步一步向前的走着。她不說話，士毅也不說話，靜默着直走順治門口來。士毅覺得再不說話，就到了熱鬧街市上，把說話的機會就誤過去了，因之站定了腳，低低的道：嘿！你不要走，我還有兩句話對你說呢。小南聽說，掉轉身來向他

望着，問道：你說的話，老是要人家想。要是像先前的話，我可不愛聽。士毅道：這回的話，用不着你猜，我說明了，你就懂得我是什麼意思了。我說的是……口裏這樣說着，兩手把衣襟抄着抱在懷裏，將腳板在鐵道的枕木上敲拍着，放出那沉吟的樣子來。小南皺了眉道：我說你的話，說出來很費勁，不是士毅笑道：不是我說起來費勁，我怕你嫌我囉唆。我的話，就是我在喜歡你，希望你不要以為我今天沒有陪着你玩的高興，你以後就不和我交朋友了。我天天和你見面，準給你錢。錢算得了什麼？掙得來，花得了！就是彼此的人心，這是越交越深的，你不要在錢那上頭想。小南笑着將身子一扭道：真貧，說來說去，還是這兩句話。士毅笑道：不是我貧，我怕你把話忘了，就是那樣說，我們明天上午見面了。八九點鐘的時候，我會走你家大門口經過的。小南本想再說他一句貧，可是手撫着衣袋碰到了士毅給的那塊現洋，心裏想着，可別得罪人家了，人家老是肯給錢花，若是得罪了他，他以後就不給錢我花了，那不是自己塞死一條光明大路嗎？因之把要說的話，突然忍了下去，只向士毅微微一笑。士毅認為她對於自己的話，已經同意了，便笑道：我們現在要進城了，我知道你在路上怕碰到了人，不肯言語的，不如趁了這個時候，你就先告訴我。小南搖着頭道：我沒有什麼話說，反正天天見面，有事還來不及說嗎？士毅聽了，天天見面這句話，心中大喜，笑道：對了，從今天以後，我們總要過得像自己兄妹一樣才好哩。小南將肩膀一擡，縮了脖子道：什麼？說畢，回過頭來，向士毅抿嘴一笑。士毅看得這種笑，她似乎不解所謂，又似乎解得這有言外之意，有些害臊。便悄悄的在她身後緊跟着，由城裏走上大街，由大街走進小胡同，繞了幾個彎，不覺到了上次小南不要他跟隨的所在，於是停住了腳，向她笑道：到了這裏了，我還能跟着你走嗎？小南也停了腳，向他面着站定，將一個食指的指甲縫，用門牙咬着，轉了眼珠子，不住的帶着笑容。士毅道：因為上次我走到這裏，你就很像很害怕似的，所以我今天不必你說，我先告退了。小

南連轉了幾下眼珠子，突然將身子一轉，笑道：「明天見罷。」她口裏說着，兩條腿跑得很快，已經轉過了一個彎了。她到這裏，就定了定神，挨看人家的牆腳，慢慢向家裏走，走到大門口的時候，一腳向裏一踏，忽然想起自己臉上擦洗得很乾淨了，母親若要問起來，自己用什麼話來對答？因之立刻將腳一縮，待要退到胡同裏來。恰是她母親余氏由屋子裏走到院子裏來了，要退走也是來不及，只得走上前來。余氏果然啣了一聲道：「這是怎麼回事？今天你把臉上擦得這樣乾淨？小南知道怎樣抵賴，也不能說臉上原來是乾淨，便道：『我這臉，就該髒一輩子，不准洗乾淨來的嗎？』」余氏道：「乾淨是許乾淨，可是你不在家裏洗，怎麼到外面去洗呢？我不問別的，我要問問你，在什麼地方洗的？」小南低了頭，悄悄的走到院子裏，一隻手伸到衣袋裏去，捏住士毅給的那一塊錢，一手扶着牆壁，只管向屋子裏走。他們雖是窮家，倒也是獨門獨院。大門口一堵亂磚砌的牆，倒是缺了幾個口子，缺得最大的地方，卻用了一塊破蘆席抵住。院子裏犄角上，滿堆了破棹子、爛板凳以及碎藤篾子、斷門板之類。這院子裏就餵養了三隻雞，那雞在這些傢具上，拉滿了屎尿，土掩着，太陽曬着，結了一層很厚的殼。上面只有兩間屋子，裏面這間，有一張大坑，就把這屋子佔了十停的八九停，自然全放的是些破爛的東西。外面這間屋子，就無所不有了。小南的父親，在牆上貼了一張佛像，佛像上掛了二塊一尺寬長的板子，上面放了幾本殘破的佛經，裂口的木魚，一根粗線，穿了十來個佛珠子。小南的母親在佛像的上面，也供了她所謂的佛爺，乃是南紙鋪裏買來的三張木印神碼，有門神，有竈神，有騎着黑虎的財神爺。有一張紅條兒，寫了天地父母師神位。這下面一張破長棹，棹面是什麼顏色的，已經看不出來，除了三條裂縫，而外，便是灰土，棹子上亂放了一些瓶鉢、罇罐。棹子下面，便是小南的成績展覽所，煤核、報紙、布片，堆了兩三尺高。棹子對過，兩個爐子。一個破爐子，放了砧板、菜刀和麵簪子。一個籠着的爐子，有個無蓋的洋鐵筒子，壓在火苗

上燒水。屋子裏這已夠亂的了，而且還有一條板凳，一堆青磚，搭了一塊門板的睡鋪。鋪上正躺着個瞎子，他就是小南的父親了。他好在是學佛的人，一切皆空，而且又是看不見，所以屋子裏雖是那水上的熱氣陣陣，向上沖着，還帶有些葱蒜味。學佛的人，連葱蒜都是禁忌的，可是北方人喫飯，又非葱蒜不能解饑，這個問題，在他們也是個絕大的矛盾。這時小南的父親常居士，躺在那鋪板上，聞到這葱蒜的臭味，卻很是不耐煩，可是對於他的夫人，也是像對佛一樣尊敬的，什麼話也不敢說。這時聽到余氏在喝罵小南的時候，把怨恨夫人的氣，一股腦兒逼了出來，就坐起來，用腳連連打着牀板道：「嘿！你這是怎麼管女兒的法子？女兒把臉洗得乾乾淨淨，這正是好事，你怎麼倒罵起她來了？」余氏道：「你知道什麼？這年頭兒，人的心眼兒壞着啦，這麼大了，頭可保不住有人打她的主意，好好兒的把臉洗得乾乾淨淨，頭髮梳得光溜溜的，很是奇怪，我就怕她有什麼不好的事。」常居士道：「據你這樣說，洗臉梳頭，覺得挑一個日子嗎？」余氏道：「日子是不用得挑，可是爲什麼今天突然洗起臉來？」常居士道：「她除非這一輩子不洗臉，若是要洗臉的話，總有個第一次，這個第一次，在你眼裏看來，就是突然洗起來，就該奇怪了。你說罷，她該到什麼時候，才可以洗臉呢？」幾句話，倒釘得余氏沒有什麼話可說。她也覺得自己女兒開始洗起臉來，這不算得什麼希奇的事，瞧着小南手扶了牆，一步一步的挨着走，嚇得怪可憐的樣子，自己也就不能再讓她難堪了。於是默然無言的，正要向屋子裏走，忽然噤的一聲，聽到有一種洋錢落地的聲音。這可奇怪了，這樣的窮人家，那裏會有這種聲音發生出來？於是一縮腳，回轉身來，看這錢聲何來？卻見小南彎了腰，手上正檢着一塊大洋呢。使三步一跑，兩步一蹩的，跑到小南身邊，隔了兩三尺路，就劈面伸手過去，將洋錢搶到手裏來。捏在手心裏，看到洋錢又白又亮，而且還是熱熱的好，像是放在懷裏很久的錢，便瞪了大眼睛向小南道：「哈哈！你這賤丫頭，我說怎麼着？你是有了毛病不是？你說，

這是上了誰的當？你要不實說出來，我今天要打死你。她右手將錢揣到衣袋裏去，左手連連將小南推了幾推。放好了錢，抽出右手來，遠遠的橫伸了個大巴掌，就有要打她的樣子。小南嚇得向後連連倒退了兩步，那臉上簡直如鮮血灌了一般。余氏一看到這種樣子，更是有些疑心，就左手一把抓住她的頭髮，右手不分輕重向她臉上拍拍的連打了幾個耳括子。小南被打得滿臉麻木，身子便向下一挫，哇的一聲，哭了起來。余氏那由她摔下去？伸手將她的衣領，一把揪住，又把地提了起來，喊道：「賤丫頭，你說這塊錢是誰給你的？你又怎麼了？她說着話，身子似乎也有些發抖，然後放了她，回轉頭來，看到地上有一塊大青磚，就坐到青磚上，兩隻腳連連在地上跌着道：「這不活氣死人嗎？這不活氣死人嗎？那位失了明的常居士坐在鋪板上，多少聽得有些明白，只是靜靜聽着，沒有作聲，到了這時，也就昂了頭向屋子外問道：「這丫頭會做出這種事來，這是要問個詳細，不能輕易放過她。小南蹲在地上，兩隻手捧了臉，也是只管哭。余氏對她呆望了一會，咬着牙輕輕的道：「賤貨，你還哭些什麼？非要鬧得街坊全知道了不行嗎？你跟我到屋子裏去，照實對我說。你若不對我說實話，我要抽斷你的脊梁骨。說着，又拖了小南向屋子裏面走。小南是十六歲的姑娘了，當然也懂得一些人情世故，便哭着道：「我沒有作什麼壞事，你要問就只管問。於是跌跌撞撞的被她母親揪到屋子裏邊來。到了屋子裏，余氏兩手將她一推，推得她大半截身子都伏在坑沿上。余氏頓着腳道：「我恨不得這一下子就把你摔死來，你這方臉的臭丫頭，常居士在外面屋子裏，也叫着道：「這是要重重的打，問她這錢是由那裏來的？這事不管，那還了得？小南聽了爹媽都如此說了，料着是躲不了一頓打的，便跌着腳道：「打什麼？反正我也沒有作什麼壞事。人家是慈善會裏的人作好事，這錢我為什麼不要呢？余氏道：「你胡說作好事的人，也不能整塊大洋給你。再說，作好事就作好事，為什麼要你洗乾淨臉來才給錢呢？小南道：「臉是我自己洗的，干人家什麼事？」

余氏走上前兩手抱了小南的頭，將鼻子尖在她頭髮上一陣亂嗅，嗅過了，依然將她一推道：「你這死了頭，還要強嘴，你這頭髮上，還有許多香胰子味，這是自己洗的頭髮嗎？你說，你得了人家多少錢？你全拿出來，告訴我，那人是誰？我要找他去。你若說了一個字是假的，我打不死你。」小南道：「你不要胡猜，我實在沒有什麼壞事。他是在慈善會裏作事的先生，看到我檢煤核，老是挨人家的打，他怪可憐我的，就問我家有什麼人？怎麼這樣大姑娘出來檢煤核呢？我說，我父親雙目不明，我又沒有哥哥弟弟，沒有法子，才幹這個。他又問我父親幹什麼的？我說是唸書的人，現在還唸佛呢。他聽說就高興了。他說，他也是信佛的人，還要來拜訪我爹啦。他就給我一塊錢，讓我交給爹作小生意買賣，你若不信，我們可以一塊兒去問。」余氏聽了這話，想了一想，道：「他憑什麼要你洗臉呢？」小南道：「這也是人家勸我的。他說，人窮志不窮，家窮水不窮，一個人窮了，為什麼臉也不洗？他給了我一小塊胰子，讓我自己。在他們金魚缸裏，舀了一盆水，在他們大門洞子裏洗了個臉。我作的事都告訴你了，這也不犯什麼大法罷？那塊錢不是給你的，你別拿着。」余氏聽了這話，把那塊錢更捏得緊緊的了。便道：「哼！你這些話，也許是胡謔的！世上不會有這樣的好人。」小南道：「你不信，我也沒有法子，你可以到那慈善會去打聽打聽，有沒有一個姓洪的？」余氏看女兒這樣斬釘截鐵的說着，不像是撒謊，這就把責罰她的態度改變了，因在臉上帶了一點笑的意思，很從容的低着聲音向她道：「只要你沒有什麼錯處，那我也不罵你了。可是這個人要作好事的話，決不能給你一塊錢，就算了一定還有給你的錢，你實說他給了你多少錢？你拿出來了，你就什麼事都沒有。」小南道：「他倒是說了，將來可以幫我們一些忙，可是今天他實在只給了我一塊錢，你不信，搜我身上說着，兩手將衣的底襟向上一抄，把上身的白肉都露了出來。常居士在屋子那邊聽到這些話，就喊起來道：『嘿！你這也未免太笑話了！你先是風火雷炮的，只管追問她作了什麼事，現在那件事』

還沒有問到澈底，你又對她要錢，你這是教導女兒的法子嗎？余氏聽了這話，由裏面屋子裏，就向外面屋子裏一衝，挺着胸道：女兒是我生出來的，我愛怎樣教導她，就怎樣教導她！你管不着有人作好事給錢，我爲什麼不要？難道錢還燙手嗎？你有本事，你出門去算命，占個卦，掙幾個錢來養活你的閨女。現在你還靠着我娘兒倆來養活你，你就可以說話了。常居士是個極懦弱的人，平常就不敢和余氏談什麼激昂的話，今天余氏罵姑娘的時候，氣餒非常之兇，這個時候若和她頂上幾句，可就怕她生氣，只得默然無語。余氏向他將嘴一撇，微微笑着，依然走到裏面屋子裏來，於是拉住了小南的手，又低聲向她道：據你說，這個人是個好人，他幹什麼事的小南道：我也有些鬧不清了，好像是寫字先生。余氏道：你會用過人家的錢，怎麼人家幹什麼的，你都不知道？小南道：我不是告訴你了嗎？人家是作好事的，又不是我的什麼親戚朋友，我管他是什麼張三李四？余氏道：你知道他在慈善會一個月拿多少薪水呢？小南道：人家作好事的，我怎能問人家一月掙多少錢呢？余氏道：這樣也不知道，那樣也不知道，你這孩子，白得了這樣一個好機會了。他身上穿的是什麼衣服？你總知道，你看他究竟闊是不闊呢？小南道：衣服可穿得不闊，不過是一件灰布大褂罷了。余氏道：穿灰布大褂的人，能作好事，這話我簡直不相信。常居士又忍不住，便道：你這話真是不通，難道穿灰布大褂的人，就不配做好事嗎？余氏道：我們這邊說話，你不用管。小南道：我看那個人，也不過在那裏混小事的，掙不了多少錢。不過他就是掙不了多少錢，反正也比我們闊得多。他每天早上八九點鐘，總會由這條胡同裏，走過去的。碰巧你要是在大門口遇見了他，我就指給你看。余氏道：這樣說，你並不是今天才認識他，你已經認識他好多次了。這幾天，你老說檢着東西賣了錢了，我看那錢不是賣東西的，全是那人給的，對也不對？小南坐在坑沿上，將身子半倒半伏着，只管用一個食指，去剝那坑上的破蘆席。余氏道：你說呀！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小南

道：可不是嗎？天天總給我幾十個銅子，他說檢煤核兒又髒，又和野孩子在一處，大姑娘不應該幹這個，所以天天給我銅子回來交賬，讓我別檢煤核。余氏想了一想，道：照說，這個人是好人，說出來的話，也很受聽。可是檢煤核的大姑娘，多着啦，他怎麼就單單說你一個人可憐的？小南道：不就是爲了有人打我嗎？余氏道：天天都是給你三四十個銅子，爲什麼今天給你一塊錢呢？這是爲了你洗臉的原故嗎？小南道：他給我錢，和洗臉有什麼相干？也就是他聽到我說，我父親是個信佛的人，這倒很對了他那股子勁，所以多給了幾個錢。常居士在那邊屋子裏道：這樣看起來，這個人簡直是好人，他明天要走過大門過身的話，你可以把他引進來，我要問問他的話。小南看到母親的態度，早是變好了，不過是要錢而已。現在父親所說的話，也不見得有什麼惡意，眞要把人家引到家裏來的話，大概也未嘗不可以。便道：他也說來着，要見見我們家人呢。常居士又道：小南媽，你聽見嗎？小南這些話，若都是眞的，這個人就不見得怎樣壞。你想，他要有什麼壞心眼，還敢上咱們家來嗎？余氏道：這年頭兒，真是那句話，善財難捨，他老是肯這樣幫咱們的忙，總是好人，他眞願意來，我倒要瞧瞧是怎樣一個人。話說到這裏，總算把盤問小南的一陣狂風暴雨，完全揭了開去。小南膽子大了些，說話更是能圓轉自如，余氏問來問去，反正都不離開錢的一個問題，結果已經知道小南用了人家三四塊錢了。這三四塊錢，在余氏眼裏看來的確是一種很大的收穫，不過這姓洪的是怎樣一個人？假使自己家裏老有這樣一個人來幫着，那可以相信不至於每天兩頓窩頭都發生問題。如此想來，不覺得姑娘有什麼不對。就是姑娘把臉洗乾淨了，把頭髮梳清楚了，似乎那也是爲人應當作的事，不見有什麼形跡可疑了。在小南身上掏出來的那一塊現大洋，她原是在衣袋裏放着，放了許久，自己有些不放心，怕是由口袋漏出去了，她還是由袋裏掏將出來，看了一看，於是在坑頭上破木箱子裏找出一隻厚底襪子來，將銀元放在裏面，然後將

襪子一捲，用一根麻繩再爲網上。她心裏可就想着，假使得了這樣一個人，老給我們的大洋錢，有一天這大洋錢就要裝滿襪筒子了，這豈不是一樁大喜事？手裏捏住了，不由得嘆喏一聲，笑將起來。常居士在那邊聽到，就問她笑些什麼？余氏道：「你管我笑些什麼？反正我不笑你就是了。」說着，將那襪筒子向破箱子裏一扔，趕緊的把箱子蓋蓋上，再把一些布捲子紙捲子，破罐兒罐兒，一齊向上堆着。常居士在那邊用鼻子一哼道：「我也知道，你是把那塊錢收起來了。你收起那塊錢，打算你一個人用，那可是不行。我喫了這多天的窩頭，你就不能買幾斤白麵，讓大家喫一頓嗎？」余氏道：「你這真是瞎子見錢眼也開，剛聽到我有一塊錢放到箱子裏去，你就想喫白麵了。你有那個命，你還不瞎你那雙狗眼呢？你多唸幾聲佛罷，好讓他度你上西天去，若是我養活你，你就委屈點罷。常居士是常常受她這種侮辱的，假使自己要和她抵抗的話，她就會用那種手腕，做好了飯，不送來喫，這也只好由她去，萬一到了餓得難受的時候，不愁她不把那一塊錢拿出來買喫的。有了這個退一步的想頭，這次讓余氏罵着，又不作聲了。小南見父母都不管了，這倒落得乾淨了臉子，找了街坊的姑娘去玩兒去。應該很擔心的一天，她依然保持了她那處女的貞操，平安的度過。他們這樣的窮人家，晚上愛惜燈油，睡得很早。因爲晚上睡得早，因之早晨也起來的早，當那金黃色的太陽，照着屋脊時，余氏已是提一大筐子破紙片，在院子裏清理。因爲今天應該向造紙廠去出賣破紙，這破紙堆裏，有什麼好一些的東西，就應當留了下來。把一大筐子破紙，都理清出來了，小南還在坑上睡着，便走進裏屋來，雙手提了小南兩隻胳膊，將她拉了起來，口裏亂叫道：「頭你還不起來？什麼時候了？你說的那個人，這時候他大概快來了，你不到門口去等着他嗎？」小南將身子向下賴着，閉了眼睛道：「早着啦，天還沒亮，就有人家拉起來。」兩掙脫了余氏的手，倒了下去，一個翻身向着裏邊，口裏道：「別鬧別鬧，讓我還睡一會兒。」余氏拉了她一隻腳，就向坑下拖。

道：誰和你鬧？你將來會把喫兩頓飯的事都忘記了呢？你不是說那個人今天早上會走咱們家門口過嗎？你怎麼不到門口去等着他？小南雖然是躺下的，可是快要把她拖下牀來，也明白一個翻身坐起來，鼓了嘴道：昨天你那樣子打我罵我，好像我作賊似的。現在聽說人家能幫忙給錢咱們，瞧在錢上，你就樂了，恨不得我一把就把那個財神爺擡了進來，你們好靠人家發財。余氏道：你瞧這臭丫頭說話，倒議論老娘的不是起來？難道昨天沒有打你，今天你倒有些骨頭作癢？說着，兩手又將她推了一推。余氏太用了一點勁，推得小南身子向着坑上一扒，嘴唇鼻子和坑碰了個正着。小南被娘一推，倒真是清醒了，走到外面屋子，向天上看了看，見太陽斜照在牆上，便道：我說是瞎忙嗎？還有兩個鐘頭，他才能來，我們這老早就去歡迎人家，到那兒歡迎去？余氏道：咱們家又沒鐘，你準知道那鐘點嗎？小南道：天天都是太陽到窗戶那兒他才會來的，我怎麼不知道？余氏道：這樣子說，敢情你天天在大門口等着他，這樣說起來，不是他找你，倒是你找他。小南覺得自己說話漏了縫，把臉漲得緋紅。余氏到不怪她，卻道：既是你認識他，那就更好辦，你可以把話實說了，請他到咱們家來坐坐。我這是好意，說我愛錢，就算我愛錢罷。說了這話，拉了小南的手，就向大門外拖。窮的小戶人家，無所謂洗臉漱口，小南讓母親硬拖着到了大門外，也只得在大門外站着，手在地上檢了一塊白灰，在人家的黑粉牆塗着許多圈，自己站在牆根下，畫了幾個圈，又跳上幾跳，由東畫到西，幾乎把一方人家的牆都畫遍了。這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忽然聽到身後有一個人道：這麼大姑娘，還這樣到處亂塗。小南這時的心思，在想着洪士毅，雖是手在牆上塗抹着，然而她的心裏，覺得此人該來了，今天他來了，我說我母親歡迎他，他豈不要大大歡喜一陣？所以心裏在姓洪的身上，旁的感覺，她都以爲在姓洪的身上。這時忽聽得有人說了一句這大姑娘，還這樣亂塗，這多少有些玩笑的意味在內，旁人是不會如此說話，因之依然在牆上塗

着字，口裏道：你管得着嗎？我愛怎麼樣子塗，就怎麼樣子塗。那人道：這是我牆，我爲什麼管不着？我不但管得着，我也許要你擦了去呢。這一套話，在小南聽着，不應該是士毅說的了，而且話音也不對，回過頭一看，這倒不由不喫一驚。原來這人穿了米色的薄呢西服，胸面前飄出葡萄點子的花綢領帶來。雪白的瓜子臉，並沒有戴帽子，頭髮梳得光而又亮。這個人自己認得他，乃是前面那條胡同的柳三爺。他會彈外國琴，又會唱外國歌。這是他家的後牆，由他後牆的窗戶裏，常放出叮叮咚咚的聲音來。有時好像有女孩子在他家裏唱歌，唱得怪好聽的。今天他是穿得特別的漂亮，一看之後，倒不免一楞。小南一楞，還不算什麼，那個柳三爺，看到她今天的相貌，也不免大喫一驚，向後退了一步，注視着她。道：喝！你不是檢煤核的常小南子嗎？小南道：是我呀，怎麼着？你找我家去罷。柳三爺兩眼注視着她，由她臉上，注視到她的手臂上，由她的手臂上，又注視着她的大腿，不覺連連搖着頭道：奇怪！真是奇怪！小南向他瞪了眼道：什麼奇怪？在你牆上畫了幾個圈，和你擦掉去也就得了。柳三爺眉飛色舞的，只管笑起來，他似乎得着一個意外的發現，依然連說奇怪！奇怪！在他這奇怪聲中，和小南開了一條生命之路，她將來會知道世界上什麼是悲哀與煩惱了。

第六回 觀面增疑酸寒玷善相 果腹成病危困見交情

小

南子正在等洪士毅的時候，不料來了這樣一個柳三爺，他別的代表沒有，倒一連說了幾聲奇怪，把她也楞住了，退後一步，對了他道：什麼事奇怪？我身上有什麼東西嗎？柳三爺道：你身上並沒有帶着什麼東西，只是你這人像變西洋戲法兒似的，有點會變，不是我仔細看你，不是聽你說出話來，我

都不認得你了。小南子點點頭道：對了我昨天洗過了臉，臉上沒有煤灰了。這就算是奇怪嗎？柳三爺且不答覆她的話，只管向她週身上下打量，打量了許久，就微笑道：這個樣子，你是不打算檢煤核兒的了？小南雖然覺得這個人說話有些囉唆，然而看人家漂漂亮亮的，斯斯文文的，不好意思向人家板着面孔，只得淡淡的答道：爲什麼不檢煤核？難道我們發了財嗎？柳三爺道：並不是說你發了財，你既是怕髒，也許就不願再檢煤核了。我是隨便猜着的，你別生氣。說時，嘻嘻的向她笑了，又道：假使你不檢煤核，好好兒的一個姑娘，那能夠就沒有事做？小南不知他的命意何在，正待向下追問他一句的時候，她母親余氏走出來了。她看見小南和一位穿西服的青年先生在說話，她卻不認識。這是街坊柳三爺，以爲這就是天天向小南施捨銅子的洪先生，便笑着迎上前，和他深深的點了一個頭道：你剛來，你好哇？我們家裏去坐坐罷。柳三爺聽了她的話，也是莫明其妙，只有小南懂了她的用意，乃是接錯了財神了，便笑道：喝！你弄錯了，這是咱們街坊柳先生。說着，用嚀向黑粉牆上一努，便道：這就是他家裏。余氏有了這樣一個錯處，很有點難爲情，就笑道：真該打家門口街坊，會不認識。我不像我們姑娘，本胡同前後左右，我是不大去的，所以街坊，我都短見。柳三爺估量着，她也是認錯了人，便笑道：沒關係，借了這個機會，大家認識認識，也是好的。他如此說着，再看余氏的身上，一件藍布夾襖，和身體並不相貼，猶如在上半截罩了個大軟罩子一般。衣襟上不但是斑斑點點，弄了許多髒，而且打着補釘的所在，大半又脫了線縫，身上拖一片，掛一片，實在不成個樣子。頭上的頭髮，乾得像焦草一樣，上面還灑上了許多灰塵，也不知道她腦後梳髻沒有？只覺那一團焦草，在頭上蓬起來一寸來高，兩邊臉上，都披下兩縷頭髮，披到嘴邊，鼻子眼裏，兩行清水鼻涕，沾着嘴角上的口水，流成一片。額角前面的覆髮，將眼睛遮住了大半邊，那副形相，實在是難看。一個藝術家，無往是用不着美感的。她那個樣子，實在是令人站着在

美感的反面，因之向她點了個頭，就逕自走開了。余氏望了柳三爺，直等不看見他的後影了，才向小南道：「你瞧，這個人有點邪門，先是和你很客氣的樣子，可是一看到了我，他就搭下了臉子來，倒好像和我生氣似的。」小南道：「他爲什麼和你生氣？不過是有錢的人，瞧不起沒有錢的人罷了。」余氏道：「你也不是有錢的人，爲什麼他和你就那樣客氣呢？」小南子對於這個問題，沒有什麼法子答覆，只得微笑着道：「我那兒知道哇？」說畢，掉轉身去，在地上檢了一塊白石灰片，又去黑粉牆上塗着字了。余氏站在這裏，也不知道再說什麼話好。本當告訴她讓她不要使出小孩的樣子來，然而現在正要利用着她，可又不能得罪她，只管靠了門站着，呆望了自己的姑娘。小南在黑牆上繼續的畫着，偶然而一回頭，看到柳三爺又把兩隻手插在西服褲子袋裏，一步一步的又走了過來。小南以爲他是捉自己畫牆來了，嚇得連忙向旁邊一閃，笑道：「你別那個樣子，回頭我在家裏找一把大條帚給你在牆上擦一擦，也就完了。」柳三爺笑道：「你愛怎樣畫就怎樣畫，我也不捉你了。不過你只能畫今天一回，明天我把牆全部粉刷乾淨了，你可不能再畫。」小南道：「要是像這樣好說話，我就不畫，咱們作個好街坊。」她是一句無心的話，不料柳三爺聽了這話，倒引爲是個絕好的機會，就笑着向她道：「可不是？咱們應該作個好街坊，我家裏有彈的，有唱的，你若不怕生，可以到我們那兒去玩。」余氏在一邊，看到自己姑娘，和這樣一個漂亮人在一處說話，這當然可認爲是一件很榮幸的事，便眉飛色舞的迎了上前，大有和人家搭話之意。柳三爺一看，這不是自己所能堪的事，身子一縮，又轉過背去走了。余氏將嘴一撇道：「你這小子不開眼，你和我姑娘說話，不和我說話，你不知道我是她的娘嗎？沒有我那裏會有她呢？」小南道：「人家是有面子的，你怎麼開口就說人家小子？」余氏笑道：「他反正不是姑娘，說他小子，有什麼要緊？」小南道：「若是照你這樣子說話，想衆人幫忙，那真是和尙看嫁妝，盼那輩子。」她正如此說着，有個行路的人，由一條橫胡同裏穿出

來，聽了這話，似乎喫了一驚的樣子，身子卻向後一縮。小南眼快，已經看清楚了，那人是洪士毅，立刻跑着迎上前去，窺到那條胡同裏，向前招着手叫道：「洪先生，洪先生，我們家就在這裏，你往那兒走哇！」士毅在胡同轉角處，先聽到余氏罵人，還不以爲意，後來看到小南攔着余氏，不許罵人，料定余氏就是她的母親。第二個感想繼續的來，以爲這不要就是罵我罷？因之他不但不敢向前走過去，而且很想退回原路，由別個地方向善會去。這時小南跑過來相叫，只得站住了腳，點着頭道：「府上就住在這裏嗎？」小南道：「拐過彎去，就是我家。我父親母親全知道了，要請你到我家去談談。」士毅道：「和你站在一處的那個人……小南點頭道：「對了，那就是我媽。」士毅心裏揣想着，她的父母，當然和她差不多，也是衣衫襤褸，身上很憐的，卻料不到余氏除了那個憐字而外，臉上還掛有一臉的兇相，這樣一個婦人，卻是不惹她也罷，便笑道：「我空着兩隻手，怎好到你家去呢？」小南道：「那要什麼緊？你又不是一個婦人，就應該手上帶了紙包的東西到人家去。」如此說着，士毅不免有點躊躇，怕是不答應她的話，未免又失了個機會。那余氏見姑娘迎上前去，早知有故，也跟了上來，聽得小南大聲叫着洪先生，當然這個人，就是施錢給小南的慈善大家了，這也就免不得搶上前來。可是當將洪士毅仔細看清楚之後，她就大大的失望，心裏想着，那樣賦性慷慨的人，一定是個長衫馬褂，綢衣服穿得水潑不上的人。現在看士毅穿件灰布大褂，也只好有三四成新，頭上戴的草帽子，除了焦黃之外，而且還搽抹上了許多黑灰。人看去年紀倒不大，雖是瘦一點，卻也是個有精神的樣子。但是余氏的心目中，只是有個活財神爺光臨，於今所接到的，並非活財神，乃是個毫無生氣的窮小子，原來一肚子計劃，打算借這個幫手發財，現在看起來，那竟是夢想。因之在看到士毅之後，突然的站立定了，不免向着他發呆。士毅見她兩縷頭髮披到嘴角來，不時用手摸了那散頭，將烏眼珠子望了人，只管團團轉着，不知道她是生氣，也不知道

她是發呆？小南看到雙方都有驚奇的樣子，這事未免有點僵，就介紹着道：洪先生，你過來，我給你引見引見，這是我母親，她還要請你到我們家坐坐去啦。士毅聽了這話，就拱拱手道：老伯母，你何必那樣客氣呢？余氏聽到他叫了一聲老伯母，這是生平所不輕易聽到的一種聲音，不由得心裏一陣歡喜，露着牙笑了起來，才開口道：我們丫頭回來說，你老給她錢，這實在多謝得很，我們窮的簡直沒法兒說出那種樣子來，得你這些好處，我們怎樣報答你呢？士毅雖是不大願意她那副樣子，然而已經有了小南介紹在先，當然不便在她當面輕慢了她的母親，只好拱拱手道：你說窮，我也不是有錢的人，幫一點小忙，那很算不了一回什麼事，你何必掛齒？他口裏如此說着，這時回憶余氏相見時候之一楞，那不用說，她正是看到自己衣服破舊，不像個有錢施捨的人，於今有說有笑，這是兩句恭維話，恭維得來的，很是不自然，便又作了兩個揖道：這個時候，我還有點公事，不能抽開身來。下午我辦完了公，一定來拜訪老伯和伯母。而且這個時候，空了兩隻手，實在也不便去。余氏先聽說他不去，心裏覺得這人也是個不識擡舉的。後來他談到下午再來，這時空手不便，分明是回頭他要帶東西來，樂得受他一筆見面禮，何必這時強留他？就向他笑道：你真有公事，我們也不敢打攪，你就請便，可是你不許撒謊，下午一定得來，別讓我們老盼望着。士毅點着頭道：我決不能撒謊，還要向老伯請教呢。說着，拱了拱手，竟自掉轉身走了。余氏站着望他走遠了，才向小南搖着頭道：這話要不是你說的，我簡直有點不相信，這樣的一個人，他倒有錢施捨。小南道：一個人作好事不作好事，不在乎有錢沒有錢，你不信，往後你看他是不是一個慷慨的人？余氏也不和她辯駁，三腳兩步就跑了回去，在院子裏就伸着兩手，大開大合的，鼓了巴掌道：這是那裏說起這麼樣一個人，會肯做好事，有做好事的錢，自己不會買一件漂亮些的衣服穿嗎？常居士坐在鋪上道：你總是胡說，讓人家街坊聽到，說是我們不開眼。余氏道：什麼不開眼？這年頭

兒錢是人的膽，衣是人的毛，沒錢有衣服，還可以虎人一陣，有錢沒衣服，那人就透着小氣。常居士昂了頭，將那雙不見光亮的眼球翻了一陣，罵道：「憑你這幾句話，就是要飯的命，一個人有了錢，就該胡喫胡穿的嗎？有錢不花，拿出來作好事，那才是菩薩心腸呢。」余氏聽了這話，由院子裏向屋子裏，打得屋門卜通亂響。常居士一聽，知道來勢不善，不敢再撩撥她了，便向她連連搖着手道：「別鬧，別鬧，犯不上爲了別人的豆子，炒炸了自家的鍋，你說有錢該穿衣服，就算你有理得了。」余氏道：「這不結了？瞧你這塊賤骨頭。」常居士心裏這倒有些後悔。早知道那個姓洪的，不是怎樣一個有錢的人，就不該讓他到家裏來，回頭人家來了，當面訕笑人家一陣，那多難爲情。可是他如此想着，事實有大不然的，到了下午四點多鐘的時候，大門卜卜的兩聲響，接着有人問道：「勞駕，這裏是姓常的家嗎？」只這一句，卻聽到余氏先答應了一聲，找誰？她就迎出去了。這個來敲門的，正是洪士毅來了，他兩手都哆哩哆嗦的提了好些個紙包，余氏一見，沒口子的答應道：「是這兒，是這兒，洪先生，你請進來坐罷，我們這兒，可是餓得很啦，你來了就來了罷，幹嗎還帶上這些個東西呀？這真是不敢當了。」洪士毅笑道：「我也不敢帶那些浮華東西，都是用得上的。」他如此說着，已經走進屋子，不覺得身子轉了兩轉，覺得手上這些紙包，不知道應該放在什麼地方的好。余氏再也不能客氣，兩手接了包的東西，就向裏面屋子裏送。其間有個大蒲包，破了一個窟窿，現出裏面是碗口大一個的吊爐燒餅。這些個發麵的燒餅，就可以快活活的喫兩天，這也要算是宗意外之財了。常居士雖是雙目不明，但是其餘的官感，是很靈敏的，他已經知道有人到了屋子裏，而且一陣紙包蒲包撓挪之聲，彷彿是有東西送來，已經拿進裏面屋子去了。便拱拱手道：「多謝多謝，兄弟是個殘疾，恕我不恭。」洪士毅站在破爐爛棹子當中，轉着身子，卻不知道向那裏去安頓好。只是呆站着，還是小南看到人家爲難的情形，由院子裏搬了個破方凳進來，擱在他身邊。常居士聽了那一

下響，又拱拱手道：請坐請坐！我們這裏實在擠窄得很，真是對不住。小南，你去買盒煙捲來，帶了茶壺去，到小茶館裏，帶一壺水回來。士毅連忙止住道：不用，不用，我以後不免常常來討教，若是這樣客氣，以後我就不敢來了。余氏將東西拿到裏面屋子去以後，急急忙忙，就把那些包裹打開，看看裏面是些什麼東西？一看之後，乃是熟的燒餅，生的麵粉，此外還有燒肉醬菜之類，心裏這就想着，我們家今天要過年了。她聽到外面屋子有沏茶買煙捲之聲，便覺多事。後來士毅推說，這就覺得很對，跑了出來道：咱們家什麼東西都是髒的，人家那敢進口？咱們就別虛讓了。常居士摸索着，兩腿伸下地來，便有讓坐之意。余氏靠了裏邊屋子的門站着，向裏屋子看看，然後又向人放出勉強的笑容來。小南一會兒跑到院子外，一會兒又跑到院子裏，你只看他全家三口人都鬧成了那手足無所措的樣子，不但是他家不安，就是作客的人，看到了這種樣子，也是安貼不起來。自己突然的到一個生朋友家來，本來也就窮於辭令，人家家裏，再要鬧得雞犬不寧，自己也就實在無話可說。因站起來向常居士拱拱手道：老先生，今天我暫時告退，過兩天我再來請教。我聽令愛說，老先生的佛學很好，我是極相信這種學問的，難得有了這樣老前輩，我是非常之願意領教的。常居士聽了，笑得滿臉都打起皺紋來，拱手道：老賢弟，我家境是這樣不好，雙目又失明了，若不是一點佛學安慰了我，我這人還活得了嗎？這種心事，簡直找不着人來談，老賢弟若是不嫌棄，肯來研究研究，那比送我什麼東西也受用。請你那一天上午來，我家裏人都出去了，可以細心的研究研究。要不然，這胡同口上的德盛茶館，無聊得很好的時候，我也去坐坐的，那天我沏壺清茶恭候。士毅自想身世，很是可憐，再看這老頭子，更是可憐，便答應了他。星期日準來奉看，於是向余氏深深的鞠着躬，出門而去。小南將他送到大門外，笑道：你瞧我父親是個好人罷？士毅道：剛才我有兩句話，想和你父親說，可是初見面，我又不便說。小南紅了臉道：你可別瞎說。士毅道：你猜

我說什麼話是你想不到的事情，也是我想不到的事情。剛才我在會裏聽到個消息，他們辦的慈善工廠，要收一班女生，這裏分着打毛繩，做衣服，紮絹花，許多細工。只要有會裏人介紹進去，可以不要鋪保。你若願意進去學的話，每天可以喫他兩餐飯，而且還可穿會裏制服。早去晚歸，算是會裏養活你了。你願幹不願幹呢？小南道：有工錢沒工錢呢？士毅想了一想道：初去的人，大概是沒有工錢的。不過你要添補鞋襪的話，錢自然是我的，你看好不好？小南道：若是你能把我媽也找了去，就剩我爹一個，那就好養活，一定可以去。士毅道：我一定設法子去進行，我看你家也太可憐了，不能不想法子。小南笑道：你有那樣好的心眼，那還說什麼？我媽一定喜歡你的，我就等你的回信了。士毅聽了她這話，自然高高興興而去。小南走回家來，只見余氏左手拿了個火燒餅，右手兩個指頭，夾了一根醬蘿蔔，靠了門在那裏左右相互的，各咬一口。直至把燒餅醬菜喫完了，她還將兩個指頭送到嘴裏去吮了幾下。小南笑道：我媽也不知道餓過多少年，露出這一副饑像來。余氏將手一揚道：我大耳巴子揪你，你敢說老娘不饑怎麼着？從前要喫沒得喫，於今有了喫的，該望着不喫嗎？小南道：你也做出一點乾淨樣子來。余氏不等她說完，就吓了她一聲道：你媽的活見鬼，你才洗乾淨了一天的臉，你就嫌我髒了。小南道：不是那樣說，那洪先生剛才對我說，願意和你找一件事。余氏道：真的，他有這樣好心眼。她口裏說着這樣要緊的問題，然而她忘不了那燒餅和醬菜。這時她又到屋子裏去，拿出兩個燒餅，幾根醬菜來。她老遠的遞一個燒餅給小南道：你不喫一個？小南道：幹嗎白口喫了它，不留着當飯嗎？當居士在鋪上搭腔了，便道：你也太難一點，還不如你閨女，我聽到拿了好幾回了。余氏腳下正有一個破洋鐵筒，她掀起一隻腳，猶如足球，虎將踢足球，澎的一聲，把那個洋鐵筒踢到院子裏，由大門直鑽到胡同裏去。口裏可就說道：我愛喫，我偏要喫，你管得着嗎？丫頭，你說，那個姓洪的小子，要給我找什麼事？說着，把左手所拿的

醬菜，將兩個燒餅夾着，就送到嘴裏，咬了個大缺口，嘴裏雖是咀嚼着，還咕嚕着道：若是讓我當老媽子，我可不幹。小南道：人家也是有身分的人，並不是開來人兒店的，爲什麼介紹你去當老媽？余氏又咬了一口燒餅道：只要少作事，多掙錢，當老媽我也幹。還有一層，我得帶了你去。讓我丟下這樣一個大姑娘不管，我可不甘心。常居士道：你瞧她說話，一口沙糖一口屎……余氏喝道：你少說話！我娘兒倆說話，這又有你的什麼事？你說了，我好幾回了，你別讓我發了脾氣，我要發了脾氣，那可不是好惹的。常居士聽了這話，就不敢作聲了。小南道：你問了我幾遍，下等我答話，你又和爸爸去胡搗亂，你究竟要聽不要聽？她說話時，看到母親喫燒餅喫得很香，也不覺得伸了手。余氏道：你真是個賤骨頭，給你喫，你不喫，不給你喫，你又討着要喫了，你自己去拿罷。小南走到屋子裏，只見滿坑散了紙包，似乎所有可喫的東西，都讓母親嘗遍了。那個蒲包，是裝着發麵燒餅的，這時一看，那樣一大包，只剩有四個和一些碎芝麻了。小南不覺失驚道：好的，全喫完了。媽！你喫了多少？個？余氏道：是我一個人喫的嗎？我分給你爸爸五個了，他一定收起來了。小南道：要喫大家喫。於是將三個燒餅揣在衣袋裏，手上捏着一個，一路喫了出來。余氏見她的衣袋，鼓了起來，便瞪了眼道：你全拿來，了罷？說着，拖了小南的衣襟，正待伸手來搜她的燒餅。常居士道：不過幾個燒餅，值得那樣鬧？小南說人家替你找事的話，你倒還沒有問出來。小南坐在門外的石階上，喫着燒餅，就把士毅的話說了。常居士道：那好極了，慈善會裏辦的事，沒有錯的，你們都去。你們兩個人有了飯碗，我一個人就不必怎樣發愁了。小南道：他說了，明天來回咱們的信，大概事情有個八成兒行。說時，喫完了手上那個燒餅，又到袋裏去拿出一個燒餅來，繼續着喫。余氏也有個八成飽了，就不再奪她的。只是醬菜喫得多了，口裏非常之渴。他們家裏，除了冬天煨爐子取暖，爐子邊放下一壺水而外，由春末以至秋深，差不多都不泡茶喝。這時口渴起來，非找水喝不可，就拿了一隻

粗碗，到冷水缸裏，舀上一碗水來，站在缸邊，就是咕嘟一聲。無奈口裏也是鹹過了分了，這一碗涼水下去，竟是不大生效力，好在涼水這樣東西，缸裏是很富足的，一手扶了缸沿，一手伸碗下去舀水，又接連喝了兩碗。水缸就放在外面屋子裏的，當她一碗一碗的水，舀起來向下喝的時候，常居士聽得清清楚楚，便攔着她道：「這個日子，天氣還是很涼的，你幹嗎拚命的喝涼水？可仔細鬧起病來。」余氏道：「我喝我的水，與你什麼相干？說着話，又舀起一碗來喝下去。」小南笑道：「我也渴了，讓我也喝一碗罷。」余氏舀了一碗涼水，順手就遞給了小南，笑道：「喝罷，肚子裏燒得難過，非讓涼水潑上一潑不可！」小南接過那碗涼水，碗正待向下喝，常居士坐在牀鋪上，發了急了，咬了牙道：「小南，你不要喝，你鬧肚子，我可和你治病。」小南用嘴呷了一口涼水，覺得實在有點浸牙，便將那碗水向地上一潑。將碗送到屋子裏，棹上放下，靠了門，向余氏微笑着。余氏道：「你笑什麼？」小南道：「我笑你喫飽了，喝足了，可別鬧肚子呀！」余氏待要答應她一句什麼話，只聽到肚子裏噤咕一聲響，兩手按了肚皮，人向地上一蹲，笑道：「糟了，說鬧肚子，可別真鬧了！」我活動活動去，出一點兒汗，肚子就沒事了。說畢，她就走出門去。小南倒是心中有些愉快，就走進屋子去，把那些大大小小的紙包，收收檢檢，有點疲倦了，就摸到坑上去躺着。躺了不到一會兒，只聽到余氏在院子裏，就嚷起來道：「了不得了，了不得了，真鬧肚子。」說着話，她已經嚷着到屋角的廁所裏去了。一會兒，她走進屋子來，就一屁股坐在坑上，兩手捧了肚皮上的衣服，皺了眉，帶着苦笑道：「人窮罷了，喫頓發麵燒餅的福氣都沒有，你看真鬧起肚子來了，這可……說了這句話，又向外跑。自這時起，她就這樣不住的向廁所裏來去，由下午到晚上，差不多跑了一二十趟，到了最後，她也跑不動了，就讓小南搬了院子裏一個破痰盂進來，自己就坐在痰盂上，兩手扶了坑沿，半坐半睡。由初晚又鬧到半夜，實在精疲力盡，就是伏在坑沿上，也支持不住自己的身子，只好和着衣服，就在坑上躺下，到了最後，雖

是明知知道忍耐不住，也不能下坑。常居士是個失明的人，自己也照應不了自己。小南年歲又輕，那裏能夠伺候病人？只鬧到深夜，便是余氏一個人，去深嘗那涼水在肚腸裏面惡作劇的滋味。到了次日早上，余氏睡在坑上，連翻身的勁兒都沒有了。小南醒過來，倒嚇了一跳，她那張扁如南瓜的腮幫子，已經瘦得成了尖下巴，兩個眼睛眸子，落下去兩個坑，把那兩個顴骨，更顯得高突起來。那眼珠白的所在，成了灰色，黑的所在，又成了白色，簡直一點光也沒有。小南哎呀了一聲道：媽！你怎麼這個樣子啊？余氏哼着道：我要死了，你給我……找個大……夫！哼！小南看了這樣子，說不出話來，哇的一聲哭了。常居士在隔壁屋子裏，只知道余氏腹瀉不止，可不知道她鬧得有多麼沉重。這時聽了她娘兒的聲音，才覺得有些不妙，便摸索着走下牀來，問道：怎麼了？怎麼了？我是個殘疾，可喫不住什麼變故呀！他扶着壁子走進屋來，先聞到一股刺鼻的臭味，雖是他習於和不良的空氣能加抵抗的，到了這時，也不覺的將身子向後一縮。常居士道：我們家那有錢請大夫呢？這不是要命嗎？小南道：我倒想起了一個法子，那位洪先生，他不是每天早上要由這裏上慈善會去嗎？我在胡同口上等着，還是請他想想法子罷。常居士道：你這一說，我倒記起一件事來了。他們和任何什麼慈善機關，都是相通的。你媽病到這個樣子，非上醫院不可！請那洪先生在會裏設個法子，把她送到醫院裏去罷。事不宜遲，你快些到胡同口上去等着，寧可早一點，多等人家一會，別讓人家過去了，錯過了這個機會。小南看到母親那種情形，本也有些驚慌，聽了父親的話，忽忽忙忙，就跑向胡同口去等着。果然，不到半小時的時候，士毅就由那條路上走了過來。他遠遠的放下笑容，便想報告他所得的好消息。小南跑着迎上前去，扯了他的衣襟道：求你救救我媽罷，她要死了。士毅聽了這話，自不免嚇了一跳，望着她道：你說怎麼着？小南道：我媽昨天喫飽了東西，喝多了涼水，鬧了一天一宿的肚子，現在快要死了。士毅聽了這話，心想：這豈不是我

送東西給人喫，把人害了！於是跟着小南，就跑到常家去。常居士正靠了屋子門，在那裏發呆，聽到一陣腳步雜沓聲，知道是小南把入找來了，便拱拱手道：「洪先生，又要麻煩你了，我內人她沒有福氣，喫了一餐飽飯就病得要死了。」士毅答應着他的話，說是瞧瞧看。及至走到裏面屋子裏，卻見余氏躺在牀上，瘦成了個骷髏骨，嚇得向後一退，退到外面屋子來。常居士這時已是掉轉身來，深深的向士毅作了兩個揖。士毅忙道：「老先生，這不成問題，我們慈善會裏，有附屬醫院，找兩個人把老太太擡去就得了。」常居士道：「瞎！我不看見走路，怎麼找人去？我那女孩子，又不懂事，讓她去找誰？」士毅站在他們院子裏呆了一呆，便道：「請你等一等，我有法子。」說畢，他就出門去了。也不過二十分鐘的工夫，他帶了兩個粗人帶了槓子鋪板繩索，一同進來。因對常居士道：「老先生，你放心，事情都交給我。我既遇到了這事，當然不能置之不顧。剛才我已經向會裏幹事打過了電話，說是我一個姑母，病得很重，請了半天假，可以讓我親自送到醫院裏去的。現在請了兩個人，把你們老太太擡到醫院裏去。」常居士道：「哎呀！我真不知道要怎樣謝謝你了？」他們說着話時，那兩個粗人已經把鋪板繩索，在院子裏放好，將余氏擡了出來，放在鋪板上。常居士閃在屋門的一邊，聽到擡人的腳步履亂聲，聽到繩索拴套聲，聽到余氏的呻吟聲，微昂了頭，在他失明的兩隻眼睛裏，掉下兩行眼淚來。小南站在常居士的身邊，只是發呆。士毅看到人家這種境况，也不覺淒然，便道：「老先生，你放心，事情都交給我了，好在這又用不着花什麼錢。」常居士道：「不能那樣說呀！我們這種窮人，誰肯向這門裏看一眼呀？阿彌陀佛，你一定有善報。」士毅道：「人生在世，要朋友作什麼，不就爲的是患難相助，疾病相扶持嗎？」常居士手摸了小南的頭，輕輕拍了她兩下，道：「孩子，你和洪先生磕……磕……磕……磕個頭，恕我不能謝他了。」小南聽說，真個走向前來，對士毅跪了下去。士毅連忙用手扶起她，道：「千萬不可這樣，姑娘，我們是平輩啊！」又道：「老先生，你這樣豈不是令我難受他們？」

說話時，余氏躺在鋪板上，睜眼望着，只見常居士的眼淚，如拋沙一般下來。於是擡起一隻手，向小南指指，又向常居士指指。士毅道：「對了，姑娘，你在家陪着令尊，他心裏很難受，別讓他一人在家裏，那更傷心了。」余氏躺在板上，對他這話，似乎很表示同情，就微微點了頭。那兩個擡鋪板的人，也和他們難受，有個道：「走罷，病人很沉重，就誤不得了。」於是將一根粗槓穿了拴套的繩索，將鋪板吊在下面，擡了起來。常家只有一牀百孔千瘡的被單，已經髒了，不能拿出來，只拿了兩個麻布口袋，蓋在余氏身上而已。人擡出去了，士毅又安慰了常氏父女兩句，就跟着出去。常居士點點頭道：「好朋友，好朋友。」說着望空連作兩個揖。可是小南不懂什麼是感激，卻哇的一聲哭了。

第七回

勉力經營奔忙猶自慰

積勞困頓辛苦爲誰甜

過

了兩個鐘頭之後，洪士毅手裏提了兩個紙包，忽忽忙忙的又跑到常家來。一進大門，就見小南坐在屋檐的臺階石上，兩手撐了頭，十分頹喪的樣子。她聽到門口有腳步響，擡起頭來，看到士毅，就搶上前迎着他道：「我媽的病，怎麼樣？不要緊嗎？」常居士本也是直挺挺的，躺在屋子裏鋪板上，聽了小南問話，也是一個翻身坐了起來，昂着頭向外問道：「洪先生來了嗎？……她沒有什麼危險嗎？」士毅頓了一頓道：「光是瀉肚，原不要緊的，但是據醫生檢查，大便裏面已經有痢症了。這個樣子，恐怕不是三天五天可以治好的。小南聽說，又哭起來了。常居士等不及了，自己就摸索着走到外邊來，皺了眉道：「我心剛定一點，你又要哭了。事到於今，只好聽天由命了。幸是遇到洪先生幫忙，才能夠把她擡到醫院裏去。要不然，還不是望着她

躺在家裏等死嗎？士毅道：這樣說，倒是我的不好，沒有我送那些燒餅來，不會有這事。常居士拱拱手道：罪過。要照這樣子說，柴米油鹽店，都可以關門，因為喫下去，保不定人要生病的。況且她的病，明明白白，是喝壞了涼水。我雖是眼睛瞎了，心裏卻還明白，難道我們這樣的窮人，還不願意人家多多的幫助嗎？士毅將帶來的兩包東西，悄悄的塞到常居士手上，笑道：老先生，我想府上少了個當家的人，一定沒人作飯，我送你們一些現成的東西喫罷。常居士手上捧了兩個紙包，捏了幾捏，彷彿是麵包之類，就拱了拱手道：我真說不上要怎樣報答你的了？士毅道：老先生，這些話，都不必說，你是個學佛的人，就知道這是應該的。今天下午，我要到會裏辦公去的，不能抽身，醫院下午還可以去看一趟的，你爺兒倆隨便那個人去一個罷。你要知道，一個人到了醫院裏，是非常之盼望親人去看的。說時，用手伸着拍了一拍常居士的手，表示一種深懇的安慰，然後向小南點了個頭道：再會了。他緩緩的走出大門，小南卻在後面跟了出來。士毅不會知道身後有人相送，只管向前走着。小南直把他送到胡同口，禁不住了，才說道：你明天來呀！士毅猛然回轉身來，見她眼圈兒紅紅的，呆了一呆，便道：小南，我很覺已往的事，對你不住，你父親是柔儒可憐的人，你母親也是一個無……也是一個本分可憐的人，你父親要你下跪，你怎麼真跪下來？我的心都讓你一跪跪碎了，以後不必這樣。你知道，我不是有力量搭救你的人，以前都是爲了你，可是到了現在，我不搭救你家人，我覺得良心上過不去，你放心罷。小南道：你以前並沒有什麼事得罪我呀？士毅道：有的，你是不知道。但是過去的事，也就不必提了。小南不知道他真正的命意所在，只得含糊點着頭，自走回去了。士毅一人向會裏走，便默想着與常家人經過的事情，覺得小南這孩子，猶是一片天真，只是沒有受過教育，又得了檢煤核伙伴的薰陶，她除了要錢去買喫喝而外，不知其他。可是當她母親病了，她天良發現了，也和其他受了教育的姑娘一樣呀！那余氏騙

在鋪板上，一副瘦骨，那常居士兩隻瞎眼裏流出來的眼淚，回想起來，都是極慘的事情，令人不能不幫忙。但是自己的原意，絕對不如此呀！一個月的薪水，預先支來了，原想在極枯燥、極窮困的環境中，得些異性的安慰，現在所得到的，卻是悽慘。那十塊錢，經這兩天的浪費，差不多都花光了。這一個月的衣食住問題，卻又到何處找款子來填補？自己實在是錯誤了，很不容易的得了這慈善會一種職務，安安分分的過去好了，何必又要想什麼異性的調劑？可是自己是二十八歲的人了，青春幾乎是要完全過去，人生所謂愛情，所謂家庭，都在窮困裏面消磨過去了。自己這還不該想法子補一點青春之樂嗎？再想到小南子那蘋果一樣的兩頰，肥藕似的手臂，堆雲似的烏髮，處處可以令人愛慕，假如有這樣一個嬌小的愛妻，人生的痛苦，就可以減少了一半。求愛的人，都不是像我這一樣的去追逐嗎？我這不算什麼欺騙，也沒有對她父母不起。我和她父親交朋友是一件事，和她去求愛，那又是一件事。想到這裏，把愛惜那十塊錢的意思，全部都拋棄了。不但是拋棄了，而且覺得自己還可以想法子去奮鬥，找些錢來，打進這愛情之門去。愛情是非金錢不可的，這不一定對於小南是適用這種手腕的。他一想之後，把意思決定了，到了會裏辦公室裏，辦起事來，並不頹喪，更覺得是精神奮發。他在慈善會裏，所做的是抄寫文件的職務，他的能耐，最容易表現着給人看到。這下午，他把所抄寫的文件，送到幹事先生那裏去，他接着一看，翻了一翻道：「你今天上午，不是請了假的嗎？」士毅道：「是的，我請了幾點鐘假的，但是我不願爲了私事誤了公事。假使我下次有不得已還要請假的時候，我也好開口一點。幹事道：「你這字寫得很乾淨，說話倒也老實，我薦舉你一件小事，獎勵獎勵你罷。現在會裏借了部道藏書來，有好幾百本，正分着找人去寫，可以讓你也抄寫一分，每千字報酬你一角錢，筆墨紙張，都是會裏的。假使你每日能抄寫三四千字，每月可以多收十來塊錢，對你不是很有補救的事嗎？而且這種報酬爲了體

諒寒士起見，可以每日交稿，每日拿錢，你能不能再賣一些苦力呢？士毅聽了這話，猶如挖到了一所金窖，大喜欲狂。於是連連向那幹事作了幾個揖道：「果然有這樣的好事，你先生就栽培我大了。那天開始呢？那幹事道：「你那天開始都可以，我現在就拿一分抄本紙筆給你，假如你明天有稿子交回來，你明天就可以領錢了。他說着，果然將東西拿來，一齊交給他。士毅正在爲難，怕是斷了經濟的接濟，做夢想不到，就是今天有了一筆新收入，可以列入預算。他捧了那些紙筆，走回會館去，飯也來不及喫，茶也來不及喝，立刻就伏在棹上開始抄寫起來。直到天色昏黑，窗子裏都不看見了，這才想起還不曾喫晚飯，一面拿錢叫長班買了些燒餅油條來喫，一面點着油燈繼續的向下寫。每寫到了一千字，心裏想着，這又可以得一角錢，便覺得興奮起來。自己也不知道寫到什麼時候，只數一數，那可膽寫三百二十個字一張的稿紙，竟有十幾張之多，大概爲時不多了。白天在慈善會裏，本就加工趕造，鬧了一下午，回家以後，又是這樣繼續的抄寫，這雖不必用什麼腦力，然而膽經卷抄文件，都是要寫正楷的，卻又粗心不得，寫到這個時候，眼睛有些發脹，頭也有些昏暈，在一盞淡黃色的煤油燈光下，實在支持不住了。這才把這些紙筆稿件收拾起來，登牀睡覺。心裏有事，老早的就醒了，下牀之後，首先就把膽的道藏書看了一看，見質量那樣豐富，心中甚是高興，也等不及洗臉，就先坐到棹子邊來，寫了半頁字。寫了半頁之後，因爲並不喫力，索性再寫半頁，這才開始向廚房裏舀水來漱洗。這會館裏的人起牀分作三班，第一班是用功的學生，第二班是有些事務的人，第三班才是不讀書的學生，和那些無職業的漢子，這個時候，連那第一班應當起牀的學生，都不曾起來，實在早得很。於是漱洗之後，又膽寫起來。直等擡起頭來，看着窗戶上半截的日影，這是每日往慈善會去服務的時候了，於是收了筆墨，向慈善會來。他在路上想着，每日到會之前，可以寫一千字，正午回來的時候，也可以寫幾百字，到了下午下工的時候，

便可充量的發揮本能，竭力謄寫起來，大概能寫二千以上的字，那末，每日總可以寫四千字到五千字，每月當可以增加十二元到十五元的收入，要接濟常家的用度，這也就不能算少了一頭高興，立刻就先跑到常家去看看，他爺兒倆現時在幹什麼？不料到了那裏，卻是大門緊閉的，用手連拍了幾下，聽到小南的聲音，在門裏很嚴重的問道：誰幹什麼的？士毅說了姓名，她才打開門來，皺着眉道：一早起來，我爹就到醫院裏去了。剩我一個人在家裏，怪害怕的。士毅道：那有什麼害怕？青天白日的，也沒有人到這種地方來行搶罷？小南道：我也不知道什麼緣故，家裏沒人，胡同裏也沒人，一點聲音也沒有，我害怕極了。士毅道：這樣早，你父親一個人到醫院裏去作什麼？小南道：你不知道他是一個殘疾嗎？他又捨不得花錢雇車，要自個兒問路問了去。士毅道：呀！雙目不明，叫他向那裏去問路？小南道：我就是這樣害怕了，他那樣慢慢的問路，慢慢的走着，就是問到了那裏，也要半上午了。家裏總有些破破爛爛的東西，總得把人在家裏看家，我又不能跟了他去，我急着我媽，我又愁着我爹，我只得關起門來哭。士毅走到院子裏，向她笑道：你真是個孩子，你家有了這樣不幸的事情，你應該自己把自己當個成人的姑娘，在家幫着你父親，到醫院裏去安慰你母親。小南道：我也是這樣說呀！昨天去看我媽，我媽都不會說話了。到了今天，我爹怎麼着也得去，說是和我媽見一面去，你想，我忍心攔住他嗎？說時，用手揉擦着自己的眼睛，幾乎又要哭了出來。士毅道：這真是不幸得很。我在工廠裏，也和你媽找了一個事了，她把這個機會失掉，未免可惜！小南道：你和我媽找得了什麼事？士毅道：工廠裏有許多女工人開飯的時候，和送茶水的時候，都少不得要人幫忙，我就和你媽在廚房裏找了一個打雜……小南連連搖着手道：你快別說這話。我媽說了，要她去當老媽子伺候人，她可不幹。你想，他肯伺候工廠裏的女工人嗎？士毅一番好意，不料卻碰了人家這樣一個大釘子，只得笑道：你現在很有向上的志氣了，以後不去檢煤

核，不去偷人家的煤塊了嗎？小南道：你若幫着我，我有飯喫，有衣穿，我爲什麼不做好人？可是我家這樣一來，真糟了糕了，我要在家裏照應我爹，不能出去了。我媽以前常討些粗活做，每天總也找個十枚二十枚的，買些雜合麵喫，現在我媽又病了，怎麼辦呢？說着，又哭了起來。士毅安慰着她道：你別哭，告訴你罷，我現在找了一分意外的工作，每天和人家抄字，能抄幾毛錢，這個錢除了我自己拿一點零用外，每天都給你家。小南道：這樣說起來，你在那慈善會裏，敢情掙不了多少一個月呀？士毅猶豫了一陣子，向她笑道：你看我這個樣子，能掙多少錢一個月呢？不過我對你說句實心眼兒的話，我非常願意幫你的忙，我雖掙錢不多，總比你們的境遇好些。小南道：那末，你一個月，能掙五塊六塊的嗎？士毅道：那倒不止，一月可以掙十一二塊錢，倘若每天能寫五毛錢字呢，一個月又能多掙十四五塊錢。小南昂着頭，沉算了一陣，點點頭道：十二塊，又加十五塊，一個月能掙二十六七塊錢了，那不算少，我家一個月要有這多錢進門，有皇帝娘娘，我也不做了。士毅先聽到她嫌自己掙錢少，心裏十分的慚愧，現在她又認爲二十六塊錢，是賽過富有天下的數目，心裏倒安慰了許多，便笑道：你的希望不過如此，那有什麼難處？不久的時候，你有了事，你母親也有了事，我又幫你的忙，你家不就有這些個收入嗎？小南將他的話，細想了一想，覺得不錯，不禁又有些笑容了。士毅躊躇了一會子道：怎麼辦呢？我到了辦公的時候了，我在這裏陪着你是，我不陪你，又怕你一個人太寂寞。小南道：你還是去罷，你要是把事情丟了，我們指望的是誰呀？這樣一句話，在旁人聽了，不能有什麼感覺，然而士毅聽到，便深感這裏面有一種很貼己的表示，就握住了小南一隻手，搖撼了一陣，笑道：好！我爲了你這一句話，我要去奮鬥。你不要害怕，把大門關上就是了。到了下午，我辦完了公，一定就來看你。小南攜着他的手，送到大門口。恰是巧不過，那個柳三爺帶了四五個如花似玉的姑娘，由這兒過去，把小南臊得臉上通紅，連忙向院子裏面一

縮，把大門關閉了。士毅現在彷彿添上了一重責任了，在慈善會裏辦公的時候，便會想到常家這三個可憐蟲怎麼得了？假使自己作了他家的姑爺，他們那個家庭，就是自己的了，自己有了這樣一個家庭，是悲呢？是喜呢？是苦惱呢？是快樂呢？自己一個人作起事來，卻不免老是沉沉的涉想，一想起來，當然把事情就不能專心了，他膽寫一張八行，連筆誤帶落字，竟錯了三處之多，自己寫完了校對一番，要塗改挖補，都有些不可能，只得重寫了。不料重寫一張之後，依然有兩處錯誤，這未免太心不在焉了。就想着，不可如此，非把心事鎮定了不可！於是就來寫第三張。當他寫第三張八行時，自己極端的矜持着，幾乎是每一個字的一橫一直，都用全副精神貫注在上面，八行是寫完了，然而精神用過度了，腦筋竟有些脹得痛。於是伏在棹上，要休息一會。當他正將頭枕在手胳膊上的時候，卻聽到總幹事在隔壁屋子裏咳嗽聲。他想，全科的人都說自己是個勤敏的職員，怎麼可以在辦公室的棹子上睡起覺來？如此想着，立刻又振刷精神坐了起來。好容易把上午的公事熬過去了。一下了辦公室，心裏可就想着，小南一人在家裏，必定是二十四分的寂寞，於是忽忽的跑上大街，買了十幾個饅頭，又是醬肘子鹹鴨蛋，用兩條舊的乾淨手巾包着，跑到常家來。遠遠的就看到小南靠了大門框站着，只管向胡同口上望着。士毅老遠的將手巾包舉了起來，嚷道：「你等久了罷？給你帶喫的來了。」小南伸手接了東西，臉上有了有一點笑容，便道：「你跟我們買的喫的，還有呢？就是我爹還不回來，我真有些着急。」士毅道：「這裏到醫院，路不算少。你想呀！他一個雙目不明的人，慢慢的摸索着來去，當然不能立刻就回來。饅頭是熱的，你先喫上一點，我也沒有喫午飯呢。」小南家外邊那個屋子，並無所謂棹椅，只是亂放些了破爛東西，士毅走進來看了看，簡直沒有可以坐着進食的地方，只得搬了個稍微整齊的方凳子，放到院子裏，把兩包喫物透開，由手巾鋪了方凳面，食物放在手巾上，和小南坐在臺階石上，開始就喫了起來。小南左手拿

了個熱饅頭，右手兩個指頭，箝了幾塊醬肘子，咬一口饅頭，喫一塊醬肘子，非常之有味的樣子。士毅笑道：你覺得好嗎？小南道：怎麼不好呢？一個月我們也難得喫一回白麵，現時喫着饅頭，又喫着醬肘子，還有個不好喫的嗎？士毅道：既是你說好呢，這些醬肘子，我就全讓給你喫。小南喫着喫着，這兩道眉峯，慢慢的又緊湊起來。士毅道：你又爲什麼發愁？小南道：我倒在這裏喫得很好，也許我媽病更重了，也許我爹撞上了。士毅突然站起來道：免得你不放心，我和你到醫院裏去跑一趟罷。小南道：那就勞駕了。不過你去了，還要回來給我一個信兒。士毅手上拿了一個饅頭，就走了出來。他這餐午飯，是一毛五饅頭，一毛錢醬肘子，五分錢的鹹鴨蛋，已經耗費不少了，無論如何，今天也不能再有什麼耗費，但不敢坐人力車，連一截電車也不敢搭坐，只憑了兩隻腳，快快的跑到那慈善醫院去。到醫院一問，不錯，是有個瞎子來看病，但是在這醫院門口，讓人力車撞傷了腿，醫院裏給他敷了藥，替他雇車，讓他回去了。士毅聽說，這個可憐的瞎先生，真是禍不單行，也不知道他的傷勢如何？應當去看看才好。於是依然轉回身來，再到常家來。這回到了常家，又是一番景象了，只在門口，便聽到一種呻吟之聲，大門是半掩着，一陣陣的黑煙，還帶着臭味，向門外奔騰。士毅推門進去，只見院子裏擺了爐子，爐口裏亂塞些零碎木片和紙殼子，而且爐口四週，支了三塊小石頭，上面頂着個瓦壺，這正是他們在燒水喝。小南站在階沿石上，不住的用手揉擦眼睛，似乎被煙薰了。士毅道：怎麼樣？老先生撞得不厲害嗎？常居士這就在屋子答道：哎呀！老弟，真是對不住，老遠的路，要你跑來跑去，我沒有什麼傷，就是大腿上擦掉一塊皮，時候不早了，你去辦公罷，我們這裏沒有什麼事了。士毅身上沒有錶，擡頭看看日影子，也知道是時候不早，安慰了常居士兩句，掉轉身就向外走。可是當他走出大門的時候，小南又由後面追了出來。走到身邊，低聲道：明天務必還請你來一趟。假如我父親要到醫院裏去看我媽的話，非坐車不成！

……士毅用手指着她的肩膀道：不要緊，我明天會給你父親送車錢來，你好好的安慰着他罷。他囑咐完了，於是又開始跑着，向慈善會而來。然而他無論跑着多快，時間是不會等人的，當他跑到會裏以後，已經遲到一小時以外了。所幸幹事還不會發覺，自己就勉強鎮定着，把公事辦完。心裏想着，不必再到常家去了，這應當快回會館去，抄寫稿件起來。於是再不躊躇，一直走向會館去，又像昨天一樣，靜心靜意的抄寫道藏經卷。而且自計算着，今天耗費了四五毛錢，非寫四五千字不可。如此，就可以支付兩抵了。當然，這種事是可以拿時間和力量去辦到的，到了晚上十二點鐘，也就抄寫了五千字。次日清晨起來，補寫了幾百字，合成一萬，就帶到慈善會交卷。果然，在散值的時候，領到一塊錢抄寫費。他在抄寫的時候，當然是感到痛苦，然而現在得着了錢，便又想到這是一種很大的安慰。再也不能忍耐了，就到常家來探望小南，小南一聽到門外有腳步聲，就迎着迎了出來，皺了眉道：你怎麼這時候才來？我爹好幾次要走了，我給他雇車來着，來去要七毛錢，我們那裏拿得出呢？士毅頓了一頓，突然的在衣袋裏一掏，掏出那塊錢來，就塞到小南手上，笑道：這一塊錢都給你了。除了七毛錢，剩下三毛錢，你可以買東西常晚飯喫。談着話，一路走了進來，常居士在屋子裏全聽到了，便道：阿唷！這了不得，老是花你的錢，我心裏怎麼過意得去呢？士毅道：這個請你不必掛在心上，憑我的力量，這些小忙，我總可以辦到的。常居士無甚可說，只管合了掌念着阿彌陀佛。小南道：洪先生，你喫過午飯了嗎？士毅看她那樣殷勤問着，大概她又想自己來作東。然而身上不會帶零錢出來，得的那一塊錢抄寫費，又完全交給她了。便道：我早喫過了，你們呢？常居士道：多謝你送我們的麵粉，我們就和着麵粉，煮了一餐疙疸。喫。若不是孩子要等你來，我已經走了。你有事，請你自便罷。我這個破家，也不要什麼緊，讓小孩子一人看着就行了。他說着話，向門外走。在小南手上接過那塊錢，雇車上醫院去了。士毅總怕小南寂寞，又在這裏陪她

談了一陣，才趕回會館去，把自己塞在牆眼裏的幾張銅子票拿出來，買了幾個乾燒餅，在廚房裏倒了一碗白開水，對付了這餐午飯，忽忽忙忙再上會裏去。自這天起，他在會裏要辦公，回來要寫字，得了空閒，又要到常家去看看小南父女。他爲了節流起見，又不肯花一個銅子坐車，只憑了兩條腿加緊的跑。一個人，不是鐵打的，勞心就不能勞力，士毅一連幾天，手足並用，實在有些精神不濟，到了第四天，自己幾個存下的零碎錢，都花光了，而且常居士家裏食物也將告盡，這天想着，若是明天顧人顧己的話，大概要八毛錢，自己就當寫八千字，說不得了，今天又要帶夜工了。因之由慈善會出來以後，不再到常家去，下了決心，就回會館來寫字。由下午四點多鐘起，直寫到晚上十一點多鐘止，直寫了個不擡頭。寫的時候，雖然腦筋有些脹痛，然而自己繼續着鼓勵自己，對於這事就不會加以注意。及至自己將筆停止，檢點檢點寫了多少字的時候，一陣眼睛發花，只覺天旋地轉，怎麼也支持不住，身體向前一栽，就伏在棹上。不料自己不休養則已，一休養之後，簡直擡不起頭來。究竟是寫了多少字，這已不能知道，只好手摸了牀鋪板和衣倒下去睡。還好，他倒下去之後，便安然入夢，等着耳朵裏聽到有人的說話聲時，幾次想要睜開眼來，都有些不能夠，最後勉強睜開眼來，只見那紙窗上白色的日光，直射得眼睛睜不開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口裏連連叫着糟了，糟了，只是幾分鐘的時候，漱洗畢了，趕快的就走出會館向慈善會而去。今天到了會裏，更是有些不同於往常，只覺這辦公室裏有一種重濁的空氣，向人身上壓迫着，彷彿這身子束縛了許多東西，頭腦上也好像頂了幾十斤，說不出來。身上有一種什麼抑鬱與苦悶，見了同事，勉強放出笑容來，怕人家看出了什麼苦惱，然而這苦惱就更大了。伏在辦公棹上，將那紅色的直格子紙寫字，那一條條的直線，都成了縱的平行線。硯臺是四方端正的，看去倒成了三角形，雖是勉強提起筆來，那一枝羊毫筆倒成了一枝棒槌，無論怎樣，也不能使

用靈便了。這種情形，當然沒有法子再寫字了，只得放下了筆，將兩手籠了抱在懷裏，閉着眼睛，養了一養神。他這種情形，再也不能隱瞞着同事的了，早就有人向他道：「洪先生，你的臉色太壞，大概有點不舒服罷？」士毅站了起來，要答覆人家的話，只覺屋子如輪盤似的打轉，令人站立不穩，身子向後一挫，便又坐在椅子上。於是把幹事曹先生驚動了，對他說：「既是身體不好，不必勉強，可以回去休息休息。若是勉強作事，把身子病倒了，那就更不合算了。」士毅站起來，扶着棹子沿，定了一定神，覺得眼花好了一些，這才離開了辦公室。因為這次走開，是得了幹事的同意的，心中自是泰然，並不慮到會影響自己的飯碗，今天可以把它一切的問題，都拋開到一邊去，回會館去，穩穩常常睡上一大覺。這幾天以來，爲了常家的事，自己也太辛苦了。既要顧到掙錢，又要顧着看護人。以前沒有慈善會的職務，也不過天天愁那兩餐飯而已，現在除了兩餐飯，依然有問題而外，而且時時刻刻，添着憂慮恐怖，仔細想來，與自己可說毫無關係。若說是惻隱之心，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去救人，下這樣大的力量的。這樣說起來，我爲的是誰？不就爲的小南嗎？爲着小南，正因為她能安慰我的枯燥生活罷了。但是在事實上說起來，她真能安慰我嗎？那恐怕是一種夢幻。她的母親，首先便嫌我衣服穿得不漂亮，不像個有錢的人。就是小南自己，似乎她以前很以爲我有錢，現在才知道我是就小事的，或者也有些不滿意了。這只有那個老瞎子先生，他是很感激我的，然而他在家庭裏，似乎成了個贅瘤的人。我拚了命去維持她一家人，她一家人，未必對我能有澈底的諒解，何能得到什麼安慰？就算能得些什麼安慰，一個人拚了性命去求一點安慰，也有些樂不敵苦罷？算了罷，男女之愛，不是窮人所能有的。從此以後，自己撇開常家，住着會館，靠那十塊錢薪水，便足夠維持生活。萬一自己還想舒服一點，每天高興寫上一二千字，一月又可得幾塊錢，管每日的小菜，也許夠了。他如此想着，就覺今日可以回家去大睡一場，從此以後，不必去管常家。

的事了，合着那句成語，真個如釋重負，再不要做那傻子了。他想的時候，只管低了頭走，把自己心上的抑鬱，就排除到一邊去。但是當他走到大門口的時候，那個老門房，卻迎了出來，向他拱拱手道：「洪先生，你這幾天怎麼這樣的忙？」士毅歎了一口氣道：「不要提起。不過我也是自作孽，不可活。」老門房道：「怎麼了？你搗了什麼亂子了？」士毅道：「那倒不是，只是我多管閒事不好。」老門房道：「你說管閒事，我正問你這個啦。你怎麼提的事，忽然不管了呢？」老門房如此一說，把士毅那番消極的意思，不得不打消，所謂如釋重負的那個重負，倒依然要他背着呢。

第八回 厚惠乍調羹依閫以待 苦心還賣字隱几而眠

洪

士毅見老門房說得那樣的鄭重，便問道：「我有什麼事重託過你？」老門房道：「前些時，你不是再三的對我說，有一個婦人要找事情嗎？現在工廠裏差了一個……士毅搖搖頭道：「不必提了。那件事情，和老媽子差不多，人家雖是窮，是有面子的人，這樣的事，人家不肯幹。」老門房道：「你猜着是什麼事？」士毅道：「不是管女工開飯，和洗碗筷子的事情嗎？」老門房連搖了頭道：「不。這工廠裏不是有糊取燈盒兒，和做小孩兒衣服兩樣活嗎？這兩樣，不一定是廠裏人做，在家的人，只要取個保，也可以拿活去做。爲了這個，工廠裏特意要請幾個女跑外，一個月至少也給個七塊八塊的，還可以在工廠裏喫飯，你看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嗎？」士毅搖着頭道：「好是好，可是要找事的這個女人，沒有造化，她現在害了病了。」老門房道：「害病也不要緊，只要你和總幹事提一聲兒，留一個位置暫時不發表，就是再過個十天半月，也來得及。」士毅聽了這話，自己

卻沉吟了一會子，假使余氏這病遲個三五天好了，再養息七八十天，也就可以上工了，這樣的好事把它拋棄了，未免可惜！萬一來不及，她的姑娘，也可以代表。老門房道：洪先生，你想些什麼？士毅道：我想着，這個老太太若是病得久一點，讓她姑娘先代表跑幾天，也可以嗎？老門房道：她姑娘多大歲數呢？士毅道：大概有十六七歲罷？老門房聽了這話，一手摸了鬍子，瞪了兩隻大眼，向他望着。老門房其實也沒有什麼深意，可是士毅看到之後，立刻臉上紅了起來。他不臉紅，老門房卻也不留意，他一紅起臉來，老門房倒疑心了，想着他是一個光身漢子在北平，我是知道的，這個時候，他先要和個女太太找事，現在又要和個十六七的姑娘找事，這是怎麼回事？這樣一個老實人，難道還有什麼隱情嗎？他心裏想着，手裏就不住的去理他的鬍子。士毅看他那神氣，知道他在轉念頭，便道：不成功也沒有關係，我不過轉受一個朋友之託，我隨便的回覆他就是了。說畢，他就向外走去。走路的時候，他又轉想到常家的事，我現在爲了他家，每天多寫不少的字，老把這件事背負在身上，原不是辦法，可是突然的謝絕了，也讓他一家人大失所望。今天有了這個消息，我正好擺脫，應當去告訴小南一聲，至於她願幹不願幹，那就在乎她們，反正我自己是盡了這一番責任的了。他心裏這樣想着，這兩隻腳卻自然而然的，向着到常家的這一條路上走了來。他不感到寫字的痛苦，也不感到爲人出力的煩悶，卻只盤算小南母女答應不答應的問題。走到常家門口時，遠遠的看到小南在那裏東張西望，看到他來了，立刻跳着迎上前來，問道：你怎麼這時候才來？真把我等急了。士毅道：有什麼事嗎？小南道：我媽的病，已經好些了，多謝你啦。我爹說，老讓你花錢，心裏不過意，可是我們這窮人家，有什麼法子謝你呢？我下午買了幾斤切麵，等着你，煮打滷麵吃。我滷也作得了，水也燒開了，就等着你好下麵啦，可是你老不來。士毅口裏答應着事忙，心裏可就叫着慚愧，心想：我今天要是不來的話，人家燒好了水，要等到什麼時候才煮麵。

呢？所以和朋友絕交，也常讓朋友知道，免得人家有癡漢等了頭這一類的事情。他心裏這樣責備着自己，走到大門裏去。常居士似乎是知道他來了，昂了頭向屋子外叫道：小南，是洪先生來了罷？我說不是，人家有那一番惻隱之心，還不知道你媽今天的病怎麼樣呢？怎能夠不來？士毅在院子裏答道：這兩天事情忙一點，來我是一定來的，就是我不來了，我也會打老先生一個招呼，免得指望着我幫忙呀。說着這話，已經走到很窄小的那個中間屋子裏去。常居士摸索着迎上前來，兩手握了士毅一隻手臂，然後慢慢的縮了手握住了他的手，一手托着，一手按着，點了兩點頭，表示他那誠懇的樣子來。卻道：洪先生，我得着你，算是一活三條命，要不然，我內人病死，我要急死，我這個丫頭前路茫茫，更是不知道要落到什麼地步。小孩子說，老讓你幫忙，要煮一碗麵請請你。其實這買麵的錢，也是洪先生的。你別管她這麵是誰花錢買的，你只瞧她這一點孝心罷。士毅呵喲了一聲道：老先生，你怎麼說這樣的話？折煞我了。小南道：屋子裏沒有地方坐，又憐得要命，還是請洪先生在院子裏坐罷。士毅道：這裏我已經來熟了，那裏坐都行，不必和我客氣。小南不由分說，忙碌了一陣子，她將一把破爛的方凳子，放在階沿石邊。又端了一個矮凳子，放在旁邊，用手拍了矮凳子道：就請這兒坐罷。士毅也覺得他們屋子裏，充滿了煤臭與汗氣味，到外面來坐，正合其意，笑着坐下了。常居士扶了壁，摸索着出來，也在階沿石上坐着。屋檐下一個煤爐子上，用三塊小石頭，支了一口補上鋸釘的大鍋，燒上了一鍋水，只是將一方柳條編的籠屨托子蓋了，在那縫裏，只管冒出熱氣來。小南在屋子裏，端出來一隻缺了口的綠瓦盆，盆上蓋了一條藍布溼手巾。掀開手巾來，中間兩大碗北方人喫的麵，乃是雞蛋肉絲，黃花菜，木耳，花椒，芡粉合煮的東西。碗外面就圍上了幾大網切麵條。於是小南取了箸，籬子，就在當院子下起麵來。常居士坐在階沿石上，風由上手吹來，正好將麵鍋裏的熱氣，吹到他面前，他聳了鼻子尖，不由得喝起彩來道：

香，好香！機器麵比咱們土麵來得香，也好喫些。士毅道：老先生，你大概肚子餓了，給你先盛上一碗罷？常居士笑道：不忙，不忙，你們那一碗瀟恐怕涼了，得熱上一點兒罷？小南並不答覆他這一句話，取出一個大碗來，盛上了一碗麵，將一個盛了醬的小碟子，一齊送到方凳子上，將一雙筷子塞到他手上，笑道：你先喫罷。這黃醬倒是挺好的，我忘了買香油給你炸上一炸，你就這樣拌着喫罷。常居士一手接了筷子，一手探索着摸了碗道：我怎好先喫呢？小南道：你喫素我們喫葷，你先喫罷。免得鬧在一處，也不乾淨。常居士將臉向着士毅笑道：我這就不恭敬了。於是摸了黃醬碟子在手，用筷子撥了一半黃醬在白水煮的麵碗裏，然後筷子在麵碗裏一陣胡拌，低了頭，唏哩唆囉，便喫起來。那一碗麵何消片刻，喫了個乾淨。小南也不說什麼，接過了麵碗，悄悄的又給他盛上一碗。接着她將兩碗瀟放在方凳子上，然後盛了一碗麵，雙手捧着，送到士毅面前。又取了一雙筷子，用自己的大衣襟，擦了兩擦，抿了嘴笑着，送了過來。士毅笑道：何必這樣客氣呢？小南笑道：你要說客氣，我們可寒憎，瓜子不飽是人心，你別說什麼口味就得啦。士毅喫着麵，心裏也就想着，像小南這樣的女孩子，總是聰明人，分明是她要煮麵給我喫，倒說是她父親要煮麵謝我，在這種做作之下，與其說是她將人情讓與父親做，倒不如說是她有點不好意思了。她果然是不好意思，這其間便是有意義的。不要說她是個檢煤核的小妞兒，她一樣懂得什麼叫溫柔，什麼叫愛情呀。心裏想着，眼睛就不住的向她看了幾眼。她捧了一碗麵，先是對了方凳子站着喫，因為士毅老是望她，她就掉轉身，朝着大門外喫了。士毅見她越發的害臊，就不再看了，喫完了一大碗麵，將碗與筷子向方凳子上放，小南回轉身來，立刻放下自己的碗，伸手將士毅的碗拿過去，便要盛麵。士毅用手按了碗道：行了行了，我喫飽了。小南笑道：你嫌我們的東西作的不好喫罷？士毅笑道：那是笑話了。我又不是王孫公子，怕什麼？我的量，本來就不大，這一大碗，就是勉強喫下

去的小南道：「舀點兒麵湯對滴喝罷！你不再喫一點，我的手拿不回來。」士毅聽她如此說着，沒有法子再可以拒絕，只得笑道：「好！我喝就是湯也，請你給我少舀一點。」於是小南將碗拿過去，舀了大半碗熱湯，親自用湯匙將麵滴到湯碗裏來和着。士毅雖是在窮苦中，但是這一個多月來，有了事情了，每餐飯總是可以喫飽的。像這樣的麵湯沖鹹滴喝，實在不會感到什麼滋味。可是對於小南這樣的人情，又不能不領受，只得勉強強把那一碗湯喝下半碗去。小南看那樣子，知道人家也是喝着沒有味，因笑道：「洪先生，你等着罷。」士毅突然聽到說等着，倒有些莫明其妙，就睜了眼向她望着。她笑道：「等我有一天發了財，我請你上館子喫一餐。」常居士倒不由得嘆喏一聲笑了，因道：「人家要喫你一餐，還要等你發了財才有指望呢。你這輩子要不發財呢？小南道：「一個人一生一世，有倒霉的日子，總也有走運的日子，你忙什麼？」常居士卻歎了一口氣道：「一個人總要安守本分，別去胡想，像咱們這樣的人家，財神爺肯走了進來嗎？你媽是個無知無識的婦道，我是個殘疾人，你是個窮姑娘，咱們躺在家裏，天上會掉下餡餅來嗎？」士毅笑道：「這也難說，天下躺在家裏發財的人，也多着呢？」就以你姑娘而論，焉知她將來就不會發財？」小南笑道：「對了，也許我挖到一窖銀子呢，我不就發了財嗎？」大家說說笑笑，把這一頓麵喫了過去。士毅道：「我來了這久，忙着喫麵，把一個消息忘記告訴老先生。就是上次我說的，可以和伯母找一個事情的話，現在可以辨到了。事情很好，面子上也過得去，就是在工廠送活到外面去做，人家做好了，又去取回來，事情很輕鬆的。除了每月八塊錢而外，還可以在工廠裏喫飯，合起來，也有十幾塊錢一個月，不是很可以輕府上一個累嗎？」常居士聽說，早是情不自禁的向他連連拱了幾下手道：「這就好極了，就請洪先生玉成這件事罷。」士毅道：「可是有一層，伯母現在病着呢，她怎能上工呢？」常居士聽說，將眉毛連連皺了幾皺。士毅道：「這一層，我也想到了，可以請令愛先去，代替十天半個月。」小南聽說，連忙頓着腳

道：我去我去，那一天去常居士道：人家不過是這樣一個消息，成不成還不知道呢，那裏就能夠說定了日期？小南一頭高興，不覺冰冷下去。那臉色也就由笑嘻嘻的一變而繃了起來。士毅笑道：只要姑娘願意去，我一定努力去說，多少總有點希望。小南不覺向他勾了一勾頭道：我這裏先謝謝了。常居士他雖不看見，他用臉朝了小南站的那一方面，似乎有點感覺，點着頭道：對了對了，多謝謝罷。士毅喫了她親手做的一碗麵，心裏已經有一種奇異的感覺。現在他爺兒倆這樣的感謝，更教他興奮起來。便站起來安慰着小南道：我盡力去辦，只要會裏幹事先生肯答應，我就磕三個頭也和你把這事情說妥下來。說着話時，手按在她的肩膀上，輕輕的拍了幾下。小南向他微笑着，眼睛可射到瞎子父親身上來。她順手擡了一隻手，握住了他的手，捏着搖撼了幾下，向他微微的笑着。這個樣子，她是表示了很深的感激與希望。士毅那裏還有推託的餘地？因笑道：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和你辦成功就是了。我不光是答應你就算了，還有許多事要一同去辦的呢。事不宜遲，我馬上回去就給你去辦。士毅說了，人就向外走着。小南跟在後面，追了出來，卻握住他的一隻手，只是嘻嘻地發出那無聲的笑。士毅看她這樣親熱，心裏自是滿意，可是急於無話來安慰她，就笑着問道：今天你不知錢用嗎？小南道：今天我不需要錢了，你明天再把錢給我就是了。士毅答應了一聲好，高高興興的走回會館去。他有生以來，不曾經過女人對他有的一種表示。今天小南這一番好意，是平生第一次受着女人的恩惠，覺得這種恩惠，實在別有一種滋味，自己一個人低頭走着，想了回去，總覺得小南這個人，不可以看她年輕，不可以笑她是檢煤核的，實在她也是無所不知的人。正想到得意之時，身後忽然有人叫起來道：老洪，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士毅猛然回頭一看，呵喲一聲，自己也不由得笑了起來。原來已經走過了會館門口好幾家門戶了。叫的人卻是會館裏的同鄉，便向會館裏走來道：我忘了一件事，心裏只管記着，就忘了走路是遠是近。

有那個同鄉，會料到他如此窮困的人，會發生愛情問題？所以他隨便說着，也沒人注意他。然而他走到自己臥室裏以後，架起兩腿，在牀上躺着，又繼續的想着下去。覺得小南這種要求自己無論如何，應當和她辦成這樣一來，自己可以少有些經濟上的負擔，其二和她找了一個事，她對我的感情，要格外好些。那個時候，在友誼上，我就可以到進一步的程度了。想到這裏，自己加上了一筆，但是所謂進一步的程度，並不是像上次帶她到西便門外去的那種舉動，這是要她感覺得我這人待她不錯，她不當把我當一個父親的朋友，應當把我當她一個知心的人，一切的事情，彼此都可以有個商量，到了那個時候，水到渠成的，不用我有什麼要求，她父母也許就會出來主張一切的了。不過這樣一來，我週濟幫助人家的用意，完全把假面目揭破了，不過是一種引誘的手段而已。別的還罷了，我打了一個佛學的幌子，去和那好佛的常老頭子歪纏，世界上真是有佛的話，我這人就該打下十八層地獄去。我現在要做好人，只有光幫他們的忙，不圖他們的報酬。可是又得說回來了，我手餬口喫，自己還顧全不過來呢，爲什麼去幫別人的忙呢？假使我不去幫他們的忙，像小南這樣的孩子，作個煤妞兒終身，未免可惜而且她是十二分的希望我去幫她的忙。假使我不去幫她的忙，她那種失望，比受了我的引誘，還要難過萬分呢。自己想來想去，始終得不着一個解決的辦法。還是起來，預備了燈火，掩着房門，靠了棹子坐着。呵，這一下子提醒了他，棹子角上還有一本道藏書，和一疊稿子紙，自己一種新加的工作，晚上回來，還不會動手哩。本來自己想着了這些天很是無聊，今天可以不必寫了，反正自己掙的錢，總夠自己喫飯的。寫字掙來的錢，都是給常家人用了，不過是爲人辛苦。決計不做那傻事了，也可以養養自己幾分精力。然而到了現在，這計劃又該變遷了，臨走的時候，小南曾說了一句，有錢明天給她用，若是明天見了面，不給錢她用，未免有點難爲情。我有的是精力，便費點神，只要今天帶個夜工，寫個

三四千字出來，明天就可以給她三四毛錢了。我的能力固然是小，可是她的希望也不大。若是做這一點事，我還要考慮，太沒有出息了。這沒有什麼難處，不過是寫。想到一個寫字，自己振作起精神，立刻磨墨展紙，就寫了起來。以膽寫經卷而論，一小時寫一千字，並不為多。但是士毅在白天寫過字，辦過公，還跑過路，又以他的精神而論，也就用得可以的了。況且回得家來，又是這樣的思索，實在是不能寫字了。可是他覺得今天晚上，有的是空餘的時間，又何必不寫幾個字呢？因之排除了一切的困難，他還是繼續的寫了下去。由晚上八點鐘，寫到十一點鐘，也不過僅僅寫了兩千字。將這個到會裏去領款，兩角錢而已。無論如何，總得再寫二千字，明天所得的錢，才拿出來不寒慄。因之藉磨墨的工夫，休息了片刻，磨完了，按着紙，又繼續的寫。也許是人真個有些疲倦了，寫着寫着，兩隻眼睛的眼皮，不由人作主，只管要合攏起來。自己雖然竭力的提起精神來，要把眼皮撐着，但是眼睛裏所看的字，和手下所寫的字，有時竟不會一樣。猛然省悟過來，定睛一看，竟寫了好幾個小南在稿子上。心裏連說糟了。所幸寫錯的，還僅僅是最後一張，若是以前幾張都有錯字，今天的工夫，算是白費了。自己也是想不開，今天既是寫得太累了，今晚上可以休息，明天起個早來寫，不是一樣嗎？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一個人作事作到累了，總是貪睡的，明天不但不能起早，也許比平常起的晚，那又怎樣辦呢？窮人手下又沒有鬧鐘，可以放在牀頭，讓它到時把人吵醒。也不像在家裏的人，假使要起早的話，可以託付別個，早早的喊一聲。他正想着，一個蒼蠅嗡嗡的一聲，在燈光上繞了一個圈子飛着，他自己不覺撲嗤一聲笑了起來，心裏想着，有了。前兩天晚上忘了關窗戶，一天亮飛進幾個蒼蠅來，就把人吵醒了。我何不打開窗戶，打開房門，大大的歡迎蒼蠅進來？明天早上，它在我臉上爬着，癢得我自然會醒。蒼蠅就是我的鬧鐘，蒼蠅就是叫我起身的聽差。這個法子絕妙，再也不用猶豫的了。於是門窗一起打開，吹滅了燈，安心上牀去睡。到

了次日天剛亮的時候，果然有幾個餓蒼蠅在屋子裏飛着。因為睡着的人身上是有熱氣的。那蒼蠅就飛到人手上，人臉上來，嗅那熱氣，爬來爬去，鬧得人渾身作癢。士毅朦朧中用手在臉上撥了幾撥。可是蒼蠅對於熱氣，是有一種特別嗜好的，你雖是把它竭力轟跑了，它拚命的掙扎，飛過去，又飛回來。這樣的拚命交關，有五六分鐘之久。這個殷勤的飛僕，到底把士毅叫了起來。士毅睜開眼睛一看，呵！天亮了，蒼蠅催我來了。於是忽忽忙忙的，披衣起牀，趕快就端着臉盆到廚房裏去，舀了一盆涼水來洗臉。也不知昨天是什麼事大意了，卻把一條舊的洗臉手巾，不知放到那裏去了？找了很久，手巾沒有法子找着，若是這樣找下去，又要耽誤不少寫字的工夫。因之只把涼水在臉上澆了兩下，掀起一片衣襟，將臉隨便的擦抹了一把，趕快就伏到棹上來寫字。寫了幾行，就看看窗子外頭的日影。因為在會館裏住着，從來沒有鐘錶看時間，現在已經練成了一種習慣，不必看鐘錶，只要看着屋檐下及牆上的日影，就知道是什麼時候了。所以他的心事，老是分着兩層，一方面寫字，一方面注意着日影。他總算寫得快的，不到半小時之久，他就寫起了五百字。照這樣算着，一個鐘頭，好寫一千字了。起來得如此之早，當然好寫兩個鐘頭的字，才到慈善會去，便便宜宜的，可以在早上掙兩角錢到手了。如此想着，筆在紙上，真個如蠶食葉，寫得是很快。不過昨日帶病睡覺，今日起來得如此之早，卻並沒有把病放在心上。直到寫過兩個鐘頭以後，預計的兩千字，已經可以寫完了，於是覺着自己的頭腦，一陣比一陣的發脹，恨不得伏在棹上，立刻睡上一會兒才好。然而這最後幾行字不寫起來，這一角錢的報酬，今天就不能拿。再拿不到兩角錢，回頭到小南家去，小南伸手要錢，就沒有法可以出手。想到這裏，不由得自己不格外努力，於是咬着牙，低了頭，又膽寫起來。一口氣把最後一頁寫完了，看看窗子外的日影，也不過七點多鐘，到上慈善會辦公的時間，約摸還有一小時，於是將筆一拋，嘆口氣道：我可寫完了。只說完了這

句，他就兩手伏在棹上，頭枕在手臂上，朦朧的睡去。本來他是可以上牀去睡的。可是他心裏也自己警戒着，自己假使睡得太舒服了，恐怕起來不了，還是伏在棹上，閉閉眼睛，稍微休息一會就算了。因之他伏在手臂上，剛剛有點意志模糊，立刻想起來道：不要到了鐘點了罷？立刻擡起頭來，睜開眼看看窗外的日影，還是先前看的那個樣子，並沒有什麼移動。這也是自己小心過度了，這個樣子，自己也許不會睡到五分鐘呢。於是自己寬慰着自己道：時間還早着呢，好好的睡半點鐘罷？他下了這個決心，便又伏在棹上睡了起來。自己也不知道睡了多少時候，將頭向上一衝，叫起來道：到了時間了，起來罷，起來罷。果然站起來看時，太陽影子也只是每日在牀上剛醒的時候，並沒有到出門的時候，然而這也就時間無多了。自己再也不敢睡，立刻將棹上的稿件收拾收拾，就出門去。他第一項工作，就是把抄的字交到幹事先生手上，領了四角洋錢到手。那給錢的幹事，對他臉上望望，因問道：洪先生，你在北平是一個人呢？還是帶有家眷？士毅不知道人家的意思何在，便道：自然就是我一個人，我這種情形，還能養家眷嗎？幹事道：既然只是一個人，何必這樣苦苦的工作？每天除了到會來辦公而外，你總有這些字交卷，和那不工作光抄字的人也差不多，你實在是太苦了。這幾天，不但你的臉色憔悴了許多，就是你的眼睛也紅了。據我看來，怕是帶夜工的緣故罷？士毅微笑道：你猜是猜對了一半。不過我這樣作苦工，也是沒有法子。我雖是不養家眷，可是以前窮得沒奈何，借了債不少，現在我要趕出一點錢來，把這債還一還。幹事先生道：這樣子，事就難說了，還債要緊，性命也是要緊呀。說着，望了他，倒替他嘆了一口氣。士毅不便說什麼，自垂着頭走了。可是辦公的時候，他心裏就想着，幹事先生說的話，性命要緊，不要這樣狠命的寫字罷？可是我要不這樣加工趕造的話，我那有錢幫小南的忙呢？好容易掙扎到現在，小南對我有些意思了。我忽然把以前努力的事情，一齊停止不管了，那末，交情也就從此中止了，未免可

惜幹事先生說的話不要管他，我還是幹我的。不見得一個人每天多寫幾千字會把人寫死。因之辦完了公，回去喫飯的時候，怕煮飯就誤了工作，只買了幾個大燒餅，一路走着，一路啃了回會館去。到了會館之後，向會館裏同鄉，討了兩杯熱茶喝着。看了看屋檐下的太陽影子，那陽光和屋陰分界之處，黑白分明，有如刀截筆直一條。這樣子，正是太陽當頂了。往日這個時候，在慈善會裏，還不會出門，今天就回了家了，時候很早，何不趕快多寫上一頁？主意有了，立刻把衣袖一掀，站在棹子邊磨起墨來。將墨放着，就伏到棹子邊，展紙伸毫來寫字。他寫字的時候，卻聽到隔壁屋子裏有人道：老洪這幾天，起早歇晚，連回來喫飯的時候，都不肯停一下，這管寫字，什麼事，要這樣子的忙法？又一個人道：他在北平苦夠了，大概他想積攢幾個錢，預備將來沒有法子的時候，好回家罷？他這個人，一錢如命，是不肯枉費一文的。士毅聽了這話，心裏真不免有些慚愧，我真是一個錢不肯枉花嗎？豈知我都是爲了枉花，才這樣的賣力呢？人生在世，大概是會滿足的，有飯喫，就想衣穿。有喫有喝了，便想一切的逍遙快樂。等着一切逍遙快樂，有些希望了，這就預備花錢。到了這時，錢總是不夠花的，於是就拚命去想法子，只要能得着錢，無論出什麼力量，都在所不惜。這就忙碌來了，苦惱也來了，這不但是自己如此，就是自己所看到得意或失意的人，也莫非如此！這可以知道天下人遇着煩惱，都是孽由自作，我剛喫了幾天飽飯，就貪上了女色，這不該打嗎？可是話又說回來了，窮人就不該貪女色嗎？想着想着，手裏拿了筆，不寫字，也不放下，只是懸了筆，眼望窗子外出神，許久許久，忽然哎呀了一聲。

第九回 襪被易徵資爲人作嫁 彈琴發妙論對我生財

原

來洪士毅想着正得意的時候，卻忘了寫字，偶然一低頭，自己才發現了面前放了一張紙，沒有寫字呢？自己不是趕到會館來，預備寫上幾百字的嗎？這樣一想，把寫字的事忘記還不要緊，也不知是如何鬧的，却在寫字的紙上，滴上好幾滴墨跡。抄寫經卷，就要的是一個乾淨，有了墨跡，這種東西就不能用了。唉！白糟蹋一張紙。今天上午是不能寫多少字的了，索性休息這一次，待到下午回來才一心一意的寫上兩三千字罷。不必多，以後每天能寫兩三千字，也就不錯了。這兩三千字合起來，一月也可以收入八九塊錢，自己湊着用，固然是十分富足，就是分給小南去用，並非分去自己的正常收入，她得了我這筆錢，那可了不得了。差不多她一家人的喫喝都夠了。據我想來，這並不是什麼難事，只要每天能起早，晚上十一二點鐘就睡，身體既不勞累，精神也可以調和得過來。再說，無論如何痛苦，總比以前無事的時候，每天想在街上檢皮夾子的狀況，好得多了。如此想着，自己突然的將棹子一拍，就站了起來。口裏也喊出來道：好！我就是這個樣子對付。左右兩隔壁屋子裏的人，聽着這話，都嚇了一跳，以為這個人有了神經病，都搶着跑出來，伸頭向他屋子裏看着。他自己就猛然省悟起來，已把別人驚着了，於是笑道：好大膽的孩子，青天白日，就當了人的面上棹子來找東西喫。人家以為他駭嚇耗子，就沒問什麼，各自走了。士毅手扶了棹子角，幌盞了幾下，覺得腦筋有些脹得痛。剛才沉思的時候，自己鼓勵着自己，身上雖是有病，却是不知道。現在精神興奮過去了，因之病象也就慢慢的露出。究竟人的腦力有限，是不能過分支取的，不要是這樣努力，真個把命都丟了。不如託長班向會裏打個電話，今天告半天假罷。於是走到房門口，正待提高了嗓子，去叫會館長班。可是他第二個感想，就跟着來了。今天若是不到會裏去，可不到常家去一趟！昨天對人家說找工作的話，今天應該回覆人家一個的實的消息。可是昨天和老門房沒有說定，今天又想着趕回來寫字，忘了和老門房再

去打聽回頭當家人問來何辭以對呢？本來這種事都是十分窮苦的人才去幹的，自然也論不到身分，所以會裏搜羅這種人才，並不向上層的先生們去徵求，只是在會裏工役兩類人裏去找，而先生們自己去介紹這種人的話，也有些嫌疑，並不會聽到同事的先生們中有人提到這話。自己在會裏做事，本來就由代理門房職務升上來的，同事中言語之間，都是愛理不理。在這一點上，可以知道人家瞧自己不起，自己不負總幹事那一番提攜，不可以一個錄事自小，正當力爭上流，那些下層社會現象，遮掩是嫌着來不及，怎好向會裏去介紹女工？這只有重託老房門，讓他去說，自己在內幕牽線也就够了。可是昨天沒有給老門房一個答覆，也許人家以為我不願介紹這事了。今天再不去和他說，恐怕會讓別人搶奪去了。他想到了這裏，無論如何非到慈善會去辦公不可！於是坐了下來，定了一定神，手撐着棹子，托住了頭，微閉了眼睛，靜靜的想着。他又突然站了起來，將棹子一拍，隔壁屋子就有人問道：老洪，你屋子裏又鬧耗子了嗎？士毅聽說，倒暗笑起來了。便答道：可不是？真沒有法子。其實我們這屋子裏，連人喫的都沒有，那裏還有耗子的分呢？說着話，看看當院的太陽影子，已經是到上慈善會的時候了。既是決定了去，就不用得再猶豫什麼，拚了命，立刻就走向慈善會來。首先見着了老門房，就把他拉到屋角邊，低低的向他道：我託你的事怎麼樣了？其實這個人和我一點關係沒有，只是我看到他們家裏人可憐，不能不幫他一點忙。老門房道：早就說妥了，因為你沒有回我的信，我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也沒敢去問人家。士毅道：這個女人，現在她病在醫院裏，讓她姑娘先來替十天半個月，行不行？老門房道：只要上頭答應了，反正有一個人給工廠辦事，她娘也好，她閨女也好。那總沒有什麼關係。不過請你把那姑娘先帶來給我瞧瞧，讓我瞧瞧是成不成？士毅覺得這種辦法，是沒有什麼可以駁回的。當天下午辦完了公，就趕到常家來報告這一件事。常居士道：有這樣好的事，那就好極了。可是一層，我

這孩子身上的衣服，破爛是不必說，就是她檢煤核兒的那些成績，身上也就儼得可觀。人家不會說我們窮，倒一定要說我們懶。小南也在外面搭腔道：「這個樣子，我怎樣能去？我非換一件衣服，我不能去。」常居士道：「你趁着今天晚上，把那件褂子脫下來洗上一洗，晾乾了，明天就穿去得了。」換一件，你那有衣裳換呢？小南鼓了嘴，靠了門框站着，眼睛望了天，却只管不作聲。士毅站在院子裏向她週身看看，見她穿的一件藍布短夾襖，前一個窟窿，後一個窟窿，有些窟窿，將白線來連綴起來，藍黑的衣服上，露出一道一道的白線跡，非常之難看。他估量着許久，不覺點了幾點頭。小南眼望了他一下，撇着嘴道：「你看這個樣子，怎好去見人呢？這個樣子我不去。」常居士聽說，在屋子裏，就摸了出來，扶着小南的肩膀道：「你不要胡說了，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怎好不去？難道你跟我們餓到現在，還沒有餓怕嗎？」小南將身子一扭，依然撇了嘴道：「我不去，我不去。」穿得破破爛爛的去了，人家只當是要飯的來了，別說找事，人家看到，理也不會理我一聲呢。士毅看了那個樣子，就隨便的答應了一句話：「實在的說，換一件衣服去也好，我去想點法子罷。」小南笑道：「你要是能給我個法子，借一件衣服來，勞你的駕，還給我借一雙鞋，一雙襪子。」說時，將腳擡了起來，讓士毅看。士毅見她腳上，雖然穿的一雙破鞋，可是扁扁的，平平的，窄窄的，乃是不到七寸長的一雙小腳。這也正和她的人一樣，嬌小玲瓏，在可愛之處，還令人有一種可憐之意。他看了，並不答覆她的話，却只是對了她的腳注意。小南放下腳來，又擡起另一隻腳給他看看，笑道：「你看了，也應該替我發愁罷？你看，鞋子口上破了，這樣一個大窟窿，腳指頭都露出來了。」說畢，將腳指頭在窟窿裏勾了兩勾，方才放下。這種舉動，雖然是不大文明，可是在士毅眼裏，依然覺得這是一片天真，就笑着點了點頭道：「我總要給你去想法子，把東西去借了來。」小南道：「那我真感激你啦。」衣服大小一點，湊付着穿，倒沒有什麼關係。就是鞋子大了或是小了，那都不成！你在這兒給我帶個鞋樣子去，好

嗎？士毅道：那就更好了。借不到，到天橋地攤子上買，也跟你買一雙來。常居士聽了士毅說話的所在，向他連連的搖了下手道：要是說買的話，那可使得不得！士毅道：我既是答應了幫忙，我總要想法子把這件事週全起來，你儘管放心得了。老伯母的病，今天怎麼樣？更見好了罷？小南道：我今天瞧我媽去的，她聽說你和她找了個事，高興的不得了，這病更見好了。可是醫院裏大夫說，總得在裏面休息個十天半月的才能出來。現在痢疾拉得遍數雖少些了，還是在拉。別的不說，人瘦的可說只剩一把骨頭了。士毅道：你別焦急，你母親十天半月好不了，這件事就讓你幹去。小南道：若是讓我幹的話，更要穿的好好兒的去了。說着，就在屋子裏尋出一張鞋樣子交給了士毅。士毅道：好辦，好辦。我在三天之內，準可以給你們一個回信。說畢，轉身向外走。小南在他身後跟了出來，只管隨了他走。士毅回過頭來道：令尊大人還沒進屋去呢，你不用送我了。小南看了他，微微一笑，停了一會，低着頭不肯抽身回去。士毅道：哦！你還有什麼話說嗎？小南道：你不是說今天還給我錢嗎？士毅笑道：你看我真是糊塗，我特意送錢來的，把這件事倒忘了。說着，在身邊掏出四角錢來，笑道：你先拿去用罷。若是不夠，我明天再給你。小南將四張毛票接在手中，笑道：你何必一天一天的，零零碎碎把錢給我呢？一回多給我幾個，不好嗎？士毅想了一想，笑着點點頭道：好的，將來……將來總可以那樣辦。小南將一個指頭啣到嘴裏，向他望了微笑着道：你真跟我去買衣服鞋子嗎？士毅道：當然是真的，難道我還能夠騙你？你想辦不到也不要緊的事，我何必騙你呢？小南道：可是你說了，三天之後，才給我的回信。三天之後，才有回信，幾天才把東西買了來呢？士毅道：我自然願意辦得越快越好。我不敢說三天之內準辦得到，所以才說三天之後回你的信。小南笑道：要是那麼着就好，明兒個見說畢，她掉轉身，一跳一跳的回家去了。士毅只就加重了一層心事了，自己答應了和人家辦衣裳鞋子的了，這衣裳和鞋子，就是到天橋去採辦，恐怕也要兩塊錢。

這兩塊錢到那裏去籌劃？難道還靠寫字上面來出嗎？三天的工夫，無論怎樣，也籌不出來兩塊錢，而況小南今天還嫌零零碎碎的給錢不好，要自己每次多給她幾個錢呢？這怎麼辦？他經過了許多番的籌思，這天晚上，他在牀上躺着的時候，忽然之間，得了一個主意。立刻將牀一拍道：我就是這樣子辦。他這樣突然的叫了起來，把左右前後幾間屋子裏都驚醒了，隔壁屋子裏住的人道：老洪也不知道有了什麼心事？睡到半夜裏，會說起夢話來。士毅這才知道把人家驚醒了，嚇得不敢作聲了。到了次日清晨起來，他下得牀來，將牀上的被褥一齊捲了起來，用繩子一網，抗在肩上，就送到當舖裏去。行李向櫃上一拋，大聲指明了要三塊錢，少了一行。當夥看他這個樣子，大有孤注一擲的意味。一個人不等着錢用，也不能把鋪蓋不要，對於這種人的要求，卻也不可太拂逆了，於是就依了他的話，當了三塊錢給他。士毅有了這三塊錢，膽子就壯了，午飯以後，立刻跑到天橋舊衣攤子上去，左挑右選的，挑了一件女旗衫回來。又拿着小南給他的鞋樣子，在地攤上給她買了一雙鞋。他這樣一來，比有人送東西給他，還要高興多少倍。拿了衣服鞋子，一口氣就跑到常家來。小南正拿了一個毬子在院子裏踢着，看到士毅手上帶了東西進來，她這一分喜歡，簡直不能言語去形容。她一跳上前，就拉着士毅的手道：好極了，你給我把東西買來了嗎？士毅笑着將東西遞到她手上，笑道：你看我辦事，辦得不錯？小南將疊摺的一件衣服抖了開來，立刻就身上比了一下。用腳踢起，擺看了一看，笑道：好的，好的！士毅道：這樣那比脫了夾襖再穿的好？小南笑道：要那樣試試才行嗎？於是她就當院子裏將夾襖脫下，剩了裏面一件破斷兩隻袖子的舊汗衫。士毅突然的看到她穿了單薄的衣服，露出身上肌肉豐滿的部分來。不由得心裏跳盪了兩下，他就想着，這位女士的態度，真是能處處加以公開的。對於這樣的女子，若是加以欺騙的手段，未免於心不忍，我想，對她若是很真誠的，那必定比以欺詐的手段去接近她，要好

得多。因之他立刻得了一種安慰。這種安慰，足以獎勵他當了被褥來送禮的這股勇氣。就笑嘻嘻的向她道：還有這雙鞋子呢？你不要試一試嗎？說時，將手上報紙包着的一雙坤鞋拿了出來，向小南照了一照。小南一面扣衣服的紐扣，一面接了鞋子，看到屋檐下有一張矮凳子，她就坐了下來，拉脫了自己的鞋子，露出一雙沒有底子的襪子來。她兩手拿了襪子筒，只管向上兜，不料她用力過猛，刷的一聲，將襪子拉過了腳背，直到腿上面來，她將一隻赤腳，擡起來給士毅看道：你看這個樣子，配穿好鞋子嗎？士毅道：這個好辦，我索性去買一雙襪子來送你就是了。小南聽了大喜，來不及穿鞋子，光了腳站在地上和他鞠了躬道：那真是好極了，你就好人作到底罷。士毅常被褥的錢，還只花去兩塊有零，要買線襪子的錢，身上有的是，立刻就走出大門去。常居士在屋子裏聽到，連忙向外面攔着道：洪先生，你不要客氣，你不要客氣，小孩子她不懂什麼，你不能隨她的便。士毅只說了一句不要緊，人已走遠了。等他買了線襪子回來的時候，小南依然在那矮凳子上坐着，穿了旗衫，光了腳，穿了那雙好的鞋子。眼巴巴的向着門外望着，正等着士毅回來呢。士毅進門來，小南早的就把手伸了出來，笑道：怎麼樣的襪子？快點給我看看罷。士毅將買的一雙白線襪交給了她，她接着襪子看了看，笑道：你幹嗎給我買白襪子？常居士在屋子裏插嘴道：這孩子真不知好歹，人家買了東西送你，還要挑顏色？士毅道：不要緊，我拿了去掉換就是了。小南笑道：白的顏色就好，不過不經髒，會弄得天天要洗的。常居士道：你真是懶人說懶話，爲了懶得洗，不穿白襪子，可是穿了黑襪子，有了髒只圖人家看不出，自己腳上多髒，你就管不着了。小南將一隻手提着一塊破布，一隻手舀了一瓢涼水，在布上澆着。澆過之後，將光腳踏在凳子上，用澆了水的布來擦着，擦過之後，又擦那隻輪流的將腳擦光，就穿起襪子來。身上都收拾停當了，然後向士毅站着不住的整理她的衣襟。士毅笑道：花錢不多，這樣子裝束就很好了。小南擡了頭，先讓他

看看領子，又掉轉身來，讓他看看後影，笑道：「這個樣子好嗎？」士毅道：「好的，兩個人了。」小南將手摸摸脇下的紐扣道：「就是還差一條掖着的手絹。」常居士在屋子裏又嚷起來道：「這孩子真是胡鬧，又打算和人家要什麼東西？你再這樣亂討東西，我就急了。」士毅對屋子裏連道：「不要緊，不要緊！可是他眼望着小南，連連的點着頭，那意思就是說可以！可以！他說着，向常居士告辭走了出去，卻向小南招招手。小南跟到大門外來，士毅悄悄的向她道：「你跟我來，我替你到洋貨店裏去再買上一條就是了。」小南道：「我不去了，我爸爸叫起來，沒有人答應，他又得瞎嚷嚷一陣。」士毅道：「要不在門口站着，我替你去買了送來，你看好不好？」小南點着頭笑道：「這倒使得！你可快些來，別讓我老在這裏等着。」士毅笑道：「我知道你是急性子人，我一定很快回來的。」說畢，他就飛跑的走了。小南站在大門口，望着士毅的後影，以至於沒有她心裏可就在想着，我自從懂得人情世故以後，身上穿得齊齊整整的，大概這是頭一次了。今天穿了這樣好的衣服了，應當在門口站着，讓街坊來看上一看。於是手扶了門框，斜斜的靠了門站着，站着約摸有五分鐘的工夫，前面胡同裏那個柳三爺，手裏提了一個黑漆的長盒子，一頭細，一頭兒大，很像一個長柄葫蘆的樣子，笑嘻嘻的走大門口經過。他看見了小南，就站定了腳向她打量着。小南因為今天把衣服換了，正好讓人家看看，所以柳三爺注意着她時，她不但閃避，反是笑嘻嘻的向人家點了一點頭。柳三爺笑道：「小南，你到那裏出分子去嗎？今天換了這樣一身新。」小南道：「你別瞧不起人，我們穿一件布衣服，都算是新鮮，你們家那些個姑娘，整年的穿綢著緞，那怎麼辦？」正說着，有兩個姑娘走了來，約摸都有十七八歲。一個穿了粉紅色的長旗衫，一個穿了黑色的長旗衫，下面一律是米色的高跟皮鞋，白絲襪子，頭上的頭髮如一叢馬鬃似的，披到肩上。雖是穿了高跟鞋子，走路還不肯斯文走起來，帶跳帶蹦着。她們見柳三爺向這裏望着，也就站住了腳，笑嘻嘻地望着人。那柳三爺回過頭去，對那

穿黑衣服的人不知道說了兩句什麼她就點點頭因走向前對小南笑道：咱們都是街坊，到我們那裏去玩，好不好？小南笑道：叫我去幹嗎呀？那女子笑道：什麼也不幹，我們那裏有好些個姑娘，大家在一處玩，不好嗎？小南常是聽到柳家音樂齊奏，紅男綠女的進出，只恨着自己沒有那個資格，可以和他們在一處混。現在人家居然來邀自己加入到他們一塊兒去玩，這樣的好機會，豈可失掉了？便笑道：我全不認得，去跟你們玩作什麼？那黑衣女子笑道：一回相交，二回熟，不認得要什麼緊？二回大家就認識了。說着，她就伸手來拉小南的手。女孩子見了女孩子，總是親熱的，尤其是長得漂亮些的女子。因之小南被她一拉，就跟着走了。當她只轉過牆角的時候，看到士毅手上拿了一條雪白的手絹，飛跑着來。她一想着和這樣漂亮的小姐們在一塊兒走着，若是和士毅如此衣衫襤褸的人說話，未免有些丟面子。因之只當沒有看到他，很快的轉到牆那邊去。走着路，和那兩個女子說着話，才知道穿黑衣服的叫楚歌，穿紅衣服的叫楊柳青，也只問過了姓名，就到了柳家了。柳三爺提了那個黑漆的長盒子，就在前面引路。轉進了兩個院子，首先就看到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和一個十三四歲的姑娘，靠在一個圓洞門邊喫糖塊。兩個人臉上，都是擦了胭脂粉的，但是喫了糖塊之後，那嘴角上，更加了一種黃色。那兩個女孩子，看到楚楊二人帶了小南進來，卻不免有些詫異的樣子。柳三爺將那個盒子，交給了那個大一些的姑娘，笑道：一天到晚，你就喫不停口，又買了多少錢的糖，給一塊我喫罷。小南看她，圓圓的臉，大大的烏眼睛，彎彎的兩道眉毛，只穿了一件半中半西做領白花點子藍灰綢襖，繫了一條紅領帶。褲子縮在短夾襖裏，已看不到，只看到肉色的絲襪，罩了一條長腿。她聽說柳三爺要喫糖，笑着將舌頭一伸，在舌尖上頂了一塊糖。柳三爺笑着，說了一句傻小子。楚歌笑道：別鬧了，柳先生今天物色得了一個同志，我來給你介紹介紹，這是咱們鄰居常家姑娘。於是拉了小南的手，就向那孩子指着道：這位

是柳綿綿小姐，鼎鼎大名的歌舞明星。小南不知什麼叫鼎鼎大名，更也不知什麼叫歌舞明星，只對了那位姑娘嘻嘻的笑了。她正如此想着，有個穿墨綠色西裝的少年，走了出來了。只看他頭髮梳得光光滑滑，香水幾乎可以滴得下來。他那西服的領子上，繫了一根黑帶子，黑帶子拴了一朵大花，湧到白領子外面來。他看到了小南，好像極是驚異的樣子，望後一退，問柳三爺道：這是新找來的學生嗎？柳三爺望了他微笑，噤哩咕嚕，卻說了一大串子外國話。那個人似乎懂得了，也就望了柳三爺微微的點着頭。柳三爺向他笑着，又向着小南微笑道：你瞧，我們這裏，不比什麼地方都好玩得多嗎？有好些個姑娘，說着笑着，你愛個什麼玩藝兒都有，你來，說着他就在前面引路，引到正北三間屋子裏來。這屋子裏，四圍都糊了藍色的紙，牆上的電燈，用紅紗罩着，屋子中間也吊着幾盞紗燈，他們窗戶的玻璃格子，都罩上了細紗幔子，屋子裏沒有什麼光線，白天還點電燈，屋子裏帶了那醉人之色。挺大一間的屋子，拆得軒敞起來，那地板擦得又光又滑。中間一架大屏風，在屏風斜角邊，放了一隻極大的烏木箱子。掀開了箱子蓋，有許多白色的棍子，也不知是什麼玩藝兒。此外有些白銅架子，小喇叭，大鼓之類，好像是樂器一類的東西。有七八個大大小小的女孩子，穿了短衣服，都在屋子中間，蹦蹦跳跳，看到小南進來，大家一擁上前，將她圍住着。柳三爺在人叢中亂搖着手道：別鬧別鬧，這一來，把小南鬧得楞住了，見了人說不出話來。柳三爺向她又招招手道：你別和她們鬧，我引着你去見一見我們太太，他很老實的。正說着，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婦人走出來，她穿了黑衣服，臉上淡淡的敷了一些粉，兩耳垂了兩片長翠環子，走着一閃一閃。她一笑，露了滿口的白牙齒，伸手攜了小南的手道：咱們是街坊，倒少見。柳三爺就笑着介紹道：這是我們太太。小南在煤渣堆上，和檢煤核倒穢土的人，都敢相打相罵。在街上走起路來，真可以說是什麼人也不怕。現在到了女兒國來了，倒叫她一點辦法沒有。柳太太似乎看出她的

情形來，就向許多女孩子道：你們出去玩一會兒，我們在這裏有話說。那幾個女孩子聽說，一窠蜂似的散了。柳太太指了邊旁一張凳子，讓她坐下，因笑道：今天怎麼有工夫到我們這裏來玩？小南只是一笑，並不說什麼。柳太太笑道：你別瞧我這些學生都是花蝴蝶子似的，她們初來，也像你這樣，你也加入我們學校裏，一塊兒來玩玩好不好？小南這就有話了，笑道：我還唸書啦。柳太太笑道：我們這裏不用唸書，只是跳舞唱歌。有一天，我在後面開窗子，看到你在家裏先唱毛毛雨，後又唱麻雀和小孩，唱得好極了。柳三爺站在一旁，微笑道：不但如此，她有些健康美。小南也不知道什麼叫健康美，只是看柳三爺說着，有很高興的樣子，這一定是說自己好。當時雖不能說什麼，可是也就禁不住微笑着，心裏想着，到了這種地方來，人家還說我長得美，我一定是長得真美，若不是長得真美，柳三爺肯誇獎我嗎？柳三爺見她微笑着，以爲她是願意了，他就在那個大箱子邊坐着，他手按了那箱子上的白棍子，打的咚咚的響，小南這才明白，原來那是一樣樂器。他彈了兩下，回轉頭向小南道：你聽見沒有？這就是我們喫飯的傢伙，你看有趣不有趣？小南沒甚可說的，抿了嘴微笑。這時就有老媽子出來倒茶。柳太太向她道：你把抽屜裏那一盒子點心拿出來。老媽答應着去了，一會子工夫，她就端着一個陰綠色的紙盒子來。只看那盒子蓋上，印着裸體的美人，活靈活顯，就會覺得這裏面的東西，一定是很精緻。掀開了盒子蓋，那裏面還有一層漏明的花紙，圍了四週，那裏面的點心，方的一塊，圓的一塊，在點心上堆了白的夾層，砌了紅的花，綠的葉，更是好看。那柳太太就用兩個雪白的指頭拊了一塊，交到她手上，笑道：挺新鮮的，喫一塊罷。小南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手裏托着，如捧了一塊棉絮在手上一般。柳太太看到她只出神，以爲她不好意思喫呢。便笑道：你喫罷，我們這裏有的是呢。那柳三爺將十個手指頭不住的在那白棍子上彈着，口裏唱喊着道：對我生財，對我生財，唱時，他的身子兩邊不住的幌盪着。小南看到

他那種情形，卻不由得嘆笑了。柳三爺停了唱，反轉臉來問道：你笑什麼？小南更是低着頭笑了，說不出原因。柳三爺笑道：我倒明白，不是說對我生財這四個字，你聽得有些耳熟？小南又嘆了一聲笑了。柳三爺笑道：對這鋼琴說話，應該這樣，對我生財，對我生財，你想，我要不對了它，還生得了財嗎？這話可說回來了，我口裏唱着，那又是什麼意思呢？這不是說鋼琴對我生財，在場的人，個個都可以對我生財。常姑娘，你信不信我？的話，你若信的話，就可以對我生財。柳太太見她將手上一塊乳油蛋糕，已經喫完了，於是又夾了一塊乳油蛋糕，送到她手上去。笑道：你瞧，我們這地方，不很好玩嗎？你若是願意在我們這裏當學生，喫我們的，穿我們的，每月還可以拿些零用的錢。多的時候，可以拿二三十塊錢，少的時候，也可以拿八九十塊錢。小南倒不料當學生還有這樣的好處，便情不自禁的問了一句道：我這個樣子也成嗎？柳三爺道：當然成，若是不成，我會請了你來商量嗎？咱們作街坊多年，誰也不能瞞誰，你家困難，我是知道的，你若在我這裏當學生，就沒有困難了。你不是老早就要我和你幫忙的嗎？柳太太道：你可別瞎說，人家又什麼時候要求過咱們幫忙呢？柳三爺笑道：怎麼沒有？咱們的後牆，不是對着她的大門嗎？她們家在過年的時候，就在我們牆上貼着對財的字條呢。不是說衝着咱們家，她就可以發財嗎？現在咱們真衝着她，讓她發財，她爲什麼不幹呢？姑娘，你把那字條貼在我後牆上不算，應當貼在我額頭上，那末，你瞧見我也好，我瞧見你也好，就會生財，豈不是好這一說，連柳太太也跟着笑起來了。

第十回 聲色互連初入衆香國 病貧交迫閒參半夜鐘

這

個時候，叮叮噹噹，外面有一陣鈴子響。小南正在想着，賣絨線擔子的怎麼跑到人家屋子裏面來搖鈴子呢？那柳太太就笑着向他道：「常家姑娘，你來得巧，我們這兒開飯啦。你在我們這兒喫一回大鍋飯去，好不好？」小南還不會說話呢，那個柳綿綿姑娘，一蹦一跳的，由別個屋子裏跳了出來，她拉着小南的手，笑道：「去！到我們家喫飯去。」柳太太也將兩隻手在她後面帶推着，笑道：「我們小姐都這樣殷勤，你就不用客氣了。」小南聽說，心裏倒有些奇怪。柳三爺夫妻兩個人，這樣年紀輕輕的，這麼倒有這樣大歲數的小姐？如此想着，就向柳綿綿臉上看着，柳綿綿沒有猜到她的意思，笑道：「你以為我請你喫飯是假的嗎？我一定要請你去，我一定要你去。」小南被一個拉着，又被一個推着，如何躲得了？只好隨着她們前去。到了那裏，却不由她喫了一驚，原來這裏一共有四張棹子，男男女女一大羣，就夾雜着亂坐下來。最奇怪的就是這裏的男子，完全都穿的是窄小的西服。不論年紀大小，一律是頭髮刷得油滑，下巴頰和腮幫子刮得溜光。無論這面孔好不好看，總覺不討厭。柳綿綿將她拉着，就在一張男人少些的棹子上坐下。有一個年輕些的男子，就是剛才和柳三爺說外國話的。他將一個二姆指和中指，在棹上當了人腳跳着，又向前，又退後，口裏叮噹叮噹的唱着，身子兩邊搖動着，眼睛斜瞅了人，好像是很得意。還有一個三十上下歲數的人，偏坐着低了頭，看手指頭，撮着嘴唇，在那裏吹着，唏唏噓噓，好像也是在唱歌。柳綿綿於是給她介紹着，年長的是楚狂先生，楚歌姑娘的哥哥。年輕的王孫先生，是一個梵呵鈴聖手。小南不知道什麼是梵呵鈴，更也不知道什麼叫聖手。柳綿綿這樣介紹着，她福至心靈的，裝着摩登，對人家鞠了一個躬。然而她一雙眼睛，早是注意到棹上的菜，只見五個大盤子炒菜，中間圍了兩個大碗，單論那兩個大碗，自己是看得清楚，一個是紅燒豬蹄膀，老大一塊的紅皮肉，蓋在上面堆着。一個是口蘑雞蛋湯，只瞧那一片一片的雞蛋，在濃湯上面浮着，那真比自己

請客喫麵的湯滷，還要油重十分。單是這兩個菜，自己就可以在飽後加三大碗飯，而況此外還有四個碟子，還是兩葷兩素，心裏想着，也不知道他們家今天辦什麼喜事，辦這些個菜，她如此想着，但是這些男女坐下來，扶起筷子就喫，也沒預備酒，也沒有什麼人出來當主人，柳太太和自己倒是同席，她將筷子向菜碗裏點了幾點，就笑道：「姑娘，你隨便請罷，我們這裏是狼吞虎嚥，說來說去，不會客氣的。」小南看到大家都自在的喫着，太客氣了，也未免喫虧，因之也就扶起筷子來，隨了大家來喫菜。那柳太太看她不能十分自由的樣子，又很知道她的家境是那一副情形，於是魚呀肉呀不住的夾着向她碗裏送來，送到了飯碗裏面的東西，她就無所用其遜謝，也就陸陸續續的喫了起來，等她把這碗飯喫過了，還有好多菜不曾喫下，都剩在空碗裏，自己還不知道如何主張呢？手裏這一隻飯碗，業已不翼而飛，回頭看時，卻是那位梵呵鈴聖手王孫先生接了過去了，不聲不響的給人盛了一碗飯，送到小南面前，小南平常見了漂亮而又闊綽的人，心裏就暗想着，就是和人家當一天丫頭也好，這可以和闊人親近親近，也可以知道人家是一種什麼脾氣？於今倒不料有這樣闊綽而又漂亮的先生和自己盛飯，而且並不用得自己去下命令，他是自甘投效的，這也可見得和闊人或漂亮的人來往，也並不難，只要有這樣一個接近的機會。她心裏如此揣想着，把向人道謝這一個節目，失略過去了。等到自己回想過來的時候，飯碗已是擺在面前許久，這就不能向人家補那一句了。正望了人家的臉，自己有一句什麼話，還不會說出來的時候，那王孫先生卻已首先了解了她的意思，伸出一隻手來，向飯碗只管揮着道：「你喫飯，你喫飯，小南只好笑了一笑，接着喫飯了，論起這掉上的菜來，憑了小南的度量，真可以喫個十碗八碗，只是初次到人家來，怎好露出那些樣子？所以喫過了這兩碗飯，看到在掉上的人，有一半放下了碗，自己也就放下碗來。這時，那柳三爺忽然站了起來，向在座的人打着招呼道：「喫過了飯，大家

不要散開，要把愛的追求那兩幕舞蹈重排一排，說畢他坐下來向小南笑道：「常家姑娘，你在後面天天聽着我們奏樂和唱歌，可沒有看過我們這裏的跳舞，你先別回去，在我們這裏看看去好嗎？」小南怎好說喫了就走，而且這地方也實在好玩，多玩一會子回去，有什麼不可以，因為如此，她沒有作聲說回去，也沒有作聲說不回去，向着柳三爺笑了一笑，說話之間，大家把飯喫完了，一窠蜂似的，大家都散了，那楚歌女士挽了她的手，笑道：「來！你到我們那裏去洗臉，好嗎？」於是拉着她就向自己屋子裏走去。小南跟着她走了兩個院子，只見屋子裏糊得雪亮，雖然是一張小小的鐵牀，那鐵牀鋪的白色被單上面疊着綠的錦被，牽扯得一點皺紋沒有，用一幅漏花的白紗單子來罩住着。尤其是兩個粉紅色的枕頭，簡直一點黑印都沒有，怎麼會睡得這樣乾淨？這真有些奇怪了，牀的後牆上，有兩個大腦袋的洋鬼子半身像，靠了窗戶面前，擺了一張白漆的小棹子，喝！上面深綠的，淡黃的東西，一件一件的化妝品，由大小玻璃瓶子裏映了出來。紅的圓盒子，花的扁盒子，一陣一陣的透出香氣來，那中間擺的鏡子，更是微妙，一面鏡子比一面大些，這樣重疊着擺設了一行，小南看到不覺呆了，一個人用的胭脂粉鏡，如何會有這些數一數二，大概有六七十樣罷？楚歌向攔了一扇小玻璃櫥的地方一指道：「我們這裏，都是兩個人住一間房，因為我的屋子小些，所以是一個人住一間房，假使你要到我們這裏來，一定是住在我這裏的，我們先要好要好罷，她說着話，將櫥子角上的一扇門一推，小南看着，倒喫了一驚，原來這屋子是盜磚砌的牆，牆上伸出大厚殼面盆來。那楚歌將盆邊上一個釘頭子一扭，嘩啦啦，流出水來。自來水會流到面盆裏來，這真是新聞。這裏還有一隻大長盆，一個白盜缸子，缸子上有兩層紅木蓋子，卻看不出來是幹什麼用的，那楚歌向她笑着，在缸上坐了一會。缸邊有一根繩子，垂下來一個木槌子，她只一拉，哄咚一下，那盜缸裏冒出大水頭來，沖洗了個乾乾淨淨。小南這才算明白了，原來是這種用

法。因笑道：你們真乾淨，多便當呀？楚歌道：那裏便當？現在我們柳先生不肯燒熱水，洗臉洗澡，還要老媽子打了熱水來呢。說時，果然有個老媽子提了一大壺熱水來，向臉盆沖下去，而且還在手巾架上抽下來一條毛手巾，輕輕的鋪在水面上，又取了一個玻璃肥皂缸子放到臉盆邊，然後走了。小南一想，她們真了不得，這樣有人伺候着，還要說不便當，那末，只有讓人來跟她洗臉了。楚歌向她招了招手笑道：你來洗臉呀！小南想道：人家這手巾，白的像白雪一樣白，自己這個臉子向臉盆裏一擦，非把人家的臉巾洗下一個黑影不可，便笑道：你先洗罷，我會把你的手巾洗髒了。楚歌笑道：沒關係，別的東西沒有，若就香胰子香水，我們這裏有的是。洗髒了手巾，用香胰子來對付它就是了。她說着，將澡盆邊一個白漆的茶几形木櫃，扯出一個抽屜來。一看抽屜裏邊方的盒子，圓的盒子，有十個，楚歌笑道：中國的外國的，全有你隨便的用罷。小南看了這個樣子，自己倒楞住了，不知拿起那一塊來用才好？笑着搖搖頭道：太多了。楚歌拿了兩盒香胰子，放到洗臉盆上，笑道：用罷，用完了，你要覺得不錯的話，我可以送你兩塊。於是拉着小南的手，拖到洗臉盆邊，將她的手送到熱水裏去。小南雖是不想化裝，然而經過了楚歌一再的勸駕，她也只好跟着她化裝一番了。她自己除了洗過臉之後，擦雪花膏，撲粉，抹胭脂，都是楚歌代她辦理的。這一打扮之下，越發現出她那一分娟秀來。楚歌不覺拍了兩下掌道：好極了，你真長得漂亮。說畢，又搖了兩搖頭道：可惜少兩件時髦的衣服。不知道我的衣服，你能穿不能穿？我送你兩件罷。正說到這裏，房門是咚咚的打着一陣響，楚歌打開門來，那個柳綿綿女士，跳了進來，笑道：真美！說着，向小南睨了一眼。楚歌道：我的個子，比她要長一些，我的衣服，恐怕她不能穿，你送兩件衣服她穿，好嗎？柳綿綿道：有有有，我這時要排戲，等一回兒我一定和她找兩件。不但是衣服，我還可以送她幾雙絲襪子。楚歌就開玻璃櫥的抽屜，只見裏面橫七豎八的五彩鞋子，真是好看。楚歌拿了一雙花唇

而軟底鞋子送到她面前，笑道：「你試試若是能穿的話，我就把這雙鞋子送你。」小南聽說，將鞋子拿在手上，看了一眼，不肯就把鞋子穿着，只是在手上展玩着。楚歌笑道：「你爲什麼不穿？嫌它是舊的鞋子嗎？」小南抿嘴笑着，搖了兩搖頭。一會子工夫，柳綿綿又去捧了深藍淺紫的一大堆絲襪來，笑道：「都是半新舊的，你儘挑罷。」小南看了這堆絲襪子，還是不好意思伸手去拿，望了只管是笑。楚歌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了一捧絲襪，就向她手上塞將來，鬧得小南想不收而不可得。柳綿綿笑道：「襪子有了，鞋子也有了，你穿起來罷。」她說着話，復又將她拉到洗澡間，把襪子鞋一齊送了進去，笑道：「穿上罷，別不好意思了。」哄的一聲，將門朝外給她帶上。小南到了此時，自是相熟得多，他就不客氣的，將鞋襪換了。開了門出來，向二位小姐道着謝。柳綿綿由上向下一看，笑道：「還是不妥，還是不妥！她那條布褲子不襯，說着，她將楚歌的衣櫥打開，找了一條半舊短腳的綠綢夾褲，向楚歌一揚道：「你說過，嫌它短了不穿，何不作個人情呢？」拿了褲子，又把小南推到洗澡間裏去。小南真個依了她的話，換了，走將出來。柳綿綿笑道：「楚歌，她雖是很漂亮，有些像你，你認她作妹妹罷。」楚歌笑着，向小南道：「你肯嗎？」柳綿綿笑道：「下句我替你說了，要是肯的話，我們鞋子衣服，就共着穿。」小南笑道：「我怎麼高攀得上呀？」三個人正在說笑着，房門一推，柳三爺由門縫裏伸進一個頭來，笑道：「原來你們把人家關在這裏呢？喝！這一裝扮，更美了。」常家姑娘，我們這裏不壞罷？你跟着我們瞧排戲去，那才有個意思呢。於是楚歌柳綿綿各挽了她一隻手，向屋子外拖了出來。小南在這兩位小姐夾峙中，那裏擺脫得了？只好隨了她們，到排戲的大廳上來。這個大廳上，所有喫飯時的那些男女，都在這裏圍坐着。柳三爺走到人中間，指指點點，教說他們了一頓。於是小姐們在屋子中間蹦蹦跳跳，口裏還帶唱着歌。柳三爺於是率了幾個男的，奏起音樂來。最妙的就是姑娘們合着音樂跳舞，還有男的跟在後面一同的跳起來，跳上了得勁的時候，男的和女的，女的和男的，就牽

着抱着糾纏在一處，屋子裏一屋子紅男綠女，嘻嘻哈哈，大家好不快活。小南把這些事看得呆了，回頭看到日影西斜，想着這是時候不早了，父親在家裏，不知道是怎樣的記掛着呢？於是抽轉身來，趕快的走回家去。她走到街上，遇着兩個街坊，都喝了一聲道：小南了不得，闖起來了。小南倒不覺得人家說她闖，可以自豪，反是覺得有些寒憎，低了頭，趕緊的就向家裏一溜。常居士在屋子裏聽得外面院子裏有腳步響，就問道：是小南嗎？小南答應了一聲。常居士哼着道：你到那裏去了？這半天沒有看見你的人。小南道：對過的柳三爺，他們家那些學生把我拉了去了。他們家真好，留我喫飯，滿棹子都是好菜。我以為是他們家請客呢，原來他們家喫飯，就是那個樣子。別提了，那些學生真闊，屋子後面有洗澡房，牆都是用瓷磚砌起來的。你猜怎麼着，馬子桶裏有自來水。她們還要我當學生呢，每個月供喫供穿，還給一二十塊錢零用。她們說了，還給我衣服穿呢。今天就給了好幾雙絲襪子，一雙緞子鞋。你來摸摸，這不是絲襪子嗎？她說着話，向屋子裏走，就把手上捧的一捧絲襪子，送到常居士手上，讓他摸着。常居士手捏了兩捏，可不就是又軟又滑的東西嗎？便道：你也是沒有見過世面，回來就說這樣一大套。有喫有喝，還要給十幾塊錢一個月，人家收這些女學生作什麼？還是把她教會了，望她作娘娘呢？還是家裏錢多了，養活一大羣小姐在家裏找樂子呢？小南道：做娘娘呢，現在是沒有那件事，要說他家裏養活一大羣小姐，那可真不假。他家裏那些學生，不都是大小姐的樣子嗎？常居士道：你別看了人家東西眼饞，咱們窮人家，只作窮人家的指望。有道是窮人發財，錢燒得難受。據我看，那柳家一天到晚彈着唱着，養那些女孩子在家裏，他不會懷着好意。小南道：什麼不懷好意呀？人家是開學堂。常居士道：開學堂的人，就能算是好人嗎？我沒有聽到說過，辦學堂的人，還要整日裏的彈着唱着的。小南撇了撇嘴道：我不和你說了。說畢，一扭身子跑出屋子去了。這個時候，前面柳家吹彈歌唱，好不熱鬧。她聽了這種響聲，心

裏就連想到柳家大廳裏那種快樂的情形，又轉念一想，要如何讓父親樂意，才能夠加入到柳家那個學堂裏去呢？不用說別的，只要那一句話，每月能交給我父親十來塊錢，我想我父親也願意了。他不是讓洪士毅引薦着，要我到工廠裏去當送活的嗎？就憑柳家是我家街坊，來去便當，我也不上工廠裏去呀。她一個人正在大門口，向柳家的後院牆出神呢。洪士毅協下來個紙包兒，低了頭，有一步沒一步，又由胡同口上走着來了。他老遠的看到小南站在這裏，就展着雙眉，向她笑道：「上午我看見你和兩位姑娘一路走，你和我丟了一個眼色，我就沒有敢上前來，那都是誰？」小南嘴向前，面院牆子裏一努道：「就是柳家的學生。」士毅道：「哦！你說得是他家，我知道，那是個歌舞班子呀！」小南道：「不是的，不是的，人家是學堂呢。」士毅道：「你不是會唱雲兒、飄星兒、搖搖嗎？」他們就是上臺去唱這一套的。在戲館子裏唱起來，一樣的賣錢，那怎麼不是班子？」小南聽了他這話，想起剛才柳家排戲的那一件事，就覺得他這話有些子對，擡着眼皮想了一想道：「果然有些相像，可是他們不像戲班子裏的人。」士毅對於她這些話，卻不曾注意，也不知道她到柳家去，就攔了那麼樣子久。笑嘻嘻的，就把手上這個紙包遞到小南手上去，告訴她道：「我仔細想了，你外面衣服有了裏面的衣服不襯，也是不行。所以我今天下午，又特意跑到天橋估衣攤子上去，給你買了兩件小衣來。他說着這話，眼看了小南的顏色，以為她一定是笑嘻嘻的，接着這包衣服的不料小南聽了這話，形相很是淡然，一手托着紙包，一手隨便的將報紙撕開了一條縫，向裏面看看，見是白底子帶着藍柳條的衣服，而且那衣服還帶着焦黃色，當然是舊得很可以的衣服，她情不自禁的，卻說出洪士毅很不願聽的一句話，反問着他道：「這也是舊的嗎？」士毅看了她那淡淡的樣子，又聽到她這一句反問的話，這分明是她對於這衣服不能夠表示滿意，便頓了一頓道：「你打算要買新的穿嗎？」小南道：「我是這樣子說，有沒有，沒什麼要緊。到裏頭去坐坐嗎？」說着話，她夾了那個報

紙包，就先向屋子裏面走。士毅覺得將她週身上下打扮，她必然是二十四分的歡喜，不料她淡然處之的，毫無動心於中，自己可以算是費盡了二十四分的力量，結果落得人家一雙冷眼。就是剛才她招呼着進去的一句話，也不是誠意，自己又何必再跟着向前去看人家的冷眼呢？如此想着，也不作聲，悄悄的就向胡同走了去。當他在路上走的時候，低了頭只管慢慢的走。他走得來是一股勇氣，可是現在走回去，不但勇氣毫無，而且心裏卜卜亂跳，今早那脹得生痛的腦筋，因為今日在外面匆忙中跑了一天，幾乎是忘懷了，可是到了現在，是慢慢的走回去，又漸漸的恢復了原狀。到了會館裏，回到房裏去坐着，人是寧靜得多了，可是痛苦也痛苦得多了，情不自禁的，扶着牀躺了下去。當他躺着的時候，心裏還在那裏想着，稍微睡一會子，就可以爬起來，再寫千把字，然而今天的精神，是比那一天，都要頹廢若干倍。頭一挨着枕頭，幾乎是連翻身都不願意翻了。在這種情況之下，糊裏糊塗的人就睡着了。睡了一晚，身上也就燒了一晚。第二日早上，自己本待起牀，然而他的手，剛剛撐着牀板，待要擡頭的時候，便覺得他的腦袋有幾十斤重，手一軟，人又伏了下去。沒有法子，只得繼續的睡了。他閉着眼睛，在那裏揣想着，自己今天是不能到慈善會去了，但不知自己這一部分工作，今天要交給誰去辦？自己今天這是不能到常家去了，那小南子的零用錢，以及他父女兩人的火食，這都到那裏出呢？照說，自己必定要把錢送去，不然，人家要失望的。然而自己是每日寫些字換零碎錢來用的，於今根本不曾起牀，那來的錢？就是有錢的話，又託什麼人送去？同鄉知道了，以為我窮病得這樣，還有心力去賑濟別人，也未免成了笑話了。一人在牀上沉吟着，只增加了無限的煩惱。睡到了上午，沒有起牀，也沒有有人來慰問他。因為住會館的人，都是單身漢子，無非各顧各。而且洪士毅一早就出去工作，也沒那天會例外，所以大家也沒有注意到他。他睡到正午的時候，長班因人走了，在院子裏掃地，卻聽到了洪士毅屋子

裏的哼聲就推開門來向裏面看了看見士毅躺在牀上身子側着向外臉是紅的，眼睛也是紅的，這倒嚇了一跳，連忙跑了進來向他問道：洪先生，你是怎麼了？士毅皺了眉道：我頭昏，說畢喘了一口氣。長班伸手在他額頭上一摸，只覺皮膚燙手。因道：這不是鬧着玩的，你得找個大夫來瞧瞧。士毅哼着道：病倒不要緊，只是我在會裏的事，今天怕沒有人替我辦，你跟我打一個電話去請一請病假罷。長班一拍手道：這個我倒想起來了，你們會裏不是有醫院嗎？順便告訴會裏的人，請醫院裏派一個大夫來給你瞧瞧就是了。士毅在早上醒過來的時候，還不覺得自己病勢之重。到了此時，頭只是昏沉下墜，擡不起來。心想：找個大夫來瞧瞧也好，至少可以向會裏證明自己是真害了病，便向長班點了兩點頭道：那也好。長班道：你不喫一點什麼嗎？若要喫什麼，我可以跟你賒去。士毅搖了兩搖頭道：不必了。說着就閉上了眼睛。長班一看這情形，實在是不大妙。立刻就打了個電話到慈善會去，將洪士毅害病的情形說了一遍。那會裏的人，都念着洪士毅是個老實人，治事而且很勤敏，立刻就轉電話到附屬醫院去，派了一個醫生到會館裏來診病。醫生診察過之後，就對士毅道：你這是腦病，大概是勞苦過甚得來的。你這個病，喫藥還在其次，最要緊是要得着好好的休養。你躺在牀上，千萬不可胡思亂想，要不然，情形是很危險的。士毅也明明知道是自己近來用腦太過，醫生如此說着，決不是恫嚇的話，自己點頭答應了。醫生去了，隨後醫院裏送了藥水來，慈善會裏也送了半個月的薪水來，而且總務股還寫了一封信來，叫他好好的養病，會裏的工作，自有人代替，可以放心。士毅讀了這信，大為感動。一下，心想：會裏的人，對於我，可謂破格優待，但是我卻自尋苦惱，就誤了會裏的工作，這是自己對不是公事。從此以後，不要去追逐常小南了，自己賣盡了氣力，也得不着她一點好意的，不見她跟了幾個穿好些的姑娘在一處，立刻就大理我嗎？我每次只能幫助她三角五角錢，在我是氣力用盡了，她還以為我天生的小

器捨不得花錢呢。本來自己給予她的數目，也就實在不成話了。雖然是不成話，然而可逼出病來了。我以前餓着肚子，天天想法子找飯喫的時候，恐慌儘管是恐慌，並不至於逼成病來。現在有了職業，除了每天兩頓飯不必發愁而外，而且可以剩些錢，添製衣帽，順順當當的，可以安然無事了。不料剛喫三天飽飯，自己就想到了男女之愛，結果是剛剛爬到井口上來，又抗了一塊大石頭在肩上，這種痛苦，比落在井裏頭還要難受了。好罷，從此以後，我決不去想常家的事了，醫生都說了，我的病危險，不要他還是客氣話罷？我這條命，恐怕是犧牲在一個檢煤核的姑娘手上了。想到了這裏，覺着死神已站在面前，心裏一陣難過，掉下淚來。淚由眼角上向下流着，直流到耳朵後去。他雖是這樣哭着，然而並沒有一個人來安慰他，也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能解自己的愁悶，自己哭了一陣子，又轉身想着，難道哭一陣子，就算了事嗎？我得振作精神，戰勝病魔。醫生說的話，一定是恐嚇我的，不過讓我加倍的小心，使我的病，不至於再出岔子罷了。他不許我胡思亂想，我就不胡思亂想。他最後便是警戒着自己，不再思索什麼了。不過他躺在牀上，無人陪他說話，又不能看書，他就不能不繼續的思索着，來消磨這百無聊賴的時光。想了無數的事情以後，死的恐怕，却是去不了，最後他手摸到了胸前，想起了小南胸前掛的那個卍字，覺得在西便門外那懸崖勒馬的那一件事，自己這個人很不錯，宗教究竟不是無益的東西，能救人的心靈，爲了懸崖勒馬這件事，自己精神上得着一點安慰。由那卍字，看起來，是空的，人生又何嘗不是空的人生一千歲，也還免不了一個死，我又何必恐慌？也許真有個西天極樂世界，我死了總可以到這種地方去罷？凡是遇到人要死的時候，總是想法子躲開死神的。萬一到了無法躲脫，就決不相信鬼是絕無的東西，好繼續第二個生命。因爲相信有鬼，聯帶着有神，希望死了之後，還作個接近神的鬼，於是就要極端的信仰宗教來延長那漂渺的一線希望了。士毅到了這時，也是如此，所以在萬

般淒慘的時候，略略得以自慰。就這樣的睡着了。等他醒來，棹上已經放了一盞豆大光燄的煤油燈，大概是長班替他放下的。心裏猜着，萬籟俱寂，一定到了半夜，想到藥水還不曾喫，後悔得很。藥瓶上的方單，指明了四小時喫一次，誤了這個次數，恐怕減了喫藥的效力了。牀面前有個方凳子，正放着藥水瓶，於是出了一個笨主意，這次將藥水來多喝一倍，或者可以抵那功效。於是順手摸了瓶子，拔開塞子，啣嚙嚙，就向嘴裏倒。放下了瓶子，一看格畫，却喫了三格，這又太多了，喝下去，不會生變化嗎？放下了瓶子，他還是後悔，覺得自己怕死過分了，會有這種舉動。正如此爲難着，忽然噹噹噹，一陣清亮的鐘聲，由半空裏傳來。記得離此不遠，有個古清水寺，必是那裏的鐘聲，聽了鐘聲，想像着這佛燭下的和尚，是個怎樣的境地。俗言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這話大有禪味，生聽其自然，死也聽其自然，我既然喫錯了藥，後悔又有何益？做到那裏是那裏得了。窮是窮到極點了，病是病到極點了，懊喪也懊喪到極點了，只是恐懼和傷心，那是縮短自己的生命。有了，這鐘告訴了我，還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罷。於是他忘了病，忘了職務，忘了常小南，靜心靜意的睡覺了。

第十一回 療病有奇方借花獻佛 育才誇妙手點鐵成金

洪士毅醒來時，天色已經大亮，心裏不覺的想着，我又過了一天，壽命也就延長了一天了。這個樣子，我或者不至於死，今天覺的燒退了許多，頭痛也輕鬆不少，大夫說，我身體很危險，一定是恐嚇我的話，自己大可以不必恐懼的了。這次算給了我一個極大的教訓，自此以後，我要把工作作得適可而止，不再作拚命抄書的傻事了。戀愛固然是要緊，性命却更是緊，假使沒有了這條性命，又從何而戀愛呢？

收起了自己這條野心，不要去想小南了。不過他如此想着，小南二字到了他的心頭，就繼續的存在，不肯沉沒下去。轉念想到，兩天不到常家去，不知道常家的人，念不念自己？至少小南的父親，他會心裏念着，何以突然不見也？許是怕他怪我的，總要給他們一點消息才好。他雖是病在牀上，還不住的替小南父女倆打算着。他父女倆對於他，又有些不同，常居士想着，洪先生這一天怎麼沒有來？小南今天一天，都在柳家玩耍，在柳家喫飯，還在柳家洗了個澡，拿了許多衣服回家來。她根本就來不及想到洪士毅來之與否，又更是不過問了。這樣過了兩天，洪士毅不曾來，常家的火食，卻是柳三爺借了兩塊錢給他們買麵買米，也就用不着爲喫的問題，聯想到士毅身上去。然而對於這一點，究竟有些納悶，這位洪先生人是很熱心的，何以突然不來了呢？這樣的納悶着，又過了一宿，第二日早上，得着信了一個拉人力車的車夫，在院子裏叫着道：這是常家嗎？常居士在屋子裏答道：是的，那一位車夫道：我是洪士毅先生的街坊，他病倒了。他託我帶個口信來，告訴你們，他暫時不能起牀呢。常居士聽說，趕快摸索着走到外面來，就問是什麼病？車夫道：我也說不清，大概是沉重的罷？說着，他就走了。常居士聽說，不由得連連叫了幾聲阿彌陀佛。自己雙目不明，是不能去探人家的病，姑娘是常在外面跑路的，可以讓她去走一躺，於是摸到大門外，向東西兩方，叫了幾聲小南。可是任憑怎樣喊，也沒有一點回響，大概她又到柳家去了。常居士心裏想着，這柳家有什麼好玩？這孩子是整天的，在人家裏混着，他嘴裏這樣唧咕着，慢慢摸回家去。到了下午，聽着街上賣羊頭肉的吆喚起來了。他知道天色黑了，平常必是喫晚飯的時候，賣羊頭肉的才會來的，現在到了這般時候，小南還沒有回家來，今天要去探人家的病，可來不及了。自己坐在牀上，就不住的嘖聲歎氣。又過了一些時，聽到大門呀的一聲響，自己正要問：小南嗎？小南就叫道：爸爸你餓了嗎？常居士很重的聲音答道：我忘了。小南道：你是把這話損我嗎？以爲

我沒有和作伴做呢。可是時候還早呢。常居士道：我不是損你，我是說你氣昏了。人家洪先生害病多天，誰人帶了個口信來給我們。你媽病了的時候，洪先生是多賣力。人家病了還帶了一個口信來，我們就不應當去看看人家嗎？小南道：你這是錯怪我了，我不在家，我怎麼會知道他病了？常居士道：是這話呀，你老不回來，可把我急壞了。限你明天起早，一起來就去看洪先生的病，再到你媽醫院裏去。你若是不去的話，我就跟你翻臉。說時，聲音是非常的重。小南本來想不要去的，但是聽了父親這樣嚴厲的話，把她要推諉的一句話，嚇得不敢說出來了。自己悄悄的作了飯父親喫了，自己去睡覺。朦朧中卻聽到父親喊道：起來罷，起來罷。自己睜眼一看，屋子裏還是漆黑的。因道：你是怎麼了？作夢嗎？天還沒亮就催我起來。常居士道：我一宿都沒有睡好，只記掛着天亮，二更三更四更，我都聽到了，五更沒有打過去嗎？小南也不理她的父親，翻了一個身，朝裏睡了。等她醒了過來，已經是紅日滿窗了。照着小南的意思，作一點東西給父親喫，就要到柳家去。然而她一下坑來，常居士就在外面聽見了，他說：在良心上，在人情世故上，都應該去看一看洪先生的病。小南是這樣大一箇姑娘了，不能這一點情形都不懂，便道：你別囉唆，我去就是了。可就光着兩隻手去看人家的病嗎？這句話，常居士卻認爲有禮，因道：那是自然不可以的。前天你拿回來的錢，總還有幾毛罷？你就把那個錢去買點糖果蜜棗，去看看他得了。小南道：統共那幾個錢呢，也不留着喫飯嗎？我借一點東西去送他罷。常居士道：什麼？借一點東西送人，你打算把什麼東西送入呢？小南道：我在醫院裏的時候，看到人家拿了一捧一捧的花去看病，我想着，柳家花瓶子裏，那兒放着，都插一把花在裏面，和他們要一把就得了。常居士道：你這真是借花獻佛了，人家害病了，也不知道忌嘴，不忌嘴，買喫的去，也許是不相宜，找一把花去，倒是好的，你去罷。小南道：我得把你喫的東西作得了，那才好走。常居士道：你不用給我作喫的，你去罷，我還惦記着你媽的病。

呢，等你回來，我們一塊兒喫罷。小南最是怕牠父親囉唆，遲早總是要去的，這又何必和父親多所計較？哄哄一聲，帶上了院門，就走出來了。她果然照着她的話，到柳家去借花。當她走到柳家的時候，卻見大門緊閉，那兩個銅環，垂在上面，一點也不動一動，顯着是很久的時間，並沒有人由這門裏進出，大概柳家人都不會起來，這個時候去敲門，吵醒人家，恐怕人家會不高興罷？站在大門邊，只管發了呆，心想：自己是去呢？還是不去呢？人家沒有起來，怎好搥開人家的大門？但是不叫門，要送病人一束鮮花，又到那裏去找呢？她正如此躊躇着呢，那柳家的大門，卻呀的一聲開了。自己突然省悟到，一早在人家門口徘徊着，這不是光明正大的事，身了，就向後一閃。那時門裏出來一個女僕，手上拿了一隻盛滿了穢土的畚箕，走到門外空場子角上，倒了下去。她急於要進門去，卻沒有理會到牆邊還站着一個姑娘。小南向那穢土堆上看時，真有這樣巧的事，那上面正放有兩束殘花，走向前檢起來一看，雖然花的顏色枯萎了一些，可是那葉子還是青郁郁的。這不可以拿着去送人嗎？這拿去，只要有一點意思就行了，至於不大新鮮，有什麼關係？他反正也不知道我是在穢土堆裏檢的。她決定了主意，又在胡同口的苦水井邊，向人家討了一瓢水，將手上拿的一束花灑了一些，然後向洪士毅的會館走來。因為時候早，會館裏人多數未起牀，裏面還是靜悄悄的。小南走到院子中間，就問人道：洪士毅先生住在那間屋子裏？士毅是不等天亮就醒了，正躺在枕上想心事，一個人不要爲什麼外物所迷，一爲外物所迷，任何事業，都不能成功了。從今以後，我再也不要接近什麼女子，只培植我堅苦耐勞的志趣……他正想到得意之處，忽聽到外面有女子的聲音問自己，這分明是小南，立刻就在牀上大聲的答應道：在這屋子裏，在這屋子裏。小南走到房門口，伸頭向裏一看，士毅先看到她的臉，其次就看到她手上拿的一束花，便笑着呵呀了一聲道：你怎麼來了？請進請進！小南挨着房門，緩緩的走了進來。走到牀面前，低聲

問道你好些了嗎？我爹叫我來看看你。士毅笑着露出白牙來，點了點頭道：「我好了。喲，你還買一大捧鮮花來了。」小南笑道：「我爸爸說怕你忌嘴，不敢送你東西喫，所以送你一紮花。」士毅道：「何必花那些個錢？有買花的錢，又可以買一頓麵喫了。」小南怎好說不是買的呢？只向人家微笑了一笑。士毅道：「花是多謝你送了。可是我這窮人家，還沒有一個插花的東西呢。」小南當她由房門口伸進頭來的時候，她就覺得士毅的屋子裏太簡陋了。這還是春末，在北方還需要蓋着厚被，可是他所睡的，只是一牀草墊子上，鋪了一條破被單。她那裏知道士毅牀上的被褥已經送到當舖裏去，給她換了新衣服哩。他躺在那上面，也不知是在什麼地方檢來的一件破舊大衣，蓋了下半截。靠窗戶的棹子上，雖然擺了一些破舊的書，然而也不過就只有這個。棹子邊放了一張方凳子，可以坐一個人，若是來兩個客，只好把一個人站着了。到了此時，小南才明白了，原來洪士毅是如比貧寒的，彼此比較起來，也就相差無幾哩。小南心裏頭一陣奇怪，他既然是這樣的窮，爲什麼還那樣幫我的忙呢？有給我買衣服的錢，不會自己買一條被蓋嗎？當她這樣在打量士毅屋子的時候，士毅也在打量她的身上，幾久不見，她完全變過了一個人了。第一是她那一條毛蓬蓬的辮子，現在剪成了短髮，顏色黑黑的，香氣勃勃的，而且燙着成了堆雲形，在頭髮下束了一條湖水色的絲辮，辮子頭上，打了個小小的蝴蝶結兒。身上穿了粉紅色的半舊長旗衫，那細小的身材，恰是合着渾身上下下的輪廓，將腰細小着，將胸脯挺了起來，那種挑撥人的意味，就不用細說了。他簡直看呆了，不料她幾天之間就變得這樣的漂亮，卻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得了一筆錢，陡然闊了起來了。本想問她一句，這衣服是那裏來的？然而自己私忖着，卻沒有這樣的資格，可以去質問人家的行動，只是一望就算了。等他失望的時候，小南也就省悟過來，今天穿了這樣一身新，不免要引起他的注意，這可以讓他知道，我常小南不是窮定了，穿不起好衣服的。如此想道，臉上不免

有幾分得色，故意笑嘻嘻的在屋子裏走了幾步，將一束花放在棹上，手扶了棹子沿，掛了一隻腳，站在那裏抖着。洪士毅這就有些窘了，既沒有茶給人喝，又沒有東西給人喫，連坐的凳子上，還是高低不平，有許多窟窿眼，見小南用手摸了幾摸，依然未肯坐下。士毅便道：對不住，我這裏坐的地方都沒有。那怎麼辦呢？小南道：你不用客氣，我要走了。說道，掉轉身，就向門外走了去。士毅連說：對不住，對不住，怠慢怠慢。可是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小南子已經是走遠了。士毅看了棹上那一束綠葉子中間，紅的白的，擁着一叢鮮花。就由這花的顏色上，更幻想到小南的衣服與面孔上去。覺得她這種姿色，實在是自己所攀交不到的一個女子，有這樣一個女子來探病，不但是精神上可以大告安慰，而且還可以向會館裏的同鄉，表示一番驕傲之意，不要看着我洪某人窮，還有這樣一個漂亮的姑娘來看我的病呢。不過他雖如此想着，同時他又發生了一種困難，常家窮得沒有飯喫，自己家成了化子窩，那裏有錢給小南作衣服？小南突然的這樣修飾起來，難道是借來的衣服不成？可是她是個檢煤核的女郎，朋友沒有好朋友，親戚沒有好親戚，她在那裏去借這些衣服？若說人家送她的，是怎樣一個人送她的呢？無論如何，我必定要去打聽一番，她這衣服從何而來的？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打聽出來了，又怎麼樣？難道還能干涉人家接受別人的東西嗎？干涉不了的話，那一問起來，倒反會碰一鼻子的灰，這就犯不上了。心裏想着，兩眼望了棹上那一束鮮花，只管出神。他心裏想着，有朋友送花來，這花還沒有什麼東西來安插，這樣的人生，未免太枯燥了。他正在這裏出神，長班推着門，向裏探望了一下。士毅向他連連點着頭道：進來，你找個瓶來，把這些花插下去。長班笑道：我的先生，這會館裏連飯碗還差着哩，到那裏找插花的花瓶去？士毅道：舊酒瓶子，舊醬油瓶子都成，你找一隻，灌上一瓶水拿來，勞駕了。先生們和長班道了勞駕，長班不能不照辦，居然找了一隻酒瓶灌着水拿了進來，放在棹上，將花插了下去。士毅

用手招了幾招道：你拿過來，放在我牀面前罷。長班用手將花扶了幾下，笑道：這花都枯了，你還當個寶玩呢。士毅道：胡說！人家新買來的花，你怎麼說枯了？說着，他將手拍着牀鋪板下，伸出來的一截板凳頭，只管要他將花瓶放在上面。長班覺得他這人，很有些傻氣，也就依了他的話，將花瓶放到板凳頭上來。士毅見那一束花中，有一朵半萎的粉紅玫瑰，就一伸手去折着，打算放到鼻子邊來聞。手只剛剛捏着那花莖，就讓那上面的木刺，毒毒的扎了一下，手指頭上，立刻冒出兩個鮮紅的血珠子來。士毅心裏忽然省悟過來，對了，花長得又香又好看，那是有刺扎人的，我們大可不必去採花呢。我爲了小南，鬧得一身病，她是未必對我有情，然這不和要採這玫瑰，讓刺扎了一下，那是一樣嗎？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她今天來看我來了，而且還送我一束花，這不可以表示，她究竟是可以和我親近的嗎？好了，等我病好了，我還是要繼續的努力。他如此想着，心裏頭似乎得了一種安慰。一痛快，病就好了許多。當然，那慈善會附屬醫院的醫生，還是繼續的來替他治病。約摸休息了一個星期之久，洪士毅的病是完全好了。在這一星期之中，小南雖然不曾來探過他的病，但是小南送來的那一束花，放在這屋子裏牀面前供養着，這很可以代表她了。這一束花送到這屋子裏來的時候，本來就只有半成新鮮。供養過了一星期之久，這一束花，就只剩了一些綠油油的葉子。然而便是這些綠油油的葉子，已經是十分可愛的了。而且落下來的那些花瓣，士毅是半瓣不肯糟蹋，完全給它收留下來，放在枕頭下面。自己病好下牀了，就找了一張乾淨的白紙，把那些乾枯的花瓣花葉都包了起來，然後向身上口袋裏一揣。在家裏勉強了休息一上午，到了下午，怎樣也忍耐不住了。於是就雇了一輛車，直到常居士家來。他剛一下車，就聽到小南嬌滴滴的聲音喊道：等着我呀，等着我呀。士毅向前看時，只見胡同口上，兩個穿着漂亮衣服的女子在前面走着，小南在後面跳着跑着，跟了上去。看她今天穿的衣服，又變了一個樣子了。上身

是淡綠色的褂子，只好長平膝蓋，下面露着肉色的絲襪子，緊緊的束着兩條圓腿。兩隻袖子短短的，將手拐以外的手臂，都露了出來，自然是雪白溜圓。今天的頭髮不燙着平中頂一分，梳了兩個小辮。左右下垂，搭在耳邊，各在辮梢上紮了一個大紅結花。這更顯得天真爛漫，嬌小玲瓏。自己本想叫一聲常姑娘，只看她腳上兩隻米色皮鞋，卜卜，在路上跑着，向前的奔去。前面那個漂亮的女子，笑着向她道：「你家門口停了一輛車子，來了人罷？」小南回轉身來看了一眼，並不理會，依然掉轉身去，和那兩個女子手牽手的走了。雖然不知道她說的是些什麼，然而看那樣子，是不願意理會自己這樣衣衫襤褸的朋友的。年紀青的人，總是要面子的，又何必說什麼呢！因之喊到嘴邊，來了的那常姑娘三個字，他又完全忍耐下去了。站在常居士的門口，呆了一呆。常居士盲於日，可不盲於心，他在各種響聲上，知道有個客人在大門口了。他就摸索了走出來，問道：「那一位在門口？」士毅在大為掃興之下，本來要轉身回去的。可是經常居士這樣一喊，他不能不答應，便道：「老先生，是洪士毅來了。」說着話，也就走了進去。常居士站在門邊，搶着握了他的手道：「身體全好了嗎？」士毅道：「託福，完全好了。」常居士道：「我內人的病也好了，大概再過兩三天就要出院的。拜託你和我們內人薦舉的那個事，現在不知道怎樣了？」士毅道：「我有這久沒有到慈善會裏去，也不知道怎樣了。」過兩天，我再來回你的信罷。他說了這話，就告辭走了出來，心裏可就想着，唉！你這位老先生是不曾知道，你的姑娘，現在變成了一個時髦小姐。她願意她的娘去當工人嗎？想時，便有一種細細的香氣，傳進他的鼻子。將鼻子聳了兩聳，分辨出來。這是脂粉香味。回頭一看，卻是小南來了，於是伸手一摘頭上的帽子，向她點了個頭道：「大姑娘，忙呀！小南笑着微微一點頭道：「沒事，不過在柳家玩玩罷了。你的病好了嗎？」士毅道：「多謝大姑娘惦記，算是恢復原狀了。」小南道：「那就好，改天見罷。」她說着話，一直向柳家走去，頭也不回。士毅自然也就低着頭，向別條路上走了。原來

自那天小南由柳家回來以後，她睡夢中，都覺得柳家的生活是甜蜜的，她並不徵求父親的同意，已經加入到她們的歌舞班子裏去，當一個舞女了。在柳三爺的眼光裏，覺得她的體格，她的嗓子，是全班裏所找不出的。一個人，而況她的面孔既好，又是一個貧家出身的人，極容易對付，所以他極力的鼓動着，小南加入他們的歌舞班子，每天讓她在這裏喫飯，又在家裏翻出許多舊衣服來，交給小南去穿。小南怎樣受得了這種外物的引誘？所以在這一個星期之內，她是整日的在柳三爺家裏忙着，常是把作飯給父親喫的事忘了，將常居士餓上一餐。等她回來時，常居士隨便質問她幾句，她還可以笑嘻嘻的答覆兩句，若是常居士質問得太厲害了，就跳起腳來，道：「你只管罵我，我還管不着和你作飯哩。」她每次說畢，就一跳兩跳的跑走了。爲了這個，常居士不敢罵她，只有把好言來央告她了。這天她看到洪士毅來了，並不怎樣的理會，竟自到柳家院子裏來。那位招待殷勤的王孫先生，穿了一件翻領子的襯衫，兩隻袖子高高捲起，光着兩隻雪白的手臂，一手拿了一個網球拍子，一手拿了個網球，只管不住的在空中拋着。看到小南進來，就向她笑道：「我教你打網球，好不好？」小南道：「我不愛玩這個。」王孫道：「你愛玩什麼呢？」小南靠了院子門站定，笑嘻嘻的向他望着。許久的時候，才說了一句道：「我什麼都愛，可是我沒錢，我還說什麼呢？」王孫笑道：「這個好辦，你要聽戲呢？」上公園呢？「瞧電影呢？」都好辦，讓我來作東就是了。說着，將那個網球，交到拿球拍子的手上，一手空了出來，扶着小南的肩膀，連連拍了兩下，笑道：「你怎麼說？你怎麼說？正在他這樣調情的時候，恰好主人翁柳三爺出來了，他看到王孫那種神情，自己就表示着得意的神氣，將身軀擺了兩下，然後微笑着道：「小王，你看我發現了這顆明珠，怎麼樣？不是大可造就的一個人才嗎？我以爲她的造就，將來會在綿綿以上。」王孫對於他這個話，雖是很表贊同，不過他想到綿綿是三爺的乾姑娘，假如說小南的色藝賽過了綿綿，那就蔑視了主人翁。因笑道：「她那裏就達

到那個程度？不過她富有新女性的美，差不多是一般人所未有的。說到這裏，他那拍着小南肩膀的手，依然未曾放下，而且輕輕的，將她肩膀上豐滿的皮肉，捏了兩下，捏得小南嘻嘻的笑着，身子向後一縮。柳三爺笑道：「小王，看你這個樣子，對她很有些迷戀罷？」王孫笑道：「她對於這個，完全不解，現在談不上，談不上。」柳三爺笑道：「我這又要套用那時髦的論調了。你現在對於她，可以認為是訓政時期，遇事指導她一番，這不像國家大事，要用多少年的時間？有三個月工夫，她就能了解一切了。到了那個時候，你就是訓政完成，實行戀愛了。」王孫笑道：「設若訓政完成，她不擁戴我作領袖，我又這麼辦？」柳三爺道：「這就看你的手腕如何了？有道是先入為主，你既然是個訓政的人，她被你教訓成就了，總不能忘了你的好處，而且在現時三個月之中，你總可以算是一黨專政，你不會盡你的技能，去抓住她的中心嗎？」小南瞪了兩隻眼睛，望着兩人道：「你們說些什麼？」柳三爺道：「我們這裏的規矩，每一個小姐，都要找一個乾哥哥，來作她的保護人，王先生他很願意作你的乾哥哥，不知道你可不肯？」小南笑着將身子又是一縮。柳三爺笑道：「真的，他真願作你的哥哥，你有了這個哥哥，在家裏可以教你唱歌，教你跳舞，出去可以陪你玩，可以陪你喫喫喝喝，這不比一個人好得多嗎？」小南將翻領下的領帶子拿在手上，翻弄着，只管微微的笑着。柳三爺笑向王孫道：「你看看，她的意思，已經是完全默認了，你就進攻罷。你這要謝謝我，我在亂草裏頭給你找出了這樣一顆明珠，不能不說我是巨眼識英雄罷。」說着，走上前來，將王孫和小南的身軀用兩隻手攏了起來，讓她二人擠在一處，兩隻手在二人身上輕輕拍了幾下，道：「就是這樣子說罷。」說着，掉轉身立刻就走了。小南到柳家來了這久，看見男女相親相近，什麼手腳都作得出來，男女二人緊緊的站在一處，這更算不得一件事，所以她也就坦然受之。只在這時，上面屋子裏有人掀開一點門簾縫，露出半張蘋果也似的面孔，在那裏張望着。小南料着是人家張望自己，立刻將身子一閃，那

楚狂楚歌兄妹二人，就攙了出來，向他們笑着道：爲什麼這樣子親熱？小南紅了臉，低着頭不說話。楚狂笑向王孫道：你未免進攻猛烈一點罷？王孫笑道：什麼猛烈？這是三爺拉攏的，我沒有法子抵抗。楚歌笑道：這樣的事，也落得不抵抗呀。楚狂道：這話可說回來了，常女士若不是遇到三爺點鐵成金的妙手，真埋沒了這麼一生，他發現了，卻讓小王輕輕悄悄得去了，未免太便宜了。王孫笑道說起來，這話真也有些奇怪。常女士和我們作鄰居，也不是今日一天，爲什麼直到現在才發現她是一顆明珠哩？我以為她之成爲明珠，真是老楚那句話，得了我們三爺那一番點鐵成金的妙手，安得盡天下女子，都變成明珠。我之所以和常女士在一處，這也不過是完成三爺一番成人之美的意思，什麼叫着得便宜，我可有些不懂。楚狂道：你不屈心嗎？現在你已是她的乾哥哥了，我們在屋子裏都聽見哩？我在佩服三爺之下，就不能不說一句三爺不爲什麼，爲什麼不和我們尋出一顆明珠來呢？你們來呀！要王孫請客，他新得了一個可愛的妹妹了。說話時，他擡起一隻手來，在空中招展着。同時，他也跟着那手勢連連跳了幾跳。只在這時，屋子裏一陣風似的，攙出許多男女來，團團將王孫和小南圍着。這樣的大鬧，小南到底有些不慣，把那羞得通紅的一張臉，只管低到懷裏去，擡不起來。可是四面都是人，叫她到那裏去躲？真把她兩張面孔羞得紅破了。

第十二回 終煞雌威搜衣藏蓄幣 更增友好對鏡爲梳頭

大家笑成一團的時候，柳三爺由人叢中擠了出來，向大家搖着手道：不要鬧，不要鬧。你們要知道，這樣和男子接近，還是她的處女作，鬧得太厲害了，以後她永遠不敢和異性接近，別人罷了，豈

不害了小王？如此一說，大家一陣鼓掌，也就散了。小南撇了撇嘴道：「沒有瞧見過，這些人都是這樣給人開玩笑的，以後我不來了。說畢，轉了身子就向外跑。王孫由後面追了出來，拉住她的手道：『你到那裏去？』小南道：『我回家去呀，難道還不讓我回家嗎？』王孫用手輕輕的拍着她的肩膀，低聲笑道：『不要生氣，讓我同你慢慢的說一說。』你想，我們這些同事，那個不是這樣的一個人？都有一個保人，把這事看得平常和別人一樣。人家說：『你是我的乾妹妹，你就一拍胸對人說，不錯，他是我的乾哥哥，我包他們什麼話也不說了。』小南撇了王孫一眼道：『那敢情是你願意？』王孫笑道：『並不是我要佔你的便宜，要做你的老大哥。可是你仔細想想，你用不着找一個人來保護嗎？別人對學校裏的事，樣樣熟習，還有一個人保護呢？難道你就用不着？』小南道：『我用不着，可是你爲什麼不找一個人來保護呢？』王孫笑道：『我要的哇，我就是請你跟我當保人，你願意不願意呢？』小南又笑着撇了一眼，沒有什麼話可說。王孫道：『你到那兒去？』小南道：『我回家去，難道你還不能不讓我回家去嗎？』王孫微笑道：『你別信口胡謔了！你也看到了什麼地方？這是你回家的那一條路嗎？』小南看時，不知不覺的，已經走出胡同口很遠了。便笑道：『全是只顧跟你說話，路也忘記了，我回去。』說着話時，她已經掉轉身來了。王孫一手扶住了她的後脊梁，將她的身子一扳，笑道：『你真個要回去嗎？我帶你去。』小南笑道：『上次我瞧的那電影，真有意思，上面也有山，也有水，人的影子也會說話，那是什麼緣故？』在她說這番電影好處的時候，王孫不要她再說什麼，知道她是絕對願意去看電影的了。便攜了她一隻手道：『趕快走罷。』遲一點，我們要趕不上了。小南笑道：『雇車去得了。』王孫笑道：『這就不要回家了。』小南道：『你要我回家嗎？』王孫兩手將她拉着，笑道：『走罷，走罷，我說錯了，跟你陪罪罷。』說着，還跟她連連點了兩個頭。小南日日和那班時髦女孩子在一處，已經知道了對於男子們應該取的若干態度，便偏了臉，連連的頓了腳道：『我不去，我不去。』王孫笑道：

得啦，算我說錯了就是了。請你看電影不算，我還要請你上館子去喫飯呢。小南道：要是像那天一樣喫洋飯，用刀叉那樣喫法，我可不來。王孫用手輕拍了她的肩膀道：以後不要說這樣的外行話，人家聽了，會好笑的。你就說是喫西餐得了。那天我不是請你喫一餐就算了，另外還有一層意思。就是在我們這個歌舞團裏，常常有人請喫飯，若是請去喫西餐的時候，你一個人喫不來，豈不是笑話？所以我先帶你見習見習，到了那天，有人請你喫飯，你就不露怯了。說着說着，已經走出胡同口，就坐了車子到電影院裏去了。由看電影以至於喫飯，直到晚上九點鐘還不曾回家，把一個常居士餓得心火如焚，只好自己摸索着走到外面來，在胡同口買了兩個燒餅喫。自己沒有法子去管束這個姑娘，只氣得將兩隻腳不住的在地面上頓着。口裏還連連的罵道：這個該死的丫頭，這個該死的丫頭，只聽到大門響着，有腳步聲走了進來，自己就高聲罵道：你這該死的丫頭，也記得回來，你就死在外頭好了，何必回來呢？外邊就有人答道：你這是怎麼了？我還沒有走進大門，你倒先罵了我一頓，你不願意我回來，還是怎麼着？那麼，我就死在醫院裏得了。說了這一大套，常居士才知道是余氏回來了，便道：喲，你出院了，謝謝地。余氏戰戰兢兢的，摸着走進屋子來，屋子裏漆漆黑黑，燈也不會點着，一路走着，砰砰亂響，碰着了不少的東西。問道：我有這些日子不在家，這個家不知道變成了什麼樣子？大約屋子裏成了狗窠了。你反正是看見，用不着點燈，難道別人也用不着點燈嗎？取燈在那裏？快說出來。說着話時，她一路踢着東西亂響，已經走到裏面屋子裏去了。常居士道：你還怪我呢？我都讓你的閨女把我氣死了。這一程子，成天的不在家，今天到這個時候，還沒有回家，把我餓得死去活來。我好不容易摸到外邊去，才買了幾個燒餅喫。我一個瞎子，替你們守了這個破家，那還不算，你們還要我點上燈……余氏道：不要說那些話了。我正要問你，我們這孩子，現在是怎麼樣了？有一天到醫院裏來看我，衣服也換了，頭髮也剪了，搽

脂抹粉，打扮得花蝴蝶子似的。我問她這爲什麼？她說是洪先生出錢給她買的衣服。說了兩句話，她就跑了，我很疑心，恨不得立刻就回來，看看到底是怎麼樣了？自從那天以後，她也沒有再來過，我急死了，天天要回來，醫院裏總是不肯放。今天我對醫院裏人再三的說，家裏短不了人，才把我送回來了。小南這丫頭那裏去了？常居士道：唉！不用提了，這個孩子算廢了。她告訴我，要進歌舞班子去唱戲，我就攔着她說，這個地方去不得。你猜怎麼着？她倒反說我是一個頑固黨。余氏在裏面屋子裏，摸摸索索的，居然把火柴找了出來，點上了一盞煤油燈，手上舉得高高的，由裏面屋子照到外面屋子裏來，由外面屋子又照到裏面屋子裏，口裏還喃喃的罵着：呵！煤球滾了滿地，水缸裏的水也乾了，這四五隻碗，也不知道是那天喫了東西的，沒有洗過。呵！我那把水壺放到那裏去了？余氏用燈照一處，口裏就要咒罵着一聲，等她把屋子照遍了，已經是吵得常居士滿心不耐煩。他本想說她兩句，一想到她病好剛剛回家，不要三言兩語的又和她吵起來，只得忍耐住了。余氏在各處探照了一遍，然後回屋子去，她首先詫異起來的，便是這張破坑上，卻發現了一件杏黃色的女旗衫，拿起來一看，先有一陣動人的香氣，襲到鼻子裏來。心裏便想着，女孩子穿這樣漂亮，又這樣香的衣服，這是幹什麼呢？拿了這件衣服正在出神呢，那衣袋裏卻有一角鈔票射入眼簾，連忙掏出來看時，卻是一張五元的。余氏一手捏了衣服，一手捏了鈔票，只管繼續的看着。她口裏喃喃的自言自語道：這孩子幹什麼了？不要鬧出不好的事來罷？又是衣服，又是錢。常居士在外面問道：那來的錢有多少？余氏道：聽到說錢，你的耳朵就格外靈活起來，那裏有什麼錢？不要起糊塗心事了。她說着，將那張鈔票看了一看，就向身上揣了起來。常居士道：你不要多心，我並不是問你有多少錢，就想分你一半用。我是問這錢到底有多少？要研究這錢是那裏來的？余氏叫着道：你不用問，沒有多少錢，反正女兒不是在外面偷人得來的錢。常居士聽她說的

話，是如此粗魯，這話也就沒有法子可以向下問去。可是他夫妻兩口子這樣爭吵的時候，小南已是在大門口站立很久了，及至聽到母親的話，很有些衛護自己的樣子，這就大了膽子，走將進來。站在房門口，笑嘻嘻的先叫了一聲媽！余氏猛然一擡頭，看到她那一身鮮豔露肉的衣服，一伸手就把她頭髮上那個大紅結花扯了下來，手上托着，送到她面前來問道：這是你媽的什麼玩意兒？我這些日子不在家，你幹些什麼了？你說！小南逆料着母親是不免有一番責罵的，但是自己下了一番決心，無論母親怎樣反對的，自己是進柳家的楊柳歌舞團進定了，父親是個瞎子，他還能怎麼樣？母親雖是厲害，其實能給她幾個錢，她也沒有什麼事不能答應的。她立定了這個主意，所以余氏向她發狠，她倒並不驚慌，板住了面孔，撇了嘴，靠着門框站定，因道：你們不是說家裏窮的不得了，要出去找飯喫嗎？我這就是出去找飯喫去了，礙着你們什麼事？倒要這樣大驚小怪！余氏聽說，一伸手就想將一個耳巴子伸了過來，然而小南早防備了這一着棋，身子向後一仰，已是躲過去一尺多路。余氏一下沒有打着，倒也不要打第二下，便伸出一個蘿蔔粗也似的指頭，指着她的臉道：不要臉的臭丫頭，叫你打扮得這樣花蝴蝶兒似的出去找事嗎？你去當窰子好不好？小南道：你別胡說人了，也不怕髒了嘴。你去看看柳三爺家裏那些人，不都是穿着這樣子的嗎？喫人家的，穿人家的，一個月還拿人家十五塊錢，什麼不好？余氏聽說一個月有十五塊錢，那指着小南的手指頭，原來指點得很是用勁，到了這時，卻情不自禁的，慢慢的和緩着，垂了手下來，睜了兩隻大眼睛，向着小南道：你打算怎麼樣？真跟着那些人去唱戲嗎？小南道：誰說是唱戲？這是歌舞，是一種藝術表演。余氏道：什麼？硬說表演常居士在外面接嘴道：瞎炒蛋！你和他們在一處混了幾天，什麼都沒有學到，這倒先學到了什麼藝術不藝術？余氏道：我早就知道了。柳家那些花蝴蝶兒似的女孩子，都是上臺去跳舞唱歌的。一個人上了臺，那就是唱戲。小南道：你現在

也知道了，我並不是做了什麼壞事情罷？余氏又站着挺起胸脯子來問道：不是壞事，是什麼好事掙來的錢呢？難道說穿人家這樣幾件衣服，就滿臺上去露臉嗎？她口裏說着幾件衣服那幾句話時，手上拉着小南的衣服，扯了幾扯。這一扯不打緊，恰好把衣服上的口袋，抖了出來。這衣服的袖子，是很薄的，袋裏放了一疊鈔票，卻看得極真。於是一把抓着小南的一隻手胳膊，將她拉到身邊來，口裏罵道：你倒好？身上揣着大洋錢大把的買零星喫呢？說着，就伸手到她衣袋裏去，把那疊鈔票奪了過來。小南要伸手來搶時，余氏右手拿了錢向袋裏揣了下去，左胳膊橫着向外一搪。那種來勢，既兇且猛，小南萬萬不會提防，站立不穩之下，身子向後倒退了幾步，嘩唧一聲，把小棹上散的破鐵破罐，一齊打倒。常居士連連叫道：怎麼還沒有說到三言兩語，就打起來了？小南哇哇的哭起來道：她搶我的錢，她搶我的錢，我身上的錢全給她搶了去了。余氏攔門一站，將背朝着外，抵了小南進去的路。在袋裏掏出那疊鈔票，就連連的點上了一陣。口裏就罵道：什麼了不得？全是一塊錢一張的票子，一共是十張。常居士啊喲了一聲道：那裏來的許多錢？這得問問她。若是不義之財，可要退還人家。余氏道：你別在那裏喫燈草灰放輕巧屁了。你家裏有幾百萬家私，說這樣大話。因掉轉身來，向小南道：錢是我拿了，你要說，這錢是怎樣來的？你的話若是不對，我一樣還是要抽你。小南在衣服袋裏掏出一條紫色印花綢手絹，揩着眼淚道：我的錢，你全拿去了，我還說什麼？反正我不是偷來的，你問什麼？余氏拉了她一隻手臂，將她拖到屋子裏面，咬着牙，輕輕的向她問道：究竟是怎樣來的錢？你說她坐在坑沿上，睜了病後兩隻大眼，向小南望着。小南靠了牆站定，低了頭，咬着一個指頭，許久許久，才道：這是王先生給我的，他說我的衣服鞋襪都是人家送的，這不大好，叫我隨便買幾尺布，做些洗換的衣服。你全拿去了，我還作什麼呢？余氏道：那個王先生？他憑什麼有那樣好心眼，給你的錢作衣服穿？小南道：他是楊柳歌舞團裏一個樂師。余

氏道：他是個鑰匙？小南一頓腳道：你真是鄉下人，什麼也不懂？余氏道：你到人家裏去了幾天，就學了這一口洋話，我那裏懂？小南道：這是什麼洋話？他是在歌舞團裏拉梵鈴的。索性告訴你罷，梵鈴就是洋琴。余氏道：原來是個拉胡琴的，他憑什麼給你許多錢呢？小南道：他是我乾哥哥。她說出這話以後，猛然覺得有些不大妥當，立刻一伸手，掩住了自己的嘴。余氏沉了臉道：快說呢！人家那有那樣便宜的錢給你？你說你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說時，她一伸手，就要去揪小南的臉蛋。小南閃了開來道：你只管打我，你要打我，就把錢還我。乾哥哥要什麼緊？歌舞團裏的人，一個人都有一個乾哥哥的。你不信，明天我也可以把他帶給你看。那比姓洪的要好上幾百倍了。常居士道：洪先生爲人不壞呀，人家是個仗義的君子。小南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他別仗義了。他有仗義救人的本領，就救救自己罷。他住在會館裏，比咱們家還窮，牀上被都沒有，睡着光牀板。余氏道：喜歡人家是你，討厭人家也是你，你說得人家那樣不值錢。小南道：你不信，到會館裏去看看，我這話真不委屈。人家王先生，睡的是什麼，穿的是什麼，你明天瞧瞧。余氏道：那我不信，我得在你身上搜。說話時，就不問三七二十一，將小南按在坑上狂搜了一陣。這一陣搜索，連腳指丫子裏都搜遍了。果然並沒有什麼可疑之點。小南掩着衣襟，坐在坑角上喘氣。余氏也坐在坑沿上喘着氣。因道：今天我乏了，我也不說什麼，到了明天，慢慢的跟你算帳。說畢，她摸摸口袋裏的鈔票，就躺下了。小南看看母親這樣子，倒似乎不會和自己爲難。心裏也就自打算着主意，明天要怎樣的去和王孫商量，把這難關打破。據王孫看電影的時候說，現在姑娘們做事，母親是管不着的，母親真要管起來，就不回家去，打官司打到衙門裏去，也是姑娘有理的。那末，還怕什麼？因爲如此，小南也就大着膽子，安心睡覺。到了次日清晨起來，臉也不洗，披上衣服，就到柳三爺家來。直向王孫屋子裏去。原來柳家的男女團員，分兩面住，女子都住在後面，可以辦到一個人住兩

間房，男子們，卻至少是兩個人住一臥屋子，而且是住在進門的那頭一個院子裏。小南站在王孫房門外，用手敲了幾下門。這也是她到柳家來，新學的玩藝兒。她如此敲了幾下，王孫道：「是那一個請進來罷。」小南推開門，由門縫裏伸頭來看着。只見王孫躺在小鐵牀上，枕頭堆得高高的，將頭枕着，下半截身子蓋了一牀白線毯，上身只穿了一件薄薄白汗衫，兩手舉了一張美女畫報，在那裏看着。他聽到門響，放下報來。那漆黑的頭髮捲了許多雲頭，在頭上蓬亂着。雪白長方臉，高高的鼻子，水晶似的眼睛，看了去樣樣都美。他笑道：「今天來的這樣早？」小南撇了嘴道：「和我媽拌嘴來着，把我的錢全搶去了。」王孫聽說，連忙向對面鐵牀上努了兩努嘴。那牀上睡着了一位方定一先生，乃是吹銅笛的，和王孫很要好。他又能拉中國二胡子，小南來了，總是拉着小調子給她聽。所以小南和他，也是很熟的。這時王孫向他牀上一努，小南就知道王孫是要瞞着方定一的，伸了一伸舌頭，就沒有作聲。王孫低聲道：「你身上的錢，怎麼會讓你媽拿了去了？」小南道：「她昨天晚上由醫院裏回來了，看到我穿了這種衣服，就搜我。我坑上還有一件衣服，裏面還有一張五塊票呢，一齊都讓她拿去了。你摸，我現在衣袋裏，一個銅子也沒有。」說着，走近王孫頭邊，坐在牀沿上，手伸到袋裏去，將袋翻將轉來，可不是一隻空袋嗎？王孫伸出一隻手，摟住小南的腰，偏了頭來看她的口袋。對面牀上的方定一，一個翻身坐了起來，笑道：「好哇！你們以為我睡着了嗎？我可沒有睡着呀。」小南將兩臉羞得通紅，搶着站到一邊去。王孫笑道：「你這個人豈有此理？湊猛了叫了出來，也不管人家是不是會嚇着一跳？」方定一穿着無袖汗衫，露了兩隻大胖手臂，肉只管哆嗦，笑道：「你們還說呢？也不管人家睡着了沒有，兩個人在屋子裏，就這樣親着摟着的說時，向小南瞟了一眼。小南聽說，更是低着頭不好意思呢。方定一將那隻光手臂伸了出來，向王孫連連的指着道：「你呀，你呀！密斯常初到我們這裏的時候，多麼天真爛漫，什麼也不在乎。現在可有些意思了，見

人總是羞答答的，這分明是你那一個好孩子教壞了。王孫笑道：你可別瞎說，她的母親正要和姨爲難呢，你這樣一說話，傳到別人耳朵裏去了，倒真以爲我們這人家教壞了呢。小南當他們說話的時候，並不理會，只管擰了頭去，看牆上釘着的外國電影明星相片。方定一披了一件浴衣，拖着拖鞋，走上前來，一把將小南拉着轉過來，笑道：爲什麼？生我們的氣嗎？小南將手一擰，擰了嘴道：我不跟你好了，說出話來，都是氣死人的。方定一也不再說什麼了，打開櫥櫃來，取出了一玻璃瓶子糖果，直伸到小南面前來，笑道：請喫個罷。下午歸我作東，請你看電影。小南道：放下來罷，我還沒有洗臉漱口呢。方定一收回糖果瓶子，一伸手在王孫臉下掏了一下，笑道：你聽見沒有？這都是你教的呀。王孫聽了這話，笑嘻嘻的，自端着臉盆漱口盪出去，打了水來，放在盆架上，連香皂牙膏等等，都在一邊放好了。那方定一忽忽忙忙將衣服穿好了，伸着五道大指頭，巴掌向空中一揚，微微笑着，一點頭道：我們回頭見。說畢，他就代爲帶上門，竟自走了。王孫向小南笑道：今天爲什麼來的這樣早？就爲着到我這裏來洗臉嗎？小南笑道：我若在家裏，我媽會和我吵的，所以早早的溜了出來。王孫道：難道你就不回去了？你若回去，你母親還是可以和你吵的呀。小南對了牆上掛的一面鏡子，兩手心塗了雪花膏，只管向臉上塗抹着。王孫站在她身後，拿了一瓶頭髮香水，只管向她頭髮上淋着，對着鏡子裏面，不住的向她笑。小南道：爲了這個，所以我來和你商量一下。你若肯賞面子，跟着我到我家裏去走一轉，我媽就不會和我吵了。王孫放下香水瓶子，將自己用的黑牙梳拿來，和她梳着頭髮，笑道：那爲什麼呢？難道你母親還怕我不成？小南道：不是那樣說，她在家裏，也不知道我認了怎樣一個乾哥哥，所以她不放心。你和她見一面，讓她知道你是這樣一個漂亮的人，她以後就不會鬧的了。王孫笑道：漂亮不漂亮，這與你母親管你不管，有什麼相干？小南道：你若相信我的話，跟我去走一趟，一定就看出來了。你若是不去，我今天回。

家去，我媽以後不要我來，你就不能怪我了。王孫笑道：你捨得丟開我，我還捨不得丟開你呢。說着，他一隻手不覺搭在小南的肩膀上。小南笑着將身子一扭道：別胡來了。說着，她轉身一跑，就跑到鐵牀那邊去。王孫笑道：你躲我幹什麼？你越躲我，我可越追着你的呢。說着，兩手按了鐵牀，跳將過來，兩隻手將她一抱，低了頭望着她的臉，正待說什麼。小南很喫驚的樣子，叫起來道：你聽我媽在叫我了。王孫偏着臉聽時，果然那聲音叫到了大門口。小南道：她在大門口叫着我呢，你讓我去和她說話罷。我要不理她，她真會叫到大門裏來的。王孫知道她的母親是個不登大雅之堂角兒，真讓她嚷到大門裏面來了，惹着大家去看，這固然讓小南面子上不好看，就是自己這個新任的乾哥哥，臉上也有些不好看，倒贊成小南出去，將余氏攔住了，便道：你只管去罷，我在後面跟着，你要是對付不了，我就出馬。小南推開了王孫，自己就向大門口跑去，只見余氏披着滿頭的散髮，身上一件洗成了灰白色的藍布褂子，斜做了大半邊衣襟，張了大嘴，朝着門裏，只管叫着小南不了。小南一陣風跑到大門口，頓了腳問道：我問你，你叫我幹嗎？你叫我幹嗎？家裏什麼東西怕臭了爛了，等着我回去喫？余氏用手指到她臉上道：你怎一清早起來，睜開……啊！不得臉上擦得這樣白。說時，她的手指，一直要觸到小南的臉上來。小南不敢和她對嚷，身子只管微微的向後退着。余氏將右手一個食指，當着敲木魚似的，在空中擊着，咬了牙正要大罵。向前一看，一個穿西服的少年出來了。那衣服是好是歹，自己分不出來，可是他那雙皮鞋，擦得溜光，手指上帶了一個金戒指，那上面還有一顆亮燦燦的東西。好像聽人說過，那個叫金鋼鑽，雖然說不到是無價之寶，然而那比什麼珍珠寶貝都要值錢。這不用狐疑，這個人當然是很有錢的人。若是沒有錢，怎能夠帶這樣貴重的寶貝呢？因之還不會和人家說話，自己就先軟了三分。那要罵人的話，自然是罵不出口的了。小南就介紹着道：這就是團裏的王先生，人家幫忙的地方，可就

多着啦。王孫笑着向余氏點了個頭道：「老太，你只管放心，我們這裏，小姐們多着啦。你姑娘在我們這裏，一點也不受委屈。她自己除了喫的穿的都有了，不算一個月還可以拿十幾塊錢薪水，你還有什麼不願意的？再說，我們相隔的地方又很近，你家有事，你在院子裏叫一聲，這裏也聽得見，不和在家裏一樣嗎？這樣的好事，你都不讓她幹，你還有什麼事情，找得出比這還好的呢？」余氏看到這樣一個漂亮人物，心裏先就軟化了，而況王孫說得又很是有理，沒有法子可以駁倒人家的，於是就笑道：「不是那樣說，這孩子一到你們這兒來着，就成天不回家。王孫道：「我們這裏的姑娘們，一大半是南方人，她們離家幾千里也沒事。其餘的人也都是住在這裏，一個禮拜不見得回一次家。你的姑娘一天回家好幾趟，你還不放心的啦？」說着話時，柳三爺也出來了，他今天一時高興，改了穿長衣。只看他穿淡藍色的湖縐夾袍子，恰是一點皺紋也沒有，這是余氏認得的，非闊人穿不起的東西，看呆了。只聽他口裏問道：「怎麼車子還沒有來？」王孫就介紹着道：「這是我們團長。余氏向他看了一眼，張了大嘴笑道：「我認得的，這是柳三爺，我們是老街坊啦。」柳三爺向她微笑着，又向小南身上一指道：「你瞧，你家姑娘這個樣子，和以前是兩個人了，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余氏還打算說什麼，轟隆隆一陣汽車響，一輛汽車到了門口，柳三爺大搖大擺走上車去。余氏站在一邊，只有欣慕的分兒，那裏還說得出話來呢？」

第十三回

白眼橫施碎花消積恨

憨態可掬授果續前歡

柳

三爺家是有錢的人家，常家一家人都是知道的。但是在柳家與自己沒有一點關係以前，這值不得去注意。現在余氏站在大門口，看到柳三爺如此闊綽，姑娘能在這種人家來往，還有什麼對自己不住的？也就大可以不必說什麼了。小南看到她那發呆的樣子，便道：你回去罷，還有什麼話說呢？王孫也笑着向她道：你只管放心，我們這裏，比什麼大公館還要舒服，比什麼大公館又要自由，在這種情形之下，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余氏掀起一片衣襟，擦了幾下嘴，笑着向王孫睜了大眼道：真的？她一個月能掙十五塊錢嗎？王孫笑道：這爲什麼冤你？你一個月到我這裏來拿十五塊錢得了。她手上掀着的那片衣襟，由嘴上擦到額角上來，笑道：那敢請好呵！是照陽歷算呢？還是照陰歷算呢？今年閏一個月，若是照陽歷算，我們可要喫一個月的虧呵！王孫聽說，索性大笑起來，點着頭道：現在外面拿薪水，都是照陽歷算的，喫一個月的虧，這也不是一個人的事呀！小南天和有錢的人在一處，現在不是把錢看得那樣重的了，聽了母親的話，自己也覺得有些難堪。於是兩手推了余氏回去罷，不要在這裏廢話了。回頭我帶些東西回來給你喫。余氏道：你不用給東西我喫，乾折得了。應該花多少錢，你就給我多少錢得了。小南只要母親肯走，這也不去和她怎樣的分辨，只裏連連的答應道：好的好的，我一定會帶來。余氏一路走着，一路還滔滔不絕的說着。小南一直將她推到了胡同口，怕她會反手將人拉回家去，這才掉轉身來，仍走回柳家來。王孫笑道：這就好了，打破了這個難關，以後她就不至於和你囉吵了。於是他一伸手扶了小南的腰，向屋子裏走去。小南起初對於王孫這樣親熱，本來有些不好意思，現在看看這楊柳歌舞團的人，男男女女都是這樣子，自己一個人也就不必去怎樣獨特異議了。這樣子過了三天，她在柳家，已是混得極熟，整日的不回家去，余氏也不像以前那樣來追究，由她自主了。在這幾天之中，洪士毅來過了三回。然而每次來的時候，一問起來，總是小南不在家。這是

常居士的意思，以爲姑娘雖然窮得去檢煤核，也不過是普通窮人應有的常態，可是讓姑娘到歌舞團裏學歌舞去，這就不是正道。洪士毅是個守規矩的寒士，可不要告訴人家，免得人家見笑。他如此想着，所以在士毅面前一個字不提。士毅無緣無故，也不能打聽人家姑娘的行動，只是心裏納悶而已。但是小南和幾個時髦小姐在一處走路，這是自己親眼所視的。那天她說着，不過是在柳家玩玩。這胡同裏有個辦歌舞班子的柳岸，莫不是小南投到他的歌舞班子裏去了？哼！這很有幾分像，那天和她同道走路的女孩子，不就是歌舞班子裏那一路角色嗎？像小南這樣的人才，讓她去檢煤核，固然委屈了，然而讓她到臺上去賣肉體賣大腿給人看，這也不見得高明。這話又說回來了，一個人窮了，什麼事都作得出來的，他家不找出路，就要餓死，這有什麼法子呢？若真個去上歌舞班子，豎起一塊藝術的招牌，面子上總還可以遮掩得過去。設若並不是上歌舞班子，比這還下一層，實行去賣人肉，這又當怎麼樣呢？看常老頭子說話吞吞吐吐，莫非真走入了這一條路罷？士毅想到這裏，他就不由得替小南毛骨悚然起來。好像小南這樣做去，與他的生命都有什麼大關係似的。好在柳家的所在，自己是知道的，且先到那裏去打聽打聽看，如果並不在那個班子裏，小南就一定到了不高明的所在去了。他想到了惶恐之餘，在小南進楊柳歌舞蹈團一星期之久，實在是忍不住了，就鼓着十二分的勇氣，前去探問。柳家是個藝術之宮，少女們是在二十人之數，當然門禁是很緊的。士毅到了門口，先向門裏張望了一陣，見那朱漆大門裏，映着兩行綠樹，陰沉沉的沒有一點雜亂聲音，就不便胡亂的向裏面衝了進去。遠遠的在門口望着，見有一個西裝中年漢子出來，就取了草帽子在手，向那人點了一點頭，笑道：「請問，這是楊柳歌舞蹈團嗎？」那人向士毅週身上下打量了一番，見他身上的灰竹布褂子，變成了慘白色，那頂粗硬草帽又是黃黝色的，此外就不必看了，當然可以知道他是個極窮的人，就瞪了眼問他道：「你打聽作

什麼？士毅看了他那樣子，老大不高興，心裏想着，你又是什麼大了不得的人物？向你打聽兩句話，都不可以的嗎？也就板住臉道：我很客氣的說話，不過打聽一個朋友，並無歹意。那西裝人道：誰負有向你答覆的責任嗎？說畢，扭轉頭就去了。士毅看了這種神氣，真恨得全身抖顫，然而有什麼話可說呢？是自己向人家去找釘子碰呀？但是自己鼓着勇氣來打聽小南的下落，決不能沒有結果，就溜了回去。因之依然在門外遠遠的徘徊着，等候第二個機會。自己本來可以衝進大門去，向門房裏去打聽她的，可是自己這一種衣衫，門房又未必看得起，而且又是打聽一個女子，更會引出人家的疑心來。這倒不如在門口老等候着的爲妙了。他如此想着，就背了兩隻手，不住的在路上徘徊着。果然他所預料的是已經中了，不久的時候，有一羣男女，笑嘻嘻的向門外走來。其中一個穿綠色綢衣的便是小南。他們向外，自己向裏，正好迎個對着。於是伸手在頭上取下帽子來，向小南遠遠的點了一點頭。小南猛然的看到了他，先是突然站住，好像有個要打招呼的樣子。然而她忽然又有所悟，將臉子板住，眼光一直朝前，並不理會士毅。士毅拿了帽子在手，竟是望着呆住了。那帽子不能夠再戴上頭去，卻是身邊有一個女孩子，看見了士毅那情形，就問道：喂，那個人是和你打招呼嗎？小南道：他認錯了人了。我不認得他。說時，她眼角向士毅瞟了一眼，竟自走了。士毅到了這時，才知道她不是沒有看見，乃是不肯理會。若是只管去招呼她，她翻轉臉來，也許要加自己一個公然調戲的罪名。他的臉上，由白變到紅，由紅變到青，由青再轉到蒼白，簡直要把他氣昏過去了。在他這樣發呆的時候，那一羣男女，歡天喜地，已是走遠了。士毅呆站了許久，心裏好個不服。我和你雖不是多年多月的朋友，可是我爲你出的氣力，那就大了。不但是我和你熟，我和你一家人都熟，你怎好說是不認得我哩？你並不是那極端的舊式女子，不交男朋友的，在你那同路，就有好幾個男人，對我這個男人，難道就不許交朋友嗎？是你的朋友，都是穿漂

亮西裝的，我是穿破舊爛衣服的，和我點個頭，說句話，就丟了你的臉，所以乾脆說是不認得我，就免除這些麻煩了。好罷，不認得我就不認得我，我們從此斷絕往來就是了。這樣大一點年紀的女孩子，倒有這樣毒辣的手段？好啦，總算我領教了。他在這門口站了有半小時之久，自己發了呆，移動不得。因聽得有人道：這個人作什麼的！老在這裏站着。回頭一看，有兩個人站在別個大門裏，向自己望着。心想，我站在這裏，大概是有些令人注意，注意的原因何在？大概是我的衣服穿得不好罷？自己歎了一口氣，低了腦袋，就向會館裏走去。在路上看到了漂亮的女孩子，心裏也恨了起來，覺得所有的漂亮的女子，都是蛇蝎一般心眼的，我遇到這種女子，就應該打她三拳，踢她三腳，才可以了卻心頭之恨。他如此想着，慢慢的走了回去。到家以後，不知已是日落牆頭，那淡黃色的斜陽，返光照着院子裏，顯出一種慘淡的景象。他不知道今天何以混掉了許多光陰，也不知道自己是走些什麼路，就回到了會館裏了。他只感到頹喪的意識，和模糊的事實，人是像夢一般，回到了自己的屋子裏。他突坐到鋪着草席的牀上，忽然一件恨事，湧上了心頭。這牀上的棉被，這牀上的褥單，到那裏去了？不都爲着那個檢煤核的女子，要換好的衣服，當了錢，給她賣着去了。我爲她寫字，寫成了腦病，寫成了腦病之後，卻只睡這樣沒有被褥的空牀。她雖然也會到會館裏來看過一次病，然而她看到我屋子裏的東西是這樣簡陋，好像大爲失望。她嫌我窮，忘了她自己窮。她嫌我是個混小事的文字苦工，她忘了她是一個偷煤塊的女賊。我早知道這樣，那天在西便門外，我就該痛痛快快的蹂躪一頓。什麼是道德？什麼是良心？什麼是宗教？這全是一種裝門面的假幌子。她身上會帶着那樣一個卍字，可曾有一點佛教的慈悲觀念？我好恨，我也好悔。那天，我爲什麼要保全她的貞操？我一條性命，幾幾乎送在她手裏，她不過是送了我一束花來安慰我。我憑這個安慰我作什麼？士毅坐在牀沿上，兩手抓了草席，兩腳緊緊在地上撐，眼睛通紅，望

了窗子外的朦朧晚色。他掀開牀頭邊的一隻藍布破枕頭，露出了一個扁扁的紙包。那紙包裏面，便是幾十片花瓣。那是小南送來的殘花，不忍拋棄，留在這裏的。自己重視着人家送來的花，人家卻輕視着我本人。我要這個何用？想到這裏，也來不及透開那紙包，兩手平中一撕，連紙與花瓣，撕了個粉碎。花瓣落在滿地，他還是覺得不足以洩恨，兩隻腳在那粉碎的花瓣上，儘量的踐踏了一陣。接着用腳連連踐了幾下道：現在我可以出這一口氣了，我可以出這一口氣了。這會館裏的長班，正由房門口經過，聽了這話，就進來問道：洪先生，你怎麼了？士毅這才覺得自己神經錯亂，把外面人驚動了，便道：沒有什麼。屋子裏又出了耗子了，長班走開了。他坐在牀沿上，心房裏還是只管砰砰亂跳。一人悶坐了許久，又轉念一想，我這人也是多此一氣。她一個檢煤核的女孩，知道什麼？不過是圖人家的喫，圖人家的穿而已。假使我今天坐汽車，住洋樓，再把她找到一處來玩，叫她對着那個穿漂亮西服的青年，不必去理會，她也就照樣不會去理會的。社會上多少自命有知識的女子，結果也是免不了向有錢的人懷抱裏鑽了去。一個檢煤核的姑娘，你能教她會生出超人的思想來嗎？這只怪我喫了三天飽飯，就不安分。我假使不在慈善會門口遇到她，也不去加以追逐，就不會生這一場病，也就不會有這一場煩惱。算來算去，總是自己的不是。既然是自己不是，就可以心裏自寬自解，不必去恨小南了。在他這樣轉念了一番，心裏頭的氣，似乎平靜了些。可是這整個月的苦工，全爲着別人白忙了。總不能一點惋惜的意思也沒有。因之自這日起，在街上走着，遇到了男女兩人同走，對那男子，冷眼看到，心裏必定在那裏慨歎着。唉！你不用羨，懊喪的日子，還在後頭呢。對那女子又想着，猜不出你對這個男子，又要用什麼毒辣的手腕。這只有這個忠厚無用的男子，他才會上你的當。若是我時，就無論如何，你來諂媚我，我也不會上你的當。他的態度，既然是變到了這種樣子，就除了工作以外，已經沒有別的事會擾擾他的心事。

雖然是害病的時候，鬧了一點虧空，好在自己是能喫苦的人，除了喫兩錢粗麵食而外，沒有別的用處。苦了兩個月，把虧空也就填補起來了。這時已是夏去秋來的時候，慈善會裏的主任先生，想起有些地方的難民，無衣無食，卻是很苦，於是發起一個救濟各地難民遊藝籌款大會，楊柳歌舞團也答應了。這一天義務算是這遊藝大會的主要節目。士毅聽到了楊柳歌舞團五個字，心裏頭就是一動，心想：假使這會裏要派我到會場裏去當什麼招待員，糾察員的話，我一定不幹，我寧可站在大門口知會車夫，當一個義務巡警，也不要走進遊藝場裏去看一看那些女孩子。所以會裏的職員紛紛的運動在遊藝場裏當一種什麼職務的時候，士毅卻一點也不動心，依然照常作事。那主任先生，也是個執拗的老頭子，他見全部職員，只有一個洪士毅不貪圖遊藝會裏的招待做。這個人一定是能認真辦事，不貪玩耍的。於是就派他作遊藝會場內招待員之一。士毅雖然是不願意，但是自己在慈善會裏辦事，資格既淺，地位又低，這樣體面的事，在第二個人得着，乃是主任二十四分的看得起。若是把這事辭了，那成了一句俗話，不識擡舉。因為如此，就並不作什麼表示，默然的把職務承認下來了。他們的遊藝會，是在北平最大的一個戲院子裏舉行，來賓既多，招待員也不能少了，所以派出來的招待員，竟有三十員之多。而且年輕的人，又怕貪玩不能盡職，都要找老成些的事實所趨，就不得不到會外去找人。所以場裏招待員雖多，能夠裏裏外外，在通聲氣的招待員，卻是沒有幾個。在得力的招待員之中，士毅又是一個。他今天穿了新的藍竹布長衫，同事又送了一雙舊皮鞋給他穿起。他也怕自己形相弄得太寒微了，叫化子似的，將與會裏先生一種不快，因之在一早起來，就理了一回髮。這次在會場裏，雖然說不上華麗兩個字，然而卻是衣履很整潔的。至少引導女賓入座，不至於引起人家一種煩厭。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話劇快要完場，歌舞快要登臺，士毅心裏就想着，小南是初進團去的一個女生，一定不會什

麼玩藝，這歌舞劇，不像老戲，要什麼跑龍套，也許她不來了。他如此想着，也就沒有離開會場。本來事實上，也就不許他離開。他想着，萬一小南來了呢，或者不免在會場上碰到，我且溜到休息室裏去休息一下罷。因此也不向別人打招呼，悄悄的走到休息室裏來。在這個時候，當招待員的人，都有些疲乏了，而且料着也沒什麼事，有的走了，有的滴下了胸前招待員的紅綢條子，也混在許多人裏面聽戲。真在場上作招待事務的人，現在也不過十停的一二停罷了。因之士毅雖到職員的休息室裏去休息着，但是胸面前懸的那個招待員的條子，卻不肯放下來。自己剛坐下來倒了一杯茶喝，卻有一個茶房在門外叫道：有人找招待員。士毅一看這屋子裏休息的職員，並沒有那個是掛着招待員綢條子，既然有人叫，義不容辭的，只好走將出來了。他出門來一看，只見兩個穿半中半西式衣服的女子，站在進場門口，只管徘徊着。前面那個女子，不認得。對面一個女子，穿了翻領粉紅色連裙短衣，翻領外套着一條藍色長領帶。剪了的頭髮，梳了兩個五寸長的小辮，垂在兩耳上，一個辮子上繫了兩朵大紅結花。前面的頭髮，分着兩個桃子式，由額角上彎到鬢邊來。越顯得那面孔蘋果也似。猛然一見，便覺得這女子好看。仔細一看，這不是常家姑娘小南嗎？好在她是不認我作朋友的了，我又何必和她客氣什麼？於是板住了臉子。只當不認得她，故意四處張望着道：那一位找招待員？我就是的。只說了這句，那前面一個女子便迎上前道：是我們找招待員。我們是楊柳歌舞團的人，請你引我們到後臺去罷。士毅點着頭連說可以，還不會理會到小南頭上去。小南那可就先行說話了。她眼珠一轉，向士毅微笑道：洪先生，我們好久不見了呵！士毅本來繃住了臉子，只當不認識她，想把這一個難關混了過去的，現在小南倒先行說話了，這不能再不理會人家。然而他的話還不會答覆出來。那女子倒先問道：咳！你兩個人倒認識嗎？小南笑道：認識的，他是我父親的老朋友。說着，她回過頭來向士毅道：你今天是忙極了罷！士毅

道：也沒有什麼忙？這會裏表演，也有你一個？小南笑道：待一會兒我獻醜，請你多捧呵！她人是長得漂亮了，說話也是這樣的彬彬有禮。便笑着道：好的，回頭我一定要抽出工夫來瞻仰一番，他這樣說着，就在前面引路，把這兩位女士引到後臺去。本來他們團裏的人已經來了不少，他們互相見面之下，就擁到一團說笑去了。這後臺有老戲班的櫥箱，又有演話劇的人進進出出，再加上這一班歌舞家，已是混亂到萬分，在這種情形之下，已是沒有了士毅說話的機會，他只得退出後臺來。可是說也奇怪，自己最近的宗旨，是見了女子就要恨的，今天經過了小南這一個淺笑，幾句客氣話，不知是何緣故，他把滿腔子裏的積恨，無形中都消失了。他想着，她對我大概還不至於十分冷淡，那天她在楊柳歌舞團門口不肯理我，不過是爲了我衣服穿得太破碎，不便招呼罷了。這不能怪她，只怨我自己太不自愛了。今天我的衣服也不見得好，不過稍微乾淨一點罷了。可是她對我很客氣，雖然她說我是她父親的朋友，可是她在朋友之上加了一個老字，這依然是一種感情濃厚的表示。她說她也表演的，這倒是自己忽略了，怎麼沒有在表演的節目上，列上她的名字呢？他如此想着，立刻就找了一張節目單子來，到休息室裏仔細的檢查。呵！這一下子，他發現了小南是怎樣一個人物了。那節目有特大的字，印了一行道：新進歌舞明星常女士主演，小小畫家。節目之後，還有幾行介紹文道：常女士北平人，年十六歲，體態健美，歌喉瀏亮，性情尤爲活潑天真。入本團不過習藝數月，已能歌舞劇十餘齣。小小畫家適合常女士個性，尤見美妙。此劇後，復由常女士演月明之夜中的快樂之神，亦妙作，深願諸君加以靜默的欣賞也。士毅看過這段文之後，心裏大爲欣慕之餘，還是奇怪起來。這真是猜想不到的事，她一個檢煤核的女郎，到了這歌舞團裏去，竟一躍而爲明星了。在他拿着節目單子出神的時候，卻聽到會場裏一種猛烈的掌聲，這或者是歌舞劇上場了。於是也就學了別人的樣子，將招待員的紅綢條取了下來，悄悄的

混到人叢中去。這時，果然是歌舞上場了。士毅點着節目，一樣一樣的向下看去。看到第三節，是天鵝舞。下面注着柳綿綿常青兩女士合演。早是掌聲如推牆倒壁一般，臺上跳出兩個姑娘出來了。士毅所注意的，當然只有小南。她身上穿了一條似裙子非裙子的短褲子，兩條粉白溜圓的大腿，完全露在外面。上身只穿了一件背心，兩隻光手膀子，也像兩隻肥藕。她週身上下，都是白的。只有頸的所在，鬆鬆的圍了一條紅紗，頭髮上束着一條紅辮，兩根銅絲，頂着兩個小紅球，那大概就是天鵝的象徵了。她們兩人在臺上跳着舞着，處處都露出曲線美來。兩人雖是不必開口唱，可是她向臺下看着，老是那一種笑嘻嘻的樣子。臺底下的人，也不必聽她的唱，只看她這種笑嘻嘻的樣子，已經是醺醺欲醉了。士毅在臺下坐着，猶如也在臺上唱戲一般，心裏只管砰砰亂跳。不過在場的許多人鼓掌，他卻沉住了氣，一點也沒有動作。直待這一幕天鵝舞都過去了，他直着的脖子，才彎曲下來，然後吐出了一口氣。他心裏想着，她實在是美，實在是天真活潑，歌舞都大有可取之點。如此想時，轉念到臺底下的人，幾千隻眼睛，那一個不睜着燈籠似的，向她的玉體看着呢？這只有我，以前曾和她把臂荒郊，而且旁人所不能得到的，自己都可以得到，只是自己那個時候有些傻，不肯作出來罷了。他覺得這種事實，真可以自滿一下，參與遊藝會的人，誰也不能和我比較一下的了。他這樣出神的時候，小小畫家又上場了。小南穿了一套白色海軍式童衣，那後腦上鬢曲的長頭髮，紅紅的兩個腮幫子，這都在天真活潑上，表示出一種斌媚來。她在臺上形容一個頑皮孩子，不覺其討厭，只覺其可愛。這叫士毅二十四分的惱她恨她，現在都要消除乾淨了。到了這戲演完，隔了兩個節目，她又作起快樂之神來。這更美麗了，她穿了桃色的舞衣，披了白色的長紗，在那輕妙的音樂裏，真個是飄飄欲仙。人家鼓掌的時候，他也就情不自禁的鼓起掌來。歌劇演完了，老劇要上場了。鑼鼓一響，有許多人離座，士毅也跟着離座了。他的兩隻腳，並沒

有接着腦筋的何種命令，不知是何緣故，卻偏偏會向後臺走來。那些歌舞明星，一大半都換好了衣服，三三兩兩的要向外面走。士毅一進門，頂頭就遇到了小南。她手上提了一個精緻的小藤絲絡子，裏面滿滿的裝了鮮紅的蘋果。士毅認得，這是慈善會裏慰勞這些歌舞明星的水果，她大概分着這一部分了。她老遠的看到士毅，就深深的點着頭道：「洪先生，多謝你捧場！」士毅在見面之後，正不知道要用一句什麼話來誇獎人家，人家倒先客氣起來了，就笑道：「我是不懂藝術的人，可不知道用什麼話來誇贊的好？」他口裏雖這樣說着，臉上還是有些不好意思，卻低了頭去看那蘋果。小南一伸手，就在裏面掏出兩個蘋果來，塞到士毅手上道：「洪先生，請用兩個罷！」士毅兩手捧着兩個，彎了腰笑道：「這是慰勞諸位小姐的東西，我怎好喫呢？」小南笑道：「我們是老朋友，你還客氣嗎？」這老朋友三個字，真叫得士毅週身舒適，如觸了電一般。手裏捧了兩個蘋果，向着小南說不出話來。小南卻不像從前，說話羞人答答的。她毫不介意的向士毅道：「我爸爸很惦記你呢，沒有事到我們家去坐坐呀！」士毅道：「好，一定去的。」小南正還要說什麼，有一個女歌舞家，走將過來，手搭了她的肩膀，笑道：「我肚子餓了，快去喫飯罷。」小南點着頭，笑道：「洪先生，再見再見。」說着，她就走了。士毅一手拿了兩個蘋果，不覺得由後臺遙遙的跟着小南的後影，一直走了出來。到了戲院子門口，大街上的汽車，在面前飛馳過，過去，這才把他驚醒着，無緣無故，怎麼跑上大門口來了呢？於是他自己重墜入了情網，也不自知了。

第十四回

生死見交情揮之門外

溫柔增興趣投入懷中

這

場遊藝會，算是人才薈萃，辦得如火如荼，直到晚上十二點鐘以後，方始散會。洪士毅辦完了公事，回到會館裏去，他靜靜的在牀上躺着，心想，這真是猜不到的一件事，檢煤核的小煤妞，現在變成了歌舞明星，常青女士了。今天她這幾回歌舞，不知顛倒了多少衆生？她真足以自豪。於今只要她點一個頭，表示願意和什麼人交朋友，那就有錢的，有勢力的，年輕而且貌美的，都要搶着去和她接近了。像我這樣一個人，大概去和她提鞋子，還要她嫌我手粗呢。然而她的態度卻不如此，對我依然是很親密的神氣。那天在歌舞社門口遇到她，她不理我，那也不見得是她反而無情，不過是小孩子脾氣，看到我那樣衣衫破爛，以爲我是去羞她，所以不理我罷了。要不然，爲什麼今天她倒先招呼我，而且要我到她家裏去呢？我想着她說她父親很惦記我，那是假話。其實是她惦記着，這樣繞個彎子來說，就好聽一些罷了。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到她家裏去一趟，就是見不着她，在她父親母親口裏，多少也可以討一些口風出來。到了那時，她對我的意思，究竟是怎麼樣子的，就大可以知道了。他一個人橫躺在牀上，由前想到後，由後又想到前，總覺得自己識英雄於未遇，這一點已可自豪。再說，小南雖是成爲歌舞明星了，但是她也不見得就有了愛人，只要她還是個孤獨者，自己就可以去追逐，而且還要努力的去追逐。他越想越對，越對還越是愛想。在一種不經意的感覺之下，彷彿這兩條腿，由腳板以上，都有些冷，立刻坐起來一看，呵！噲！掉上點的那盞煤油燈，已經只成了棗豆大的那一線火燄。反是那燈心燒成了爆花，一粒一粒的像蒼蠅頭。窗子外鼾聲大起，原來全會館的人都已經睡熟了。士毅坐定了，手扶着頭想了一想，不成問題，這自然是夜深了。自己一個人傻想，何以會想了這樣久的時候，還一點不知道？又是入了迷了。不要想了，女人總是顛倒人的，睡覺罷。他有了這樣一個轉念，也就在那只剩一條草席的牀鋪上，直躺下去了。這一天一晚，他工作得身體疲勞，同時也就思想得精神

疲勞，人是真正的睡了下去，就迷糊着不曉得醒了。等他睜開眼來看時，窗戶外面已是陽光燦爛。只聽那人家樹上的蟬聲，啾啾的叫個不斷，這分明有正午的情形，自己這一覺，也就未免睡得太久了。一骨碌的坐了起來。他這一坐起來，在一切的感覺未會恢復以前，這裏首先有一樣東西射入他的眼簾，是什麼呢？就是昨天小南在後臺給的兩個蘋果。自己未曾喫，帶回來了。而且帶回來了，也是捨不得喫，放在棹面一疊白紙上。現在看到蘋果，就聯想到了給蘋果的人。昨天勞累了一天，慈善會裏今天一律給一天的假期，現在可以趁了這大半天空閒，到常家去看一看了。於是一隻手揉着眼睛，一隻手開了房門，向外面望去。只見光烈的太陽，兩棵樹的影子，在地面上縮成了一小團，那正是日已正午的表示。這是一天的假，又犧牲半天的了。若是不願把這半天光陰，白白的犧牲了，這個時候，就該立刻追到常居士家裏去。假使遇到了小南，談笑幾句，也就把半天牀上所虛度的光陰，足以彌補起來的了。如此想着，趕緊的舀了一盆涼水洗過臉，這就用手舀着水，把頭髮摸溼了，在書棹子的故紙堆裏，拿出一塊殘缺得像海棠葉子似的鏡片，一把油黑的斷木梳子，近着光，將頭髮梳摸了一陣。昨天新穿的那件竹布長衫，晚上就這樣和衣躺下了，不免留下了許多皺紋，自己低頭看着，覺的是不大雅觀。於是脫下來看看，更覺的是不雅觀。這就把長衫放在棹上，含了幾口水，向着衣服上，連連噴過幾次。噴了幾次之後，衣襟前後都潮潤了，然後放在牀上，用手摸扯得平直了，用手提了衣領，送到院子裏太陽底下，去曬。但是這樣的做作，未免有點就誤時候，自己搬了一張椅子，放在房門口坐着，眼睜睜的望了那件衣服，只等它乾過來。他自己覺着坐的時候是很久，其實不是兩分鐘，也就是三分鐘。他就走到太陽底下去，用手摸摸衣服，究竟是乾了也沒有？會館裏有個同鄉，由院子裏經過，他笑着道：「喝！老洪，今天要到那裏去會女朋友嗎？怎麼等着衣服乾？」士毅紅了臉道：「我正要出去，衣服上偏是潑了水了，你想呀，

我有個不焦急的嗎？他口裏如此說着，可就那件溼衣服，由繩子上取下來，不問好歹，便穿在身上了。走出大門來，心裏就想着，我這是弄巧成拙，爲了想穿一件不正些的衣服去見人，結果，倒是穿了一件透溼的衣服去見人。現在小南是個多見多聞的女子了，我若穿了一件溼衣服去見她，豈不讓她恥笑？我寧可晚一點去，不要在她面前鬧笑話罷。但是她如果誠心約我的話，必然就是這個時候在家裏等我，因爲她知道這是下班的時候呢。那末，我就不當去得太晚了。如此想着，只好挑街道中間，陽光照得着的所在，去走路。這就因爲一盪走着，一邊還可以曬衣服。唯其是曬衣服，在陽光底下，還慢慢的走着。走到了常家時，身上也曬出了一身臭汗。突然的走進常家的大門，站在陰涼所在，身上突然的感到了一種舒適，反是頭重腳輕，人站立不住，大有要倒下去之勢，趕快的就扶住了門，定了一定神。常居士坐在他那張破布爛草席的牀鋪上，沒有法子去消磨他的光陰，兩隻手拿了一串念珠，就這樣輪流不息的一顆一顆的來掐着。他彷彿聽到前院有了一種響聲，立刻昂了頭向前面道：是那一位來了？士毅手扶了他們家的矮院牆，定了一定神，輕輕的哼了兩聲，這才慢慢的向他們屋子裏走去。口裏便答道：老先生，是我呀，好久不曾瞧……哎喲！他口裏只道得哎喲兩字，無論如何，人已是站立不住，也不管眼前是什麼地方，人就向下一蹲，坐在地上了。余氏因小南送了幾包銅子回來了，自己正縮在裏面小屋子坑上，輕輕悄悄的數着，五十枚一捲，將它包了起來。現在聽到外面這種言語，心裏自也喫上一驚，立起身來，就向外跑。她跑得那樣急，懷裏還有一大兜銅子，她就忘了。只她一起身下牀，嘩啦啦一聲響，把銅子撒了滿地。這樣一來，常居士一定是聽到而又明白了，盞蓋也是無益，因之索性不管，就走到外面屋子裏來。只見洪士毅臉上白中帶青，兩隻眼睛緊緊的閉着，脖子支不起腦袋，直垂到胸口裏去，人曲着兩腿，坐在地，脊梁靠住了門角，下一隻水缸。雖然水缸下還有一大攤水，他竟是不知

道，衣服染濕一大片了。看那樣子，人竟是昏了過去。常居士就站在，他身邊，半彎了腰，兩隻手抖顫着，四面去探索。余氏搶上前，一手將他拖開，伸手一摸士毅的鼻息，還有一進一出的氣，便道：「這是中暑了，你別亂動他，我去找兩個街坊來幫一幫忙，把他先擡起來。」喉！這可不是要人的命嗎？怎麼是這個樣子巧，就到我們家來中了暑呢？她一面說着，一面就走着出去了。常居士這才算明白了，士毅竟是進得門來，就躺下了。自己既不看見，要和士毅說話，他又不曾答應，急得他把一雙瞽目，睜了多大，昂了頭，半晌回不了原狀，口裏只嚷：「好！好！好！不多大一會兒，余氏引着幾個街坊來了，先將士毅擡着，放到常居士鋪上，就有個街坊道：「趕快找一點暑藥，給他灌下去，就誤久了，可真會出毛病。」余氏道：「喲！你瞧，我們這人家，那會有那種東西呀？」又一個街坊道：「我倒想起了一件事。前面這柳家，他們人多，家裏預備着有十滴藥水。上次我家小狗子中了暑，就是在他家討來藥水，喝好的，還是到他那裏去討一點，比上大街去買，不快的多嗎？」余氏聽了這話，也不再有一點考量，提起腳來，就向外跑。這幾位街坊，看到這屋子裏，一個瞎子，陪了一個病勢沉重的人，在這裏，這個人家情勢很慘，大家也就在院子裏站着，沒有走開。真的，不到十分鐘，余氏同着小南，一齊來了。小南也不進院子，掏了一塊花綢手絹，捏住了鼻子，站在院子裏，遠遠的望着，余氏手忙腳亂一陣，找了一隻破茶碗，倒下十滴藥水，就一手托了頭，一手端了茶碗，向士毅嘴裏灌了去。小南站在院子裏，不住的頓了腳道：「這個病是會傳染的，你幹嗎跟他那樣親熱？」余氏道：「你這孩子說話有些不講情理，他已經病得人事不知，難道還能讓他自己捧着碗不成？」小南道：「這個病是鬧着玩的嗎？」還打算留着他在，家治病嗎？」還不快給他們慈善會裏打個電話，叫他們把他接了去嗎？」常居士就插言道：「這倒是她這一句話提醒了我，他們慈善會裏，有的是作好事的醫院，快去打電話，讓他們來人接了去罷。」小南道：「這電話讓我去打得了，我可以說得厲害一點。若是讓我們去

打電話，那就靠不住。弄了這樣一個病人在家裏，真是喪氣。她說着這話，還用腳連連頓了幾下，扭轉身軀，就向外走了。常居士因有許多街坊在這裏，覺得小南的話，未免言重一點，便歎了一口氣道：「這孩子說話，真是不知道輕重？」人家來看我們，那是好意，難道他還存心病倒？在我們家，這樣的來坑我們嗎？這裏來的街坊，他們都是住在前後間壁的人，洪士毅幫常家忙的事，誰不知道？各人臉上帶着一分不滿意的神氣，也就走了。可是街坊走了，小南又跑了回來了，她跳進院子裏，看到士毅直挺挺的躺在父親牀上，心裏頭非常之不高興。不但是不高興，而且有些害怕。見余氏站在屋子裏，只管搓手，就招招手，把她叫了出來，將她拉到大門外，低聲道：「你好糊塗，把一個要死的人，放在爸爸牀上。他若是在牀上噓了氣，你打算怎麼辦？保不定還是一場人命官司呢？難道你就不怕這個嗎？」余氏道：「那怎麼辦？總不能讓他老在地下躺着罷？」小南道：「我們院子裏有一張藤椅子，可以把他放到椅子上，擡到胡同裏牆陰下來。要是好呢，他吹吹風也許病就好了。要是不好呢，他不死在咱們家裏，也免去了好些個麻煩。」余氏一想，她這話也說得有理。若是不把他擡出來，萬一死在屋子裏，常家就要擔一分責任，真的要在常家設起靈堂來了。因道：「看那樣子，街坊恐怕是不敢搬，若是叫我搬，我可搬不動。」小南道：「街上有的是拉車的花個三毛五毛的，找幾個車夫，就可以把他搬了出來，那值什麼？」說着，伸手到衣服袋裏就掏出一把銅子票來，塞到余氏手上，跳了腳道：「快去找人罷。」余氏被姑娘這樣一催，也就沒有了主意。既是有了錢在手上，這也就不必躊躇了。因之立刻在胡同口上找了兩個車夫，說明了出二毛錢一個人，叫他將洪士毅放在藤椅上擡了出來。原先兩個車夫聽說將病人擡到大門口來，這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大家都沒有加以考量。可是走到他們家，向牀上一看，見病人動也不動，這是沉疴得很大的樣子，如何可以搬到大門外來？各人搖了兩搖頭，就走開了。小南道：「二毛錢，你們拉車要跑多遠，這就只要你們

由院子裏擡到院子外，五分鐘的工夫都不要，你們還不願嗎？一個車夫道：掙錢誰不樂意呀？可是你把這樣一個重病的人，擡到大門口來，我知道什麼意思？假使有個三長兩短，將來警察追問起根底來，我們可是喫不了兜着走。小南道：你們別瞎說了。這病人是我父親的朋友，一進門就躺下了。他是慈善會的人，我已經打了電話去，讓他們會裏派汽車來接。車夫道：得啦，那就讓接他的人來搬罷，我們管不着。說時，人就向外走。小南跳了腳道：嘿！我給一塊錢，你們兩個人分，你看行是不行？那兩個車夫聽說有一塊錢，就不約而同的，都停了腳。一個道：並不是我們怕錢，扎了手，只因為這個人病得這樣，你們還要擡了出來，我們想不出來，這是什麼意思？余氏道：這有什麼意思呢？我們怕耽誤了時候，汽車一來了，擡了他上車就走。先擡也是擡，汽車來了也是要擡，先把他擡到外面來等着，那不好些嗎？車夫道：這就對了，你總得先說出一個原因來，我們才好辦呢。於是兩個車夫，趁了士毅人事不知，將他放到藤椅子上，把他擡到大門外牆陰下放着。小南將一塊現洋托在手掌心裏，向車夫道：放在這裏，離着我們家門口太近了，擡遠去些罷。這兩個車夫，既是把病人由屋子裏擡到屋子外來了，何爭再搬上幾丈路，於是又把藤椅子搬遠了一點，接着小南一塊錢，自去了。由小南許了車夫一塊錢起，余氏就睜了一雙大眼，向小南望着，直待車夫把一塊錢接過去了，余氏走近兩步，指着小南臉上來，問道：我問你，你是等錢燒得難受，還是怎麼的？一定要花一塊錢，要把這人挪開。你那塊錢給我，我賣命也挪得開來的，你給我這就不行嗎？小南道：你幹嗎還是那樣不開眼？無論怎麼着，我一個月總也會歸你十來塊錢，你也就夠花的了。我說我這一塊錢，可花的不冤，若是他死在我們家裏，那就花十塊錢也下不了地呢。說畢，她倒是一蹦一跳的走了。余氏站在大開口，既不願走到病人身邊去，可是她受着良心的裁判，自己若是走開了，這病人讓經過的車馬撞翻了，出了別什麼危險，自己又當怎麼樣子辦？因之進退兩難的。

只管在這裏呆立着。卻聽得常居士在屋子裏面大罵道：你們這班沒良心的東西，就不怕旁人道論嗎？你們害病人家，和你們找醫院墊家裏澆裏，公事不論怎麼忙，一定也到你們家來上兩趟。他害病，你們就把他扔到胡同裏去，咱們別談什麼因果報應，反正那算是迷信的了。可是街坊鄰居人家是活菩薩，他們就不道論你們嗎？我不能像你們那一樣昧着良心，我得到病人身邊去坐着。余氏輕輕的喝道：你嚷什麼？既是搬不得，剛才你爲什麼不攔着一點？常居士道：我怎麼攔呀？你叫了街上兩個拉車的進來，你們要把人搬出去，我不讓搬出去，那車夫看到，莫明其妙，還以爲我們是謀財害命呢。夫妻二人爭吵着，卻聽得胡同裏面一陣汽車聲響，大概是慈善會接人的病車來了。彼此拌嘴的聲音，就不必讓他們聽到了。余氏一腳踏出大門外，果見一輛有紅卍字的汽車停在胡同中間。車上跳下一個穿白制服的人，向余氏問道：你們這大門裏面姓常嗎？余氏答應是的。那人道：剛才打電話去，說是有我們會裏一個職員病在你們這裏，這話是真嗎？余氏用手向胡同口上一指道：囉！不是在那裏嗎？那人道：你們真是豈有此理？怎麼把一個病人擡在胡同口上去躺着？余氏道：壓根兒他就沒有到我們家裏去。那人也不再和她計較了，自走向胡同口搬擡病人去了。余氏看得清楚，病人已是擡上汽車去了，而且看着汽車走了，這才由心裏落下了一塊石頭。回轉身來遠遠的，就向常居士一拍手道：我的天，這可算乾了一身汗，汽車把那姓洪的搬走了。常居士也懶和她再說什麼，只是歎了一口悶氣。余氏道：你別嘖聲歎氣，犯你那檔子整扭脾氣。你想人命關天，不是鬧着玩的。你若是不把他弄走，死在我們家，也能這樣便便宜的就擡了出去嗎？我沒有工夫和你說這些個閒話，我還得到柳家去，給小南一個信呢。地下有百十來個銅子，你摸起來罷。說着，提起腿來就向柳岸家裏去。這裏的房門已經認得她，乃是常青女士的母親。便向她笑道：大嫂子，今天你什麼事這麼樣子忙？今天一天，來了好幾趟。余氏道：

然有什麼事沒有什麼事，或能哪一天跑幾趟嗎？勞你駕，請你進去說一聲，把我姑娘叫了出來，門房讓她在門口等着，自向裏面通報去了。不多一會兒工夫，門房帶着小南出來了。他笑道：「喝！大嫂子，我這幾天真夠跑的，把你們姑娘講出來了。小南聽到他向母親叫大嫂子，不由得瞪了眼睛望着門房。於是向母親大着聲音道：「你們總是不爭氣，到這裏來活現眼，一天跑幾趟，有什麼事？」余氏道：「你這是爲什麼？又跟我生這麼大氣。小南道：「你瞧，天下事就是這樣子，狗眼看人低，都是這裏的學生，別人的家庭來了人，不是老先生，就是老太太。我們的家裏來了人，就是門房的大嫂子了。余氏這才明白了，是怪門房不該叫大嫂子，便笑道：「沒關係，叫我們什麼都可以。我是報你一個信，說是慈善會的汽車，已經來了，把他搬起走了。小南一扭身子，就向屋子裏跑了去，口裏罵道：「你真是不怕麻煩，這樣的小事，還要來告訴我一遍。說着話，就向後院子裏面走，那位摩登音樂家王孫先生，正站在一架葡萄陰下，左手反提了一柄四絃琴，右手拿了拉弓，只管撥了架子上的葡萄綠葉子，口裏唧唧唔唔的哼着一隻外國歌子。小南進來了，他就笑道：「青！你今天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一會子跑回家去，無數趟似乎不能毫無問題罷？」小南道：「你瞧我父親一個朋友，幾個月也不來，來了之後，一進門就躺下了，幾乎是要死。我嚇了一大跳，趕緊四處打電話，找汽車把他來架走，剛才我母親來報信，說是已經把那個人架走了，我心裏這才算落下了一塊石頭。」王孫笑道：「是你父親的朋友嗎？恐怕不是罷？」小南是靠了他站着的，把頭伸到他懷裏，靠了他的胸脯子，微昂着頭，轉了眼珠向他笑道：「你幹嗎那樣子多心？」王孫將反提着的四絃琴順了過來，搭在他的胸口，將琴弓也放在那隻手，騰出一隻手，用手摸了她的頭髮，輕輕的順順的，將鼻子尖湊到她的頭髮上，微微的笑着，且不作聲。這個時候，恰好他們的社長柳岸走這裏經過，故意的很快走過去，然後回轉身來向他們笑道：「你們真過的是很親熱呵！這不能說我以前說的那些話是謠言。」

罷？小南笑着正想走了開來，無如王孫一手緊緊摟住，卻是不讓她走開。柳岸拍着手笑道：別動！就這麼站着，我去拿照相盒子，和你們拍一張相片。王孫笑道：好的，你快去罷，我們等着啦。柳岸擡起一隻手，在帽檐邊向外輕輕一揮也就走了。小南在這個歌舞團裏，天天所學的是淫蕩的歌聲，肉感的舞態，同事相處除了做那預備迷人的工作而外，便是究研一些男女之間的問題。所以她雖是一個社會上的低能兒，但是經了這歌舞團的耳薰目染，早把這練習成了一個嶄新思想的人物。所以這時候王孫將她摟在懷裏，靜等照相，她也並不以這件事爲奇怪。王孫摟住了她，站在葡萄架下，有許多許久，柳岸卻依然不見來。小南就撥開了王孫的手，站到一邊來，笑道：你老摟着人家，回頭讓他們看見，又要成爲笑話了。王孫笑道：什麼笑話？咱們團裏人誰又沒有笑話？一句話未完，後面突然有個人搶着答應了道：我沒有笑話。原來是楚狂先生，由葡萄架裏跳了出來。王孫道：你冒冒失失的，跳將出來，不怕嚇掉別人的魂。楚狂哈哈大笑道：剛才你太不服了，也應該喫上這樣一驚的。王孫道：剛才只是柳三爺捉弄了我們一陣子，現在你又捉弄我們一陣子了。楚狂卻不理會他，用脖子向前一伸，朝着小南的臉上來問她道：你得說一句良心話，三爺把你倆冤到一處，緊緊的摟着，也能夠得着什麼？這是好意呢？還是惡意呢？小南將身子一扭，撇了嘴道：別說這個，我不知道。楚狂就向王孫道：老王，你可不能裝傻，今天晚上，你得請我去瞧電影。王孫笑道：請你瞧電影，那也不要緊，爲什麼你說今天晚上，我就得請你呢？難道這還有個什麼時間性嗎？楚狂向他眨了一眨眼，微笑道：當然是有緣故的。王孫道：既然是有緣故的，何妨說出來聽聽？楚狂依然不說什麼，卻用嘴向小南一努。小南微瞋了眼，笑道：你們別在我面前耍骨頭，哼！我要告訴三爺，說你們欺侮我可憐的孩子。楚狂笑道：你瞧這話說得多可憐啦！他說話時，靠近了王孫站着，伸腳踢了一踢他的大腿。王孫看了楚狂那種樣子，本來也就不能無疑，心想：他就是冤我今

天晚上去請他看一回電影，這也是小事一樁。就讓他騙了，也值不了什麼。若是今天晚上有什麼機會，胡亂的失了，卻未免可惜！向小南道：「我們就請老楚一回罷。」小南歪了脖子道：「你們去，我不愛去。」王孫一手挽了她的手，一手摸了她的頭髮，微笑道：「好妹妹，你別這樣子，老是我生氣。你若老是我生氣，就弄得我茶不思，飯不想，我不知道怎麼樣是好了。」說時，把身子也就扭上了兩扭。楚狂道：「你瞧，剛才密斯常，說是可憐的孩子，現在老王的話，又說得這樣可憐，這樣看起來，你們是一對可憐的孩子。我無論怎麼樣，子能敲竹槓，看到你這一對可憐蟲，我這竹槓也就敲不下去了。得啦，今天晚上不瞧電影了，那句話算我自說了。」王孫笑道：「爲什麼白說了？呢？」說着，眼珠轉着向楚狂一溜，微笑道：「你若是有什麼事打算幫我的忙，可不許半中間抽梯子呀。」楚狂向王孫看看，又向小南看看，只管微笑着，卻沒有說什麼。小南道：「今天你們兩個人怎麼回事？老是這樣鬼頭鬼腦的。」楚狂這才放棄了嬉皮笑臉的樣子，帶一點笑容，正式向她道：「你總可以心裏瞭然的。我這種提議，不是毫無緣由。老實告訴你，今天晚上七點鐘以後，……說到這裏，回頭看了一眼，才低聲道：「大家都要走的，聽戲的聽戲，喫館子的喫館子，瞧電影的瞧電影，大家回來呢是越晚越好。這裏只留下兩個人……說着，將頭對了她的耳朵，啾啾的說了許多。小南笑道：「缺德，讓他兩個人出去不好嗎？」楚狂道：「這誰不知道，就爲了他兩個人老是不肯一路出去的緣故了。將來你兩個人，若是不肯出去，我們也是用這種手腕來對付的。不過你們也可以順帶公文一角，不會白幫人家的忙。」小南笑道：「別瞎說了，我們不過是朋友。說着，這話時，眼睛可向王孫身上一丟，然後扭轉身軀，將頭向前一鑽，就跑走了。她跑的時候，跑的頭上那些頭髮，只管一閃一閃。楚狂笑向王孫道：「一個人是不能指定了他是聰明，或者是愚蠢的。你看密斯常，初到我們這裏來的時候，是怎麼一種人？現在又是怎麼一種腳色？」王孫笑道：「這是我們三爺點化之功。」楚狂道：「這可以說

是王先生陶銘之功呀！老王說到這裏，聲音低了一低，微笑着道：「你向她求過婚沒有？」王孫微笑着，舉起提琴來，向肩上架着。一面拿起琴弓子，向絃子上試了兩試。楚狂一手奪過他的琴弓道：「別拉琴，我問你話啦。究竟是人求人家求婚了沒有？」王孫笑道：「這個孩子，她天真爛漫，什麼也不曉得呢，跟她說這個，那不是廢話嗎？我也無意於她。楚狂點了兩點頭，微笑着道：「你把這話來搪塞我，等着我的罷。說畢，他就走了。將他那琴弓，掛在葡萄藤上。這時，太陽已經有些偏西，密密的葡萄葉子，遮住了陽光，藤下是綠陰陰地。王孫看了這種景緻，似乎有些感觸，於是取弓在手，斜靠了一根木柱子，拉了一段極婉轉的譜子。小南卻低了頭，在架外咳嗽兩聲，低頭走過去。王孫道：「青，那裏去？」小南並不答應。王孫又叫了一聲，小南板住了臉道：「你也無意於我，我到那裏去，你管得着嗎？」王孫笑道：「呵，這是我老楚說得好玩的話，你倒聽了去了。」小南道：「那不是廢話說着，頭也不回，就走了。」王孫呆站了一會，卻笑了起來，自言自語的道：「她也會撒嬌了。」

第十五回 聯袂上層樓 迷離遊伴 閉門過午夜 甘苦情囚

女

人征服男人的法子，乃是一哭二鬧三上吊。其實這些，都是假的，若是男子們將她的行爲看得透澈了，一切都不理會，也就完了。可是有些男子，他就喜歡這個調調兒，以爲這可以現出女人的嬌態，所以就用了撒嬌的這個名詞了。王孫和楚狂說的一些玩話，不料全被小南聽見了，她十分生氣，故意在王孫面前經過，說出那些負氣的話來。王孫對於她那幾句話，不但是不生氣，覺得原來一個人事不清的女孩子，現在居然懂得駕駛男人的法子了，這顯明着是一種進步。於是笑嘻嘻的跟着在後面叫道：「青青！」

怎麼啦？怎麼啦？他不叫時，小南還走得慢些，他一叫，小南就扯起兩條腿飛跑，一直跑到前院東轉彎，一個跨院裏去。這個跨院裏，中間堆了些太湖石，間雜些高低的花木，這正是個雛形的花園。他們楊柳歌舞團的人，男女之間有什麼交涉，都在這裏辦理。小南跑到了假山石後面，這才立定了腳，回轉頭來向王孫鼓了嘴，連連頓了兩頓腳道：你老是追我幹嗎？別理我！她如此說着，就不跑了，手牽了石山上一條爬山虎的藤，拉到手上，另一隻手，卻去掀那葉子，扔到地上來。王孫手裏倒挽了提琴，慢慢的靠了攏來，一伸手輕輕的拍了小南的肩膀。小南搶着一扭身子，將背對了他，又一跳腳道：過去別在這裏麻煩！王孫還是用手拍了她的肩膀，笑道：我和老楚說的是兩句玩話，你偏是聽見了。到了現在，你總看得出我的態度來，你還疑心我嗎？小南依然是用背朝了他，將頭搖了幾搖道：我很笨，看不出你的態度。王孫笑道：一個人要好起來，什麼都會好起來，這就叫做福至心靈了。你看，現在人是長得花朵兒似的了，話也說得十二分的俏皮，像小鳥兒叫着，這真是打是疼，罵是愛……小南不由得笑了，啞了他一聲道：誰要聽你這些廢話？廢話！王孫放下了手上的琴，兩隻手將她的肩膀一扳，扳着她調轉身來，然後餓鷹抓小雞似的，兩手猛然的，將小南攔腰一抱，這就在她臉上，不分上下高低，亂吻亂嗅一陣。雖然小南臉上表示着生氣的樣子，將臉亂藏亂躲，但是她的身子被王孫摟抱住了，她卻不想擺開，依然讓他自由的支配。王孫親熱了一陣子，看到小南有了笑容了，這才放手。笑道：你既然是把我的話聽到了，以為我不向你求婚，就是沒有好意。那麼，我現在，就可以……小南突然的伸出一隻手，握住了王孫的嘴，不讓他把話說了出來。笑道：你別和我說這些個，我們家裏是舊家庭，一切的事情，都要聽父母作主的，你別和我說這些個。王孫道：雖然是舊家庭，也得先徵求你自己的同意呀。小南連連跳着腳道：別說這個，我們先說別的成不成？王孫道：好，就說別的罷！我們現在一塊兒去看電影，這個問題，也

並不焦急，我們留着，慢慢的來討論罷！小南道：你等着，我去燙一燙頭髮。王孫笑道：對了，應該燙一燙頭髮，你找誰跟你燙呢？小南道：我找綿綿跟我去燙。王孫笑道：嚇！今天你怎麼偏偏找她跟你燙髮呢？你不知道，今天我們大家玩的這一套戲法，就是對着她嗎？我們打算把她一個人扔在家裏，只許楊葉和她作伴。看她怎麼辦？小南也斜了眼睛，向他半瞋半笑的道：哼！你們這些男人，自己要找個女人玩玩，那還不算，又要弄得別人也要找個女人玩玩，成天無事，只跟女人起哄。老天爺真不公心，生了這些個女人，讓你們去開心。王孫笑道：你還不懂這些個真道理呢？你若懂得這個道理，不會成天的去玩男人，來報上這一筆仇嗎？哈哈，去燙頭髮罷。說着，用手向小南還連揮了幾下。小南瞅了他一下，然後走了。自然，王孫也得到自己屋子裏去，梳梳頭髮，刷刷西服，待他收拾好了，楊柳歌舞團裏的藝術家，已經是一對一對的，各人出門取娛樂去了。有的男子找不着女人，也就只好跟在人家一對之後，聊以解嘲，像楚狂就是一個，他只有看着他妹妹楚歌，與他的男去成雙作對，自己本人，只有跟了在王孫後面，聞聞小南身上的香氣了。小南現在不但是不要許多女同學送她的衣服了，就是他的社長柳岸送給她的幾件新服，也不大穿。因為自從王孫默認了是她的保護人以後，由頭上束頭髮的絲辮，以至於腳下的皮鞋，都歸他代辦了。這是個初秋的日子，摩登的姑娘們，還穿着單的呢，小南今天穿了一件桃紅色帶白葡萄點子的軟綢旗衫，細細的，長長的，兩邊的衣岔，開的是頂高，走起路來前後的衣擺，翩翩然像蝴蝶翅膀一樣，兩隻穿了極薄的肉色絲襪，大腿就完全露在外面。在這件長衣上，卻掛了一件很短的白線織的短褂，而且在頭上歪戴了一頂白線帽子，若是專看上半截，倒有些像一個外國水手。她走起路來，卻保留了一部分她檢煤核時代的步法，走兩步，就跳一步。這種走法，是王孫和幾個朋友最贊成的，以為可以現出她的活潑天真來，所以小南也就記住了，把這種走法給保留了。三個人走

出了大門，就碰到了余氏。她看見自己姑娘打扮得那不中不西，不男不女的樣子，遠遠的就瞪着兩眼。不過她更想到自己近來所花的錢，都是王先生的，這就不敢說什麼了。小南不像以前了一來知道母親不敢罵她，二來知道男女交朋友，現在是人生一件大事，所以她依然挽了王孫一隻手，大大方方的，向母親面前走去，並不會有一點羞澀的樣子。這倒把余氏弄僵了，便道：「你們這又該出去玩了。洪先生到醫院裏去了。你也該打個電話去問問。」小南一面走着，一面搖頭道：「我管不着。余氏見她毫不介意，便道：「若是人家死了呢？」小南已經走過去好些路了，回轉頭來一撇嘴道：「死了，活該！於是看到胡同口上停的人力車，三人各跨上一輛，就直奔電影院來了。看過了電影，楚狂又提議喫館子。王孫雖不知道他說的機會，究竟是有無？但是有了小南在一處，提議喫館子而不去，這究竟是容易招怪的事，只得笑道：「我就請你罷，索性讓你滿意一下子，你說願意喫那一家？」楚狂一拍手，笑了起來道：「你說一下午的話，算是這一句話問着了。我們上月宮飯店去！王孫向他臉上望着，問道：「你開什麼玩笑？毫無理由，為什麼到那裏去？」楚狂道：「月宮飯店的大菜，不是旅客也一樣的喫呀！再說……說到這裏，他笑嘻嘻的，向王孫說了一大串英語，再掉回頭來，向小南道：「密斯常，你說罷，喫飯是不是應該到飯店裏去？」小南笑道：「你真明白，把這種話來問我。喫飯不上飯店，還到藥店裏去不成？他們三個人，在一條樹木森森的大路上走着，這樣帶說帶笑的行路。這是東長安街的精華區域，也就是新式旅館林立之處。南邊的樹林，讓北邊高大洋樓的電燈來照着，在物質文明之間，卻含了一種神祕的意味。在內，王孫走着路，不住的對那高樓上，紫色的窗裏，透出醉人的燈光來，有些出神。楚狂搖着他的手臂道：「到了，請客不請客，這在乎你了。」王孫望了他，微笑道：「真的？」楚狂笑罵道：「瞎！你這個大傻瓜。」王孫聽他如此說，挽了小南一隻手臂，就向那洋樓下的大門裏進去。門上有電燈泡圍繞了的匾額，正是「月宮飯店」四字，小南跟了他同

團的人，也喫了不少回的西餐。她看這樣子，又是喫外國飯，這倒也無所謂。然而走進這樣大的飯館來，那可是第一次呢。楚狂跟着後面進來，經過了一個銅欄干圍住的櫃臺，他就向那裏面人說：要一個房間。於是有一個茶房，引了他們上樓，在一排許多房門的甬道裏，他開了一扇房門的鎖，閃出一間屋子來。走進去，讓小南先喫上一驚的，就是這屋子裏像人家的住房一樣，裏面有棹椅衣櫥，還有牀，牀上鋪好了被褥。那茶房招待了一番茶水自去了。小南這就忍不住問道：這家西餐館子，怎麼這樣闊雅座裏擺得這樣好。王孫只是笑，沒有答言。楚狂道：這才是真正的西餐館子呢。小南道：要牀作什麼呢？楚狂道：你別露怯了，這是預備人家喝醉了酒就躺下的。以後別問了，問了人家會笑話的。小南自到楊柳歌舞團以來，長了不少的見識，都是其初以爲很奇怪。後來就很平凡的。偶然問一兩回，果然露了怯，讓人家笑了。所以這次她倒信了楚狂的話，免除露怯，就不問了。她坐在一張沙發上，斜對了那衣櫥的鏡子，只見裏面一個時髦女郎，互交了兩隻腳坐在那裏發楞呢。她這就警戒了自己道：像我以前那樣窮的孩子，有了今日，那一樣不是夢想不到的？到這種好館子裏來喫西餐，像我這樣時髦的小姐，都不知道，那就成了笑話了。當然一切都是裝着知道的好，要不然，真也對不住那個影子。她如此想着，就遇到了什麼事，也不以爲怪，只道是當然。不一會，有一個穿長衣的，手上拿了一本簿子，和一隻小木托盆，托了筆墨進來，楚狂接了簿子，提筆在上面填寫了一陣，那人自去。小南以爲這是點菜的單子，卻也不奇。隨着王孫先掏出兩張五塊錢的鈔票，交給了茶房，然後才叫他開三客西餐來。而且說：就在這裏喫。小南這又有二不解，一是先給錢，二是說就在這裏喫，好像飯館子裏雅座裏倒不是爲喫飯而設似的。於是望了王孫的臉，似乎有些猶豫的樣子。王孫笑道：你別望，我們喫過了飯就回去。楚狂笑道：真的，不要再放出鄉下人的樣子來了，鬧得人家笑話。我們大家也不好看。小南將腳在地上點着，笑道：

嚇，你們放心，我不露怯就是了。王孫笑道：其實也無所謂露怯。一回見識過，二回就是老內行了。楚狂笑道：對了，下次你兩個人來，可就用不着我這蘿蔔乾啦。王孫對他瞟了一眼，笑道：別胡說霸道了，什麼叫蘿蔔乾？我不懂得那些。小南雖是看到他們這言語閃閃躲躲，有些不懂，但是以為他們老是喜歡鬧着玩的，究竟在外面喫館子，他們也鬧不出什麼手段來，一味的跟他們追問着，也顯着小器。於是也就只向他們微微的一笑，跟了他們在一處喫喝，把大菜喫過了，三個人圍了棹子，喝着咖啡。南天北地閒談了一陣。小南笑道：我又要說外行話了，難道喫過了飯，要這樣坐在屋子裏乾耗着，才是規矩嗎？楚狂笑道：這個房間到明天上午十二點鐘，都賣給我們了，我們幹嗎馬上就走？小南道：什麼？這房間到明天上午十二點都賣給我們了？楚狂笑道：可不是假使你今晚不樂意回去，在這裏躺着，他們也不能夠多算一個錢。說着，將嘴對了牀上一努。小南聽了這話，不由得臉上一紅。王孫心裏明白，今天晚上，不是揭開繡幕的日子，於是向小南道：老楚是和你說笑話的，你別信他。楚狂放下手上的咖啡杯子，伸了一個懶腰，於是笑道：我……我先走一步罷。王孫對於他這話，只是笑着，卻沒有什麼答覆。小南聽他先是那樣說了，如今又是這樣說了，心裏還有什麼不明白的？紅着臉，站了起來，道：要走就大家都走。王孫看她那樣子，大概是不能隨便將就的，便笑向楚狂道：對了，要走就大家同走，要玩就大家玩一會子。楚狂道：這個時候，怎麼能回去呢？老楊進攻的程度，不知道可到了三分之一呢？王孫道：那沒有問題，我們還在這裏乾耗兩個鐘頭得了。楚狂笑道：我倒不是不願意乾耗着，有兩個朋友，我得去看看。小南道：別胡扯了，這個時候，到那裏去會朋友？你要去會朋友，我和小王也一路去會朋友。她說這話時，眼睛裏帶了些怒色。由楚狂臉上，看到王孫臉上來。王孫原覺得今天的戲法變得是最乾淨，若是把小南鬧翻了以後，就不好辦了。於是在棹子下面，伸着腳，將楚狂踢了兩下。楚狂會意，笑道：坐一坐，就坐一坐。

罷，只是這樣乾耗着也不是辦法。我去買一副撲克牌來玩玩，好不好？小南道：行，咱們一塊兒去，讓小王在這裏等着。王孫笑道：不用了，同茶房找一副舊的來玩一玩得了。楚狂微微的向王孫搖了兩搖頭，那意思就是說小南這個姑娘真是不容易對付。果然的，照着王孫的話在茶房那裏找了一副殘舊的撲克牌，三個人伏在棹子上打圈的。溫打了約摸有一個鐘頭，小南將手上的牌，向棹子中間一摔道：無聊得很，我不來了。王孫擡起手臂來，看了一看手錶，笑道：還不到十點鐘。這個時候回去，未免早一點。平常我們在外頭玩兒，怎麼也要鬧到十一點鐘才回家，怎麼今天到要格外的早一些回去？小南道：這話我倒有些不解。今天和平常有什麼不同？楚狂道：得啦！我的小姐，你現在是聰明人裏面挑了出來的了，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呢？小南也就自負現在已是二十四分聰明，楚狂這樣的說了她微微的一笑，也就不回去了。還是王孫自己覺得也無聊，發起到樓下跳舞廳裏去坐一會子，這才將精神興奮了起來，於是由他叫了茶房來，寫清了帳，付了錢，言明房間不要了。小南在一邊看得清楚，原來這房間是另外算錢的，那麼他們爲什麼不告訴我呢？於是向王楚二人身上注意了一番。可是他們出了房間，也就減少了擠眉弄眼那些怪態了。小南當然也不能在事後去追問他們過去的事，隨着他們走進跳舞廳，找了一個小圓棹子坐了。小南在楊柳歌舞團裏，不分日夜都學的是跳舞的事。現在看一班伴舞的舞女僅僅是讓男人摟着，鑽來鑽去，並不像自己學的那一套，很是藐視。就輕輕的向王孫撇了兩撇嘴道：他們這種舞法，還表演給人家看啦。王孫笑道：他們並不表演給誰看。小南道：那麼，他們在這裏跳着是幹什麼呢？最奇怪的，誰也不化裝，就是穿了便衣跳。楚狂聽了她完全不了解，便笑道：這也像唱戲的玩票一樣，他們對於跳舞，是玩兒票罷了。今天是在這裏排演，練習熟了，他們就要化裝大大的跳舞。一回過兩天，你可以叫老王帶你再來看，那個時候，你就可以相信人家的跳舞和咱

們是大大不相同了。小南道：那麼，我倒要看一個究竟。現在熬到了你們要回家的鐘點了，沒有咱們也該回家了罷？王孫心裏了然，所謂今天的機會已經等着了，再要繼續前進已經是不可能。擡起手來一看手錶，已經是十二點多鐘。跳舞場裏的光陰，竟是如此的容易過去，這也可以回家了。於是付了舞場裏的用費，扶着小南走出飯店，一同回家去。到了楊柳歌舞團的時候，一問開門的門房，說是全團的人出去了，都不會回來。只有柳小姐和楊葉先生在家裏。楚狂聽說，就向王孫道：你看人家都沒有回來，只有我們回來得這樣的早。王孫笑道：也有十二點鐘了，既是回家來了，不能又走了出去。我們也犯不上打這頭一炮。青你和老楚一塊兒到我屋子裏去坐坐罷。可是走路的時候，千萬不要放出那樣重的聲音。小南嚷起來道：鬼頭鬼腦，你們到底鬧些什麼玩意？王孫道：我不是告訴了你，和老楊開玩笑嗎？小南道：我想不到是這樣開玩笑。楚狂笑道：你別忙，再過一個鐘頭，你就完全明白了。說時，大家也不亮電燈，就摸黑走到王孫屋子裏去。遠遠看到後進屋子的窗戶，卻是通亮的。小南牽着王孫的衣服，叫起來道：你亮不亮電燈？你不亮電燈，我可害怕。她這樣一開口，就把後面的人驚動了，只聽到有人叫道：是誰回來了？快來開門。再不開門，我就要自殺了。小南聽着，是柳綿綿的聲音，提起腳來，就要向後面院子裏跑。王孫一把將她拉住，笑喝道：你別胡來！小南道：你沒有聽見嗎？綿綿就要自殺了，你們還打算把人家放了出來嗎？王孫笑道：傻子，她今天是最快活的一天，爲什麼自殺？小南用手一摔，脫開了王孫，究竟走到後面院子裏來。因爲她來了，王孫楚狂也只好跟到後面來。小南首先將走廊屋檐下的電燈亮着了。只見正面三間屋的門一齊關得鐵緊，用手扶了一扶機紐，那裏推得動。只聽柳綿綿在西邊自己屋裏叫道：是常青嗎？小南道：是我呀，是誰把你關在這裏的門鎖着啦？你一個人嗎？屋子裏沒有答應了，王孫笑道：老楊，你大爲得意之下罷？怎麼不作聲呢？這就聽到楊葉在屋子裏笑道：你們也

實在豈有此理，那有這個樣子和人家開玩笑的？楚狂道：你是裝傻不吃虧，難道你先你就一點也不知道嗎？再說你這麼樣子大一個人，就會很隨便的讓人關在屋裏嗎？於是屋裏人一個咒罵一個笑着。原來這位楊先生，在他們跳舞團裏，除了擔任樂師而外，並且還擔任歌舞劇裏的配角。他們有一個跳舞劇叫潘金蓮就潘金蓮，因為她不自由，以一個絕色的青春女子嫁了那矮醜的武大。因為性的壓迫，起了一種反響，作婦女解放運動，於是在戀愛自由的情況之下，結識了西門慶。這個去潘金蓮的便是柳綿綿去西門慶的是楊葉。他們在臺上作戲的時候，把青年人性的需要，描摹得極善盡美。因此兩人在平常的感情也很是不錯。只是柳綿綿鑒於楊葉始終不過是個樂師，每月所得的薪水，很是有限，自己預算着這一輩子，在家裏必住洋樓，出去必坐汽車，楊葉的收入，只是百十元，要過那稍微舒服些的生活，多喫少做也許不行，別說坐汽車，住洋樓了。所以她在她另一種思想裏面，卻是不能嫁給楊葉。楊葉曾向她試探過兩回口氣，都碰了釘子，於是她不敢向她求婚了。他曾把這層意思，和同團的人表示着，好像是不勝遺憾。於是就由楚狂出了一個霸王硬上弓的辦法，大家出去演一齣空城計，讓楊葉和柳綿綿二人在家。不管他們二人的過程如何，只是給他們一種混賴，說他們已經有了關係了。這件事已經得了團長的同意，所以大家也就跟在裏面起哄。團長也並不是一定要促成這二人的婚姻，只是想把這二人都拉住，不要跑出楊柳歌舞團去。於是一個樂師，爲了一個舞女，只好在這裏永當樂師，一個舞女嫁了樂師，也就沒有別人肯娶她了。團長意思如此，所以大家就跟着放手去做。等柳綿綿在自己屋子裏的時候，將楊葉向屋子裏一推，就把門朝外鎖着。同時把屋子的窗戶，也在外面用鉤子鉤住了，讓人在裏面向外推不開來。他們把臥室的門關上，還不算，又把連着臥室的堂屋門也朝外鎖着了。這樣一來，楊柳二人縱然很傲倖的把臥室門打了開來，這堂屋裏的門，依然將他們鎖着。

呢。他們把這兩重門鎖完，大家哈哈一陣狂笑，各自走了。小南走在這封鎖室門之前，所以並不知道她以為把柳綿綿關在家裏，也不過是不讓出去而已。至於把一雙男女關在臥室裏度過了半夜，這卻是她猜想不到。現在明白了，也覺他們這班團員玩笑開得有些過分了，孤男寡女的，把兩個人關在這樣嚴密的內室裏，那是什麼意思哩？因向王孫笑道：「這樣子鬧，不怕人家難為情嗎？把人家放了出來罷。」王孫搖着頭道：「誰有這樣大的膽，敢把一段良緣拆散了？非等團長回來，我們不敢開門呢。而且，鑰匙也不在我們身上。」柳綿綿在裏面叫道：「你這些話，都是瞎扯的。你不過要等了大家回來，好證明把我們關到了什麼時候罷了。」王孫笑道：「你既然明白，就在裏面等着罷，反正這也不是那一個人的罪能說着，又哈哈大笑了一陣。裏面的人看了這種情形，料定是不能出來的，那也就算了。小南見裏面關着的人，也並不怎樣的焦急，她又何必去多什麼事？因之只帶了微笑，站在一邊看熱鬧而已。約摸有一小時，團裏的人一對一對的走回來了，大家都聚攏着在院子裏，隔了玻璃窗戶向裏面起哄。後來是柳三爺自己回來了，他笑罵道：「我以為你們不過嘴裏這樣說着罷了，那裏真作得出來呢？我算一算，你們倒是真關住了他們八小時之久呢。這可胡鬧了，把他們放出來罷。」有了這樣一句話，好幾個人身上有鑰匙，同時走上前去開鎖。開了門後，裏面的人還不曾跑出來，外面的人，早是一陣風似的，擁了進去。柳綿綿正要出來，因房門口堵了一大堆人，只好向後退了幾步，兩手反扶了牀欄，背靠了牀柱站定。瞪了一雙水汪汪的眼睛，鼓起了她蘋果也似的兩片腮幫子。楊葉呢，將兩手背在身後，微擡了穿西服的兩隻肩膀，站在屋子角裏，不住的微笑。這兩個人，都不作聲，眼睜睜的看你們這班擁進房來的人，卻打算怎麼樣？這些人既是誠心來開玩笑的，那裏還管當事的生氣不生氣？早是幾十隻眼睛，齊齊的望了二人，劈劈拍拍鼓起掌來。人叢中有人喊了起來道：「我們團長也認定了他們在屋子裏面，已經工作

了八小時，我們現在要問問，這八小時之間，你二位工作了些什麼？請發表罷。柳綿綿紅了臉道：「這是那位說的話？我倒要問上一問。」楚狂站在人面前，笑道：「密斯柳，你別生氣，大家也別起哄。說着，扭轉身軀向大家望了一望，笑道：「等我平心靜氣的，和密斯柳談談柳綿綿道：「你談罷，有這樣和人開玩笑的嗎？」楚狂道：「反正我們大家也不貪圖什麼，是功是過，將來總可大白於天下。現在呢？我和你有一個要求，就是讓我們來問一問老楊。我們把他關了八小時，他認為是一種委屈的事呢？還是一種得意的事呢？你別干涉他，讓他直說。他若說是委屈了，自然你也委屈了。倘若他說是得意，你……柳綿綿嘆一聲笑了，又板了臉道：「我委屈死了，還得意啦。」楚狂道：「那末，讓我來問老楊，是不是委屈柳綿綿望了楊葉道：「你敢說不委屈？」楊葉只是笑不肯說。楚狂道：「密斯柳，你憑什麼干涉人家說話？」柳綿綿道：「我可以干涉他。」楚狂道：「他若是得意，你也有權力干涉他。讓他說是受委屈嗎？」柳綿綿不加考量，哼了一聲道：「我能干涉。」楚狂道：「這資格那天有的呢？」柳綿綿道：「今天就有。」楚狂扭轉身軀，向大家笑道：「大家聽呀！密斯柳自己宣告，從今天起有干涉老楊之權呀。於是大家哄然大笑，鼓起掌來。甚至還有從中叫好的。柳綿綿說錯了話，自己也只能笑了。」

第十六回 昨事未忘故人羞問病 雌威遠播嬌女恨污名

這

一場玩笑，鬧得兩個當事人，楊葉和柳綿綿都沒有話說。大家因他二人不惱了，越是鼓着巴掌，叫着好要他們宣佈戀愛的經過。最後還是柳三爺自己跑了來，向大家笑道：「現在已經快兩點鐘了，大家若是要這樣的起哄，那巡邏的警察聽到了，真會進來干涉各人回房去睡覺罷。」楚狂笑道：「團長我

們都遵令回房，但不知老楊本身，要不要也回房呢？柳岸笑道：那是他自己的問題，你們就不用着管了。大家哈哈一陣怪笑，蜂擁出門而去。小南和楚歌同住一間房的，於是互相挽了手臂，搭着肩膀，走回房去。到了房裏，小南就問楚歌道：綿綿和老楊，這就算結了婚嗎？楚歌笑道：這個我可說不清，反正經過了今天晚上這一場熱鬧，他們就算是夫婦了罷？小南道：這樣看起來，人家辦喜事，大請客，那都是些廢話，只要請幾個會起哄的朋友，大家鬧上一陣子就得了。楚歌笑道：你和老王，將來就可以照着這個法子辦。小南啐了她一聲道：你不要胡說了。楚歌笑道：我胡說嗎？我看到老王向你進攻，是很猛烈的，也許不久就要……小南已經脫了衣服，鑽進被裏去了，跳下牀來，將楚歌牀上的一牀毯子，連頭帶臉，將她一齊蓋住，然後按住她道：你還說不說？你再要說，我就把你悶死。窗戶外面，忽然有個人插嘴道：大家都睡了，你們兩個人還在這裏鬧呢？二人一聽，這是團長的聲音，大家也就只好不說什麼了。到了次日早上起來，院子裏已經有好些人圍着楊葉起哄，原來是要和他討喜酒喝。這果然是楚歌的話說對了，他們已經算是結了婚了。無論小南的思想，已經有多麼新，但是這樣的事情，她不得不認爲奇怪了。若是王孫對於自己，也照着這樣子辦，自己倒也無甚問題，就怕家庭通不過。自從自己加入楊柳歌舞團以來，母親的思想也變了，以爲姑娘長得這樣漂亮，一定可以靠了姑娘，發上一筆財。總指望把自己大熱鬧一下子。雖然不能坐着四人大轎，至少也要文明結婚，坐個花馬車，同娘家爭一點面子，這個樣子結婚，恐怕是母親不會答應的罷？這件事，總也算是一件新聞，且回去對母親說一說，看她執着什麼態度。年紀輕的人，總是喜歡一陣子新鮮勁兒的，心裏既然轉了這個念頭，一刻也停留不得，立刻就跑回家去。余氏買了幾個梨，一串香蕉，正用手絹裹着。小南笑道：要喫水果，我自己還不會掏錢去買嗎？你用這個破手絹包着，送到我那裏去，讓人看到，也是怪小氣的。余氏道：我買給你喫作什麼？送

了去，好讓你扔到地上，掃我的面子嗎？我碰過你幾回這樣的釘子，我再也不要費這番心了。我剛才向洪先生慈善會裏打了個電話，打聽他的病怎樣？據說病已經好得多了，可是還躺在醫院裏。你爸爸說，昨天把人家搬到當街去，心裏實在不過意，讓我買一點水果瞧瞧他去。小南繃着臉子道：你真是喜歡管那些閒事。他病了怎麼着？也不是我們害得他的。好了又怎麼着？我們也不想沾他那一分光。常居士坐在他那鋪上，昂了頭道：你這孩子說這樣沒良心的話，不怕因果報應嗎？小南頓了腳道：你還說這樣話呢？我們團裏的人都說我家裏又窮又腐敗，老子是個喫長齋的居士。你信佛，我不信佛。你若說信佛有好處，不但咱們家窮得這樣精光，你怎麼還會鬧個雙眼不明呢？不提這話，倒也罷了，提起來了，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我脖子上掛的這個記字，我早就不要了，因為是從小就掛着的，我倒有一些捨不得扔了它，你既然老把報應這些話來嚇我，我偏不掛，看會怎麼樣？說時，她由衣領裏提着那根細繩子，將那個小記字提了起來。順手拿起小棹子上的剪刀，將繩子剪斷了。手裏拿了那銅質的小記字，塞到常居士手裏道：你拿去罷，這還可以換幾個大錢，夠你上一回茶館子的哩。常居士哼着道：你這孩子簡直過得反了常了。余氏見女兒氣她丈夫，她倒在一邊發笑，因道：誰教你談起話來，就是你那一套，什麼天理良心，什麼因果報應說着，拉了小南的手，一同走進小房裏去。笑道：我瞧你回來，就是一頭高興，有什麼事要說的，你說罷。小南道：我噁了氣，現在不願說了。余氏道：你不說不行。我猜，準是你們團長又給了你的錢，你要告訴我，一打岔，惹起了你的脾氣，你就不願說了。小南道：你是財迷腦瓜，離了錢不說話。我是說，我們團裏出了一檔子新聞了。余氏聽說不是爲錢，心裏就冷淡了許多，便淡笑道：你們那裏有什麼好事？不是那個小白臉子，要上了那個小姑娘，就是那個小姑娘看中了那個小白臉子。小南笑道：你猜的是對了，可是你怎麼着，也猜不到有這樣的新鮮。余氏道：究竟是什麼樣的新鮮呢？

是那個小白臉子把姑娘拐跑了罷？小南笑道：若是拐逃，到又不算奇了。那一天在報上不瞧見個三段兩段的？於是就把昨天晚上團裏演空城計，把楊柳二人拘禁成婚的一段故事，說了一遍。余氏道：這就玩得大脫了格了。那位柳小姐的娘老子，就不管這件事嗎？小南道：她的娘老子，全在南邊，她的事，全由柳三爺作主辦，因為她就是我們團長的乾姑娘呀！余氏板了臉道：乾老子怎麼着，也不能就把乾姑娘白送給旁人呀！小南道：這也不算是團長白送，是同事的在裏面起哄罷了。余氏道：這是什麼大事，能够隨意讓同事的起哄嗎？我告訴你，別人這樣鬧着玩，你管不着。有人要和你這樣起哄，那我就把命去拚了他。小南紅了臉道：你這是什麼話？那也至於嗎？余氏道：爲什麼不至於？這是兒女終身大事，我是放手不得的。常居士在外面就插嘴道：這算你說了一句人話。小南聽聽父母的口音，那都是反對隨便結婚的，這就不作聲，悄悄的回團去了。常居士一個人自言自語的道：這都是你們婦道人家眼皮子淺，見人家穿好的喫好的，就把姑娘送到火坑裏面去。我就不願小南學什麼歌舞，你還不知道回頭想想呢？余氏將手絹包，將水果包好，一面向外走，一面罵道：老不死的孽物，你偏曉得這些開事，你坐在牀鋪上享福，倒會吩咐別人去同你忙。她的話沒有說完，人已是走得遠了。常居士摸索着，卻跑到大門外來道：你回來，我還有幾句話對你說。余氏已快出胡同口了，聽到他這急促的叫喚聲，只得跑了回來。站在他面前，低聲道：大門口有許多洋車夫呢，有什麼鬼話，你低一點兒聲音說。常居士道：你去瞧病，瞧病的那一套話，你知道說嗎？余氏罵了一聲廢話，也不說第二句言語，扯開腿也就走了。洪士毅這個臥病的醫院，余氏是很熟的，因為她曾在這地方養病有一個月之久呢。她到了醫院裏，向號房裏問明了洪士毅住的房間，就白病房走，遇到一個熟看護，向他笑道：你不是常余氏嗎？倒完全恢復健康了。余氏道：大好啦，想起當日你照應那番好處，我總惦記着是忘不了。看護道：你是來看那位洪士毅先

生罷？巧啦，他也是我管的那號屋子。喲！你手絹包裏帶着什麼？你不懂這裏規矩，不許自由帶了喫的東西進來嗎？放下罷。余氏道：這個我知道，不過我總想在那姓洪的面前，把東西亮一亮，這也好說，我們不是空着一雙手來的呀。你通融一下子罷。女看護道：憑你這兩句話，就不是誠心待人，你放下罷。說着，就在她手上將手絹包接了過來，交給了茶役，然後引余氏到病房裏去。這雖是個三等病房，陳列了許多牀鋪，但是士毅睡在最前面的一張牀上，所以一進門來，他就看見了他將枕頭疊得高高的，半擡了身向前面看着。他看到了余氏進來，不但是臉上不帶高興的笑容，臉色一變，倒好像是很喫驚的樣子。可是余氏既進門來了，決不能無故退了回去，就走到牀邊，向士毅低聲問道：洪先生，你今天可大好些？士毅笑道：勞你駕來看我，我好的多了。這不過是一時的小毛病，不會死的，你們太小心了，生怕我死在你們家裏，把我擡到當街放着，現在，我還沒有死罷？說着，就淡淡的一笑。余氏聽了這話，不由得臉上緋紅一陣，向四週看時，見各病牀上坐的病人都禁不住向她透出微笑來。這個時候，自己是辯白好呢？是不辯白好呢？自己倒沒有了主意了，於是微笑道：你錯了，不是那麼着的，等你病好了，我再對你說，你心裏就明白了。士毅道得啦，過了身的事，就不必提了。反正像我這樣的，交朋友不交朋友，沒什麼關係。這最後一句話，說得余氏太難堪了。依了她往常的脾氣，一定是和士毅大吵一頓。可是他病了，而且還在醫院裏，怎能夠就在這種地方大發脾氣哩？她在極端無可發洩的時候，也就向士毅冷笑了一笑，表示着她不甘接受的样子。約摸靜止了兩三分鐘，她將週圍病牀上的人，都看了一番，這就點頭笑道：你好好的養病罷，再見了。說畢，她就走出病房去了。有幾個精神清醒些的病人，知道洪士毅受了委屈的那一段事實，又不由得笑出聲來。余氏走出了病房門，還聽到屋子裏面那種笑聲呢。她一面走着，一面回轉身來，指着房門罵道：好姓洪的小子，你這樣不識擡舉，等着我的罷。她想起進門來，那

一包水果，被女看護交給茶役去了，於是四處去找那茶役，找了前後三四重院子，都不見那茶房，她坐在一塊階沿石上，就大聲罵道：你們這還是行好的地方啦！見財起意，把我手上拿着的東西都搶去了。她這樣的大聲音，早驚動了醫院裏許多人，跑來圍住了她，問誰人搶了她的東西？她道：我帶來的一包水果，瞧病人的女看護不讓我拿了進去，不知道交給那個小子拿走了？就有人笑答道：沒有人要你的，在號房裏放着呢，你去拿罷。余氏一拍屁股，站了起來道：那是呀，是我的東西，我爲什麼不拿回去呢？於是放開大步，一路咚咚的響着，走到大門傳達室口，將簾子一掀，把身子鑽了進去。看見自己那個手絹包，還放在棹上，一把抓了過來，向牆下一夾，轉身就跑。茶房追了出來，喝道：什麼東西？搶了手絹包就走。余氏掉轉身來，向門房吐了幾陣口沫，罵道：吓！吓！不要臉，這是我自己的東西，我不能拿走嗎？門房被她吐了一臉的口沫，氣向上沖，也罵道：那裏來的這個母夜叉？這樣不講理！余氏聽他說了一聲母夜叉，更是氣大，對準了門房，向他胸口，一頭撞將過來。門房不曾提防，被她撞得仰跌出去四五尺路。余氏自己，也是站立不住，跌了個狗喫屎，手上的那一包水果，摔出去一丈多遠，梨和香蕉，撒開了滿地。門口的車夫小販們，早是哈哈大笑，鬧成一團。余氏惱羞成怒，爬了起來，又直撲門房，打算再去打他，這就早驚動了門口兩個崗警，跑了過來，將余氏揪住，喝道：這醫院是病人養病的地方，那裏容得你這老潑婦搗亂？我上區子裏去罷。這兩個警士，不容分說，將她拖到警署去了。她到了警署，自然也就軟化了，經過了署員審問一次，拘役了六小時，也就把她放了。她心裏想着自己是個要強的人，被警士抓去關了半天，這是很掃面子的事情，只好喫一頓悶虧，回去並不敢作聲。可是這個經手案件的警士，恰好與新聞記者有些聯絡。到了次日，這道消息傳了出來，報紙上的社會新聞大登特登，大題目是潑婦大鬧醫院門，小題目記着清楚，乃歌舞明星常青之母。偏是內容記得有些錯誤，說她是到醫院裏去

探視洪士毅，洪某是捧常青最力之人。社會新聞裏面，惟有明星的事情，是讀者最感到興趣的，所以也就傳播得很廣。楊柳歌舞團的人，對這事有切己的關係，當然，大家都哄傳起來。這日早上，小南起牀之後，梳洗完了，走出房門來，第一便是老媽子見了她，抿嘴微笑。隨着聽差見了她，也微笑，女伴見了她，也微笑。小南先以為自己臉上有了墨跡，或者衣服上有了什麼東西，可是仔細一看，都不曾有。自然，她就要去找她最靠得住的王孫乾哥哥來問了。她懷着鬼胎，跑到王孫屋子裏來，只見王孫板着面孔，正正端端的坐在他自己的牀上。她笑道：「王，你瞧，這不是怪事嗎？今天早上，大家都瞧着我笑。王孫鼻子裏哼了一聲，冷笑着道：『人家還不該笑嗎？』這話可就大了。常青自從認識王孫以來，並不會受過他這樣的藐視，今天拿了笑臉來和王孫談話，王孫竟向人報之以冷笑，這裏必有重大的緣故，也就不由得臉色立刻向下一沉，靠了門框站定，望了他道：『你說這話什麼意思？』王孫將牀被上放的幾張報紙，拿起來向上一舉道：『你們家又鬧了笑話了。你們家鬧笑話不鬧笑話呢，我倒是管不着，可是這報上登的話，未免太讓我難堪了。』小南道：『你這話說得我，好個不明白。我家不過是窮一點，有什麼可笑的？你又說鬧笑話，你管不着，那末，你怎麼又說鬧得你很難堪呢？』王孫綳住臉對她望了一會子，才歎着氣道：『誰教你不認得字呢？讓我拿着報來唸給你聽罷。於是連大小題目在內，將那段新聞，完全唸給小南聽了。唸完了，冷笑着點了兩點頭道：『我真想不到，你還有個捧客，不讓我們知道啦。怪不得你趁着人家不注意，就向家裏一溜，原來是到家裏會你的愛人去了。』小南被王孫誣賴她，有愛人，她並不生氣，唯有誣賴洪士毅是她的愛人，她卻受了莫大的侮辱。憑她現在這種人才，只有坐汽車，穿華服的人，才可以算是她的捧客。洪士毅窮成那種樣子，連一件好看些的長衫都沒有，如何可以和他作朋友？假如認他作朋友，那末，自己也就是一個沒有衣服穿的窮女孩子了。在王孫面前，露出這種窮相來，那

可是讓自己大大的丟面子了。可是這件事已經登報了，不但是載明了自己受洪某人的捧，而且母親是個潑婦，大鬧醫院，鬧得全北平市的人都知道。這一番羞辱，如何可以洗刷下來呢？想到了這裏，不由得哇的一聲，就哭了出來了。王孫終日裏和女孩子在一處廝混，女孩子的脾氣，還有什麼不知道的？無論什麼事情，大凡沒有話可說了，就是把哭來對付着。現在小南又哭起來了，當然就是把話說到她心窩裏去了，讓她無話可說。於是身子向後一仰，躺在牀上，反手扯了枕頭過來，在背後枕着，鼻子裏就哼了一聲道：「人心真是看不透。」小南跳了腳道：「我已經夠委屈的了，你還把這種話來氣我嗎？你就不仔細去想想，我出臺表演以來，臺下有個姓洪的人來捧我嗎？王孫轉念一想，現在固然有不少的人醉心於她，但是論到專捧她的看客，卻還是沒有。這個姓洪的，也許是她父親的朋友。新聞記者，總是喜歡裝點新聞的，大概又是他們附會成文的新聞了。」小南見他坐在牀上，只管沉吟着，便道：「你自己說起來是個多聰明的人，你就不把事情想一想嗎？你是和我一天到晚在一處的人，我有什麼不好的地方，你應該知道，你想想罷，我什麼時候，同男人在一處玩過呢？若是並沒有和男人在一處玩過，這個捧我的人，從那裏鑽了出來呢？這報上不過登着有人捧我，若是登着我殺人，你也就相信，我真的殺了人嗎？王孫道：「當然我不能完全相信報紙上的話，可是他說得這樣情景逼真，而且事情還鬧到了警察區裏去了，難道我能說這完全是報上造謠言的嗎？小南道：「不錯，我父親是有個姓洪的朋友，我已經告訴過你兩三次了。前天，我爲了那姓洪的病倒在我家，我怕他死在我家裏，我還讓我家裏人把他搬到常街來呢，你看，他要我的朋友，我會這樣子待他嗎？王孫這倒想起來了，果然是有這樣一件事，大概報上登的這段新聞，和小南完全是不相干的。不過自己已經向她表示着生氣的態度了，突然的轉圜，自己也有些無聊，便道：「這姓洪的事情，倒也無所謂，可是你母親鬧醫院的事情，決不會假的。你

一個明星的母親，被人加上了潑婦兩個字，不是很難堪嗎？我和我的關係不同，才說這樣的話。要不然，我也不是像旁人一樣，對你微笑一陣嗎？其實我自己沒有什麼，我在這裏生悶氣，也就是爲了你讓人家恥笑着。小南聽到這裏，把她本來的脾氣，就發洩出來了。掀起一片衣襟，揩了一揩臉上的淚痕，再也不和王孫說什麼，扭轉身來就跑。王孫以爲她生着氣呢，也就連忙在後面追着。但是她一直跑出大門，就向家裏走來。余氏因爲昨日鬧醫院的事，是要瞞着人的，更是不能讓丈夫知道，因之在家裏一切都如往常，不露一點形跡。這時正捧了小南幾件小衣，放在盆裏，端到階沿下來洗。小南一腳跨進門，看到了之後，就紅着臉道：「放下來，誰要你跟我洗東西？」余氏道：「大清早跑回來，又發什麼鬼風？」小南道：「姓洪的是你什麼人？要你到醫院裏去看他，你把我臉都丟盡了。」常居士喝道：「這孩子說話，越來越不通人性。你媽到醫院裏去看一看人的病，有什麼事去你的面子？醫院是女人去不得的地方嗎？你現在不過是像戲子一樣，當一名舞女，有什麼了不得？就是當今的大總統讓你來做了，你娘老子上一次醫院瞧人去，也不會失了你的官體。」小南大聲叫道：「你還睡在鼓裏呢？你上醫院去瞧人，在醫院門口大鬧，讓巡警逮到區裏去了，今天報上登着整大段的新聞，說你是個潑婦，把我的名字也登上了，你說我還不該急嗎？」余氏聽說倒不由得心裏卜通跳了一下，便道：「是那個賣報的小子，登老娘的報，回頭他走我大門口過，我打死他。」常居士道：「你真是一隻蠢豬，又是一條瘋狗，登報不登報，和賣報的人有什麼關係？新聞是報館裏登的呀。」余氏道：「那我就去找報館。」常居士道：「你先別說那些廢話了，你究竟在外面惹了什麼禍事了？你告訴我，我也好有個準備呀。」余氏聽說，早是放下盆了，索性坐在階沿石上，兩手一拍道：「說罷，反正我也不會有槍斃的罪。於是她就將在醫院裏吵鬧，連說帶嚷，手上連拍帶比，一個字不留，完全說了出來。說完了，站起來，站到小南的身邊，向了她的臉望着道：「老娘揍了人，可沒有讓

人挨有什麼去你的面子。小南雖然是身價擡高了，但是看到余氏這種兇樣子，很怕她動手就打。於是向後退了兩步，哭喪着臉道：「你鬧就鬧罷，爲什麼說是我的娘？報上登了出來，惹得同事的全笑我。」余氏道：「他媽的說的全不是人話。你作了皇娘，我還是國太呢，你不過作了一個跳舞的女孩子，連娘都不認了嗎？隨便你怎樣說，派別你怎樣說，你總是我肚子裏面出來的人，人家要笑你娘，你就說那要什麼緊破破的窰裏出好貨。誰敢笑你？教他當面來和我談一談，我把他的嘴都要撕破來。」小南見她母親瞪了一雙大眼睛，說起話來，口裏的白沫，四面飛濺，兩隻手只管向前指指點點的。小南總怕她一伸手就打了過來，只得一步一步的向後退着。退到了大門口時，只聽身後有人道：「別鬧了，鬧到大門口來，更是讓人家笑話。」回頭看時，卻是王孫靠了對過的牆根站住呢。小南搖着頭道：「不用說了，氣死我了，報上說的，可不有一大半是真的嗎？」余氏追到大門外來，向王孫點了一個頭，帶着淡笑道：「王先生，你們班子裏，都是唸書的人，說話不能不講理，怎麼叫我們丫頭不認娘呢？有道是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女兒都討厭起娘來了，這還了得嗎？這丫頭一點出息沒有，讓人家笑不過了，倒跑到家裏來議論我的不是。我說你們班子裏，誰有那種本事，讓他到我家裏來談談，我不用大耳括子量他，那才是怪事呢。」王孫笑道：「我們那裏不是班子，不過是個藝術團體。」余氏道：「也不管是鑼裏鑼外罷，反正女兒不能不認娘。我還是那句話，女兒作了皇娘，我還是國太呢。」王孫在當學生的時代，自負也是個演說家，見了什麼人，也可以說幾句。可是現在遇到了這位未來的岳母，絮絮叨叨的說上這樣一大篇話來，他就一個字也回答不出，只是向了她發出苦笑來。小南本來要借着王孫的一些力量，和母親來爭鬪一番的。現在母親見了王孫一頓叫喊，卻讓王孫默然忍受，只是報之以笑容，這不由得讓她的銳氣也挫下了一半去。余氏站到門邊，一隻腳跨在門檻裏，一隻腳跨在門檻外，卻伸了一個食指向王孫指點了道：「我告訴

你，你們是先生又怎麼着？我可不聽那一套。你別瞧我們窮，我們還有三斤骨頭，誰要娶我們的姑娘，誰就得預備花轿子來擡，要想模模糊糊就這樣把人騙了去，那可是不夠。她忽然轉了一個話鋒，將箭頭子對着王孫，這教王孫真是哭笑不得。她的話原來是十分幼稚可憐，但是她這樣正當當對着你說，你怎能夠完全置之不理？只得掉轉臉來向小南笑道：你瞧瞧，你們老太太，亂放機關槍，洩彈竟射到我身上來了。我不過是山這裏過，在門口望望，與府上的事，有什麼相干呢？他說着說着，把那張白面書生的面孔，可就氣得像喝醉了酒一般，也不再待小南答覆，回轉身走了。小南本是受了一肚子委屈而來，想多少發洩一點的，不料到家以後，委屈得更厲害。現在見王孫索性也讓母親氣走了，這還有什麼話可說？頓了腳，指着母親道：你……你……你也太難了。我真……下面一句補充的話，怎麼也說不出來，於是乎哇的一聲，眼淚交流的，大聲的哭了。

第十七回

四壁齋空薄衣難耐冷

一丸月冷懷刃欲尋仇

余

氏那樣大吹大擂的說了一頓，自己覺得是很對的。反正你喜歡我的姑娘，你就得敷衍我，我說：了什麼，你也得受着。不料王孫竟不受她這一套，扭轉身來便跑了。這一下子，倒讓她臉上摸不下來。加之小南又不問好歹，站在大門口，就哇的一聲哭了，這更讓她手足無所措。便扯住小南一隻手，向屋子裏拉了進來道：我且問你，我什麼事把你弄委屈了？要你這樣大哭大鬧。小南將手向懷裏一縮，指着余氏道：你這種樣子胡鬧，你不愛惜名譽，我還愛惜名譽呢。從此以後，我們母女脫離關係，誰也不管誰。我說去就

走以後我是永不回來的了。她扭轉身去，一面擦着眼淚，一面向楊柳歌舞蹈走去。余氏由後面追了出來，叫道：小南子，你往那裏跑？你就是飛上天去，我也會把煙薰了你下來呢。小南究竟是聽她的叫喊聲，一直的跑走了。余氏本想一直追到楊柳歌舞蹈團裏去的，轉念一想，她說不回來，不能真的不回來，就算真的不回來，好在由家到楊柳歌舞蹈團只有這樣三步路，自可以隨時去找她去。於是眼望了小南走去，也就不追了。當她走回家來的時候，常居士首先一個，就問道：你也太鬧了。一個人窮，也要窮得有志氣。你的大名已經在報上都登出來了，這還不算，又要和你女兒大鬧。你的醜風頭，出的是越來越大，那非在大門口擺下百日擂臺不可了。余氏道：要大鬧，就大鬧到底，反正我不能讓那小毛丫頭逃出我的手掌心去。若是她都鬧贏了我，以後我別作人了。死瞎子，你別多管我的閒事。她口裏說着話，手上碰了屋子裏的東西，就是哄哄咚咚一陣亂響。常居士看她那樣子，大有發拚命脾氣的意味，這話可就不敢接着向下說了。余氏聽了報上登了她的消息，已經是不高興，加上女兒回來，又數落了她一陣，更是忿恨，一個人儘管在家裏滔滔的罵個不絕。常居士被她吵罵不過，又不敢禁止她，只得摸了一根木棍子在手，探探索索的，走了出去了。他心裏想着：洪士毅這個人，總是少年老成的漢子，他起初認識我家女孩子，或者不能說全是好意，但是自從到我家來以後，說的話作的事，那一處不是公正的態度？就是我們談話之間，研究佛學而論，我們也不失爲一個好朋友。人家到我們家來拜訪，病在我們家裏，我們不好好的看護人家，卻也罷了，反把人擡到當街去放了，只怪自己太柔懦了。當時卻不能把這事情攔住。自己的婦人，勉強去看人家的病，還鬧了一場大笑話。這事若傳到了洪士毅耳朵裏去了，豈不是替人病上加病再說，不管朋友的交情怎樣，他是一個客邊寒士，窮人是應當和窮人表示同情的，他就是不認識我，不是由我家裏擡了出去的，我知道了這麼一番情形，爲和他表示同情起見，

也就可以去看看他了。好在那個慈善會附屬醫院，自己也是很熟識的，就半坐車子半走路慢慢的挨到醫院裏去罷。他想到這裏，伸手一向口袋裏去摸錢時，呵！前天余氏灑落在裏面屋子裏地上的銅子，自己曾偷偷兒的摸了一些揣在小衣袋裏，不料現在一個都沒有了，這一定自己睡覺得很熟的時候，讓余氏又偷去了。這樣看起來，這個女人對於她丈夫，簡直不肯失落一點便宜。我雖然是有妻有女，其實也就是無妻無女，和洪士毅是個同樣的人，我不去看看他，誰還應當去看看他？想到了這裏，身上就是沒有銅子坐人力車，這也不必去管他了，憑了一張嘴，和手上一根木棍子，挨命也要挨到那慈善會的醫院裏去，要這樣，才可以知道是用什麼心眼兒去對他？在我一個人總算對得住自己良心的了。他如此想着，自己鼓勵着那一萬分的勇氣，沿路逢人就問，到醫院是向那裏走？雖然路上人見他是個瞽目，一一的指點了，當面這樣指點着走路，卻是異常的耗費時間，常居士是上午十點鐘，由家裏動身的，當他居然摸索到了醫院門口時，已經是下午兩點多鐘了。他問明了這是醫院大門以後，且不進去，就用手上的木棍子，把階沿石探索得清楚了，然後蹲下身子，慢慢的坐下去。門口的巡警，看了他這種情形，倒有些奇怪，就向他問道：「你這位先生，是來醫病的呢？還是來看病的呢？」你走來就坐在這臺階上作什麼？常居士昂了頭向他問道：「你這位是醫院裏的人嗎？」巡警道：「我是巡警常居士道：我坐的這地方，有些礙事嗎？不瞞你說，我很窮，又很孤單，沒錢雇車子坐，也沒人領着我走，由西南城到東北城，斜着穿城而過，全是間路，問了來的，十幾里地，走了我半條命啦。你讓我先歇息一會兒，再去瞧我那朋友罷。」巡警道：「你的朋友在這醫院裏嗎？」姓什麼？常居士道：「是洪士毅。」巡警道：「是洪士毅？昨天有個大胖娘們來瞧他，可鬧出了笑話了。你姓什麼？」常居士道：「我是個出家人，沒有姓，因為衣服是人家施捨的，所以沒有穿和尙衣服。」巡警道：「和尙，你辛辛苦苦走了來，算是白跑了。現在已經快三點鐘了，到了三

點鐘，我們這裏就禁止探病的。常居士聽說，就站了起來，將臉朝着巡警，作出誠懇的樣子來道：「你不能想法子通融一下嗎？」巡警道：「這一個大醫院，那一天沒有百兒八十的人前來看病？遲到了都要通融一下，我們這鐘點，就定得一點效力都沒有了。再說，我們一個當門警的，也不敢作這個主。常居士聽了這話，臉上立刻現出躊躇的顏色來，搖擺着頭歎了一口氣。巡警看了他那爲難的樣子，因道：「你要進去看病人，就是有人通融了，也是不行的，因爲管這件事的人，都下了班，誰來領你去呢？你在這兒坐一會，我去和你要幾個錢來，讓你雇車回去罷。」說着，他倒扶了常居士坐下，真的去化了幾張毛票來，替他雇好了一輛人力車，把他拉走。常居士隨便說了一個住址，坐上車去。卻再三的對巡警說，請他傳個口信給洪士毅，就說有個喫素的瞎子走了來看他的病，今天不能進來，有機會還要再來呢。巡警因他如此熱心待朋友，果然就找了一個確實可靠的院役，把這個消息，口傳到病室裏去了。洪士毅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心裏又大爲感動之下，覺得常家人縱然是不好，也只有她母女兩個人，至於這位常先生，卻是一個誠實而又柔懦的人，而且還雙目不明，對於這種人，只有向他憐惜，那有和他計較之理？只是他的家裏，卻不願去了一個人窮了，固然是不配作愛人，也不配作友人，甚至還不配作恩人呢。將來我出了醫院，約他到小茶館裏去談話罷。他起了這個念頭之後，心裏對於常居士，就完全的寬恕了。他的病見好以後，所以精神還不振的原因，就是所受常家的刺激太深。現在常居士歷盡艱難，步行來看他的病，這實在讓他得了一種莫大的安慰。經過了兩個星期之久，洪士毅安然的遷出病院了，他依然回到會館裏去住着。這已經是初秋的天氣了，白天的溫度，卻還罷了，到了晚上，窗戶外面寒風呼呼的由牆頭吹過，棹上放的那盞玻璃罩煤油燈，也有閃閃下沉之勢。淡黃的燈光，映着四方的牆壁，都現出一種慘淡之色，那人的影子，映到牀後的牆上，也好像清淡得只有一團模糊的影子，並不像什麼

人影。牀鋪板上，除了那一條草席子而外，只有一牀綻上四五塊補釘的大被單，在草席面上蓋了。在被單上放了兩個枕頭，倒也是乾乾淨淨的。唯其是兩個枕頭完好，更現出了這牀鋪的寒薄。因為看着牀鋪單薄，身上也就寒冷得只管抖戰，有些坐不住。他身上穿的是一件灰布長夾襖，雖然還有一件半舊的青布夾馬褂，卻是捨不得穿。這原因很爲簡單，就是自己乃一個辦公人員，到了辦公的所在，必須要套上馬褂，那才現得恭正。若是在家裏就永把這件馬褂穿着不脫下來，穿破舊了，辦公的時候，就沒有可以應用的了。所以無論這屋子裏面，是如何的冷，士毅總也不肯把那件馬褂穿上。一個人坐在屋子裏抖戰了一會，心裏想着，假使我不認識常小南，不至於花費得一點積蓄沒有，也不至於把牀上的被褥都當光了。到了現在，坐着是衣服不夠，冷，睡下去沒有被褥，更冷。然而這樣爲人受苦，還不能得着人家正眼兒瞧一瞧，我這不是太冤屈了嗎？心裏不住的計算過去的事，身上也就一陣比一陣的冷了起來，擡頭一看，那件半舊的青布馬褂，正掛在牆上一個長釘子上。那牆上舊有的裱糊紙張，都成了焦黃之色，零零落落的向下垂着，配上這件馬褂，那是更顯着破爛。士毅這就想着，一個人窮到這般地步，還顧全什麼面子？現在我冷得厲害，穿了這馬褂再說。就是將來馬褂破了，也不見得慈善會辦公室裏不讓我進去？如此想着，就把馬褂取了下來，立刻穿着。這也許是心理作用，身上暖和了許多了。但是他所感到的暖和，也就是那一會兒，坐在昏黃的燈下，看過了幾頁書，身上又冷起來了。這還另外有什麼法子？除非是把牀上那條被單也披在身上。但是那不過兩幅單布拚攏起來的，那會發生什麼暖氣？聽聽這會館裏的同人，儘有不曾睡覺的，若是他們有人撞了進來，看到自己這個樣子，那不成了笑話了嗎？這不必去掛心。冷了，心裏越怕冷，身上就越會冷的。於是自己警戒着自己，不要去想到冷了，就把平常消遣的幾本水滸傳，放在燈下來看。展開書本，正看到那五月炎天，吳用智劫生長綱的

那一段，彷彿自己也在大毒太陽底下，一座光山崗上走着。可是這種幻想的熱，終久是不能維持久遠的，慢慢的感到兩隻腿涼浸浸的。這涼氣一直上升，就升到脊梁上來，這就無法了，再沒有什麼可以與奮一下子了。身上冷得抖顫着坐不住，且在院子裏走走路，取一點暖氣罷。於是開了房門，撲上院子裏來。這時一輪七分圓的月亮高高的懸在半空裏，僅僅是月亮身邊有幾粒亮晶晶的星光，此外便是一碧晴空，什麼痕跡也沒有。因為如此，所以那月光射在地面上，就更覺得活水一般，在四週潑着。人站在月光裏，也就無異游泳在冷水裏。月亮雖然不是不要錢的東西，忍飢受寒的人，一樣的沒有資格去賞鑑她。士毅在週身發冷的情形下，擡頭看了一看月亮，更覺得這秋夜的可怕，不免怔了一下。因為神經有了幾秒鐘的安定，立刻便有一陣壺水沸騰的聲音，傳送到耳朵裏面來。這立刻讓他心裏生了一個主意，廚房裏有灶火，那總是暖和的。於是就到屋子裏去，拿了一把破茶壺，一直就向廚房裏跑去。到了廚房裏，看到灶口裏伸出來的火簇，十分的可愛。火邊一把黑鐵水壺裏面沸騰着的水，正撲撲作響的，由壺蓋下噴出。於是趕快的湖上一壺開水，兩手捧着，嘴對了壺嘴，喝下去兩口。第一，手捧着這熱茶壺，手上就暖和多了。其次是滾熱的開水，由嗓子眼裏直燙到腸胃裏去，身上就有一陣熱汗向外直衝出來。說也奇怪，全身的肌肉，就不再哆嗦了。身上有了暖氣，士毅就不肯離開這廚房了。拖了一條板凳，在灶邊放着，手上捧了那壺開水，便慢慢的想着。唉！一個窮人總是一個窮人，不會翻轉身來的。想我在二三月裏的時候，窮得將熱水來充飢，現在又把熱水來衝寒了。我本來有了辦法的，千不該萬不該，不該醉心那個檢煤核的女孩子，以至於又落到地獄裏面來其實呢，這是我自願的，那不去管了。但是這個檢煤核的小妞，她雖然不感激我一點恩惠，也不應當把我當一個仇人。當我在她家裏害病的時候，她家裏人就對我擡到街心裏來。若是那個時候有汽車由那裏過去，豈不把我軋死嗎？假

使現在真有鼓兒詞上那種劍俠劍仙的話，一定會把這種人的腦袋割了來下酒喝。他坐在這廚房裏，想到自己的苦悶，越惱恨常小南的狠毒，不知道坐了多少時候，也不知道想了多少時候，廚房裏是漆黑的，四顧不見什麼，越是導引得人要去沉思向外的半扇短窗戶，正敞開着見那屋檐的影子，斜伸在月光地裏，似乎深了。會館裏的同鄉睡覺的更多些了，聲音便沉寂下來，可是隔院子裏一種男女嬉笑的聲音，卻輕軟的傳來，不久，在細微的笑聲過去以後，卻接着那時髦的歌舞曲子，毛毛雨的聲音，傳進耳來了。乃是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銀，奴奴，只要你的心。士毅想起來了，隔院裏住着兩個有錢的大學生，他們常是把附近的私娼，乘黑夜叫到會館裏來伴宿，這種聲音是那私娼唱的，請問作私娼的人，她爲什麼來着，能夠不要人的金嗎？能夠不要人的銀嗎？她唱這支曲子的時候，不知道她心裏會起一種什麼感想，可是這也不必去怪那私娼，她目的是爲了錢，怎樣能騙人家的錢，那就怎樣的去作，只是專門唱這種曲子的歌舞明星，她們是鼓吹純潔甜蜜之愛情的，她們不要金，不要銀，可是據我看起來，也許要變本加厲，那個常小南，我斷定她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唉，我該死，當我在西便門外和她洗臉的時候，我爲什麼要信什麼宗教，保持她的貞操，現在她淘混在那賣肉感的一羣男女當中，她能保持她的貞操嗎？她反正是個淫賤的孩子，算一算，我受了她這些委屈，如何低價得了我那該重重的蹂躪她才好。現在可不能了，現在無論她怎樣的下賤，也是藐視我了。我這口怨氣，我怎能出？我真恨，想到了這裏，不由將腳一頓。在他這一頓腳之間，驚動了在砧板上睡的一隻懶貓。那貓被這聲音驚醒，直跳了起來，碰着砧板上一把菜刀，噹的一聲響，這刀聲觸動了士毅的心機，他想着，我不奈何難道我還不能殺你嗎？你能快樂我把你宰了，我看你能幹什麼？你快樂什麼？我知道那楊柳歌聲，圍有道短陸聽我聽了進去，要殺他一個痛快，想到了這裏，突然的放下了手上捧的那把熱茶。

壺，推開廚房門，走到院子裏來站着。擡頭一看那月亮，冷晶晶的，真像一塊缺口冰盤。心裏這就想着，這樣好的月亮，也許那丫頭，正讓什麼臭男人擡着，在那裏賞月呢？我這就去。他毫不躊躇的，提了那把菜刀在手，悄悄的走上大門口來。見大門還是半掩着的，也不拉動門扇響，側了身子由門縫裏向外走去。到了胡同裏一看，果然是月華滿地，由南到北，一片白光，看不見一個人影。電燈柱上幾盞電燈，被月亮光蓋住了，宛像幾個光點。士毅滿胸裏都是熱血沸騰，心裏可就想着，手上提了這把刀，不要讓街上的巡警看到了，於是避去了大街，只管在月亮下的小胡同裏走着。夜是很深了，遠遠的有那種小販賣零食的聲音，在空中傳遞了過來，只覺既沉着而又慘厲，士毅聽了，心想這也是在黑暗裏奮鬥的朋友。其實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凡事只求一個爽快，早了結也是了結，遲了結也是了結，那樣苦苦的掙扎着作什麼？我受了半年氣，今天應該要發洩一下子了。好漢作事好漢當，我殺了人，決計不躲，我一直的就向區子裏去自首投案，在法庭上我要侃侃而談。心裏七上八落的想着心事，腳底下也是七上八落的走着路。他彎彎曲曲走過了許多路，看到當居士家，近了擡頭看着月亮，呆了呆，心裏叫道：月亮呀！月亮，你看我一個人這樣做，一定可以原諒我，我受的委屈實在大了。今天你照着我了，明天我關到監獄裏面去了，你就照我不着了。豈但是明天恐怕今晚我殺不到人家，人家反把我殺了。今晚下半夜，你就會照我不着了。他提起腳走來，一路本都是很快的步子，到了現在，一想到這番動作的結果，成敗是不可定的，設若是提着菜刀，翻牆過去，讓人家拿住了，我是一個窮人，人家不說我是小賊，也要說我是強盜，我又把什麼話來分辨？越想越覺得這事情的可怕，步子就慢慢緩了下來。心裏計劃着，我真這樣的往前做，這件事，恐怕有考量的必要罷？越是這樣的沉吟着，這腳步卻也越發的慢了。自己走來的時候，乃是一鼓作氣，除了感到要興奮的痛快一下之外，別的不會去計較。這時腳步

走緩了，身上那一股勇氣，把熱氣也順便的要帶走了。人在水樣的月光中走着，身上也就彷彿讓冷水浸潑了一般。士毅猛然的回想到今晚因身上冷不過跑到廚房裏去烤火的一幕，這就把態度又激昂起來，我爲了常小南，才窮到了這番地步，我爲什麼不能殺她？縱然把我捉到法庭，我自然有我的一套言詞可說。我走到了這個地方，我依然還帶了刀向家裏走，我這個人也就未免太沒有勇氣了。走，我一定要做到。他想到了這裏，點掩藏在馬褂底襟下的菜刀，拔了出來，在月光底下，向空中舉了兩舉，下面兩隻腳，也就開起了大步，蹩蹩爲蹩蹩，向快走起來。到楊柳歌舞團的直路，自己還不認得，只好還是到了常家門口，再由那邊繞道過去的了。順步走來，那常居士家的臨街矮牆，在月亮下排列着。由牆的那個缺口之處，正可以看到院子裏是一種什麼情形。這時，月亮彷彿是更顯明些，只有偏西余氏住的那間屋子，有一線燈光，映着那紙糊的窗戶格扇，似乎向外半開着。士毅想着，這仇賊婆娘，其可惡不在常小南以下，我不如翻過牆頭去闖進窗戶去，先一刀就見她砍了。心裏既然如此想着，於是側了身子，順着牆陰，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了去。走到那牆的盡頭，是要轉彎的地方了，自己站着想了一想，我去是去定了，等我先凝一凝神，然後向前一跑，不管好歹，就直衝了進去。一直想着，一面將懷裏藏的刀，抽出來了，翻覆着看了兩遍，想道：不用猶豫了，先砍了那賊婆娘，再去砍那小賊了頭。沉思約摸了有兩三分鐘之久，銳氣就養得十足了。正待要走，可是這古城裏保存的古制，那澈夜敲梆打鐘的報更聲，卻遙遙的送進耳朵來了。這更夫的路線或者是經過常家的門首。若是正當自己肥牆的時候，又恰是那更夫巡到面前來時，那可老大不便，不如讓他們過去以後，自己再來動手罷。於是走到了楊柳歌舞團的後牆，向那邊週圍看了一遍，果然，那遠遠的更梆更鑼聲，就慢慢的敲到身邊來了。也不知是何緣故，這更聲越是靠近了身邊，心裏也就越跳得厲害。直待那更聲一直和自己頂頭相遇了，看

時，乃是兩個極衰弱的老頭子，走路時，還帶喘着氣，腳提不到五寸高，就是這樣挨挨蹭蹭的走了過去。洪士毅想着，中國人作事，總是這樣掩耳盜鈴的。請問，這樣兩個衰弱的更夫，管得了什麼事？假使我真要作強盜，這兩個更夫，我準可以打倒。他在這裏藐視那兩個更夫，那兩個更夫，彷彿也有些藐視他，一點也不注意這胡同裏有個人，竟自走了過去了。士毅在胡同兩頭，又徘徊了許久，將楊柳歌舞團的短牆，也看清楚，待用手扶着牆上的磚眼，要向裏爬時，心裏這就省悟過來，我錯了。這裏面房屋很多，我知道常小南睡在那一間屋子裏？我還是先去找那老賤婆，把常小南住的所在問清楚了，再來到這裏動手。於是復又翻身轉來，再奔常居士家。這回他鼓了二十四分的勇氣，決不肯退縮的了。把兩隻袖子高高的捲起，手拿着刀把顛了兩顛，鼻子裏哼了一聲，這就大開了步子，直向常家矮牆缺口的地方走去，在缺口的所在，側着身子，用耳朵對屋子裏聽着。微微的一種睡呼聲，由窗戶裏送了出來。擡頭一看，那輪微圓的月亮，已經斜到屋頂後樹梢裏頭去。她好像是在說，這一幕慘劇，我是不忍看了的了。士毅不管一切，將身一聳，跳上了牆的缺口。雖然那牆上的碎土，不免紛紛的由上面滾了下來，卻幸沒有大塊磚石的移動，並沒有什麼響聲。於是匍匐了身子，將刀放在牆上，兩手緊扒住牆頭，身子向下一溜，下得牆來，在地面上站穩了，手提了菜刀，悄悄的走着，直貼到窗戶邊，用手虛探了一探，卻是開的。心裏想着，這可不是天湊其便？右手握好了刀，左手按好了窗戶的格扇，正待將窗子一推，人就向裏面鑽了進去。那牆外邊忽然有人喝道：「你好大膽！月亮地裏，你就動起手來。你敢動！你動一動，我這裏就開鎗。」士毅萬不料在這樣喫緊的時候，身後會有人叫了起來，回頭看時，只見那牆的缺口處，站有兩個穿黑衣服的警察，將牆半掩着身子，各半伸了手，向自己比着。月光下，看不清楚他們手上拿了什麼，但是隨便的推想一下，就可以知道他們一定是拿住了手鎗，要朝着自己放的了。心裏一時亂跳，人

就慌了，夕人站在這裏，那裏還移動得？那巡警就喊道：這裏面的人還不醒嗎？你們院子裏出了夕人了！這時，士毅已經醒悟過來，就答道：我是什麼夕人？這是我朋友家裏。巡警道：你還要胡說啦！我們老遠的就看見了你，你是翻了牆頭過來的。有半夜三更翻了牆頭來看朋友的嗎？士毅扶了窗戶的那隻手，未曾敢動，提着菜刀這隻手，恰是垂了下來，將手一鬆，菜刀落了地上。所幸這裏是土地，雖然刀有一下響，卻不十分重大。這兩個巡警中的一個，已是翻過牆來，一步一步，逼近身邊。士毅看時，果然他手上拿着手鎗。巡警喝道：你舉起兩隻手來，我要搜搜你身上。士毅手上，已經沒有了刀，這就不用猶豫，將兩隻手高高的舉了起來。巡警一手拿着手鎗，一手摸摸他身上，在月亮下面看得親切，見他穿長袍馬褂，不覺嘆了一聲道：這真奇怪了，你還會是個斯文人呢？士毅道：我說是我朋友家裏，你不相信。常老先生，常老先生，你起來開門罷，警察把我當賊了。只這一聲，屋子裏才有聲音答應出來。

第十八回 終受美人恩 解鈴堂上 重增同伴問邀酌街頭

敬言

察在月光底下捉刺客，這自然是一件很緊張的事情，屋子裏頭雖不完全明白，屋外邊究竟爲了什麼，但是聽到警察那樣大聲喊叫，知道總不是什麼好事。現在聽到外面有熟人的喊叫聲，常居士究竟是個男子，膽子要大些，就問道：說話的是洪先生嗎？士毅道：正是我，你快開門罷，巡警把我當了賊了。兩個巡警聽他一問一答，果然是朋友的口吻，這倒有些奇怪了。便道：你亮着燈打開門來罷。外面有個巡警啦，不要緊的。常居士叫道：小南媽，你起來開開門罷，外面有巡警，不要緊的。余氏也就早的驚醒了。

只是睡在牀上，一動也動不得，便不敢作聲。現在將外面說話人的聲音，都聽清楚了。這才逼出一句話來，問道：巡警先生，外面有幾個人？巡警答道：就是一個人，他說是你們家朋友，我看守住啦，不要緊的。余氏聽他如此說着，才摸索着下牀，手上捧了那盞燈，抖抖顛顛的，前來開門。她只把屋門一開，伸出腳來，還打算穿出院子去開街門。不料身子剛擡了出來，就看到屋檐陰下，站着幾個人影子，不由得嚇了一跳，人就向後一縮。士毅早就看見了，心裏，長子走到矮檐下，不低頭來要低頭，見了余氏，如何可以不理會？於是就叫了一聲伯母。余氏聽得士毅的聲音，已經很清楚，這就在門裏問道：你是洪先生嗎？怎麼會在我家門口，讓巡警逮着了呢？士毅歎了一口氣道：不要提起了。我病好了，出了醫院了。我想到你二位老人家，都到醫院裏去看了我的病，我心裏真是過不去。今天晚上，月色很好，我趁着月光，想到這裏來，謝謝你二位老人家。不想走到這裏，你們關了門了。我就由牆缺口的所在，翻了進來看看，你二位睡着了，沒有不想就惹起巡警的疑心了。他這樣說得有緣有故，余氏就不疑心了，就放下了燈，走出院子來，開了街門，將那個巡警也放了進來了。兩個巡警押着士毅走進屋來，一看常家，是如此破爛的家庭，常居士又是一個瞎子，這要說士毅這樣長袍馬褂的先生，是來偷盜的，卻有點不相像，也就認爲自己錯誤了。便向士毅道：不是我們多事，你的行動，實在也有些奇怪，怎樣不會引起人家注意哩？好在這裏是個貧苦之家，要不然，你縱然和這家主人翁是朋友，我們也不能放你過去。常居士正站在他那張破爛的牀鋪前，就笑道：實在的，我們這種人家，就是夜不閉戶，也沒有關係。這位洪先生，是我的好朋友，那決沒有錯，二位先生請使罷，多謝你費心。兩個巡警看到，實在也無話可說了，於是又說了幾句公事話，走了出去。其中有個巡警，在燈光下看到士毅的神色不定，總有一些疑心，於是在走出院子來的時候，復又回到窗戶邊去看看，究竟還有什麼可疑的地方沒有？他順腳走去，皮鞋踏在那

把菜刀，幾乎滑得他摔了一交。他低頭一看，見月光射着地上，銀光燦然，用手一擦，卻是一把刀。這不由得不叫了起來。因道：「慢慢來，這地下一把刀，是那裏來的？」說着，就檢起了刀，送到屋子裏面來。向余氏問道：「這一把刀，是你們家裏的呢？」還是……一面說着，一面去偷看洪士毅的顏色。早見他站在屋門邊，呆呆的不動，臉上卻是青一陣紅一陣，身上還有些抖顫。巡警道：「哈！我看出來了，准是你帶來的刀罷？」余氏看到這柄雪亮的刀，兩手向懷裏縮個不迭，口裏哎呀呀的道：「這是那裏說起？」我們家沒有這樣的刀呀。巡警道：「胡……說我……我那裏有這樣的刀？」我……不能跟你們去。常居士聽明白了，走向前牽着巡警的手道：「先生，你不可以亂捉人，這是我們家的刀。巡警道：是你們家的刀，爲什麼不放在屋子裏，卻丟在院子裏地上？」常居士道：「這因爲……巡警道：你說，這因爲什麼？怎麼你們家婦人，又說不是你們家的刀呢？」常居士道：「你別急呀，我自會說出一個原因來。因爲我女兒白天買了一把舊刀回來，放在院子裏，要找磨刀的來磨，她有事，她先走了，我眼睛不見，又不能拿進來，所以放在外面。」巡警道：「你女兒呢？」常居士道：「她在對過楊柳歌舞團。」巡警道：「這個時候，能把她找回來嗎？」常居士道：「那不能夠。」巡警道：「既是不能夠，這個人我要帶到區裏去問問。你叫你女兒明天到區裏去對質。她若是承認這刀是她買來的，那就沒事。如其不然，這件事，我們可是要追究的呢。」於是向洪士毅道：「沒有話說，你得和我們到區裏去一趟。」士毅看看這情形，大概是逃脫不了，只得硬了頭皮子道：「要我去，我就去一趟。」人家事主都承認了，我還有什麼事嗎？兩個巡警看到這件事情，總有些尷尬，不肯含糊，兩個人押着士毅，就向區裏面來。區官將他審問了一頓，士毅還是照以前的話說了一遍。區官對於他這種供詞，卻不能表示滿意，也只說了等次日帶家人來作了見證，再行定奪。當晚將士毅押在拘留室裏，不曾放他走。士毅先是

有些害怕，後來一想，我一口咬定這把刀不是我的，他們也沒有什麼反證，可以斷定我是拿刀殺人。萬一他們就這樣斷定了，好在我並不會傷害常家人一根毫毛，總不能判我的死罪。若是判我一個週年半載的徒刑，得在牢裏度過殘冬，免得發愁挨餓受凍，對我也是一件好事。主意如此想定了，倒也心裏坦然。到了次日上午，區官又傳他到訊問室去問話。他只走到屋檐門口，早見一個時髦女郎站在屋裏。這正是常小南。他一見之後，不由心裏卜通跳了兩下。明知道小南是自己的仇人，就是沒有原因，也許她要栽自己兩句。現在她父親捏造供詞，說這刀是她買的，她憑着什麼，要撒這樣一個謊呢？她並不用說我什麼壞話，只說刀不是她買的，別事她也不知道，如此一來，就要我的命了。想到了這裏，心裏又卜通卜通跳了起來。自己走到問案的棹子邊，那小南竟是回過頭來，半鞠着躬，向他笑道：「洪先生，你病大好了嗎？」士毅笑道：「大好了。」區官向他兩個人望了一望，道：「你們彼此認識嗎？」小南道：「彼此認識的。他是我父親的好朋友。」區官道：「你相信他不會對你家有什麼歹意嗎？」那區官高高的臨在問案的棹上，兩旁站了四名巡士，十隻眼睛，齊睜睜的向小南看着。士毅雖然和她站在一排的，到了這個時節，心房亂跳，也就少不得向她偷看了一眼。小南笑道：「區官，你看我穿得這樣好，不是像個有錢的人嗎？」這句話對於士毅，不像是有什麼好意。士毅一顆心，幾乎要由腔子裏跳到口裏來。小南又接着道：「可是我家裏窮得和要飯的化子差不多呢。這衣服都是歌舞團裏代我做的呀。」區官道：「我不問你這些個閒話，我只問你，洪士毅昨晚到你家去，不是想提刀殺人嗎？不是想搶劫東西嗎？」小南道：「他到我家去的時候，我不在家，我那裏知道？」可是說提刀殺人，我相信是不會的，因為我父親是個唸佛的人，這位洪先生也是個唸佛的人，他們平常就很說得來，何至於要殺我父親呢？若說到我家裏去打搶，我不是說了嗎？我家窮得像要飯的化子一樣，他到我家去，打算搶些什麼呢？」士毅心裏，正卜卜跳着，心想，她和我

雖無深仇大恨，已經是十分討厭我了。到了這裏，那會說好話？可是現在一聽她的言語，不但完全和自己擺脫，而且簡單扼要，說得非常之有理，簡直不像是一個無知識女孩子說的話，這可有些奇怪了。想到了這裏，就不由得只管溜着眼珠，去偷看小南的態度。小南卻是只管朝上回話，並不注意着他。區官又問道：那末，那窗戶下一把菜刀，是那裏來的呢？小南道：這是我在舊貨攤子上買了，拿回家去的。區官道：爲什麼扔在地上？小南道：我拿回去，一時高興自己想磨，後來又怕髒，扔在階沿石上，沒有管，我就到歌舞團裏去了。區官看她答應得非常簡捷，態度又很是自然，實在看不出什麼破綻，便沉吟了一會，道：沒有你的事，你在外面等着。小南退下去了。區官又把當居士傳上來問話。他所說的，和小南正是一樣，不容區官有什麼疑心的。區官一想，這反是巡警多事，侵害人民身體自由，只得向洪士毅道：這樣說來，你雖沒有犯什麼罪，可是你冒夜翻牆爬進人家，也不是正當行爲。這種嫌疑舉動，警察當然可以干涉你。念在你是慈善機關的人，不和你爲難，也不要你取保你下去具個結，聲明以後不再有這樣不合的舉動，就讓你走了。士毅心裏明白，這總算檢着一個大便宜，還有什麼話說？於是也就答應遵辦，退下堂來了。這日下午，他安然的回了會館，自己心裏默想着，昨晚上簡直發了狂，爲什麼好好的起了殺人的心事？常老頭子爲人實在難得，他明知那把刀是我帶了去的，他毫不猶豫，一口承認是自己家裏的東西，把我開脫出來。這種心腸，在旁人看來，受了佛學的愚弄，是個無用人的思想。然而由我當事的人看着，只覺得他忠厚，只覺得他偉大。不用說，小南那些供詞，都是他教着說的。可是小南這個女孩子，又驕又笨，怎樣會肯如此聽他的話呢？這個裏面，大有原因，我必定要去問一個詳細。對於當居士這種人，我要把他當個活菩薩看，以後我不能看小了那貧寒的殘廢人了。今天是晚了，不能再冒夜去拜訪人家了。明天必得到他家裏去，向他懺悔一番。他如此想着，坐在那四壁蕭然的屋子裏，身

靠了棹子，一手撐了頭，正自呆呆着想，卻聽到院子裏有人道：「就是這邊，你一直向前走，叫一聲，他就出來了。」士毅伸頭由窗紙窟窿裏張望，一眼只見常居士手上拿了一根棍子，向前探索着，正自一步一步向這裏走。口裏呵喲了，立刻迎出房門來，叫道：「老先生，你怎麼來了？快請屋子裏坐。」於是伸手攙住了他一隻胳膊，向屋子裏引了進來。一面用很和緩的聲音向他道：「我正在這裏想着，明天一早，應該到府上去奉看，不想老先生倒先來了。」於是把他攙進屋子來，好好的安頓他在椅子上坐着。接過了他手上的棍子，放到牆邊，正要轉過身去，泡一壺茶來他喝。他昂着面孔，對了房門，感觸到空氣流動着，便道：「洪先生，你把房門掩上來。」士毅果然掩上了房門，拿起棹上的茶壺，有一下響。常居士就向他連連擺着手道：「你不用張羅，你一個單身客，住在會館裏，也是怪不方便的。我不爲了喝茶，跑到這裏來。你坐下，我有話和你說。」士毅雖然知道他一點什麼也看不見，然而自己臉上，也不免通紅了一陣，答道：「老遠的來了，怎樣好茶也不喝一口呢？」常居士手摸了棹子，輕輕的拍道：「你坐下來，我先和你說話。」說時臉上還帶了笑容。士毅見他的樣子，既誠懇，而且又溫和，實在不忍拂逆了他的意思，只得搬了一張方凳子過來，和他共隔一個棹子角坐了。常居士就伸了手過來，按住士毅放在棹子上的手，然後將頭向前伸着，低聲道：「洪先生，過去的事，就算過去了，不但以後一個字別提，連想也不必去想。我就是怕你回得家來，心裏頭會胡思亂想，所以特意來看看你，安慰你幾句。」士毅握住了他的手道：「老先生，你真是修養有素的人……常居士搖了兩搖頭道：「話是越說越煩惱的。我告訴你不必提，你就不必提了。你若只是只管煩惱，豈不辜負了我瞎子這一番來意嗎？」士毅想了一想道：「好，我就照着老先生的話，不去再提了。只是我心裏有一件事不解，非問上一問不可。」常居士微笑道：「你是以爲小南這丫頭說的話可怪嗎？」士毅道：「對了。我猜着雖然是老先生告訴她這樣說的，但是她怎樣就肯說呢？」常居士縮回兩隻手來，按

了自己的膝蓋。昂着頭歎了一口氣道：我是個瞎子，管她不了，只好由她去了。這兩句話，卻有些牛頭不對馬嘴。士毅倒有些不解。他又繼續着道：他在那楊柳歌舞團和一個姓王的，很是要好，看那樣子，大概姓王的想討她。我想，一個姑娘家，老是幹這種露大腿的事情，那裏好的了？一年一月的鬧下去，不知道會鬧到什麼地步的？既是有人討她，讓一個男人去管着她也好，所以我也就含糊裝了不知道。今天一早，我把她叫了回來，告訴她昨晚上的事，要她幫我一個忙，她自然是說些不懂事的話。我也就想開了，因對她說，只要她幫我這一個忙，一切條件，我都可以承受她的。我索性說開了，就是那個姓王的要娶她，我也答應，只要她照着我的話，到區裏供出來就是了。她因為我這樣的答應她，還跑回歌舞團去，向別人請教了。大概有人給她出了主意，這是一個極好的主意，所以她就照方喫炒肉，把我教她的話全說了。好在區官不會多問什麼，若是把話問多了，也許會露出什麼馬腳來的。唉！家醜不可外傳，洪先生，你就不必多問了。士毅聽了他這一番話，既是慚愧，又是感激，這就握住了常居士的手，深深的搖撼着道：你老先生待我的這番意思，實在太厚了。作晚生的人，一貧如洗，怎樣報答你這番厚恩呢？常居士道：笑話！我不是受過你的好處嗎？我把什麼報答你來着？這一層陳帳，我們都不必去提，這只合了那句文話，各行其心之所安罷了。洪士毅道：唉！老先生，我實在是慚愧……常居士聽了，就站起身來，兩手按了棹子，向他微笑着道：什麼話？你都不用說了，我們都是可憐的人，一切彼此心照罷！我的棍子呢？洪士毅道：老先生是摸索着來的，難道我還能讓你摸索着回去嗎？我去和你雇一輛人力車子來送你去罷。他日裏如此說着，手向衣袋裏摸時，便是雇人力車子的錢也不會。只得和門口停歇的熟車夫商量好，讓他先拉了去，回頭來取錢。其實他又何嘗回頭有錢？常居士去後，他將裏面的小褂子脫了下來，當了幾十枚銅子，把車錢開發了。這天晚上，他更是愧恨交加，想到昨天晚上那一件事，實在

不該做，若是真做出慘案來了，怎樣對得住常老先生這種待人忠厚的態度呢？走到院子裏，昂頭一看天上，那一輪冰盤似的月亮，越發的團圓無缺了。心想到昨天晚上那件事，簡直是一場惡夢，天下那有這樣茫無頭緒，空冒行刺的呢？這算受了一個很大的教訓，從今以後，對這件事不必想了。所可恨者，爲了這樣一着下錯了的棋子，倒讓那姓王的小子檢了一個大便宜，這可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這句話，那是一點也不錯。想到這種地方，自己不由得又悔恨起來，只管用腳在地面上頓着。這一晚响自然沒有睡得好覺。因爲就誤了一天，不會到慈善會去辦公，今天應當特別賣力，早一些去的了。早上起來，於是照例應喫的一套油條燒餅也不會喫，就起身向慈善會來。當他走到大街上的時候，牆上有鮮艷奪目的廣告，上面印着那絕非中國固有的四方塊子圖案字，引起人家的注意。那字寫着楊柳歌舞團二十四日起，在維新大戲院逐日表演。另一張上面畫了幾個披髮女子，光着手臂，羞着大腿，作那跳舞之勢，其中一個，便正是常小南。那人像下面有一行小字，乃是我們的小天使。心裏這就想着，越是我瞧不起她，她倒越紅。現在她做了小天使了，我若說她是個檢煤核的小姑娘，有誰肯信？不但不肯信，恐怕還會疑心我是糟蹋她的名譽呢。由此看起來，什麼英雄什麼偉人，什麼這樣的明星，那樣的明星，都是受着人家的捧舉，戴上一個假面具，若是有人能說出他的底細來，恐怕都是一個小煤妞罷。嗚呼！我洪士毅雖沒有多大的本領，但是普通常識是有的，而且能看書，能寫字。那些不會看書，不會寫字的人，甚至於連自己的姓名都寫不出來，他們倒偏偏是中國的大偉人，我們小百姓要受他的統治呢。想到這裏，就不由得連連的搖擺着幾下頭。在這時，彷彿聽得身後，唏唏噓噓，有點人類呼吸的聲音。回頭看時，站了有七八個人，都向牆上的廣告看着。他心裏這會子明白起來了，就是自己望着廣告發呆，惹着走路的人，都注意起來了。人家若問起我的所以然來，我把什麼話去回答人家呢？於是扭

轉身來，再也不回頭，逕直的就走了。心裏想着，這件事真是可笑，我發呆，大街上還有不知所云的人，也跟着我一塊兒發呆。假使我要在那裏再站十分鐘，過路的人，隨着那些發呆的人，又呆了下去，可以集上一大羣人，這就更有趣了。他在路上如此想着，到了慈善會裏去辦事，依然排解不開，繼續的想着。伏在寫字棹上寫字的時候，停住了筆，回想到在當街的那一層情景，卻不由得嘖嘖一笑。坐在對面棹子上一個同事叫韋藹仁的，今天也是很閒不住的，將眼睛注意着他。等他笑過兩回之後，看看屋子裏沒人，就走過來悄悄的問道：老洪，今天你什麼事這樣的得意？老是一個人笑了起來。士毅笑道：並沒有什麼事。韋藹仁道：你自己這還在笑着呢，不能沒有事。你若是不說，我就和你嚷嚷起來，鬧一個有福同享。士毅恐怕他真嚷嚷起來，只得直說了。韋藹仁道：是一種什麼廣告呢？你這樣呆看。士毅道：是楊柳歌舞團的廣告。韋藹仁兩手一拍，笑道：我就明白了。前兩天報上登着，說是歌舞明星常青的愛人，病在我們會裏附設醫院裏，她母親去看他，鬧了一個小小風潮。我心裏就想着，不見得是你罷？這樣看起來，果然是你了，你有這樣一個愛人，比做國府主席還要榮耀，可喜可賀！他口裏說着，就比着兩隻袖子，連連的向他作揖。士毅淡淡的一笑道：什麼希奇一個煤……說到這裏，他心裏忽然一動，何必揭破人家的黑幕呢？便頓住了。韋藹仁聽了這話，那裏肯打住，迫着問道：梅花呢？玫瑰呢？你知道她的究竟，你必須說出來。士毅道：你爲什麼追問這樣一件與你無干的事情？韋藹仁覺他這句話，問得厲害一點，一手扶了他的書棹沿，一手搔着自己的頭髮，躊躇了一會子，才走回他的位子去。笑道：遲早我得和你打聽這一件事。你那裏知道？我是一個歌舞迷呀。士毅對於他的這種話，倒也沒有加以注意，自己照常的辦事。到了下午六點鐘，公事辦畢，起身向外面走。走出了大門口，忽然自己的衣服，在身後被人牽着，回頭一看，乃是韋藹仁笑嘻嘻的站在身後。士毅道：你是沒有忘了那歌舞明星，還要打聽一個究

「噫，萬仁道：是你的愛人，我何必那樣不懂事，只管去打聽？今天我口袋裏很有幾個錢，我打算請你去喫晚飯，你賞光不賞光？」士毅笑着，側向他週身打量了一番，笑道：「你端着豬頭，還怕找不出廟門來嗎？怎麼碰上我這裏來了？」萬仁笑道：「我好意請你，你倒拿話來俏皮我？」士毅道：「並不是我俏皮你，我向來沒有請過你，怎好叨擾你呢？」萬仁道：「你沒有請過我，我也沒有請過你呀。若是因為誰沒有請過誰，就誰不受誰的請。這就一輩子喫不上一餐飯了。彼此要互請起來，總有一個開始的，我就來開始罷。」士毅見他的話，說得又妮婉，又透澈，那是請定了。這樣的要請客，決不能沒有作用。但是堅決不受，可會得罪他的。便笑道：「我昨天下午，窮得把小褂子都當了，早飯勉強過去，正愁今天的晚飯，不知出在何方？你今晚請我喫飯，可說是雪中送炭。我嘴裏那樣客氣，正怕是這餐飯靠不住。現在你說實了，這真是天上掉下餡餅來，我能放過嗎？說畢，哈哈大笑起來。萬仁回頭看看，笑道：「別嘆別嘆，離着會裏大門口不遠，有同事的由後面跟了來，我不能不請。」士毅笑道：「你既然慷慨起來了，都是同事的，又何妨再請一個呢？」萬仁笑道：「咱們知己，喫喫喝喝，無關緊要，他們那些人，和我又沒有什麼交情，何必白請他喫上一頓呢？」說着，見路旁停有人力車子，說明了地點，就請士毅上車。士毅道：「不講一講價錢嗎？」萬仁道：「你不用管，拉到了那裏，我打發他們就是了。」士毅向他笑道：「說慷慨你就越發的慷慨了。於是他就只好依了他的話，坐上車子去。萬仁的車子在前停了下來，卻是北平一家有名的菜館門口，這士毅愕然着，嘆了一聲，正要說：「你是在這裏請客嗎？」可是不讓他這句話說出口，韋萬仁竟是毫不躊躇，昂然直入。走進門，向櫃上道：「陳四爺來了嗎？」答道：「早來了，正要打電話催請你呢。」韋萬仁道：「怎麼沒有看到他的汽車呢？」這可怪了。說着話，回頭向士毅點了兩下，一直就順着樓梯向樓上去，好像他在這裏卻是很熟。士毅雖覺得這事有些蹊蹺，但是不免打動了他的好奇心，倒要看個究竟。走上樓來，是一道長廊，沿着長廊是一排

雅座房間，都垂了雪白的門帘子。在許多酒保茶博士忙着來去亂鑽的時候，有一個白面少年，在那裏徘徊不定。他身穿一件淡灰色嗶嘰長夾袍，露出下面一雙古銅色西服褲腳，和一雙尖頭的漆光皮鞋。頭髮梳得光而且滑，越是纏得臉皮白淨。看去也不過二十歲的樣子，兩手插在夾袍子下面褲子插袋裏，他猛然擡頭，看到韋藹仁，先唉了一聲，作個歎息的樣子，然後伸了手，連連向他點着道：你真是拆爛污，把我等苦了。當他伸出手來的時候，指頭上露出一粒晶光閃閃的鑽石戒指。韋藹仁搶上前一步，正待解釋着他所問的話。他又不容人家解釋，突然的問道：他來了沒有？藹仁笑道：來了，這就是我那同事洪士毅。說着，用手一指。又向士毅道：這是陳四爺，就是我們名譽會長的四少爺。士毅真不解，他何以會約會了陳四爺來喫飯？然而認識這種人，總也是幸會，一會工夫，他的心裏，就驚喜交集起來。

第十九回 尷尬行爲推恩逢紈袴 豪華聲望傳刺動蛾眉

那

韋藹仁見洪士毅站在陳四爺面前，有些發楞的樣子，怕他會發生什麼誤會。因笑道：我們四爺，人挺和氣。我今天打了個電話給四爺，給你介紹介紹，四爺很歡喜，叫我邀你來喫飯。有了這兩分鐘的猶豫，士毅想起來了，這陳四爺叫陳東海，是有名愛玩的公子哥兒。他必定是聽說我認識歌女，所以請我喫飯，預備讓我作個皮條客人，給他拉攏拉攏。這樣看起來，這一頓飯，就算不得什麼好意了。可是他名譽會長的兒子，卻也得罪不得，他有一句話，自己那十幾塊錢一月的飯碗，就會打碎。於是也就勉強笑着向東海半鞠了躬，道：我怎好走來就叨擾四爺呢？東海將頭一擺道：沒關係，都是自己人。說着，他已走進一

個雅座裏去。他將棹上擺的香煙筒子，用手推了一推，向士毅道：「抽煙！喂！老章，你別光是蹭喫，給我張羅。」張羅。藹仁笑道：「我這不是奉了四爺的命令來喫飯的嗎？這又算是蹭喫，蹭喝了。」東海道：「你真那樣肯聽我的命令嗎？好！你把痰盂子裏的水，給我喝三口。」藹仁聽了，更不打話，蹲下身去，兩手捧起棹子，下一個痰盂子，作個要喝水的樣子。東海笑罵道：「別挨罵了，放下罷，你那鬼相。」藹仁笑道：「我就猜着四爺不會讓我喝呢。」放下痰盂子，他就笑着要向士毅敬煙捲。東海皺了眉道：「這樣就敬人家的煙，快洗一把手罷。」藹仁真是肯聽話，這就笑着走了出去，洗着手進來了。士毅向他笑道：「我不抽煙。」東海道：「那就讓他給你倒一杯茶。」今天你是客，總得讓他招待一下。藹仁果然是不推諉，立刻倒了一杯茶，兩手捧着，送到士毅面前來。士毅正待一點頭，藹仁卻笑道：「你別謝我，這是四爺的命令，你謝謝四爺罷。」士毅端了他倒的茶，怎好去謝東海？也覺他這番恭維，有點過了分量。但是他既然明說了自己又沒有那種膽量，敢去違抗四爺，只得兩手捧了茶杯，作個不能鞠躬的樣子，向東海笑着。東海笑道：「你別信他，他是胡拍馬屁。」說時，那菜館子裏夥計，正半彎了腰，兩手捧了菜單子，請四爺看呢。他指指點點的，向單子上看着說了兩樣，然後將手一揮道：「拿去，快點的作來。」士毅在一邊冷眼看着，覺得這位公子的脾氣，很是不容易伺候。藹仁在他身邊轉着，好像很得他的歡心，但是依然不斷的挨罵。自己固然不會恭維，可是像這樣挨罵的生活，也是受不了。這一餐飯喫過之後，趕快就避開罷。他正是這樣的爲難着。東海指着椅子道：「請坐下罷。」這是喫便飯，用不着客氣。藹仁得了這分顏色，也就兩手相攔，跟着把士毅擁入了座。一會子酒菜擺上，東海伸着筷子，隨便在菜盤子裏點了兩下，作爲一種請客的樣子，然後就自己隨便喫了起來。這就向士毅笑道：「聽說你和楊柳歌舞團的人認識，這話是真嗎？」士毅道：「我有個朋友的女兒，在裏面常舞女，別人我可不認識。」東海道：「你認識的，就是常青嗎？」士毅道：「是的，我也是最近才曉得她。」

叫常青，她在家裏的時候，名字叫着小南。東海道：兩個字怎麼寫？士毅道：大小的小，南北的南。東海將筷子頭蘸了酒滴，在棹上畫着笑道：這名字不大好，何不叫天曉的曉，蘭花的蘭呢？藹仁湊趣道：要改過來也很容易，四爺可以打一把金鎖片送她，在鎖片上刻着曉蘭兩個字，她打算要這把鎖片，就不能不承認這個名字。東海道：你這個人真是俗得厲害，只曉得金的銀的就是好的。士毅看到藹仁又碰了釘子，只得笑笑。東海兩隻手將筷子分拿着，在棹沿上閒敲着笑道：我們這話說錯了，怎好拿人家的未婚妻開玩笑？士毅笑道：四爺猜錯了。你想想，我們這樣的窮書生，能夠有那樣闊的未婚妻嗎？而且連朋友也不是，不過我和他父親是個談佛學的熟人罷了。東海將筷子敲着棹子道：你和她熟不熟呢？藹仁笑道：打一個電話，可以把她請來嗎？東海將筷子頭指着他道：天下事，有這樣開特別快車的嗎？你這不是廢話？於是掉轉臉來向士毅笑道：實對你說，我很喜歡摩登格兒，歌舞班子裏的人，最合我的條件。但是我的脾氣太急，叫我天天在臺底下捧場，打無線電，再找戲館子裏通消息，這些拖長日子的辦法，我不願幹。反正她們不是不出來應酬人的，我也不省錢，該花多少，就花多少，乾脆，我們把那些手續省了，來個見面就握手，老洪，你瞧行不行？士毅聽着他的話，真把這歌舞團裏的姑娘，看得一個大錢不值，未免侮辱女性太甚。但是聽他叫着老洪，人家真是降格相從的來拉朋友了。又不是我去將就他，他來將就我，有什麼使不得？便笑道：她們那班人，對於男女交際，本來也就無所謂。只是我和常青的父親太好了……說到這裏，把話拖長了，不肯繼續下去。藹仁見他有推諉的意思，大為焦急。兩隻眼睛，只管向他望着。但是東海自己，倒真能將就，便向士毅道：這就是你誤會了。我不一定和常青作朋友，而且她年紀也太輕，未必懂得交朋友是怎麼回事。她們這裏面，有個會跳胡拉舞的，那身白肉，真好說着，又把筷子，在棹沿上敲了兩下，表示那擊節贊歎之意。藹仁笑道：我知道了，就是那扭屁股舞，滿

臺扭着屁股走路的那一套叫胡拉舞。東海笑道：你簡直是狗口裏吐不出象牙來。藹仁道：得啦，我不說了，我喫我的罷。他說着，果然扶起筷子來，只管在菜碗裏夾着喫。東海笑道：老洪，你沒有什麼事嗎？士毅道：我每日除了到會裏辦事而外，其餘是一點別的事沒有。東海道：那很好，今晚她們就在維新戲院表演，喫過了飯，咱們一塊兒瞧瞧去。士毅聽他所說的話，未免又更進了一步。但要答應無如他是個有勢力的人，與自己的飯碗，有密切關係，也不敢作聲，只好笑着。不多的時候，把這一餐飯喫過了。東海已是在身上連連掏出錶來看了兩回。藹仁站起來，對衣架掛的帽子看了一看，表示着一種要走的神氣。東海道：難道你不要瞧歌舞去嗎？藹仁笑道：現在已經是蹭嚙蹭嚙了，再要跟着一路去聽蹭戲，好像良心上有些說不過去。東海道：別害臊了，你還知道良心上說不過去呢？走罷，我們一塊兒走。藹仁聽說，就把士毅的帽子取了下來，交到他的手上。士毅跟在東海身後，情不自禁的，慢慢下了樓。一出大門，東海家裏的汽車，開在路頭上等着呢，事實上又不能不跟着東海一路上汽車。上了汽車，自然也就到了戲院子裏了。東海毫不猶豫，一直上樓，站在樓梯口收票的茶房，早就笑着向他鞠了躬，道：接着你的電話，就把二號包廂跟你留着啦。他受了人家的一鞠躬，昂着頭一直的走入包廂去。這個時候，臺下樂隊所在，剛剛是前奏曲開場，臺上的繡幕還沒有開呢。東海就在身上掏出一張名片來，交給士毅道：你到後臺去，請你那位女朋友和她的同伴說一聲兒，就說我陳四爺請她們喫飯，請她們自己定一個日子。不賞光呢，沒有關係。要不然，請她們問問她們的團長，陳四爺究竟是那一路人，大概票不了她們罷。快去，我等你的回信呢。士毅將名片握住在手上了，倒不住的發楞，這樣硬上，豈不會到後臺去惹出是非來？但是糊裏糊塗已經將名片拿在手上了，若是退了回去，準會惹得這位爺惱羞成怒。管他呢，爲了飯碗起見，且去碰碰看。就是碰不上的話，其過也不在我，總不至於妨礙到飯碗上去。

的。如此想着，就唯唯的答應着，走出包廂來。走到樓梯口上，他忽然靈機一動，便向那先前打招呼的茶房，將名片揚了一下。因道：「這位四爺給了一個難題目，我作，要我送這張名片到後臺去，你去茶房笑道：「拿着陳四爺這張名片，就能值銀行裏一張支票，你送給人家，那還有碰釘子的道理嗎？只管去，沒事便罷。有了事，你就說是我讓你去的就得了。」士毅聽他所說，倒有這樣的便宜，也許不會出什麼亂子，姑且大着膽子，向後臺冒險一回試試看。於是問明了路徑，繞着路到了後臺門口來。這後臺的門口，開在戲館子的內牆，門外是一條露天的長夾道，一直通到前面賣票的所在。士毅走到夾道裏，究竟不免猶豫起來。心裏想着，小南究竟是個無知識的女孩子，我和她感情喪失了，她自己也知道。在警署裏她和我圓說，乃是有條件的，並不是和我有什麼好感。這個時候，我若是拿了名片去找她，她不會知道，我是不得已而出此，一定還要疑心我這人得步進步，她給了我幾分顏色，我就癡狂起來了。他心裏想着，手上捏了陳東海那張名片揣摩了一番，只管出神。走到了後臺門邊了，他又退了回來。慢慢的低頭沉思，一直走回了原路。這若是推開門進去，走進了辦公室，那就是票房了。回頭票房裏人看到，倒以為我無錢買票，是聽贈戲的呢。本來我這樣的衣服襤褸，不像是個聽戲的闊人，怎能夠不讓人家疑心哩？我人窮志不窮，何必裝成那畏縮的樣子？我儘可以大了膽子，向後臺闖了去。陳東海父親在北平是個有勢力的闊人，我到了後臺，我就說是陳四爺叫我來的，不必找第二個人逕直的就去拜訪他們，看他們用什麼言語來打發我？於是他的膽子大了，直了腰桿子，就向後臺門口走了去。剛要到那門口的時候，恰是有兩個穿西裝的人，皮鞋走得達達有聲，由身邊過去。他們的胸脯子都挺得有一寸來高，頸脖子也直了起來。走到身邊的時候，就惡狠狠的看了士毅一眼。士毅看那樣子，好像是楊柳歌舞團的人，真個是錢是人的膽，衣是人的毛，只看他們那樣子，氣勢雄壯極了。以這樣的男子，在後臺

作那些女子的護身符，慢說我是個窮人，就算我是個有錢的人，他們又有個不喫醋的道理嗎？本來嗎，一個不認識的男子，去請別的女子喫飯，這是什麼用意呢？這樣前去，無論如何，是碰釘子無疑了。心裏如此打算着，腳步又慢慢的緩了下來。自己離後臺門還有一丈多遠的時候，他的腳步已經完全停止了。他站住了，五官四肢也靜止了，同時那戲院子裏震天震地的鼓掌聲，就送到耳朵裏來。心想，我來了時候不少了，和陳四爺辦的事還不會辦到，他一定是要見怪的，自己太無用了，有了人和自己撐腰桿，自己連送一張名片的小事還不能幹，也未免太無用了。於是又移了兩步，靠了那門。這回算是他的機會到了。走近門口的時候，門裏面有個人伸頭張望了一眼，同時道：門外邊有個人探頭探腦，是找人的罷？說時，就有個穿藍布大褂，類似聽差的人，走向前來，向士毅打量了一番，問道：找誰？士毅見他並不是闊人之流，膽子也就大了一些，於是先拿那張名片出來，讓他看着。那人恰也不託大，問道：你是陳四爺的管家嗎？士毅心裏想着，難道我臉上帶有僕人的招牌，到了那裏，人家都說我是一個聽差，這不是一件怪事嗎？但是既然臉上帶定了聽差的招牌了，這也沒有法子，只好讓人家去叫罷，便微笑着道：我倒不是聽差，不過是他們老太爺手下一個辦事的人罷了。那人聽說，又在士毅臉上看了一遍，笑道：這位陳四爺的老太爺，不就是他們老太爺手下一個辦事的人罷了。廂裏坐着哩。那人於是帶了笑容道：是拜會我們團長嗎？好，我去對他說：一會兒就讓他到包廂裏去答拜陳總長。士毅一聽這話音，將名片送到後臺來，乃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便笑道：勞駕請你到後臺向常青女士說一聲，就說有一個姓洪的要見她，有兩句話說。那人道：你認識她嗎？士毅道：我和她是街坊，這位陳四爺也要拜訪她呢。那人聽了這話，好像得了一件什麼新鮮消息似的，掉轉身軀，就向裏面跑去了。這時，士毅心裏那亂撞的小鹿，算是停止着不動了，可是望了後臺的門，還不敢進去，只是背了兩手，在夾道裏來回的踱着。不

多大一會兒工夫，常青出來了，站在門口，笑着向士毅招了兩招手，還點點頭，不用說，那自然是沒有一點見拒的意思，表示着很歡迎的了。士毅走了過去，還不會開口，她就笑着道：「你是和那位陳四爺一塊兒來的嗎？」士毅心想，很奇怪，她一個檢煤核的姑娘，卻也是也認得陳四爺，便點點頭道：「對，我和陳四爺一塊兒來的。我有兩句話和你談一談。」士毅說這兩句話時，嗓子眼裏都不免震動着，自然是覺得這話過於冒昧了。可是小南對於這事，絲毫不以為異，可就向他點頭道：「請到後臺來瞧瞧罷。」她說畢，立刻掉轉身來，在前面引路。士毅這不但心裏不是小鹿撞鐘了，而且變着很高興跟她走着。這後臺的地方，人亂烘烘的，有一部分工人拖着佈景片子，前衝後撞。有的歌女們，搽着滿臉的胭脂粉，穿上化裝單薄的衣服，在化裝的衣服上，卻各加了一件大衣禦涼，三四個人縮着一處，唧唧私語。還有那些穿西服的男子，在女子裏面鑽來鑽去。士毅在後臺看那些人，那些人也就不住的來看他，他只好跟着小南後面，低頭走進一間屋子裏面去。小南也不像以前那樣無知識，走進房門以後，順手就把房門關了。這是一個未曾用的化裝室，裏面有兩副牀鋪板，中間夾着一張破舊棹子。小南先坐下，指着對面的牀鋪板道：「有話坐着談呀。」士毅見她如此，覺得她是更客氣了，一切都沒有問題，大着膽子就向她笑道：「前天在警區裏，多謝你幫我的忙。」小南道：「這不算一回事，難道你還真能拿了刀子到我家去殺人嗎？」就是我父親不那樣告訴我，我也會那樣說的，這個你就不必提了。你不是和陳四爺拿了名片到後臺來的嗎？他拜訪誰？我們的團長，正叫我向你打聽着呢。」士毅道：「他也不一定拜訪誰，拜訪你也可以。小南聽了這話，身子突然向上一跳，好像是很驚訝的樣子，問道：「什麼？他拜訪我？我並不認識他呀。」士毅道：「他對於你們這貴團裏，本來是誰也不認識，只要他請你們，你們有人出來受請，他就很樂意了。你也知道陳四爺嗎？」小南道：「我那裏認識他？也是聽到團裏人說，他是個有名的公子哥兒。他花了七八萬塊錢，討了

一個女戲子，後來那女戲子不愛他，他也就不要了。士毅道：「你是這樣的聞名久矣，那末，他要是願意和你作朋友的話，你也願意嗎？」小南不由得嘆喏一聲笑了，她道：「我那有那麼大的造化呀？」士毅道：「這是真話，我並不和你開玩笑。他說，他最喜歡摩登女郎，現在社會上最摩登的女郎，就是你們這歌舞團裏的人。小南聽了這一番話，臉上就不由得飛起了紅暈。但是這紅暈不是害臊，乃是一種喜色。眼皮一撩，微笑道：「我們那裏能算最摩登的呀？」士毅道：「這都不用管它，又不是我這樣說你，你和我客氣也沒有用。他既是那樣佩服你，請你去喫一餐飯，能到不能到呢？」小南笑道：「他爲什麼單單的請我一個人喫飯呢？」士毅道：「他也不單是你一個人，不過他最佩服你們團裏兩個人，一個是你，一個是會跳胡拉舞的某女士，希望認識了你兩個人之後，再託你兩個人去轉請你們同行的人。」小南道：「這樣說，倒是他第一個就是要認識我了。說起來，這倒怪寒蠢的。說到這裏，她就微微的撇了嘴。不過雖是撇了嘴，臉上帶的是笑容，並不是怒容。」士毅道：「你賞光不賞光呢？」你回答一聲，陳四爺還在包廂裏等着我的回信呢。」小南聽他催促着，將一個指頭含在口裏，將頭扭了兩扭，倒不免有些躊躇。士毅道：「你不能答覆，就請你們團長出來答覆罷。」小南道：「人家很大的面子，請我喫飯，我還有什麼不願意的？」哇，不過我總也得和團長說一聲。你在這兒等一等，我一會兒就給你的回信。說着，她就走出來了。這個時候，他們的團長柳岸，正在後臺大化妝室裏，監督着這一羣歌女化妝。他口裏斜啣了一枝煙捲，架了腿，坐在門邊一張椅子上，斜着眼望了衆人。小南跑了來，遠遠的舉着兩手，就笑道：「你猜那個人要見我，爲什麼事？」這不是笑話嗎？那個陳四爺，又不認得我，叫他來說，要請我喫飯，還要我代他轉請大家。柳綿綿正打了赤膊，上身只穿了一件似背心的東西，只胸前掩上一小塊綢片，拿了帶着長柄的粉撲子，在棹上。粉缸子裏蘸着粉，只管反伸到背後去，在肩膀上亂撲。臉還對了棹子上斜支着的一面鏡子，於是將嘴一撇。

道：美呀！有闊人請你呀！可是知道人家存的什麼心眼嗎？小南聽她說了這樣尖刻的話，一時倒回答不出來一句。可是柳岸突然的站立起來道：剛才聽差拿了陳東海一張名片進來，又沒有說清什麼，我以為他是介紹一個人到後臺來參觀，也就沒有理會。既是他要請我們喫飯，這倒是兩好就一好的事，我正也有事要找着他呢。那個人和你怎樣說你就答應他，我們一定叨擾。小南睜了柳綿綿一眼，然後向柳岸撇了撇嘴道：我不管。柳岸走向前，拍了她的肩膀笑道：別撒嬌了。你們大家不都是希望到南洋去玩一趟嗎？這盤纏到那裏去弄呢？認識了他，那就可以請他幫忙了。那個人在那裏？我們一塊兒去見他罷。說時，攜了小南一隻手，就一同來見士毅。他雖穿了一身漂亮西服，但是對於士毅，倒很客氣，伸着手和他握了一握，笑道：承陳四爺和先生多捧場，我們很感激。照說，我們應當先請陳四爺才對，倒要他來先請我們。四爺賞飯喫，我們一定到。不過我們敵人多，不敢全去叨擾，請四爺隨便指定幾個人到就是了。我們這些孩子，都頑皮得很，將來有失儀的地方，四爺可別見怪。士毅作夢想不到這件事有如此的容易接洽，連陳東海想要說又不好意思說出來的話，他都代為說了。這一點沒有問題，總算大功告成。於是也和柳岸握了一握手，就趕快的回到包廂裏來。陳東海因士毅去了許久，就一連抽了六七根煙捲。臺上雖然已經歌舞開始了，但是他只皺了雙眉望着，而且不住的回頭看着。韋藹仁在他身後坐着，看了這種情形，知道他是急着士毅沒有回來，便笑道：洪士毅辦這種事，他是不在行的，我去催他一催罷。東海道：你別胡搗亂了。他要是碰了釘子的話，早就該回來了，還在那裏老看着人家的顏色不成了？這時還沒來，自然他還在接洽。可是，怎麼不先來回我一個信呢？說着，扔了手上大半截煙捲頭，又拿了一根煙來抽着。藹仁不敢作聲，也只好學了他的樣，不時的回頭，向後面望着。好容易，望得士毅來了。東海第一句就脫口而出的問道：他們答應了嗎？士毅道：他們完全答應了。東海笑着立

起來道：咱們別在這裏說話，免得擾亂了別人，到前面食堂裏去罷。說着話，他起身就走。洪韋兩個人，常然是跟在他後面。到了食堂裏，他就向茶房一揮手道：要三杯咖啡，兩碟點心，不用多問，我們要談話，別打岔。說着，坐了下來，指着棹子邊兩把椅子，讓洪韋坐下。笑向士毅道：你接洽的成績，有這個樣子好，倒出乎我意料以外。你說一說，他們怎樣答覆你的？士毅看了他這番性急的情形，越是不敢拂逆了他的意思，就把接洽的經過，大致實說了。東海笑着將身子和腦袋同擺了兩擺，向藹仁一伸大拇指道：不是吹，還是我陳四爺行，不用那些花套，給他們來個霸王硬上弓，也就成了。老韋，你的差事來了。藹仁笑道：四爺就吩咐罷。東海在身上掏出一元銀幣，噹的一下響，丟在棹子上，笑道：不能讓你白跑。拿這塊錢去，買二三十封請帖來。可是都要有點美術意味的，別把鄉下人玩的那個紅封套也買了來。四爺今天高興，多的錢賞給你買煙捲抽罷。就去買，別耽擱，我等着你呢。藹仁拿了那塊錢在手，除答應是而外，連第二個字都沒有，立刻就走了。東海見櫃臺上放了電話機，走過去打電話。電話通了他道：我是陳四爺，明天下午七點鐘，給我預備三棹燕席。我今天就打了電話，你得把那個大房間，給我留着，不留住可不行。放下了電話，他就向茶房道：你這兒有筆嗎？茶房答應了一聲，就拿了一張紙片，一枝鉛筆，送到棹上來。東海拿着鉛筆，向棹上一陣亂點，點得卜卜作響，望了茶房道：你還是沒有聽到我打電話呢？還是沒有腦子呢？你不想，我請客要寫請客帖子，得使鉛筆嗎？這茶房無緣無故，碰了他這樣一個大釘子，也是說不出來的一種冤枉。但是看到東海這種樣子，是個闊公子的神氣，不然，手上怎能帶那樣大的鑽石戒指呢？所以雖是碰了一個釘子，卻也沒有什麼話可說，只得站在一邊微笑着。第二個茶房見他未免受窘，就將櫃臺一隻木盤裏的用具，兩手托着，送到棹上來。這裏筆墨硯水，完全都有了。東海看了那茶房微笑道：像你這樣子，就不愁沒有飯喫了。一言未了，韋藹仁氣呼呼的，紅着臉，捧了

一疊請柬跑了進來。陳東海道：「真快！怎麼這一會兒工夫，你就辦來了？」藹仁道：「這街口上就有南紙店，我坐了特別加快的來回車，所以不多大一會子就到了。東海笑道：「成以後替我辦事，都這樣子讓我稱心如意，我就可以提拔你了。」他說着，在身上掏出一張楊柳歌舞團的節目表來，交給士毅道：「他們這節目上，開着有二十個演員名字，除了男的而外，凡是女的，不問大小，不問是姑娘，或者娘們，一個人給她一封帖子。地點是東美樓，時間是下午準七時，外加團長一張，敷衍敷衍就行了。快寫，寫得了，好就送去。士毅替他把更困難的事都做了，這樣子容易的事，還有什麼不能做的？於是就伏在棹上，寫起請帖來。寫完了，將筆一放，東海卻笑着向他握了一握手道：「對不住，我先向你道歉！」士毅倒是愕然，他爲什麼倒向我道歉起來呢？」

第二十回 明鏡青燈照人愧屋漏 城狐社鼠聯伴結金蘭

陳

東海似乎也看明了他驚愕的意思，因笑道：「要你寫了請帖不算，還要你送去一趟。因爲明日請客，今天這帖總得送了去，就誤不得。我要是派聽差送到他們家裏去罷，他們恐怕要深夜才回去……士毅搶着道：「反正後臺我已經走熟了，我去一趟就是了。」東海將請帖理齊了，一齊交到他手上，笑道：「像你這個樣子痛快作事，我就很歡喜。」藹仁道：「歡喜是歡喜，四爺總也不肯在會長面前提一提，給我們跑小腿的升升。」東海道：「你這傢伙，倒會乘機而入。你已經由錄事升到二等辦事員了，還有什麼不滿意的？」人家老洪，還是個小錄事呢。老洪，你這人很好，作事又勤快，又老實，今天晚上，我就給你想法，給你升得作辦事員，每月薪水，讓他們定三十塊錢，你看怎麼樣？」士毅聽了這話，不由心房卜通一跳，自從投身到社會服務以來，

始終沒有拿過一塊錢一天的工資，只憑闊少一時歡喜，就一跳跳上來了，可見天下事難是假話。於是福至心靈的，就向他鞠了一個躬，笑道：多謝四爺了。說着，他也真不敢多事，就攔拿着請帖，就向後臺走去。這後臺方面，已經是來熟了的，毫不躊躇的，推了門，一直就向裏面走去。他由外走進去，恰有一個穿漂亮西裝的少年，由裏面走出來，兩個人釘頭一碰。他向士毅週身打量了一番，瞪着眼睛道：這是後臺，你找誰？士毅有了靠身了，他怕什麼？便道：我是來會常青女士的。那人自己報名道：我叫王孫，她是我……我和她最接近的，她並不認識你這樣一個人呀。士毅笑道：哦！你是王先生，和她最接近的，這與我有什麼相干呢？我是來下請客帖子的。帖子投到了也就完了，至於她肯認識我不肯認識我，我倒不管。他說着，依然向裏面走。王孫因為攔阻他不住，也只好在他後面釘着，一路走到後臺來。士毅是來過一回的了，見了後臺聽差，就向他道：陳四爺又差我來了，請你們柳團長出來，我還有兩句話說。這話恰是讓屋子裏的柳岸聽到了，立刻搶了出來，隨後就跟我出來一大羣歌女。士毅向他笑道：陳四爺說請柳先生明天帶着各位小姐，到東美樓來喫晚飯。說着，把一大疊請帖，遞到柳岸手上。那些歌女，有眼快手快的，大家就伸出手來，口裏叫道：這是我的，那是她的，大家就在柳岸手上亂搶。搶得太亂了，其中就不免撕破了兩張。有人撇了嘴道：這也不知道是撕了誰的。知道那些人他請了，那些人他沒請呢？士毅道：凡是貴團的女藝術家，陳四爺都請了。到了明天下午七時，請大家都去罷。常青在人裏擠了出來，問道：洪先生，你明天去招待嗎？王孫也不等她說第二句，將她拉着向一邊跑，口裏還不住的道：來來，我有幾句話和你說。小南雖是掙扎着，王孫卻是不肯輕易放鬆，只管向化妝室後面拉了去。士毅在一面看到，心裏這就想着，這一碗醋，未免喫得太厲害了。我現在窮得穿灰布夾襖，她這種摩登女子，還會和我談戀愛不成？這也未免太神經過敏了。他心裏如此想着，兩隻眼睛，對於王孫去的後影，就不免凝

視了一番。柳三爺那究竟是在社會上混油滑了的人，知道要拉攏陳四爺，得罪了陳四爺的心腹，那不是辦法。而況王孫走去，那形跡也太顯然了，怎好讓人家下臺？於是走上前，搶着和士毅握住了手，連連搖撼了幾下，笑道：「一次兩次的煩動你老哥，我心裏很是過意不去，改一天我來專請一次罷。請你回包廂和陳四爺說一聲，一會兒我就過來奉看。」他口裏如此歉遜着，腳步卻是慢慢的向外移，引着士毅不得不跟了他走，也就不知不覺的走出後臺了。及至回到包廂裏以後，果然東海帶着笑容在那裏看戲。他回轉頭來，向士毅微點着，笑道：「你的事情辦得好，成績昭著，士毅笑道：「四爺怎麼知道有成績呢？東海笑道：「怎麼沒有成績？這些小姑娘家，早得着信了，一出臺，就對着我這裏包廂飛眼。」士毅沒有作聲，只笑了一笑。不多大一會兒，柳三爺手上拿着帽子，走進包廂裏來了。他見了陳東海，就是一鞠躬。東海和他握着手道：「我早認識你，好幾次看過你在臺上梵呵鈴獨奏。」柳岸笑道：「見笑得我很東海笑道：「我非常之羨慕你的生活。你春夏秋冬，都過的是愛情生活呀。」柳岸笑道：「談不到，不過和一班孩子們天天接近罷了。」東海道：「明天請你喫飯，你可要賞光。」柳岸笑道：「一定來的。我還要指揮他們，不能多奉陪，明天再談罷。」於是和東海握手而別。如此一來，東海和這歌舞團的團長，發生了直接的關係了。心裏一得意，臉上就不住的發生着笑容。藹仁也借了這個機會，只管在一旁湊趣，總是說士毅會辦事。一直把歌舞看完了，東海笑向士毅道：「老洪，你說實話，你和常青有什麼關係？」士毅道：「四爺不要多心，我和她實在沒有一點關係，不過同她的父親是朋友罷了。」東海道：「她家裏是一種什麼情形呢？」士毅道：「唔！那就不用提了，簡直窮得沒有言語可以形容。她父親是個喫齋唸佛的居士，她母親的腦筋，也頑固得像一塊石頭一樣，假使不為窮所迫，他們肯讓他的女兒來做這樣摩登的事業嗎？」東海道：「那末，她家裏人很愛錢，要錢就好辦。說到這裏，就不由得笑起來了。因向士毅道：「今天我對於全班的姑娘，都注了意了。考查

的結果，只有兩個人合我的意思，一個是跳胡拉舞的楚歌，一個就是常青，其餘的那些人，不是臉子長得不夠分數，就是身上的肌肉不够分數，這兩個人要是都行，我不怕花錢。說着，伸手一拍自己的腰。士毅和藹仁還有什麼可話的？也無非跟着他身後笑笑而已。他把話說完了，笑道：「糟糕！你瞧，我們這三塊料，不是俊勁大發嗎？全戲館子裏人都走光了，就是我們三個人在包廂裏坐着撩天，你看這不是笑話嗎？說着，向外面走了幾步，他回頭看士毅還在身後，就道：「我本當把車子送你回去的，但是我還有點事，我給錢你們自己去雇車子罷。」他說着，在身上掏了一下，然後分別的向士毅藹仁手上塞了過來。他也不等人家說什麼，已經是走遠了。士毅覺得手上果然是塞住了一件什麼東西。低頭看時，乃是一張五元鈔票，因為藹仁不會有什麼表示，自己也就只好是不說，出得戲館子門以來，由鬱塞的所在，走到空闊的地方來，空氣流通，便覺得精神爲之一振，聽戲的人，這時自然是走了一個乾淨，就是戲館子門前那些燦爛繁多的電燈，也多數熄滅了，燈光影裏，只看到三個一羣，兩個一雙的歌女樂師，笑着走了。士毅閃在暗地裏看了一陣，藹仁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那天上初殘的月亮，這時也就把清白的月華，送到大街上來鋪着。士毅爲了踏月，丟了大街，只是走小胡同。心裏這可也就想着，人事太變幻無定了，前兩天我乘着月色，我要提刀去殺小南，今天月色未見得和那天有什麼分別，可是我呢？所要殺的那個人，我卻拉人來捧她了。我雖然不必再記仇了，無而我這人，也未免太沒有志氣？照着陳東海那種行爲，當然是侮辱女人，叫我和他去勾引歌舞團裏人，這是三姑六婆幹的事，我一個堂堂男子，爲什麼這樣下流？再說，常居士待我，那一番犯而不較的態度，真可以說是菩薩心腸，便是老子待兒子，也未必能辦到這種樣子？可是我倒要助桀爲虐，幫了陳東海去勾引他的女兒，我這人未免太對不起人了？再就着陳東海說罷，他請我喫飯，他叫我聽戲，給我錢用，他一是愛惜人才，二也不是

可憐我落魄，無非要鼓勵我替他拉皮條。拉皮條這件事，稍微有一點骨格的人，是不願幹的。我所以窮到無可奈何，滿街走着，想去檢皮夾，還不肯偷人家一文，搶人家一文，這爲着什麼？不就爲着要爭一點志氣嗎？可是到了如今，就去和人家拉皮條來維持飯碗了。這拉皮條的行爲，和作強盜作賊，好得了多少呢？作窮人的人，應當要忍耐，應當要奮鬥，但是忍耐不是墮落，奮鬥不是不擇手段。我現在爲了十幾塊錢的飯碗，就跟在這公子哥兒的後面，去作一個最下等的皮條客人，那太不值得了？最後，就是常老頭子待我，十分仁厚，他對我不多是以德報怨。我呢，可是以怨報德。照說他的女兒或者是墮落了，我應當在一旁補救，那才是正理。現在，我倒幫了別人，引他女兒去走上墮落之路，這是一個有志氣的人，所應當做的事情嗎？他在冷靜的街巷裏走着，便更引起了他那冷靜的頭腦，越想是自己越走錯了道路，非糾正過來不可！一路計算着到了會館門口，老遠的看到胡同口上，有兩個人影子在那裏幌盪着。突然間有個蒼老些的婦人聲音道：你自己也有個姐兒妹兒的，爲了幾個小錢，就幹……一個男子的聲音，就截住了道：別嚷別嚷！以後唧唧嚶嚶，就聽不清楚了。士毅走進了會館門，隨後有人跟了進來，走進門房去了，接着道：平安這孩子，實在不聽話。金鈴是個好孩子，他爹娘糊塗，讓她幹這個。錯了一回兩回的，收心還收得轉來。若是只管拉人下水，就把這姑娘毀了。我們得幾個小錢，是小，毀了人家終身是大。做長班的雖是下流，伺候人就是了，一定得把抽頭賣大煙帶馬拉皮條全幹上嗎？士毅站在院子裏，把這話聽了一個夠，這是長班的母親說話。這個老婦人，平常也是見錢眼開的，不料她對於兒子拉皮條的這件事，卻如此反對！我讀的書比她多，我的心胸比她開展，我還研究佛學，人生觀也比她透澈，然而我不如她，我竟是幹了拉皮條這種生活了。這件事若讓這老婦人知道了，她是個嘴快的人，或者教訓我一頓起來，那未免是笑話了。自己悄悄的走回房去，將燈點着，想起剛才在戲館子

後臺那一番情形，猶如幻夢一般，現時都在那裏？再想到陳東海那一種驕傲狂放的样子，就該上前打他兩個耳括子，然而我竟在他面前唯唯喏喏，一切都聽了他的指揮，若是有人在旁邊看到我那種行爲，不會冷笑嗎？棹子上擺着一盞燈，燈下堆了一疊破書，書上壓着一面應用的方鏡子。將身子伸起了一點，便看到鏡子裏面一個五官端正而帶忠厚的影子。於是拿起鏡子來，索性仔細的看了看，那平正而濃厚的眉毛，微垂的眼皮，兩個微圓的臉腮，廣闊的額頭，是呀，這是個忠厚之相。所以許多老年人都說我少年老成。然而我自處怎麼樣？我是最無恥的一個少年罷了。想到這裏，放下了鏡子，將手在棹上一拍，心裏想着，這面鏡子，給與了我一個自新之路，從明天起，我作好人，躲開陳東海，躲開韋藹仁。要躲開韋藹仁比較的難，除了同在一個機關裏供職之外，而且同在一個屋子裏作事。想了一想，有了，那屋子是辦事員的所在，並不是錄事的所在。我明天到了慈善會裏去，見那總幹事曹老先生，就說辦事有些不便，請他把我調到錄事室裏去，那位曹老先生，腦筋非常頑固，位分階級這些念頭，根本不能打破，我說是依然住到錄事們一塊兒去，他自然贊成。我決計離開他們，不但是自明日起，由今晚起，我就改過自新了。那陳東海不是給了我五塊錢嗎？這五塊錢，乃是不義之財，我決計不要，明日全數捐到紅十字會去，要作好人，就作得乾乾淨淨的。設若這種舉動把陳東海得罪了，至多也不過是打破我這十塊錢一個月的飯碗，又要什麼緊？充其量也不過讓我像以前困守在會館裏一樣，那般挨餓，這又值得了什麼？越就膽子越大了，決計離開那些惡人。因爲主意打定了，心裏坦然，雖然還是像往日一樣，屋子裏行李蕭條，但是緊縮着身體，在牀鋪上可睡得很是安適。到了次早起來，漱洗已畢，摸摸那五元鈔票，還在身上，在廚房裏要了一碗熱開水，就大開步子向慈善會裏來。今天大概是因爲決心要作善人了，精神抖擻，步子也走的很大，不久的工夫，就到了慈善會。這位曹總幹事在民國初元

的時候，曾做過一任次長。那個時候，最闊的人，不過是坐馬車而已。因之他在那個時候，也製了一輛馬車。後來馬車落伍了，沒有人過問，然而他覺得坐這個比人力車人道，也舒服。時間是無所謂的，不用去經濟了，所以就墨守舊章，到現在依然坐着一輛綠漆的四輪馬車。這一輛馬車，也就無異是曹總幹事的標幟，有了這輛馬車在門口，也就是表示着曹總幹事在會裏辦公了。士毅很爽直的，就向總幹事屋子走了來。一走進門，取下帽子，一個頭還不會點了下去，曹先生已經站了起來，向他抱着拳頭，微拱着手，笑道：「恭喜，這可以說是皇天不負苦心人了。」士毅突然聽了這話，一時倒摸不着頭腦，望了他只管發楞。曹先生道：「你望着我爲了什麼事？不就是爲了你已經升了職務，前來和我接洽的嗎？」士毅搖了頭道：「我不知道這一件事。」曹先生道：「我說呢，你怎麼會把消息知道得這樣子快？」今天早上，我得了陳會長的電話，說是你辦事很好，將你升爲辦事員，每月支三十塊錢的薪水。我們會裏本來無須乎加人的，爲了添你進來，會長還特意想了個法子，把這裏老辦事員調走一位，才空出了這一名額，讓你來填上，你倒是作了一件什麼有功勞的事情，引得會長這樣注意，把你特加提拔起來了。士毅心裏很明白，這並不是陳會長對我有什麼好感，不過是陳四爺從中幫了一兩句話的忙。至於有什麼大功勞，這個問題那就不能研究了。想到這裏，不由得紅起臉來，低着聲音道：「什麼功勞也沒有呀。」曹先生笑道：「這個暫且可以不必去研究了。本來我就覺得你這人十分誠實，很可以提攜提攜，只是會裏的各種職務，完全已安排停當了，並不能再加一個人進去，既是會長肯這樣的和你設法，那就正合我的意思，你好好的去辦事罷，不要辜負了會長栽培你這一番美意。你寫字的地方，本來就是辦事員的位子，你依然就在那裏辦事得了。」士毅預備一大篇應當掉換位子的大道理，到了這時，不知是怎麼緣故，已經完全消磨乾淨。只有站在人家面前，唯唯稱是的分兒。那老先生又說了幾句勉勵的話，吩咐他回

自己屋子辦事，士毅也就無法說什麼，悄悄的走回原來的辦事室了。藹仁一見，站起來兩手拱揖道：恭喜恭喜，你得的消息，比我還快呢，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了。士毅明知他是由陳東海那裏得來的消息，人家好意週旋，決沒有置之不理會之理。於是也就笑嘻嘻地拱手相還，道是多蒙幫忙。不一會兒，許多同事來了，都來和士毅道喜。在辦事員與幹事之流，無非見了面之後，作一個揖，說幾句客氣話而已。然而那些錄事先生來了，情形可就不同，大家都睜着眼睛在士毅週身注意着，好像在那裏思想，他究竟是什麼緣故，就一下子跳上去了呢？我們當錄事的人，儘管有三四年不曾爬上去一步的呢。所以他們見了面之後，口裏說着恭喜，有一連道下去十幾句的，那也就是心中在估計着，口裏便不知不覺說着許多了。到了這時，士毅才感覺到這辦事員得來之難，自然也就跟着喜歡起來。到了晚上下班的時候，有幾個同事的說着笑，士毅今天升職了，必須要請大家飽餐一頓。士毅卻情不過，也只好帶了他們到一家小館子裏去喫喝着，原來放在身上所要捐給紅十字會裏的五元鈔票，這時也就不知不覺的拆散着，一部分轉到酒館掌櫃的手上去了。直混到晚上，士毅回了家，恰是半空裏刮起兩陣西北風，嗚嗚作響。士毅一想，今晚天氣之涼，恐怕還要增加，一隻光牀如何受得了？身上有的是錢，暫賃兩牀被來睡罷。到了明天，估計估計當的棉被，本息共有多少？設若身上所有的錢，夠作這件事用的，就不必再去猶豫了。從此以後，我不是每月有三十元的收入嗎？像我這樣清寒生活，每天那裏用得了一塊錢？我稍微可以放手享受一點了。以前我是自尋苦惱，要去追逐那個檢煤核的姑娘，現在我自己掙錢自己用，那是足有富餘的了。心裏這樣一痛快，昨天所要掙立的那一種硬氣，就不知道消失到什麼所在去了。當時掏出錢來，吩咐長班去賃兩牀被。長班望着他，不由得笑起來道：洪先生，不是我底下人多嘴，你一個月也掙個十來塊錢，比賦閒的時候，總要好些，怎麼還鬧得牀上一鋪一蓋都沒有了呢？士

毅笑道：那是過去荒唐，鬧成了這般光景，從今以後就好了，我有錢了。說到這裏，將頭微微擺了兩擺，因道：你應當恭喜我，我今天升了職務了。我現在是辦事員了，每月的薪水三十元呢。長班道：真的？那可該恭喜你一個光人，有了這麼些個錢，也就可以不至於再鬧飢荒了。會館裏多住幾位有差事的先生，也是我們長班的福氣，多少也可以沾些光呢。說着他一路打了哈哈出去。會館裏寄寓的人，有聽到長班說話的，知道洪士毅升了職務了，也都走到他屋子裏和他來談話，探問究竟。士毅覺得這總是有面子的事，除了承認這是事實而外，並且說自己覺得辦事也並非怎樣的特別努力，不過總是謹謹慎慎，有事就辦，所以會長就很贊成了。這一晚買了幾個銅子的茶葉，泡了一壺茶，和大家談着。到了牀上，又有被蓋着，這一種舒服，那也就不可以言喻了。再過一日，自然是照舊到慈善會去作辦事員的工作，絕對沒有離開章藹仁的意思了。當身邊沒有人的時候，藹仁就悄悄的向他笑道：喂！老洪，陳四爺幫你這樣一個大忙，你也不去謝謝人家嗎？士毅紅了臉道：我怎麼去謝他呢？我也不便胡亂就走到人家公館裏去呀。藹仁道：難道信也不會寫一封嗎？士毅道：這個倒行。藹仁道：你寫好了，別由郵政局裏寄，我給你送去就是了。士毅道：那怎樣敢當？藹仁道：這話不是那樣講。咱們都是飯勺上蒼蠅，混喫而已。咱們是魚幫水，水幫魚，互相利用。士毅見他把話都完全說明了，這也就用不着再為客氣，便笑着寫了一封信交給了他。到了次日，藹仁在辦公室裏和他相會，便笑着向他拱拱手道：老洪，我有一件事要求你，不知道你可答應？不肯答應？士毅倒莫明其妙，他有什麼要緊的事相求？便笑道：你說罷，到底有什麼事求我呢？你不是說了嗎？魚幫水，水幫魚。這還有什麼問題呢？而且我的能力薄弱……士毅不等他說完，連連搖着手道：全不是那回事。我還是貫徹那一句話，魚幫水，水幫魚，我們既然同是和四爺跑跑腿的，更要團結起來才對。我的意思，很想高攀一點，和你拜個把子，不知道你的意思怎麼樣？士毅不但

不願和這種人拜把子，就是願意的話，他所說的這種拜把子的命意，也就十分可恥。就紅了臉笑道：「你這人說話也太不謹慎，在這辦公的所在，怎麼就說起跑腿的話來？」藹仁笑道：「這要什麼緊？老實說，在這裏辦事的人，誰不是抱了陳家的大腿呀？」說到這裏，向身後看了一眼，低着聲音道：「雖然是曹老先生在這裏辦事，完全是盡義務的，他也是爲了要在別的所在，找一分權利，把這分義務縫補起來的。我這話你愛信不信？」士毅不便怎樣的駁他，只好含笑點了幾點頭。藹仁笑道：「咱們不說這個了，還是說換帖這件事罷。我自己也很明白，有一點兒變交不上……他慢慢的向下說着，臉色也就慢慢的莊重起來。士毅看他有些生氣的神氣了，連忙就攔阻了道：「你要這樣說，不是見外了嗎？我有今日，都是你老哥的攜帶，怎麼反說對我攀交不上的話來呢？」藹仁笑道：「不是我說一句揭了底的話，人家說狐羣狗黨這四個字，這是大有用意的。我們這裏的人……說到這裏，將聲音低下了幾格，接着道：「誰又不是這一番情形呢？」大家偷偷摸摸，都有個聯絡，我們何必就孤單起來呢？」士毅笑道：「你越說越不對，怎麼自己罵起自己來了呢？」藹仁道：「我敢大膽說一句，全北平城裏的人，也沒有多少人能例外。他說到這裏時，究竟不免聲音高了一點，這就把隔壁屋子裏一位同事邱海山驚動了。他是個近視眼，一副其大如銅錢的眼鏡，緊緊地被銅絲軟腳，掛在耳朵上。兩個高擗的顴骨，和下巴上一片麻黑的兜腮鬚鬚的短樁子，這都可以形容他另成了一種人。加上他穿一件染遍了油跡髒痕的灰夾袍，外套青中泛白，兩袖油膩得成爲膏藥板的馬褂。一見之後，就令人先有幾分不快。這位邱先生，短於視卻不短於聽，他在隔壁屋子裏，早聽到洪韋二人有拜把子的話，於是搶進這邊來，向二人坐的空間裏，深深的作了一個揖。將兩隻袖子，略微在鼻子上碰了兩下，顯出那很誠懇的樣子來。道：「洪先生的少年老成，和韋先生的人情練達，我都是二十四分佩服的。二位要結金蘭之契，彼此互助，那是再好不過的事情。小弟忝在同事，

也想高攀加入，未知可否？從來結義弟兄，都以桃園三義士爲標準，加上小弟，共是三人，豈不大妙？士毅對於藹仁這種要求，還不會有話可以推託，偏是這位先生又來毛遂自薦，這卻教他更沒有了辦法，心想和這種人要結拜弟兄，那真是城狐社鼠了。不過他是一個一等辦事員，雖每月只拿五十塊錢的薪水，和曹總幹事非常的接近，勉強可以說是一個紅人，似乎也不宜得罪他，所以也就不作聲。可是這位章先生他立刻表示出很歡喜的樣子，迎上前來道：這就好極了，邱先生貴庚呢？大概不許以小弟相稱罷？邱海山道：癡長三十六歲了，我倒是老大哥了。說畢，哈哈大笑。這樣一來，換帖的成分，三人中倒有兩個人贊成，自居多數。士毅爲勢所迫，也就無話可說了。

第二十一回 終效馳驅無言憐瞽叟 同遭冷落失戀笑王孫

過

了三五天之後，邱海山、洪士毅、章藹仁三個人已經成了結義兄弟。自然是邱海山居長，士毅卻居次。藹仁不叫他洪兄或士毅了，口口聲聲都是二哥。這樣的加倍親熱起來，士毅以爲也無非是彼此拉攏，好向陳家進身的意思。論到自己的能耐，自然是不能和一兄一弟打比，而且自那天和陳東海見面之後，也就不會再見東海的影子，他也沒有叫藹仁帶什麼口信來，也許他不想楊柳歌舞團的姑娘了，自己這倒落得乾淨。如此想着，這個辦事員，也就可以坦然的作下去了。又過了一個星期，便是會裏發薪水的時候。自己預算着，不過作了半個多月的辦事員，也就拿半個月的薪水罷了。可是那發錢的會計先生，交給他錢的時候，說是陳會長那邊交了條子下來，從一號算起的。又笑道：老洪，這樣的事，我們這兒還少呢。

你好好的幹罷，將來你還有大發達的希望呢。士毅也覺得陳四爺爲人雖十分荒唐，對我倒這樣細心，人生在世，無非是人心換人心，倒不可將人家的意思太埋沒了。他如此計劃着的日子，恰是陳四爺找他的時候了。下班的時候，藹仁輕輕的拉扯着他的衣襟道：你先回去，我們同到會長家裏去一趟。士毅道：我自從升了職務以後，本來也就想到會長家裏去面謝的。藹仁搖着手道：你見不得會長，一見會長，他要問起你如何認識他四少爺的？萬一露了馬腳，那還了得！不瞞你說，我在陳宅跑了兩年，差不多是天天來，可沒有幾回見着會長呢。士毅道：哦！原來你是天天上這兒來的，怎麼不早一點帶了我來呢？藹仁笑道：你忙什麼？到了那程度，自然會帶了你來。現在這不就帶了你來了嗎？士毅也不便怎樣的追問他，只好跟了他走。到了陳家，藹仁見了男女傭僕，含笑點了頭，拐彎抹角，進了幾層院落。一帶紅漆遊廊的上房裏面，早聽到陳東海的聲音叫道：進來罷，我算着你們也就該來了。於是藹仁在前引路，將他引到屋子裏來，只見東海穿了一件白底子帶紅條的絨睡衣，踏了一雙拖鞋，站在一架無線電收音機旁邊，地板上一隻籃子裏面裝了釘鎚夾鉗之類。他額頭上，兀自汗涔涔的，看那樣子，大概是自己在動手修理無線電機呢。他一見士毅，就笑道：這半個月以來，我仔細考察了一下，楚歌那孩子，知識充足一點，可是難逗。常青知識淺一點，也不大認得字，就容易應付得多了。至於說到漂亮呢，那還是常青可以多打二十分。至於你和常家的關係，我也明白了，你倒是沒有說假話。這半個月以來，你怎麼沒有到她家裏去過一回呢？士毅道：一來我沒有事，二來常青的母親和我說不大來，所以我也就懶得去了。東海笑道：你說她母親不好逗，我可正打算要你去逗她呢。其實窮人家的老太太，沒什麼難對付，給她幾個錢，天大的事都完了。我認爲不好說合的，還是她的父親呢。這件事沒有法子，只好麻煩你了，老實告訴你，常青已親口答應，願嫁給我了。士毅聽了這話，雖明知此事與自己何干，然而心裏頭

還不免動了一動。因笑道：那很好，該喝四爺的喜酒了。東海笑道：喝得成喜酒，喝不成喜酒，這就全瞧你的了。我已經叫常青探了探她母親的口氣，只要給她三千塊錢，就是叫她寫一張賣身字紙，也是肯的。就是她的老子說，他不能把女兒賣給人作小。我也曾用話冤他，說並不把這人討進門，另外找房居住。我現在家裏只有一個少奶奶，把她當作一子雙祧就是了。這老頭子偏又懂得，說是在中華民國法律之下，一子雙祧這些話說不過去。而且說貧富相差得太厲害了，就是平等結親，還怕受欺呢，何況還是賣了作小呢？他這樣的說着，看將起來，這事有點不妙。我聽到說，你和這老頭子交情不錯，談話也談得上，你不妨去說說看。假使這老頭子能夠答應的話，我就再送他一千元。俗言道：瞎子見錢眼也開，這個瞎子未必也就能例外罷？說着，擡着肩膀笑了一笑。士毅心裏想着，這可是個難題目了。站在四爺當面，只管是是的答應了一陣子。東海笑道：真的，我不是說笑，你就照着我這話去辦就是了。你今天要不要帶一點錢去呢？士毅笑道：銀錢大事，我可不敢經手。東海道：今天要你去，當然不是就要你去兌身價銀子，無非要你把那老頭子請了出來，找個小酒館，先喫一點喝一點。這事也不能讓你自掏腰包，我得先把錢給你帶了去。士毅笑着隨便的答道：這也是很小的事情，還用得着四爺先掏錢啦？東海見他如此說着，更不能不掏錢，立刻就在身上掏出一張五元錢的鈔票，塞到士毅的手上，笑道：只要你在辦事上和我竭一點力，比什麼都強，你想，我還能在這幾個錢上打算盤嗎？士毅想要不收那五元鈔票，卻是沒有那種勇氣。然而收了這張五元鈔票呢，勢必和東海去作媒，這卻是自己最不願意的事。於是手裏拿了那張五元鈔票在手，只管向東海望了微笑。東海道：你還覺得錢不夠嗎？士毅連說夠了夠了。東海道：既然是錢夠了，爲什麼你還站在這裏發楞？他這句話問了出來，卻叫士毅沒有法子可以答覆，只好向着東海微微一笑。東海道：我明白了，你一定是說這件事不見得有把握，設若把事情沒

有接洽成功，把我的錢花了，有些不好意思，你說是也不是？那沒有關係，天下有說媒的人，包說成功的嗎？你只要盡力和我說一說就是了。對於常家的消息，我是很靈通，你若盡了力，我自自然知道，決不會埋沒你這一番意思的。他對於士毅的心事，實在沒有猜着。不過他這兩句話，卻把士毅提醒，知道要偷懶也是不可能的了。他回頭看時，藹仁自把他送進這屋子以後，就不知道縮到那裏去了？面前又沒有一個幫腔的，若是說錯了，惱怒了四爺，還找不着人轉圜呢。這也就只好委屈屈的拿了那張鈔票，一鞠躬而退。剛走到院子裏，東海開了半扇門，伸出頭來向他點着道：努力罷，我晚上還等着你的回信呢。士毅答應着走了出來，藹仁又在一邊鼓勵他一頓，說是四爺越是希望得緊的事，越是失敗不得，鬧得不好，他真會發狂的。士毅在今天領到了三十元薪水之後，便感到這件事很可寶貴，萬萬拋棄不得。這事既是陳四爺一力促成的，千萬就不能得罪陳四爺，而且給了我五塊錢去請客，又約了晚上等我的回信，這是馬上非去不可的了。管他呢，這又不是我的意思，我不過和人傳話而已，我就去見了常居士探探他的口氣再說罷。他若把話來怪我，我就說連你的婦人，你的女兒，都答應了，教那姓陳的怎樣能丟手？有了，我就是把這種話來堵他。再說，你女兒已經做了歌女舞女，再去做人家的姨太太，同一男人消遣的東西而已，你干涉於前，何必干涉於後？再說，你那婦人厲害，你女兒也不善，你不答應，她們自己做了主嫁出去，你一個殘疾人，又有她們什麼法子呢？士毅爲了自己的飯碗要緊，說不得了，只好想了這麼樣一個既強硬又無奈的說法，前去冒險。當時和藹仁告辭，坐着車子，一直就奔向常居士家來。一進門之後，倒令他大吃一驚，原來是走錯了人家。趕快退回大門外去看時，門樓子並沒有錯，門牌也沒有錯。仔細的看時，卻原來是院子裏那些破破爛爛的東西，已經一掃而空，院子裏掃乾淨了，牆上粉刷了，窗扇也把紙裱糊了，最妙的是院子中間還擺了幾盆夾竹桃和一些西番蓮的盆。

景，一隻圓瓦缸，養了十幾條粗金魚。這雖然不值什麼，這樣的人家，居然既乾淨又雅致起來，這不能不說是由人間變做天上了。走了進去，便是正中屋子裏，已經打掃乾淨，把常居士那單鋪拆了，正中放了兩把木椅子，夾住了一張方棹，旁邊隨放了幾張方凳，倒大有會客室的意味。自己心裏想着，也許是這裏另搬了一家人家來了罷？卻不可大意衝了進去。於是站在屋門外，輕輕的叫了兩聲常老先生。果然常居士在裏面答應着出來道：是那一位叫我？洪先生嗎？士毅笑道：是我呀。因為府上現在煥然一新，我怕是有別家進來，可沒有敢進門呢。常居士由裏面屋子裏摸索着走了出來，先歎了一口氣道：士毅兄，你以為這是我的幸運嗎？噫！我是欲死不得，求生不能！士毅還沒有說什麼，不料一見面之後，他就說了這樣十二分傷心的話，這卻叫人也有話也不好說出來。可是自己還不會順着他的話答覆出來呢。余氏早由裏面小屋子叫出來道：你這老瞎鬼，又該瞎說八道了。你生定了是要做的命，只配在豬窠裏住着，舒服不得一點子。常居士本是摸索着向外面走出來的，這時就扭轉身軀，面向着裏，昂了頭道：要飯有什麼要緊？不過叫人家幾聲老爺太太罷了，至多也不過是說這個人沒有志氣，作個寄生蟲……余氏搶着道：你又該說上你那一套了。老鬼呀，你趕快閉了你那鬼口，如若不然，你願意討飯，就出門討飯去，別在家裏住着。士毅見他兩人越吵越兇，這倒是自己的不是，立刻搶向前向余氏拱了兩拱手，笑道：老伯母，別生氣，我帶着老先生出去喝碗茶來罷。於是在屋角裏拿來一根棍子，交到常居士手上，笑道：我們走罷。常居士道：好，我和你出去走走，我也正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呢。於是兩個人一前一後，慢慢的走出來。這個時候，天色有些昏黑了，陣陣的烏鴉，在紅色的晚霞光裏，飛了過去。電燈桿上的燈泡，已經亮着。士毅聽到楊柳歌舞團裏的鋼琴，叮咚入耳，看了那邊的後牆，不免出神。只在這時，一輛油光雪亮的人力車，上下點了四盞電石燈，斜着奔了過來。車上坐着一個女郎，身上披着雪

青色的斗篷；一張蘋果色的臉，兩隻烏亮的眼珠，在烏雲堆似的頭髮上，繞了一匝窄窄的紅絲辮，左右耳鬢上，插了一朵翦綢桃花，添了無限的媚。車子走到面前，她不用士毅注意，倒先注意了過來。彼此相距得很近了，她轉着眼珠，嫣然一笑。在那紅嘴唇中間，露出了那兩排雪白的牙齒，真是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士毅楞住了，簡直說不出話來。她也不說話，用嘴向常居士一努，在斗篷裏伸出一隻雪白細嫩的手來，向人連連的搖擺了幾下。士毅心裏明白，便點了兩下頭，然而車子走得很快，他不曾將頭點完，已飛馳過去了。他又楞了一楞，心裏贊道：媚極了！豔極了！這不是在那穢土堆裏檢煤核的常小南，外號大青椒的嗎？不想她出落得這一表人才。我雖然被她害苦了，實在的，她太美了，教人怎樣的不會迷着呢？！這這樣的人才，我自己得不着，無論是什麼人得着了，我都有些不服氣，我為什麼幫陳東海這樣一個忙，把我自己所想不到來的來讓給他。他心裏如此發着呆想，只見一個西服少年，頭上也沒有戴帽子，跑了過來。他一面跑時，一面還向前昂頭望着，似乎是看那輛包車。一直走到面前，士毅認出他來了，乃是自命為小南保護人的王孫。想起那天在後臺受他那一番冷視，自己恨不得打他兩拳，於今他倒站到自己面前來和我行禮打招呼來了，哼！我那能那樣不要臉？士毅想到這裏，板住了面孔，對王孫望着。然而王孫不是以前那翩翩少年了，兩腮尖削着，眼睛眸子陷下去多深，雖是在電燈下面，已經可以看出來，他已是憔悴無顏色了。他今天十分謙和了，先向士毅笑着點了一個頭，然後向常居士道：老先生，我姓王呀，你有工夫嗎？我想找個地方和你談幾句話。常居士道：哦！王先生，有什麼事呢？這位洪先生正約會着我出去呢。王孫頓了一頓，才道：什麼時候回家呢？常居士道：這個我可不知道了，我還不曉得這位洪先生，要我到什麼地方去呢？士毅道：你是喫素的，我請你到功德林去罷。說畢，就扭轉身去，意思是不屑於和王孫說話，立刻就就雇了兩輛人力車子來了。到了功德林，二人找了一間

雅座坐着，先要了一壺茶，斟上一杯，兩手捧了，放到常居士面前。他手扶了茶杯，身子略微起了一起，就先向他道：「士毅兄，未曾叨擾你之先，我有兩句話要問你。今天你請我喫東西，是你自作東呢？還是有人把錢給了你，請你代爲作東呢？」士毅不料未曾開口，心事就完全讓人猜着了。於是勉強鎮靜着，笑道：「我小請老先生一頓。常居士道：我眼睛雖瞎的，心裏可是雪亮的。你現時在慈善會裏辦事，你會長的四少爺，他可看上了小南，要花三千塊錢買她去作二房。你是我的朋友，他一定探聽出來了的，因爲我不肯答應，必是教你來勸我的罷？我很能原諒的，你捧着人家的飯碗，他要你來，你怎敢不來呢？你就是來了，我知道你也不便對我說。老弟，你別爲難，你回去對他設答，應我是不能答應的。可是我女人和我那閨女真要嫁姓陳的，我是個殘疾，爲人向來又懦弱，也沒有他們的法子，可是我萬念皆空，我就自己了結了。士毅一肚子委屈，全被這位瞽目先生猜着，這還有什麼話可說？念他是個孤獨可憐的人，也就不忍再和他談這些話了。便道：老先生說的完全對，處到這個境地，大家都是沒法子。常居士兩手捧了一隻茶杯，默然了許久，後來就道：「士毅兄，你到我家去，不是看到我家，變了一個樣子了嗎？這件事就要了我的命。那個姓陳的小子，也太有錢。有一天，不知怎樣高興了，由我家門口經過，停留了一下，說是我家太髒，說是怕小南有回來的時候，會得上傳染病。而且他有時派聽差送東西到我家來，看了這破爛的情形，也不雅觀。於是就給了幾十塊錢，讓我們把這屋子收拾出來。我家那女人，平常叫她打掃屋子，她一定說是乾淨人不長壽，又說是越乾淨越窮，怎樣也叫不動，現在小南拿了錢回來，兩天工夫，就辦得清清楚楚。你想，這把我姓常的當了什麼人家了？事情就不能想，越想就越難過。我這幾天，曾想了一個笨主意，覺得街市上的罪惡，總比鄉村裏多。我若是帶着妻女，逃出北平城這個城圈子去，也就不怕他什麼陳總長陳四爺了。可是我肯走，她們是不肯走的。說着，手拍了棹子，連連歎氣。士毅

看了他這種爲難的樣子，那裏還說得出一句話？也就是幫同着他歎息兩聲。常居士道：這件事也怪我錯了，小南早一個月，吵着要嫁那個姓王的，我沒有答應。早知於今不免賣給人爲小，那就讓她嫁給姓王的也好。士毅半天沒有作聲，到了這時，就情不自禁的插嘴道：不是我批評老先生，你根本不該讓你的姑娘進歌舞團。姓王的那種人，也不過是個風流浪子，他是沒有錢，他若有錢作出來的事，恐怕還不如陳四爺呢。常居士道：這個，我也知道。我並非說，一定要把小南嫁姓王的，不過說比賣了她好些罷了。若是有相當的人，他又有一種魄力，能挽救小南，不至於墮落，我馬上就可以把我姑娘給他。士毅聽了這話，不由心裏連跳了幾下。雖然明知常居士是個瞎子，當時他的臉色依然還是紅了一陣又紅一陣。自己心裏正在竭力籌劃着，要說一句什麼話，不把這個機會放過。然而在屋子外面就有店夥叫起來了，有常先生洪先生沒有有人找。士毅想着，這必是韋藹仁找來了，他怕我一個人得着這說媒的功勞呢。便答應着，在這裏門帘子一掀，進來一個人，卻讓士毅大喫一驚，不是別個，正是剛才要躲開他的王孫。他也似乎知道來得冒昧一點，取下帽子來，就向士毅點了個頭道：對不住，我來得冒失一點了。可是出於不得已，請原諒。常居士聽到他的聲音了，便道：是王先生嗎？有什麼事情呢？王孫手上拿了帽子，向着士毅，做了一個很不自然的笑，這才向常居士道：我實在忍耐不住了。說着，突然頓住，又向士毅一笑。士毅究竟是個脾氣好的人，因爲人家一再表示歉意，這就不便再板着面孔對了人家了。就笑道：既然是有要緊的事，就請坐下談罷。我應當出去溜一個彎，迴避一下子。常居士連忙搖着手道：不必了，不必了。你想，王先生追到這裏來，無非是談小南的事，這件事，完全都明白了，何必迴避你？王孫倒是不願向士毅當面談着心事。不過常居士吩咐，不用迴避，自己再要迴避，也就更惹着士毅的不快。於是向士毅點了幾點頭道：真的，並沒有什麼不能公開的話，就請坐罷。士毅正也想着，他來

究竟說些什麼？這也就讓王孫在客位上坐着，叫夥計添了一雙杯筷。王孫坐下，掏出一條舊的花綢手絹，握着嘴咳嗽了兩聲，然後坐正了，用很從容的態度來說道：我來也沒有重大的問題，只是常老先生這方面，今天晚上應該請個人出去，找你姑娘一趟。我知道，她今天會鬧得很晚回家的，也許就不回來。他說到這裏，將頭扭了兩扭，再向中間一點，表示那切實的樣子，來加重這句話的語氣。常居士聽到他聲音是那樣的沉重，就向他問道：據你這樣說，今天晚上，有什麼特別的情形嗎？王孫又頓了一頓，才道：令愛說了，今天晚上，在月宮飯店喫飯去。常居士道：當然是那位陳四爺請了。但是這也不見得就有什麼特別情形啦？王孫道：但是這一回請，是令愛要求到那裏去的。你想，這個地方，有女子要求男子去，那不是很……他把話音拖得很長，終於是沒有把這話說清。常居士是個瞎子，士毅又是一個窮透了頂的人，那裏是月宮飯店？月宮飯店又怎麼樣？卻是不會知道。士毅便問道：那裏不能去嗎？王孫道：那裏是個大旅館，帶賣大菜，又有跳舞廳，一個人要墮落在那裏是機會很多的。常居士道：她怎麼知道這個地方呢？總是有人帶她去過罷？王孫聽了這話，立刻臉上一紅，很細微的聲音，答應道：也許有罷。士毅聽他如此說着，就大為疑心之下，很死命的釘了王孫一眼。王孫也知道士毅在過去的時候，曾一度迷戀過小南的。他今日懷恨，自也難怪。於是將胸脯一挺，人坐得端正了，正了面孔道：洪先生在這裏，我今天來，並沒有什麼私意。只看到令愛這樣年輕，去受陳東海的騙，很是可惜，只要你們去把她挽救回來，關於婚姻的事，我可以不談了。士毅顧不得常居士在面前，便俏皮王孫道：王先生不是對我說過，是常女士的保護人嗎？爲什麼這樣子灰心？王孫向他看了一眼，然後再接着歎了一口氣，才道：我以前覺得常女士天真爛漫，實在很願保護她。所以她初和陳東海來往的時候，我竭力勸她，有錢的人，態度是靠不住的。現在他和你來往，把你一切的生路都堵死了。再過兩年，你年紀大了，他也玩得你夠

了你的生活程度又過高了，不能再低下去。到那個時候，他不要你了，你打算怎麼樣？常居士微微的垂着頭，聽着王孫的敘述。聽到這裏，並不插言，卻微搖了兩下，表示這話不對的意思。士毅道：「你這話不是在根本上勸她，老先生卻不能贊同的。」王孫道：「我那裏還能以作人的大道理來勸她？就是這樣光說利害關係，她也不愛聽了。你猜她怎樣的駁我？她說：『我知道那一天死，趁着活跳新鮮的日子，爲什麼不快活快活呢？』陳四爺喜歡我，他一定給我錢花，有個一年兩年的，我把錢搜足了，他不愛我就拉倒，那個時候，我還不過二十歲，正好求學呢。你是有私心，才假仁假義對我說這些話。要不然，楊柳歌舞團的人多得很，怎麼都不這樣說呢？你想想，這還叫我說什麼？這還不算，我勸她一回，她就和我反臉一回，先是不睬我，後來就把我送她的東西一齊退回給我。到了近來，更不對了，陳東海送了她一輛包車，要出門的時候，故意在大門口踏着腳鈴亂響。若是看到了我，就向我說現在要和陳四爺到那裏去看電影，或者到那裏去喫館子，笑嘻嘻的，存心用話來氣我。我若是有三分血氣的人，能夠受下去嗎？士毅聽到他也受了小南的氣了，心裏便是一陣痛快，微笑道：「王先生也太熱心了。既然如此，你不會丟了她的事情不管嗎？」王孫笑道：「你很不錯，受了她這樣重的刺激，還是很忠實的保護着她。若是我呢？說到這裏，回轉頭來看到常居士正呆了，面孔在那裏聽着，心裏便想着，這話若向下說，讓老先生聽到，很是不便。於是就轉了一個話鋒道：『照說，她是個小孩子脾氣，天高地厚胡亂的說上一陣，或者有之，說這種俏皮話，故意使這種手段氣人，依說是不會的。』王孫歎了一口氣，復又笑道：『這可以說是福至心靈了。』常居士靜靜的聽着，有許多不曾透一點聲息，忽然的用手按了棹子，將面孔向着王孫道：「她今天到月宮飯店去，也把話來氣過你嗎？」王孫道：「是的，她上車的時候，故意笑嘻嘻的，向着我說，今天晚上也痛痛快快的玩一宿了，有人在月宮飯店等着我呢。」常居士手按了棹子，站起來道：「真的？她說要到月宮飯

店去玩一宿。王孫道：可不是這個樣子說的嗎？要不然，我怎麼這樣發急呢？士毅先聽到王孫那樣受窘，心裏非常痛快。現在聽到說小南真個住在飯店裏玩上一宿，這好像自己有一種什麼損失一樣，立刻心裏連跳了幾下，臉上跟着紅了起來。然而這有什麼法子干涉人家的行動呢？自己也只光着急罷了。他不便作聲，王孫有法子也不來求救。常居士當然也無法可說。常居士聽了這番報告，又羞又氣，沉靜了很久，忽然用手一拍棹子道：我也不能忍耐了，二位能陪我到月宮飯店去一趟嗎？士毅望了王孫，而王孫也望了士毅，於是屋子裏反是寂然了。

第二十二回

慢索珠還語聲亡座右

恰驚價巨塊肉剗心頭

在

三個人寂然無語的時候，各人的心理不同。常居士是氣昏了，士毅是不能得罪陳東海，未便答應。王孫却自知是個不相干的人，不應該搭腔。但是三個人這樣對峙着一會，還是王孫忍耐不住，也站了起來道：好罷，老先生，我陪你去找她一趟。常居士道：不要緊，你只管陪我去，有什麼大責任，都歸我承擔。我作父親的人，到飯店裏找女兒回來，這有什麼錯處？王孫想着，這也是實話，只要他肯負責任，第一步先把常青由虎口奪回來了，再說。於是向常居士道：既然是去，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就走。常居士手扶了棹子，就向外走。士毅道：老先生去了，要持重一點，可別太生氣，我就不去了。常居士道：我都知道。明天那個姓陳的要問你的話，你就說不曾看到我就是了。他口裏說着，手扶了王孫，竟自向外走了。士毅一個人坐在菜館子裏，竟自想着，陳東海是個要面子的人，今天這一鬧，不知要鬧出什麼大花樣來。明天他一定是大發雷霆，就

是我也小心了。哎呀！不對，常老先生教我撒謊，說是不曾會到他，這個謊是撒不得的！何以撒不得呢？因為小南她已經見我和她的父親站在一處了，她今天在月宮飯店，見了陳東海，還不會說出來嗎？然而我去說媒的結果，不但是她父親不肯答應，反是讓他到飯店裏來搗亂，東海不會疑心是我挑撥的嗎？我得跑去和他們送一個信，讓他們躲開了。這樣一來，可以顧全好幾個人的面子，我也就有功無過，以後的事不得而知。在今天，小南也就可以逃出虎口了。主意想妥，索性多花幾個錢，讓夥計打了個電話，叫了一輛汽車來，買了飯帳，坐上汽車，直奔月宮飯店。到了門口，一看是五層高大洋樓，自己不免怔了一怔。這種地方，生平未嘗來過，猛然之間，到那裏去找這兩個人，而且自己這一身衣服，也絕不像是到這種大飯店來的人，於是在門口站定，怔了一怔。身後忽然有人叫道：洪先生，你是找四爺來了嗎？士毅回頭看時，場地上汽車裏坐着一個人，向他只管招手。士毅認得那輛汽車是陳東海的汽車，那末，這是他的車夫了。於是走向前向他點了個頭道：對了，我是來會四爺的，有要緊的話和他說呢。他在那裏？汽車夫跳下車來道：既是有要緊的話，我就帶你去罷。你一個人去，見他不着的。於是帶了士毅進門，轉到三層樓上，在一間房門口上，連連敲了幾下。有了一會，屋子裏有人應聲，汽車夫先進去了。隨後汽車夫出來，才把士毅帶了進去。士毅看時，正中棹子上，杯盤狼藉，剛剛是喫過西餐的樣子，陳東海穿了一件睡衣，兩手插在口袋，口裏啣了煙捲，靠了玻璃窗子站定，臉上可是笑嘻嘻地。小南坐在一張長沙發的角落裏，將頭低着，差不多垂到懷裏面去，手裏拿了一條花綢手絹，只管撫弄着，卻不用眼睛來看士毅。士毅看了這種情形，心中大為震盪之下，只是當了陳東海的面，卻不能有什麼表示罷了。但是既不能違抗東海，那就不能不在階級制度之下，向他行着鞠躬禮。東海啣了煙捲問道：你到這裏來作什麼？替我報喜信來了嗎？士毅正着臉色低了聲音道：不，我和四爺報告消息來了。說到這裏，就

向小南道：常女士，你父親聽了王孫的話，快要到這裏來了。小南聽了這話，突然站了起來，向士毅問道：什麼？他會到這裏來？士毅道：快要到了。我今天請令尊在功德林喫飯，王孫跑去說：常女士在月宮飯店呢。令尊就大發脾氣，讓他引了來。我想大家在這裏見面，究竟不大妥當，所以我就叫了一輛汽車，搶先跑來了。小南聽了這話，不由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望了東海道：那怎麼辦？東海兩隻手依然插在睡衣的袋裏，很坦然的樣子，微笑道：來了又怎麼樣？還敢捉奸不成？不過你先來報告一聲也好，我們好有一個預備。你可以先迴避這裏的事，你不必管，我自有的辦法。小南將掛在衣鈎上的斗篷，抱在懷裏，便撇了嘴道：我可不願在這個地方鬧，那是多麼寒蠢！東海搶着跑過來，攔住了去路，兩手一橫，笑道：你別害怕，鬧不出什麼事來，天大的事都有我負責任。你剛才說王孫帶你到這裏來過一趟，這話是真的嗎？小南道：這也不是什麼體面事，我幹嗎撒謊呢？東海道：能夠這個樣子說就行了。回頭我們照計行事。老洪，你回去得了，沒有你的事。你總算是肯和我幫忙的，我心裏明白，將來再調補你就是了。士毅心裏想着，這事可有些奇怪，我是來卸責的，偏偏又有功了。自己看到小南現在打扮得那樣俊俏，本來是很愛她，然而看到她羞人答答的，只管讓東海去玩弄，胸中一陣酸氣，又不解何由而至？站在這裏，只是看她那種無恥的行爲，也忍耐不住，掉轉身就走了。心裏可就想着，陳東海這小子，仗了父親一點勢力，是很驕橫的。常居士是個瞎子，王孫也不過是歌舞團裏一個樂師，又能對他怎麼樣？必定是喫虧無疑，我暫且在這裏等一會，看個熱鬧罷。走出飯店，於是閃在對面一條胡同裏來回踱着步子。不多大一會兒，王孫和常居士坐了兩輛人力車子，果然的來了。依着士毅的性情，本應該上前去攔阻常居士的。可是果然來攔阻他的話，自己就有了洩漏消息的嫌疑，冒昧不得。當他這般猶豫着的時候，那兩個人已經走進了飯店的大門，要勸阻也來不及了。這個時候，王孫心裏那一分不安寧，和士毅也就差不

多，在車上的時候，一路想着，自己究竟是事外之人，帶了常居士來管他們的閒事，陳東海若要反問起來，自己怎麼說？可是已經上了車子，半路退了回去，常居士不明所以，更會引起極大的疑問。心裏一面打着算盤，車子可就不停的一直向前拉。不知不覺，也就到了月宮飯店門口了。他心裏這就急中生智起來，有了這飯店很大的，知道他們開了那一層樓的房間，而且陳東海在這裏開房間，也就不見得拿出真姓名來。自己到了帳房裏，胡亂打聽一下，只說陳東海不在這裏，就可以帶着常居士回去了。事到於今，畏縮不前，也徒然表示着小器。如此想着，就挺着胸走了進來。不料當他走進門的時候，就有一個茶房向他點着頭道：你是來會陳四爺的嗎？常居士牽着王孫一隻衣袖，緊緊的跟在他後面，便答道：對了，我們是來找姓陳的，你怎麼知道？茶房笑道：四爺說了你們的形狀呢。他在樓上等着，二位就去罷。茶房說着，已經在前面引路。王孫向常居士道：老先生，我也去嗎？茶房道：四爺說了，二位都要到的。王孫嘆了一聲道：怪了他怎麼會知道我們來不成問題，這必是那個姓洪的走漏了消息。常居士道：走漏了消息也不要緊，小南就是躲起來了，姓陳的在我面前，也不能不認他做的事。二人說着話，已經走到一個房門口。王孫待要向回退縮時，那房門是洞開的，由外向裏看得清清楚楚，不但陳東海在這裏，小南也在這裏。東海已經穿好了西服，見着人，摸了一摸領帶，扯了兩扯衣襟，笑着點了頭道：請進來坐罷。常先生，你的姑娘也在這裏，常居士推了王孫道：我們只管進去。王孫被迫着，只好引了常居士進來，小南輕輕的叫了一聲爸爸。常居士鼻子裏用勁，哼了一聲。東海讓大家坐好了，先就向王孫道：這件事與你關下何干？要你來多這一件事。王孫紅了臉道：我並非要多這一件事。因為常老先生眼睛不方便，叫我和他引路。東海就向常居士道：老先生，你不要聽旁人的挑唆，到這裏來找令愛。我沒有別什麼用意，不過請令愛在這裏喫一餐晚飯。常居士自到了這門邊，臉上便是青紅不定。後來小南搭

腔，居然在這屋子裏，他氣得臉上像白紙一般。可是自己既是瞎子，又賦性慈善，也叫罵不起來，口裏只連連叫着：豈有此理？兩手撐了兩條大腿，半伏了身子坐在一邊，現在東海既是叫起他來說話，他卻不能不理會，便問道：喫晚飯？我雖然雙目不明，我猜想得出來一點，這是旅館裏的一間臥室呀。東海扛着雙肩，笑了一笑道：對的，這是臥室。這不是我的意思，因為令愛說有人請她在這種地方喫過飯，她覺得這種喫法很有趣，所以讓我照樣請一回。常居士將腳在樓板上連連頓了幾下道：你說你說，誰這樣請她喫過飯？東海不答覆，常居士卻回轉身來向小南道：常女士是誰請你在這裏喫過飯？小南站了起來，指着王孫道：還有誰？就是他請我在這裏喫飯。那個時候，他還冤我不肯說這裏是旅館呢。我跟你來，你就不說，我跟別人來，你就帶了我父親來捉我，這是什麼緣故？王孫真不料她在這個時候，忽然之間，會算起陳帳來，臉色跟着常居士一樣蒼白起來，那裏還有什麼話可說？常居士聽着這話，也怔了一怔，原來王孫還騙了自己女兒，怎麼倒認他為好人起來呢？於是昂着頭也不知如何是好。東海打着一個哈哈道：什麼藝術家簡直是個拆白黨罷了。我們雖然也喜歡和女子接近，可是總在物質上盡量的幫人家的忙，讓人家心裏過得去。那裏只憑些假殷勤騙人家的身體呢？女人跟男子漢在一處，爲着什麼？是該跟男子去喫苦的呢？你不用來和我搗亂，你自己作的事，就該下監獄。我要問你一句，你憑着什麼資格，能踏進我的房間？王孫聽他的話音，越來越緊張，便站起來道：我是帶這位常老先生來的，他來了，你們去辦交涉，沒有我的什麼事。說着，開步就向門外走。他走得慌忙一點，絆了房門口的地毯，身子向前一栽，卜通一下響。東海笑道：你不用逃，現在我也不能夠捉住你。王孫也來不及辯白，爬起身來就向外面跑走了。東海只當面前沒有常居士這個人一樣，昂頭哈哈大笑。這時讓常居士一個人坐在屋子裏，更是受窘，便道：我的女孩子在那裏？讓她跟了我一路回家去。東海笑道：你的閨女是

誰？我知道你的閨女在那裏。常居士按着腿，站了起來，指着他道：「呀！你欺侮我瞎子，稀我硬賴嗎？剛才我還聽到我姑娘和我說話呢。你不把人交給我，我今天不走了。那東海說過了那句話之後，就沒有和他辯論。屋子裏寂然了。常居士道：「我既然找來了，決不能含糊回去的，你得給我一個答覆。小南，小南，你在那裏呀！屋子裏沒有人，他們逃走了嗎？他雖是如此說着，屋子裏仍是寂然。常居士坐了下來，便也不作聲，仔細的聽着。看有什麼響聲沒有？果然，沉寂寂的人是走了。他頓了腳道：「太欺侮人了。便放高聲叫着茶房。茶房答應着進了門，同時有了婦人的聲音，正是他婦人余氏來了。余氏一走向前，扯着他道：「你怎麼會信了那姓王的小子胡扯，把你送到這裏來了？小南回家了，你在這裏乾耗些什麼？回去罷。說時，不由分說，扯了常居士便走。常居士跟着余氏一路出了旅館，卻被她扶上了一種東西裏面去，嗚的一聲，身體顫動起來。常居士用手在四週摸着道：「呀！這是汽車，你……」余氏道：「是陳四爺派汽車接我，讓我帶你回去的。你跟我少管閒事罷。只要你不多事，舒服日子在後頭呢，坐這汽車，簡直算不了一回什麼事。常居士道：「這樣子說，小南沒有回家。余氏道：「你要她回家作什麼？誰家的姑娘，是在家裏養活一輩子的嗎？常居士聽了她的話音，知道她和陳東海恰是勾結一氣的，還有何話說？在車上連連歎息了幾聲。到家以後，余氏的態度變了，攙着他下車，又攙着他進房，然後倒了一杯茶，遞到他手上。常居士道：「呀！剛才我們回家來，誰開的街門？這茶也是熱的，好像也有人替我預備着啦。余氏道：「陳四爺心眼好着啦，說你是個殘疾，得有個人伺候你，他願出這筆錢。我想，咱們家還支使人，那是笑話了。有事，我就請間壁王大嫂子來幫個忙兒。剛才是人家替我們看家，現在走了。你摸着，這是什麼？說時，接過他的茶碗，將一包沉顛顛的紙包，塞在常居士手上。常居士手裏一顛，就知道了。因道：「這是洋錢，那裏來的？余氏低聲道：「別嚷別嚷！這是五十塊一包的，我告訴你，我要得着六十包啦。陳四爺說，我什麼時候要，都

成。我倒沒有了主意，我這些個錢，放到那裏去呢？常居士將紙包向坑上一扔，板住了臉道：「我不管這，孩子呢？你賣了她了嗎？」余氏笑道：「小南爹，你看破一些罷，別執拗了。我們的姑娘，能給陳四爺這種人做二房，就不錯，就是怕人家不要罷了。咱們苦了一輩子，幹嗎不享享福說着，又把那碗茶塞到常居士手上，而且將一條乾手巾，和他擦抹着臉。常居士自從結婚以來，大概有三十年了，未曾得着余氏這般溫和的伺候。自己雖想發作幾句，一時實在摸不下那面子來，只有死板板的板住了面孔，坐在坑上。可是余氏並不以為他這是過分，依然很溫存的伺候着常居士。至於小南到那裏去了？何以不回來？他是不忍問，也就不問了。到了次日早上，他說是要到小茶館子裏去坐坐，摸着一根木棍子，就這樣的走出去了。喫過了午飯，到了太陽將落，他還不見回來。余氏這就有些着急，他這個人脾氣很執拗的，不要是出了什麼問題了罷？於是走到大門口來，向四週去觀望着。他的丈夫，不會望得回來，把洪士毅可望着來了。他望到了余氏老遠的就取下頭上的帽子，向他一鞠躬道：「伯母，老先生在家嗎？」他這並不是一句敷衍的話。他今天負了很重要的使命而來，假使常居士在家，他就要想法子把他支使開來才說話。余氏聽到他問這一句話，居然心領神會起來，立刻把盼望丈夫的心事忘了，向他笑道：「他不在家，一早出去，還沒有回來呢。洪先生，你請到家裏來說話罷。」士毅想着，這個女人可了不得，她會知道我這一來，是找她說話的。於是勉強放出了笑容，跟着她走進了屋子去。他還不會坐下呢，余氏便道：「洪先生，是陳四爺讓你來的嗎？」士毅道：「是的，陳四爺讓我來的。說到這裏，向她屋子裏外，看了一眼，笑道：「老伯母，你可別見怪，我不過是替別人家說話。你覺得這件事可以這樣辦，你就辦下去。你覺得不能那樣辦呢？你把這原因告訴我，我可以和你轉告陳四爺，我不過替別人說話罷了。余氏聽說，卻不由得望了他的臉道：「我不是答應着人，就算是給了陳四爺了嗎？還有什麼話說呢？」士毅在身上摸索了一陣，摸出

一個存款摺子，又是一方圖章，一齊放到棹上，笑道：「陳四爺說，答應了給你三千塊錢，那是一個也不能少的。可是你們這樣一個家庭，放三千塊錢在家裏，怕是不大穩當。所以他和你想了一個妥當的法子，給你把三千塊錢存在銀行裏。圖章也給你刻好了，在銀行裏留下了底子。這是活期存款，隨時可以拿的。你若是要錢用，自己帶了圖章摺子到銀行裏去，愛拿多少拿多少。你不拿呢，錢放在銀行裏，可以放週年四釐五的利息。四爺還打你一個招呼呢，說銀錢摺子別和圖章放在一處，要攔兩個地方。」余氏笑道：「我也正在這裏發愁呢，像我們這樣一個破家，家裏忽然放着三四千塊洋錢，這可是了不得的一件事，不放在家裏，這錢又放在那裏呢？倒多謝陳四爺和我出了這個主意，這就很好。我還有什麼不依的呢？她口裏這樣說着，已把摺子和圖章拿到手上去翻弄。士毅望着她頓了一頓，這才道：「事情不是那樣簡單，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余氏道：「我把閨女給了人，什麼大事也完了，還有什麼話可說的呢？」士毅偷眼看了她一下，看她的臉色，很是平和，這個時候，還不難說話，便笑道：「其實呢，這也不過是一時的話罷了，將來總會好的。」四爺又說了，你姑娘嫁了他以後，娘家太……太……什麼一點了，請你不要登他的門。」余氏道：「這不用得他說，我自己瞧我自己這個樣子，我也不敢去找他呀。我的姑娘，不是另外賃房住家嗎？我也不會撞到他公館裏去呀。」士毅道：「他說的，就是你姑娘這邊，不讓你去。」余氏道：「這是什麼話呢？就是我姑娘坐了監獄，我也可以到監獄裏去探望探望，嫁了人不過是由姑娘變成了媳婦，為什麼不讓我去看看？」士毅皺了眉道：「所以我覺得這話不大好說。而且他的意思，還更進一步，就是你的姑娘要回來探望探望你，那也不行。簡直的說罷，就是要你們斷絕來往。」余氏將圖章摺子放下，兩手一拍道：「那不行！我又沒有把姑娘賣給他，為什麼斷絕我們骨肉的來往？那不行，那不行！士毅道：我還有兩句話，得給你說一說。就是陳四爺說，那三千塊存款，是給你一個人的，常老先生，可沒有得着錢。」

他想着，人家養姑娘一場，憑什麼白捨呢？所以他又拿出一千塊錢來，送給老先生。這錢可是現款，我已經帶來了。我看老先生那種脾氣，不給他這種錢，倒還罷了，拿出這樣一筆錢交到他手上，他真許打我兩個耳巴子呢。所以我得問你一聲，這錢怎麼辦？還是帶回去呢？還是……余氏道：錢呢？拿出來我看看。士毅見她瞪着兩隻大眼，猶如兩隻鴿蛋一般，直射着自己，放在棹上的那一個皮包，便笑道：這款子呢，本來也可以交給伯母的。只是伯母對於我剛才所說的辦法，全沒有贊成。將來說不妥的話，那摺子呢，陳四爺有法子不讓付款。這現款呢，我交出來了，拿不回去，那不是讓我爲難嗎？余氏道：洪先生兩邊都是朋友，你幹嗎那樣爲着陳四爺呢？士毅道：我決不爲着他，可是我是個經手人，不能不慎重呀！他說着話，兩手去打開皮包，伸手向裏一摸，就掏出了一搭鈔票來。余氏雖不認得字，但是鈔票上的壹字伍字拾字，就完全認得。早看得清楚，士毅手上所拿着的那一疊鈔票，浮面是伍元的。於是向他伸着手道：你就交給我得了。士毅並不交給她，將右手拿着的這一疊鈔票，交到左手，右手又到皮包裏去一掏，再掏出一疊伍元的鈔票來。因爲兩隻手都拿着鈔票，不能再去打開皮包來，就舉着向了余氏道：你若答應不來往了，這鈔票我就負一點責任交給你了。余氏道：你拿過來罷，我還跑逃了不成？士毅也不理會，將手上的鈔票，放在棹子角上，然後又在皮包裏繼續的掏着，一共掏出十疊，放在棹子角上，自己半橫了身子擋住了余氏來動手拿。余氏望了那鈔票，兩隻手只管搓挪衣襟擺最後，她兩手一拍道：好罷！我答應了。不通來往，就不通來往，反正陳四爺不能把我姑娘喫了去。許多人，把姑娘賣出去的，先也說是不通來往，日子久了，還不是照樣作親戚走嗎？有了錢，我沒有兒女，也是一樣的過活，那要什麼緊？就是那麼辦，我不和他通來往就是了。士毅道：你口說無憑，陳四爺要你寫一張字呢。余氏道：洪先生，別呀！你不是信佛的人嗎？遇事應當慈悲爲本，幹嗎這個樣子得一步進一步的，只和我們

爲難呢？這不是逼我窮人沒有路走嗎？士毅紅了臉道：老伯母，我也和你很表同情的，幹嗎逼你呢？依着我的意思，你的姑娘，還是以前在家裏檢煤核的好，根本就不會有人打她的主意。我現在不過是替人家傳話，我並不出一點主意。你若覺得這樣辦，怪不忍心的，就回絕陳四爺得了。余氏沉吟了一會子，眼睛望了那疊鈔票，就問士毅道：那字是怎樣寫法呢？士毅道：這倒是我出的主意，我和四爺說，常家雖然窮，也是讀書的人家，這賣兒賣女的契紙，人家不能寫。我說好了，只要你寫一封信給他，說是以後不是他來找你，你不上門去吵鬧他。我是信任得你過的，只要你答應了我，我就把款子交給你。余氏一拍胸道：洪先生，不管事情怎麼樣，你這話說得很好聽，我就是這樣子辦了。說時，已經伸出兩隻手來，要接那一捧鈔票。士毅到了這個時候，實在也不忍心，再將那捧鈔票保守住了，於是就一疊一疊交到余氏手上去。余氏接着鈔票時，手裏只管上上下下的抖顫着。士毅道：錢我交完了，你好好的保守着。余氏立刻向屋門口一站，攔住了去路，叫道：洪先生，你走不得。你交這些個錢給我，扔我一個人在家裏，那不會嚇死我嗎？士毅笑道：你瞧，這真奇怪了。第一次我交三千塊錢給你，你也看着平常得很。這次我只交一千塊錢給你，你怎麼就這樣心神不安呢？余氏道：你交一個摺子，就是十萬，我也不怕呀。現在你交這些洋錢票給我，天呀，我那裏見過這些個錢呢？她口裏說着，臉上像喝了酒一般，兩隻大眼睛，風輪一般的轉着。士毅看了她那樣子，又是可鄙，又是可憐，問道：你不要我走，那怎麼辦呢？余氏道：我給你搭一張鋪，你在這外面屋子裏睡一宿罷。等老頭子回來了，大家想一個主意，明天把這錢安頓好了，你才能走呢。士毅歎了一口氣道：錢這樣東西，真是害死人。沒有它，想得厲害。有了它，又怕得厲害。我也正有一番不得已的苦衷，想要和常老先生說說，那末，我就在這裏等着他罷。余氏立刻在臉上泛出笑容來，向他請了一個安道：那可真正的謝謝你了。請你在外面屋子裏坐一會兒，我進去一趟。

士毅點着頭道：你進屋子收拾錢去好了，我說了在這裏等着，就在這裏等着，決不會走的。余氏道：謝才進屋去了。士毅坐在外邊屋子裏，先聽到她一五一十，數着鈔票，後來慢慢的聲音細微，不聽到數錢了。但是數錢聲音，卻變了一種息率率之聲，好像是哭泣。他想着，窮人發財，如同受罪，大概是急得哭了，這也不必去管她。後來哭聲越來越大，自己一個孤男子坐在這裏，卻不大穩便，於是伸頭向裏面一看，只見余氏懷裏抱了一疊鈔票，哭得眼淚如拋沙一般。她道：洪先生，我錢是有了，但是從今以後，我就不能看到我的姑娘了。這一筆錢，簡直是買我心裏那塊肉的錢呀。我的兒呀，你別怪娘老子狠心，誰教你自己想望高處爬呢？這個時候，我要不收人家的錢，你的身子，也是白讓人家糟蹋一頓，我是更不算啦。誰教我們家沒有勢力呢？你爸爸今天也唸佛，明天也修行，鬧到這個下場呀……士毅道：老太太，你不能哭呀，你一哭，驚動了街坊，那可是麻煩。余氏立刻止住了哭，掀起一片衣襟，揉着眼睛道：我不哭了。可是，我二老這大年紀，只這一塊肉，於今是讓人割了去了。說時，又不免裂開了大嘴。但是她也想到是哭不得的，就竭力的哽咽住着。看她那分難過的情形，也真是難以用言語形容了。

第二十三回

突獲殊榮暢懷成領袖

勉忘奇恥安分作奴才

當

天晚上，士毅爲了保護余氏的錢，就在外面屋子裏睡着。那常居士竟是到次日早上，還不會回來。士毅就問余氏道：老先生走的時候，他沒有說到那裏去嗎？余氏道：他說到小茶館子裏去坐一會兒，沒有說到那裏去。士毅道：以前他在外面，也有整宿不回來的時候嗎？余氏搖着頭道：沒有過，他一個

瞎子，誰能留他住呢？士毅聽了這話，就不由得心裏卜通通跳了幾下。問道：你府上在城裏頭沒有親戚嗎？余氏道：有是有，向來都不通來往的。一來我們家窮，二來老頭子脾氣又古怪。我也是這樣想着，他必是到親戚家去了。今天我要去找找他呢。說到這裏，聲音低了一低，微笑道：我又爲了那錢很焦急。我走了，把錢放在家裏，那是不放心。把錢帶在身上到處跑，那也不像話。說着說着，她又皺起眉毛來了。士毅看到她那神氣，實在也就替他可憐。於是向她道：這個你倒不必發愁，我陪你到銀行去把款子存放着就是了。余氏見他肯幫忙，又蹲着身子請了一個安。這日上午，士毅似乎受着一種什麼人在暗中驅使，先陪余氏到銀行裏去存上了款。然後又陪了她東西城跑了幾個地方去尋訪常居士。然而訪問的結果，人家都顯着一分驚訝，說是一個瞎子，怎好讓他在外面漂流？趕快把他找回去罷。士毅陪走了半天，要去向陳東海覆命，就不能再陪着了。心裏也同時發生了疑慮，覺得常居士這個人，定是凶多吉少。我好好的要介紹陳東海和他女兒見面，以至於鬧了這樣一件事。萬一他有了什麼意外，我不能不負一點責任的了。他心裏忖着，就坐了車子，趕向月宮飯店來。原來陳東海和小南，始終不會離開這裏，不過由三層樓移到四層樓去了而已。士毅到了那房門口，躊躇了一會，才向前敲着門。東海叫了一聲進去，推門而入。只見東海坐在沙發上，將一隻手橫擡着小南的肩膀。小南只把頭來低着，用手玩弄着東海睡衣上的帶子。士毅看到這種樣子，雖不免受些刺激，但是刺激得太多了，也有些麻木。因之並不望了小南，只管正了面孔，向東海回話。東海先就笑道：錢都給了她的母親了嗎？說着，連連拍了小南兩下肩膀。士毅低了頭，略略把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只是將常居士失蹤的事，改爲躲避開了，含糊的說着。東海笑道：你很會辦事，交給你的事，只要回來，總是交的整本卷子。這種人，我手下還真是缺乏呢。你既然這樣的和我辦事，我不能辜負你。在慈善會裏，至多不過拿五十塊錢一個月的薪水，不

彩獎勵你的。明天我調你做慈善工廠的廠長。薪水固然還是五十元，可是全廠有二三百工人，都聽你支配。這裏面好處就大了，你懂嗎？士毅笑了起來，一時卻找不出話來答覆。東海道：慈善會你今天就不必去了。我已經在尙志胡朋友家裏分租了一個院子，當作小公館，明天就得搬了去。我已經派了韋藹仁帶人去裱糊打掃，至於買辦東西，非你不可！你爲人乾淨，做得又快。我這裏有一張買東西的單子，又是三百塊錢鈔票，你一齊拿去辦去。辦完了再來報帳。說時，就在衣袋裏掏出單子和鈔票，一併交給了士毅。笑道：你權和我們這位新太太，充當幾天買辦，將來她可以慢慢的提拔你呀。士毅不由得看小南一眼，見她斜靠了椅子坐着，臉上很有得色。心裏老大不高興，便向東海點了一個頭，轉身要走。東海道：別忙，你要走，怎麼也不向我的新太太行一點兒規矩呢？這可是給子士毅一個大難題了。這個時候，他對於小南，是恨她，鄙視她，妒嫉她，且又有一點可憐她。他一見了她，滿腔子便都是酸甜蜜辣。然而雖然滿腔子都是酸甜蜜辣，還是向她表示好感的成分少，表示惡意的成分多。若是在無人的所在，自己必得用那難堪的語言，咒罵一頓。然而現在不但不許咒罵她，還要恭維她，這可是心所不服的事。但是東海說了給自己一個廠長做，這是如何的大恩？他是不能違抗的。不能違抗他，那就不能不向她表示敬意了。於是拿着帽子在手，點了個頭道：再見了。他好容易掙出這三個字，以爲可以敷衍過去了。東海卻站起身來，連連搖着手笑道：老洪，這一層，你這人真不行。一個手下人對於上司太太，有這樣子說話的嗎？你必得先稱呼她一聲，然後說：明天再來請安。你必以爲是她父親的朋友，不肯下身分，你要知道，你恭維了她，比恭維了我還要好得多呢。你若是不恭維她，你就是瞧不起我。東海只管要圖這位新少奶奶的歡心，把這一番話對士毅說了，士毅是大僵而特僵。不這樣辦，那是對不起四爺，要那樣辦，可對不住自己。可是這回算是小南和他解了圍了，站起來向東海肩上，輕輕的打了一拳道：

你這人豈有此理！別人和我起轟罷了，怎麼你也跟我起轟呢？一扭身子就跑開了。東海這就哈哈大笑道：老洪，得啦，你去辦事罷，等我們搬進小公館裏去了以後，你再和新少奶奶道喜罷。士毅這才拿了採辦東西的單子，由大的牀，以至於小的茶杯，都照着單子買了。可是這裏面有一樣東西，讓他大費躊躇一下，不是別的，乃是這位新少奶奶用的盜器馬桶。店裏對於這東西，儘管出賣，然而卻不管送。自己買了來了，勢必放在自己坐的車子上，一個年少先生帶了一隻馬桶滿街溜達，這可讓人家笑話了。因為如此，所以把單子上東西買全了，就單獨的放下了這一樣東西沒有買。到了次日早上，再到月宮飯店去，向陳東海報告。東海接着單子看了一看，問道：東西都買完全了嗎？士毅道：都買完全了。而且我還在屋子裏，將東西佈置妥當了，才到這裏來的。東海道：我一會兒就到新公館裏去的，佈置得好，我另外還有獎賞，你也跟着我到新公館裏瞧瞧去。士毅沒有說什麼，只唯唯的答應了兩聲。東海說着話，就在抽屜裏取出一個公函式的信封來，雙手交給士毅道：這是慈善總會的一封聘函，你拿了這一封信，馬上就可以到工廠裏就事去。就事以後，你再到新公館和我們新少奶奶道喜罷。士毅兩手接着那封聘函，也像余氏接了那幾疊鈔票一樣，兩隻手只管抖顫個不定。東海笑道：別洩氣了，幹這麼一點兒小事，就支持不住，放大器一點罷，在街上可以找一輛乾淨油亮的新車，坐到工廠裏去。好好兒的幹，別辜負了你新少奶奶栽培你這一番恩典。說這話時，那位新少奶奶正靠了一張椅子站定，半斜了身子，向着士毅微笑。士毅這次爲了四爺給他特別的恩典，只得向着小南深深的鞠了一個躬。小南並沒有回禮，只是把那微笑的時間，展得更長一點而已。這一下子，士毅趾高氣揚，得意極了，果然坐了一輛新的人力車子，直奔慈善工廠而去。這地方，他也來過幾回的，裏面辦事的人，自然也有熟識的。他一到這工廠門口，有兩樁事情，不由他不大大的吃驚一下。其一，就是大門口，高高的交叉着兩

面黨國旗。其二點，便是他所認得的幾個熟人，正帶了三四十名工友，在大門口站着，一見他下車，就劈劈拍拍的一陣鼓掌。士毅一看這情形，就知道是歡迎自己的。心裏這就想着，他們的消息真快，怎麼就知道我到這裏來就職呢？早有兩個辦事的，點頭相迎，說是接了陳四爺的電話，知道洪廠長來了。一面說着，一面將他向裏引。那一羣工友，自然是像衆星捧月一般，緊緊的在後面跟隨。進了幾重院子，見正面走廊柱上，高高的釘了一塊牌子，上面寫着三個大字，廠長室。一看之下，心裏又不免一動。不想洪士毅苦了一輩子，也有今日。雖然說是一個小職務，然而究是一廠之長。古人說，寧爲雞口，毋爲牛後，這也就是雞口呢。士毅得意之下，挺着胸脯子走進了屋子去。那屋子竟是頂大的一間，裏面有沙發，有寫字檯，寫字椅，有盛公文帳簿的玻璃櫥子，牆壁上也張掛着字畫，這和慈善會總幹事曹老先生的屋子，竟是一樣。不料一個在滿街想檢皮夾的人，居然也得着一個領袖的位分了。他這樣想着，一個相識的辦事員，早是將圖章表冊等項東西，一一的點交給他收着，說是受了前任廠長的委託，來辦交代的。士毅還能說什麼？見了這些東西，只有心裏得意，臉上傻笑。至於接收以後，應當怎樣的應付？有什麼任務要支配？沒有卻是完全不知道。辦事員就笑着問廠長來了，工友都表示歡迎，廠長要不要召集他們訓話？士毅聽着，到是楞了。這應該怎樣的答覆呢？那辦事員似乎知道了他有爲難的意思，便接着道：以前幾個廠長，只有一個廠長，在禮堂訓話一次。因爲工友太多，禮堂上容納不下，其餘的廠長，初來就事的時候，也不過是召集各班的工頭，一個一個的介紹着就是了。士毅覺得是一廠之長了，也該自己把態度放大方一些，所以就毫不猶豫的，在辦公棹邊，那張太師椅子上坐下，早有專門伺候廠長的聽差，端了一杯醞茶，放到他面前，他手扶了茶杯，點點頭道：那也好，就是那樣子辦。這個辦事員得了廠長的命令，立刻精神煥發，於是走出屋子去，大聲喊着，廠長傳見各班工友頭目。說畢，他走了進

來，站在棹子邊。就有人拿着名片走進來向士毅一鞠躬，呈上一張名片，然後退去。那辦事員就在一邊介紹着，是那組工程的人，簡單的履歷怎麼樣。這個去了一個再來，這樣的介紹着十幾位，又介紹了十幾位辦事員，隨便的混混，也就到了喫午飯的時候了。那個辦事員的領袖，又引着士毅到飯廳去喫飯。自然，他又坐首席的了。士毅喫過了飯，再回到公事房裏去坐了一會。猛然走來，也不知道辦那一件事好，而且心裏惦記着陳四爺的話，說是趕快到他新公館裏去看看。他說去看看新屋子，那都是假話，其實他是要對一對辦的東西，有沒有缺少，這是非去不可的。照着自己說法，所辦的東西，只有更齊全的，不能有什麼指摘。只要自己向陳四爺態度表示和緩一點，一定可以得着獎賞的。好在這工廠裏自己是一廠之長，愛在什麼時候走，就是什麼時候走，決沒有什麼人出來攔阻的。於是大大方方的，出了廠長室，向大門口走來。這大門口有兩個值班的工友，遠遠望見廠長走來，都直挺挺的站着。士毅學着那大官出門，向守衛軍警回禮的辦法，微微的點了一個頭。門外有停在那裏等生意的人力車子，一腳踏上车去，彷彿是自己的自用車子一樣。說聲到尙志胡同，也不會講得價錢，車子拉着飛跑。到了陳四爺的新公館，正見七八個工人在那裏忙碌着，有的是裝電話的，有的是接電燈的，好像是奉了陳四爺的命令，要在今日一天辦完，所以這樣忙碌。自己作事，向來不肯拖延，說辦就辦，這個習慣，正對了陳四爺的勁兒，以後還是這樣做去，將來的好處，恐怕還不止作一個廠長爲止呢。心裏打了算盤，正向裏走，忽然有人在半空裏叫道：老洪，你怎麼這時候才來？我正要打電話去催你呢。士毅擡頭看時，陳東海站在樓上欄干邊下，不住的向着他招手呢。士毅在樓下就是一鞠躬，然後趕着跑上樓去。遠遠的就向東海一鞠躬道：多謝四爺的栽培，我已經到工廠裏就事了。東海皺了眉道：老洪，你東西都辦得很好，怎麼會把最要緊的一樣東西，給忘了沒有辦呢？士毅道：缺什麼呀？是要緊的東西，我都

差不多辦全了呀。東海道：你很細心的人，不應該想不到。怎麼把我們少奶奶要用的馬桶，會沒給辦來呢？這東西也是片刻都少不了的罷？士毅不敢說是買了不好拿回來，只微笑道：忙着把這一樣東西忘了。東海道：沒有開在單子上的東西，你買了一個齊全。開在單子上的東西，你倒是忘了。這東西等着用呢，趕快去買了來罷。說着，用手連連揮了幾下。士毅知道四爺脾氣的，怎麼敢違抗他的話？只得掉轉頭去，就向外面走。好在坐來的那輛人力車子，依然停在門口，坐上車子就走了。也不過三十分鐘，他就坐着車子回來了。天本來是晴的，這人力車子，却把雨篷子撐了起來，車子一停，士毅先由篷裏鑽將出來，然後站定了，在四週看了一遍。於是伸手在篷子裏面，提出一樣東西，向屋子裏樓上就飛跑。他手裏所提的東西，乃是一個鐵條的柄，下面渾圓一團，好像是一隻大燈籠，但是燈籠是篾紮紙糊的，當然很輕。現在他所提的呢，沉顛顛的，卻是很笨。不過這東西外面，層層疊疊的，已經用報紙包着，便是猜，也猜不出是什麼。好在士毅爲了要得陳四爺的歡心起見，一切犧牲，在所不計，提了那東西，只管低了頭向裏走。那些裝設電燈電話的工人，看了他那情形，正也不免納悶，這人拿了什麼東西，這般慌裏慌張的向裏面走？都有些疑心，睜了大眼睛向他望着。士毅心裏本來就夠恐慌的了；許多隻眼睛射在他身上，這就讓他更覺得恐慌，兩邊臉上幾乎都讓熱血漲破了。偏是當他上樓梯的時候，那新雇的老媽子迎上前來道：洪先生，你買了馬桶回來了嗎？她如此一說，在院子裏正納悶的工人，就恍然大悟，轟的一聲，同時哈哈大笑起來。而且有一個人輕輕的道：剛才這裏聽差說，他還是新到任的廠長呢，怎麼會和姨奶奶提這個東西？又有一個人道：不提這個東西，也許他當不上廠長呢？在外面混差事，不懂這一手，那還紅得起來嗎？於是那些人又哈哈的笑了。士毅在這個時候，只恨無地縫可鑽，對於這些工人的話，只好裝着不聽見，趕快的將東西交給了老媽子，就打算下樓要走。卻聽得房門裏嬌滴滴的

有人叫了一聲洪士毅。這分明是小南的聲音，好！她學着主人翁的口吻，連名帶姓一齊叫起來了。心裏大不高興之下，就不肯答應她這種叫喚聲。可是她並不覺得自己錯了，接着第二聲洪士毅又叫了出來。不但是隨便的就叫出來，而且那聲音比第一聲要高過去若干倍，士毅知道陳東海也在屋子裏的，若是再不答應，陳東海就要生氣的了。於是向着房門先答應了一聲來了，然後才輕輕的推門，伸了頭進去看着。卻見小南斜躺在沙發上，手裏拿了一隻茶杯，東海口啣了雪茄，靠住椅子來望着她。士毅遠遠的就站着向東海道：已經買來了。小南瞅了他一眼道：恭喜你作了廠長了，闊起來了啦。士毅笑道：這都是四爺的栽培。小南鼻子裏哼了一聲笑道：你不知道樹從根腳起嗎？要不是爲着我，四爺幹嗎待你這樣好呢？士毅還不會說什麼哩，東海就聳了兩聳肩膀笑道：對了你別謝我，以後多伺候伺候她就得了。小南一面呷着茶，一面微笑。將茶喝完，她正待起身去放下茶杯。東海將嘴向士毅一努道：囉！交給他就不就接了。小南大概是得意忘形了，真個就一伸手，把茶杯子伸了出來。士毅若是不去接那茶杯的話，事情就大僵了，因之他自己不容考量，一彎腰，兩隻手就捧了那隻空杯子，放到棹子上去，他把事情是作了心裏就恨着小南十二分。他想，你這小丫頭，忘了每天和我伸手要銅子的時候了，於今卻把我來當你的聽差。我本當不遵從你的吩咐，無奈我這新得的飯碗，驅使我非巴結東海不可，我沒有法子反抗你。但是在我心裏，決計看你不起的。他如此想着，在放下了那隻茶杯之後，轉身就要走開。東海卻向他連連招了兩下手道：別忙走，我還有話和你說呢。只這一句，又把士毅的身體吸引住了。東海道：這幾天，我新成立這個小家庭，少不得要添這樣補那樣，希望你每天多來兩次。今天呢，我們要出去看電影，你不必來了，明天早上，你沒有到工廠去之先，到我這裏來一趟。士毅看了看他二人的顏色，答應着是，也就走了。他走下樓來，那些工人，還有一部分不會走的，看了他那樣子，都帶了

一些笑容望着他。他想，若是低了頭走出去，分明表示着自己的怯懦，他們更要笑得厲害，於是就挺了胸脯，昂着頭，一直衝了過去，衝是衝過去了，然而那身後的工人，依然喫喫，笑出聲來。他好容易離開了衆人的視線，心裏這就想着，他們幸而不曾知道我的姓名，否則傳說出去了，我是和人家姨奶奶提馬子桶的廠長，這不成了絕大的笑話了嗎？唉，這都罷了，是陳四爺的命令。陳四爺的父親，是我的上司，他就委屈我一點，也就說不得了。最可惡的是小南，她總共做了幾天的貴人，就這樣的瞧不起我了。照說，她沒有我，也不能有今日，我應當要算是她一個恩人。可是她現在忘其所以了，居然要在東海面前充我的恩人，讓我去巴結她，我能巴結她嗎？她不過是個出賣身體的人，有甚價值，我決計不睬她了。士毅十二分的懊喪，走回了會館。只一進門，就把他的愁悶打破，原來所有在會館裏的同鄉，見了面都笑嘻嘻的說着恭喜。士毅正很驚訝着，他們怎樣就會知道自己做了廠長了？這時，以前曾把剩飯剩菜救濟他的劉朗山先生，也走向前來，笑着執住了他的手道：老洪，你這兩個禮拜，真是運氣透頂了。一回升了辦事員，二回又升了工廠的廠長。事先爲什麼那樣守着祕密？你怕同鄉的要沾你的光嗎？說時，臉上表示着很親熱的樣子，將他拉到自己屋子裏去坐着。士毅笑道：實不相瞞，就是我自己，在今天早上沒有出會館門以前，我也不知道有這件事呢。劉朗山道：怎麼會突然的發表出來呢？士毅道：我們會長的四少爺與我素無來往，近來有點私人小事相往還，他對我大爲賞識，一再提拔我。今天我到他公館去拜訪，他一見面，就交了慈善工廠廠長的聘書給我，而且要我馬上就職。這是天上落下来的財喜，叫我怎麼樣事先通知各位呢？劉朗山道：那就怪不得了。今天有貴工廠一位工友，也是同鄉，特意跑來攀鄉親，把你今日就職的情形，竭力的描摹一陣。我們雖同你喜歡，可是也怪你太守祕密了。既然像你所說，這位陳四少爺，可是你的風塵知己。你還常對我說，餓得不得了的時候，喫過我幾頓

飯，一定要報答我。其實這算什麼？現在人家將你一把提拔到平地升天，這才是大恩大德，你不能忘了人家呀。士毅皺了眉道：在外面混事，現在並不講真本事，只談些吹拍工夫，我恐怕有些幹不下去。劉朗山一昂頭，兼着一仰身子，表示着二十分不以爲然的神氣，接着道：哎！你簡直是個愚夫子嗎？就是做官做到特任，發財到了千萬，到了不得已的時候，吹者須吹，拍者須拍，你剛剛有三天飽飯喫，就打算鬧你這大爺脾氣嗎？這樣說着，讓士毅想起了以前，剛喫三天飽飯，就追逐女性的那一件錯誤上去，於是就默然的微笑了。正說着呢，還有從前送飯疙疤士毅喫的唐友梅也，道着恭喜，走進來了。笑道：呵！老洪是運氣來了，門槓擋不住。士毅想到以前得人家的好處，今天要報答一下子，於是約了兩個人到小館子裏去喫晚飯。唐劉二人，因爲士毅有了美差，當然也願意叨擾他這一頓，就一同的進酒館子來。找好了座頭，三人分賓主坐下。夥計就恭恭敬敬，送上菜牌子來。士毅笑道：今天請二位不用客氣，想什麼菜，就點什麼菜。唐劉二人謙遜了一會，才點了幾個菜。唐友梅後來看到菜牌子上有一個一聲雷的名目，下面定的價錢，又不過是三角二分，便笑道：這很有意思，什麼菜這樣響法？別是大傢伙罷？士毅笑道：飯館子裏反正不會給炸彈別人喫。夥計，你先別說是什麼，來一個罷！夥計答應笑着去了。一會兒工夫，上過幾樣菜之後，夥計端了一碗口蘑湯和一大盤子油炸鍋巴來，將那鍋巴向飯裏一傾，便嗤溜的一聲響着。劉朗山笑道：這不過作耗子叫罷了，怎麼會是一聲雷？然而唐友梅卻紅了臉說不出話來。劉朗山笑道：這也犯不上害臊，你以爲這是叫錯了菜嗎？士毅搖着頭微笑道：非也。唐先生以前給過飯疙疤我喫，他以爲點了這菜，未免有點諷刺我的意味。其實那要什麼緊？這樣記起以前的事，我更要好兒的去幹。劉先生，不瞞你說，那次你留我喫飯，你不在屋子裏，棹上放着白菜煮豆腐，我就恨不得先偷喫兩塊。於今相隔有幾天，我就能夠忘了嗎？喫我先來一下。說着，就舀了一勺子，先喫喝起來。正

說着，夥計進來了，士毅就笑着問道：「你這兒有白菜嗎？」夥計道：「有，火腿燒白菜，蝦子燒白菜，白菜燒肉……」士毅搖搖頭道：「都不要，豆腐熬白菜得了。」夥計聽說，就不由微笑。士毅笑道：「你不用笑，你瞧我現在身上帶了錢來喫館子，可是在以前，我有個時候，想喫豆腐還喫不着呢。」那夥計聽他如此說着，就真的作了一碗白菜熬豆腐來。士毅喫完了這一餐酒飯，走出雅座來，迎面一個老者，高舉兩手，向他連作了幾個揖道：「洪廠長，恭喜恭喜呀。」士毅起初愕然，後來看清楚了，卻是慈善會的老門房，便笑嘻嘻的向他回禮道：「你老來了，怎麼不早說一聲？」老門房笑道：「咱們應該有個上下之別呀，難道我還敢叨擾你不成？」我到你會館去的時候，你剛出門，所以我就一路跟着到這裏來，你在裏面喝喜酒，我就在外面喫了一碗素麵。你的話，我都聽見了，這就好。士毅道：「你這樣跟着我，有什麼話說嗎？」老門房望了劉唐二人，微笑了一笑。這二人一見，就知道這裏面多少還有問題，於是向士毅點着頭道：「我們先告辭一步罷。他們也不待主人翁的同意，已經就走了。」士毅料着門房有事，就重新引他到雅座裏面來說話。老門房也來不及坐下，就站着向他道：「洪廠長，你是一步登天了。我看劉你老實，有幾句話，不能不和你說一說。我原先也是在陳家當聽差的，而且前後當了十幾年聽差。紅也紅過，黑也黑過，可是我情願在慈善會作一分清苦的事，不願回宅裏去了。陳家幾位少爺，都難伺候，四爺更不易說話。你既然得着了廠長這分事，可得來也容易，去也容易，得好好的維持着。要怎樣維持呢？沒有別的，你只記着和我打過替工了，那就好辦。我的話，好像重一點，你想想罷。說畢，連連拱手而去。」

第二十四回

抵抗覓生機懦夫立志

相逢談舊事村女牽情

士

毅聽了老門房這幾句話，心裏如何不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說，假使自己沒有人提拔，也不過是一個小聽差罷了。當小聽差的人，還有什麼身分可談呢？我到工廠裏去，二三百人都伺候着我呢，我在陳四爺面前，不過是巴結他兩個人罷了。忍耐一點罷，要不然，又得餓飯。現在同鄉都很擡舉我了，難道我把事情弄丟了，再去和人家討飯疙疸不成？那麼，羞恥的分兒，更要加上一倍了。他有了這樣一番思想之後，把今日在陳家小公館裏所受的那一番侮辱，就全都忘記了。到了次日，就高高興興的到工廠裏去作事。今天前來，自然是駕輕就熟的了，走進了廠長室，聽差來泡上了茶，斟過了一遍，就退了開去。士毅不叫人，也沒有什麼人進來。坐着喝了一杯茶，正感到無聊，聽差卻送進一疊報來。他心裏這就想着，怪不得人家都想做首領。做首領的人，實在是有權有勢，偏偏是無事。我僅僅做一個小廠長，都有這樣自在，那比我廠長闊個十倍百倍的人，這舒服就不用提了。於是自倒了一杯茶，仰在椅子上慢慢的看報。先把緊要新聞看完了，然後輪次看到社會新聞。在社會新聞裏，有一個題目，却讓他大為注意一下，乃是楊柳歌舞團樂士王孫被捕，小題目註明了，因其經人告發有拆白嫌疑。看看內容，果是讓地方當局捕去了，但是告發的人爲誰？卻沒有提到。士毅心想，這幾天失了常小南，他要懊喪萬分，那裏還會有心事去向別個女子拆白？我雖是恨他，但也不免爲他叫屈呢。常家離楊柳歌舞團近，或者常居士夫妻知道一些消息。我何不去看看？一來探聽常居士的態度，二來打聽打聽這段消息。於是立刻就轉到常家來。只在大門口，就聽到屋子裏息息率率，有一片哭聲。同時又有一個婦人道：老太太，你想破一點罷。你們老先生喫齋唸佛，也不是今日一天，現在他出了家，他自己找個安身立命的所在，免得在家裏這樣葷不葷，素不素的，那還好的多呢。這就聽到余氏哭道：他出家就不要家了，這不和死了差不多嗎？我一個婦道，也不能到廟裏找瞎子和尙去呀。我的姑娘，現在又

出了門子了，孤孤單單的只剩下我一個苦鬼，我是多麼命苦呀！士毅聽了這一大段消息，心裏就明瞭十之八九，這分明是常居士自那天出門去而後，就不會回家了。他不是爲了姑娘嫁人作妾，當然不至於灰心到這種樣子。不是自己替常居士拉皮條，小南也就不至於嫁陳東海作妾。這兩件事互相聯帶起來，這常居士出家，也就可以說是自己逼的。想到這裏，不免怔了一怔。正好出來一個婦人，卻向士毅看了一看，問道：你不是常老先生的朋友嗎？士毅答應是的。婦人道：可了不得了！常老先生跑到城外無塵寺出家去了。有人給這位老太太帶了信來，她特意跑去探望他，這位老先生，竟是鐵面無私的，不肯相認。不用說勸他回來那一句話了。這位老太太由城外哭到家裏，嗓子都哭啞了。你們路上有個姓洪的朋友嗎？她說要和姓洪的拚命呢。士毅含糊着答應了兩句，說是去找兩個人來勸她，趕緊就走開了。自己心裏亂跳着，不住的設想，這件事害人太多了，我怎樣悔得轉來？今天我還答應着陳東海到小公館裏替他去辦事呢，我這就得去。順便把這事露一點消息給小南，看她怎麼樣？於是腳下不辨高低，胡亂的走到陳家來。剛上走廊下的樓梯，頂頭就碰到了女僕。士毅道：四爺起來了嗎？女僕道：昨晚四爺回他自己宅裏了。少奶奶一個人睡在那大屋子裏，可有些害怕，叫我睡在屋子裏，陪她過夜的呢。士毅道：少奶奶起來了嗎？女僕低聲笑道：你別瞞她年紀小，她心眼兒多着呢。她說，嫁過來三天，丈夫就不在一處，這輩子還有什麼意思呢？扭着鼻子就哭了。士毅道：現在呢？女僕道：大概四爺也是不放心，一早就來了，喫的穿的，玩的，買了不少哄着她笑了，他就走了。這個時候，她一個人在屋子裏玩那小人兒打秋千的坐鐘呢。士毅想了一想道：既是四爺不在這裏，我就不進去了。女僕道：少奶奶早就說了，你來了，有事安排你做呢。你去罷。士毅也不知何故，到了這時，心裏頭自然有三分怕小南的意味。既是她說了有事安排着做，怎好不去？只得走到那房門口咳嗽了兩聲。大概小南在屋子裏玩得迷糊

過去了，屋子外面，儘管有人咳嗽，她卻並不理會。士毅本待衝進屋子裏去，又不知道她現時在屋子裏正在幹什麼，萬一撞着有不便之處，現在小南的身分，不同等閒，那可是麻煩。還是昨天老門房所提醒的話不錯，我是同門房打過替工的人，現在還是忍耐一點，把自己的身分，不要看得太高了罷。於是伸手連連敲了兩下門，接着喊道：少奶奶在屋子裏嗎？小南答道：老洪，你怎麼這時候才來？我真等急了啦。快進來。士毅推着門走進去，看時，只見小南拿了一本連環圖畫書，躺在睡椅上，高高的架起兩隻腳，並沒有穿鞋，只是露着一雙肉色絲襪子來。她那旗袍，衣岔開得很高，只看到整條大腿都是絲襪子，而並沒有褲腳。加之這屋子模糊得花簇簇的，配着了碧羅帳子，紅綾軟被，真個是無往而不含有挑撥性了。士毅到了現在，也許是刺激得麻木了，只睜着大眼睛，板了面孔望了她，並不說一句別的話。小南放下一隻腳來，把睡椅面前的皮鞋撥了兩撥，笑道：老洪，把我這雙皮鞋，給我拿去擦擦油。士毅道：你怎不叫老媽子擦呢？小南瞪了眼道：我愛叫那個擦就讓那個擦。士毅道：我並不是你雇的男女底下人，怎麼專要我做這樣下賤的事？小南坐了起來，將手一揮道：你敢給釘子我碰嗎？好！你給我滾開去！士毅道：你是小人得志便癲狂！我告訴你，你父親讓你氣得出家了。你母親也哭得死去活來，王孫讓人抓去了，大概也是你刁唆的，現在……小南道：哼！現在要輪到你……士毅也不和她辯論什麼，掉轉身就走，到了樓下的時候，卻聽到小南哇的一聲哭了。心裏想着，不了，這惹出了個亂子，四爺回來，問起根由，一定要怪我的，怎麼辦？一個人站在院子裏，呆了沒有主意。不一會兒工夫，老媽子拿了一雙皮鞋和皮鞋油過來，交給他道：洪廠長，少奶奶是個孩子脾氣，你胡亂擦一擦，哄着她一點就是了。士毅接了皮鞋在手，躊躇着翻弄幾下，回頭一看，有兩個院鄰在月亮門外張望呢。紅了臉將皮鞋一摔道：你說她哭什麼？她老子當了和尚了，她不哭嗎？再也不躊躇了，立刻就向街上走去。恰有一輛汽車挨身而過。

汽車上坐着陳四爺呢，向他招了兩招手，那意思叫他到小公館裏去。士毅這又發楞了，還是去呢？還是不去呢？去呢，必定要受四爺一頓申斥，別的沒有什麼問題。不去呢，恐怕這個廠長有些做不穩，自己一面走着，一面想着。腳下所走的路，既不是回到陳四爺小公館去，也不是到工廠去，更不是到會館去，糊裏糊塗的，就這樣朝前走着。心裏依然是在那裏計算不定，還是向小南去陪小心呢？還是和她決裂了？若是和她決裂了，乾脆就把那廠長辭去，免得他來撤職。但是把廠長辭了以後，向那裏再去找出路呢？他心裏忙亂，腳下不知所之的走着，就到了十字街頭。只見一堵空牆下，擁擠着一大羣人。有一個青年，穿了青布學生服，手上拿了一面白布旗子，高高的站出了人叢之上。他後面還有一幅橫的布額，是兩根棍子撐着，大書特書愛國演講團。士毅一向爲着飯碗忙碌憂慮，不知道什麼叫做國事。雖然有人提到，他也漠不關心。這時候，心裏正徬徨無主，想着，在這裏稍站片時，去去煩憂也好。於是遠遠的站着，且聽那人說什麼？忽然之間，有一句話打動了自己的心，乃是忍耐、慈悲、退讓，這不是被欺侮的人，應該有的思想。這好像是說着自己，於是更走近兩步，聽他再說什麼？那人又道：「這個世界，有力量的人，才能談公理。要不然，人家打你一下，你退一步。他以為你可欺，再要打你第二下。你不和他計較，原來想省事，結果可變成了多事。倘若他打你第一下的時候，你就抵抗起來，勝了，固然是很好，敗了呢，反正你不抵抗，第二下也是要來的，何必不還兩下手，也讓他喫一點苦呢？天下只有奮鬥努力，在積極裏面，可以找到出路的。決沒有退讓、忍耐，在消極裏面，可以找到出路的。」士毅一想，這話對呀。譬如我，這樣將就着小南，小南還只管挑剔，天天有打碎飯碗的可能。忍耐有什麼用？退讓有什麼用？這個廠長，我不要幹了，他是一品大官，我是一品大百姓，他其奈我何？我一個壯年漢子，什麼事不能做？至於和女人提馬桶刷皮鞋去，找一碗飯喫嗎？他一頓腳，醒悟了過來，便沒有什麼可躊躇的了，開着大步子，直走

回會館去。身上還有一些零錢，買了幾個乾燒餅，泡了一壺濃茶，一喫一喝，痛快之至。自己橫躺在單鋪上，心裏想着，陳四爺不必怕他了，常小南也不必怕她了，我喫我的飯，我住我的會館，我自己去想法子找我的出路，誰管得了我？想到很舒服的時候，那晝夜籌思的腦筋，算是得了片刻的休息，就昏昏沉沉的睡了過去了。醒過來之後，擡頭一看牆上的太陽，還有大半截光，坐了起來，揉揉眼睛，覺得精神還有些不振，又復在牀上躺下去。心裏不由得叫了一聲慚愧，這半年以來，睡在枕上，比在地上還忙，天南地北，什麼地方都得到。一醒過來，翻身就下牀，那裏像今天這樣從容容的睡過一回覺呢？他躺在牀上，頭枕在疊被上，卻靠得高高的，眼睛向前斜望着，正看到壁上懸的一小張佛像，心裏便聯想到了常居士，這位先生，總算是個篤信佛學的好人，然是只爲了一切都容忍着，結果是女兒被賣了，老妻也孤零了，自己也只好一走了之。我爲了好佛，把性情陶養得太儒善了，最後是和女人去提馬桶擦皮鞋。我現在……他想到這裏，跳了起來，把那佛像取下，向棹上破舊書堆裏一塞，一個人跳着腳道：什麼我也不信仰了，我賣苦力，找飯喫去。門外有一個人插言道：老洪，你發了瘋了嗎？說話時，韋藹仁推開房門，走了進來。士毅倒不料他會進來，笑道：這樣一句話，偏偏讓你聽到了。請坐請坐。藹仁道：我不要坐，同走罷。我在你房門外站了好大一會子呢，看到你自言自語，倒真有些奇怪。士毅笑道：是陳四爺叫你來的嗎？謝謝你跑路，我覺得了。我不想幹那個廠長了，我也不和那姨少奶奶去擦皮鞋。藹仁倒楞住了，許久，才道：你這簡直是和四爺鬧整扭呀，你不怕他發脾氣嗎？士毅微笑道：發脾氣又怎麼樣？充其量革了我工廠廠長的職務罷了。但是，我不要幹了。哈哈，他是陳四爺，我也是洪大爺呀！我告訴你，我現在心裏空洞洞的，便是舊日的皇帝出世，我也不看，在眼裏慢說是一個酒色之徒的陳四爺，你去罷，不要和我這瘋子說話說着，他一手開門，一手向外連連的揮着。韋藹仁氣得臉色蒼白如

紙，冷笑道：好，很好，好得很。也就一陣風似的走了。士毅這樣一來，會館裏人全知道了，大家紛紛的議論，說是士毅沒有喫飽飯的福氣，所以幹了三天廠長，就發了瘋了。士毅也不和那些同鄉辯論，掩上了房門，一個人自自在在的在牀上躺着。心裏無事無礙，幾乎是飛得起來。他心裏這才長了一分知識，作高官，發大財，享盛名，那都算不了什麼，只有由束縛中逃出，得着自由，那才是真快活呢。他掩上房門，自自在在的睡着，外面同鄉如何的議論，他卻是不管。許多同鄉，以爲名正言順，把他說服了，也就不說什麼了。可是士毅這兩扇房門，自這時關閉以後，始終不會打開。到了次日，他也不曾開門露面。同鄉向他屋子裏來看時，原來連鋪蓋行李一齊都搬着走了。這樣一來，全會館裏人都驚異起來，世界上只有爲了窮困逼迫着逃跑了，卻沒有爲了得着事，有了錢，反要逃跑的。大家原猜想着，士毅是發了瘋了，這樣看起來，恐怕是真的發了瘋了。除了和他歎息着是沒有造化而外，卻也沒有人再去追念着他了。過了一天又一天，過了一個月又一個月，洪士毅的消息，却是渺然。這個時候，國內情形大變，今天一個警報，明天一個警報，一陣陣的緊張情形，追着逼來。有職業的人，已經是感到恐慌，無職業的人，就更感到恐慌，那裏還會聯想到這渺小的洪士毅身上去？然而有一天上午，在平漢鐵路附近一個村鎮上，他忽然出現了一個村鎮小學的大門口，高高的交叉着黨國旗，在門框上有一幅白布橫額，上面寫了一行大字，乃是歡迎凱旋。在這旗額下來去的人，爲數很多，臉上都表示着一番激昂慷慨的顏色。一個大禮堂上，座位上坐滿了人，有的無地方可坐，就在禮堂週圍，貼了牆站着。講臺上一個穿灰色制服的人，於不斷的鼓掌聲中，在那裏演講，這就是洪士毅了。他在說了許多話之後，繼續的講道：我們餓了，要喫東西，下肚去，我們身上冷了，要添上兩件衣服，這爲着什麼？就是培養我們的身體，好去對付環境。又譬如我們身上有病，必要找醫生喫藥，這爲什麼？也是對付我們身上的病菌。我們餓了，冷了，

病了，一切聽其自然，不想方法來對付，必至於死而後已。諸位，我告訴你，我在半年以前，不但不是一個壯士，而且是一個懦夫。總想靠搖尾乞憐的態度，去維持衣食。但是結果卻是我越柔懦，人家越欺侮得厲害，那衣食兩個問題，也就越感到恐慌。有一天，我在街上聽到演講團演講，大意說人必定要努力，抵禦，才能自立。於是我就把每月可以收入一百多元的職務辭掉，跑到鐵路上去找了一名小工當着。身體上雖然是很苦，但是我每日工作，每日得着工錢，喫飽了就睡覺休息，不用去巴結人了，精神上卻非常地痛快。因為作工，把身體鍛練得康健起來。兩個月後，本軍補充兵額，我就入伍了。我練習了四個月，就上了前線，總算為國家盡了一些力。現在隨着大家凱旋歸來，我願意將我的經驗說出來，給同胞們作一個參考。總之，我們每一個人，總要先把自已的身體鍛鍊好，然後揀一件真正有意思的事情做。那就是說，我們要自食其力，與人有益，與國家和民族有益。我希望同胞們都能夠記牢我這話！他說到這裏，大家鼓掌，有一個人却把手上的帽子拋入空中，站起來接着帽子，才行坐下。他那副情形，分明是表示着特別的贊成了。洪士毅在臺上，不免向着那裏注意了，隨着那地方看去，正是以前的情敵王孫。他怎麼會到這種地方來？這事情有些不可思議了。他在臺上把這番話講完了，還有別人上去演講，他就退席了。他出了大禮堂，正想找人去把王孫尋出來。不料他已從身旁走出一手脫帽，搶過來和他握着手，笑道：洪先生，了不得，你作了民族英雄了。士毅看他時，不是以前那種樣子了。頭上那漆黑油亮的頭髮，已經剃光。那窄小單薄，沒有皺紋的西服，可改了灰布棉袍子了。雖然他的臉子不擦雪花膏，沒有以前白，然而兩腮胖胖的，透出紅暈來，表示着他十分的健康了。因道：你好！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王孫道：我現在是這裏的小學教員，至於何以到這裏來的？這緣因說起來，很長。貴軍路過這裏，大概還要耽擱幾小時，你若是沒事，到小酒飯館子裏去，咱們坐着喝兩鍾，慢慢的談心，不知道你肯賞

光嗎？士毅笑道：可以。以前的事，我已經滿不放在心上。於是王孫引着路，將他引到村莊口上，一家小飯館子裏來。這飯館子前面是個蘆席篷，一面擺了一張破棹子，一隻托盆，堆了些油條燒餅之類。這邊掛了一隻烏籠，用藍布將籠子包圍了。進了蘆篷子，便是店堂，一邊安着爐灶，一邊放了幾副座頭，在座頭一邊，有一堵黃土牆，挖着一個門框，並沒有門，只是垂着半截灰布帘子罷了。可是門框上貼了一個紅字條，寫着雅座二字。王孫引他走進屋子去，兩個人都是一怔，原來這裏坐着一個穿灰布旗袍，頭垂髮辮的女郎，在那紙糊窗下打毛繩東西呢。她雖是個鄉下人，臉上不施脂粉，然而靈活的眼珠，雪白的牙齒，見人自也露出幾分水秀。她猛然看到一個大兵進來，好像有些喫驚的樣子。王孫却笑着向她搖搖手道：不要緊，這是我的朋友。請你告訴你父親，給我們預備三個菜一碗湯一大壺酒。那女郎笑道：王先生，你也喝酒嗎？王孫道：來了好朋友了，怎能夠不痛快喝上兩鍾呢？那女郎笑着去了。王洪二人坐下，光喝着茶。王孫不等士毅開口，便道：我爲什麼來到此地呢？完全是常青刺激的呀。她把我以前和她戀愛的情形，完全告訴了陳東海。他這一碗陳醋的酸味，無可發洩，就暗告地方當局，說我是拆白黨，把我逮捕了。但是我並沒有什麼拆白的事情，可以找出來。當局自知理屈，關了我十幾天，把我放了。那時，全楊柳歌舞團的人，眼見我受這不白之冤，並沒有一個人保過我。柳岸想想着陳東海物質上的幫助，更是不管。我釋放出來以後，再也不想和那班狗男女在一處混了，就託朋友，另找出身。一個朋友向我開玩笑，說是這個鄉村小學，要請一位教員，教音樂體育手工三樣。每月的薪水，只有十五塊錢，問我幹是不幹？我當時急於要換一個環境，就慨然答應了。朋友先還不肯信，後來我催他好幾回，他才把我介紹到這裏來。鄉下生活程度是很低的，每月只四五塊錢的伙食，已經是天字第一號的費用了。剩下的十塊錢，我竟是沒有法子用了它。因爲這裏用不着穿西服，沒有大菜館，戲館，電影院，

也沒有汽車，馬車也沒有上等澡堂和理髮館。出了村莊，就和大自然接近，大自然是用不着拿錢去買的。我現在除了教書，只有看書來消遣。六點鐘起來，亮燈便睡覺，什麼不想，什麼煩惱也沒有，我願在這裏教一輩子書，不走開了。士毅笑道：你這刺激受得不小心，裏十分恨着常青嗎？王孫道：不，我很感謝她，不是她那樣刺激我一下，我一輩子不會作人，不過是有閒階級一種娛樂品而已。我有今日，都是美人之恩……這句話不會說完，那個女郎正端了酒菜進來，低着頭，抿嘴微笑。她去了，士毅歎口氣道：男子總是這樣的，受了女人之害，總是說厭女人，恨女人，等到女人和他獻殷勤的時候，他又少不得女人了。我這一生大概是和女人無緣了，我們軍長說了，等到不打仗了，帶我們到沙套子裏開墾去，這個我非常贊成，我願意和這繁華都市，永不相見呢。王孫道：這個樣子說，洪老總，你是恨小南到了極點的了。士毅道：不，我和你一樣，十二分的感激她。沒有她刺激我，我只曉得作一生的懦夫，作一生的寄生蟲，有什麼用？經她處處逼着我，我才作了一個漢子。現在我替國家當兵，你替國家教孩子，我們都是一樣的自食其力，總不愧為中國國民，憑這一點，我要感謝美人恩，還恨她作甚？來！我們喝個痛快。說着，於是舉起杯子來，咕嘟一聲，喝完了那杯酒。王孫陪着喝乾了一杯，笑道：女人是美麗不得的不害人，也要害自己，我看得多了……說時，那酒飯館裏的女郎，正向屋子裏送菜。王孫接着道：不過天下事不得一樣，美女有壞人，也有好人。三姑娘，你以為怎樣？那女郎笑了。王孫道：今天你怎麼自己送菜？夥計走了嗎？三姑娘笑道：沒有走。哦！走了。王孫道：我們來的時候，嚇了你一跳罷？三姑娘笑道：我為什麼那樣膽小？因為這屋子裏暖有一點，所以我在這裏作活。大兵也是人，我怕什麼？說着，一笑走了。士毅道：王先生，你在這個地方，又撒下相思種子了嗎？王孫搖了頭，不住的笑，他只管向窗子外面望了去。搭訕着道：呵！這樣冷的天，怎麼把鳥籠掛在屋子外面？鳥不凍死了嗎？說着，跑出去，將那鳥籠提了進來，掀開包。

圍鳥籠子的藍布一看，一隻小小的竹林鳥，縮在籠底上不會動了。它身上的羽毛，依然深紫翠藍，間雜得非
常之美麗。但是它眼睛已經閉住，一點不會動。王孫捧了鳥籠大喫一驚，叫道：「呀！常青死了！」士毅笑道：「你說不
恨他，爲什麼又咒他？」王孫道：「我並非咒她。我常這樣想，這隻美麗的小鳥，關在籠子裏，雖是喫也好，住也好，但
是太不自由，這很像常青，於今它死了，常青在陳四爺那重小樓裏關閉着，恐怕也和小鳥差不多罷？」他放下
鳥籠，默然的坐下，斟了一杯酒喝着。士毅點點頭道：「你雖是有點心理作用，然而我也相信你的話說得對。於
是也斟了一杯酒喝着。兩人前嫌盡釋，談話談得有趣，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忽然鳴啦啦一陣銅號響。士毅
站了起來道：「我們已經吹召集號了，就要站隊開拔。今天在這裏經過，遇到了你，我非常歡喜，再會罷。」說着，伸
手和王孫搖撼了幾下，另外一隻手，卻拍了他的肩膀，笑道：「我起誓，永遠離開女人了。希望你不要再上圈套。
女人給我們的恩惠，固然很多，給我們的教訓，也算不少罷？」他一面說着，一面向外走，表示那匆忙的樣子。王
孫趕着送了出來，他已走到路心，恰好一個女郎，提了一筐蘿蔔經過，柄斷了，撒了滿地。士毅走得匆忙，踏扁
了人家一個，很是過意不。於是彎着腰滿地裏檢着蘿蔔，向人家筐子裏送了進去。擡起頭來看時，那女郎
比飯館裏的那個還美呢。她笑着說兩聲謝謝，才抱着筐子走去。士毅一回頭，王孫和那個飯店女郎，站在蘆
篷下面，向他點頭，於是彼此都笑了起來。站了一站，他這才聽到召集的軍號，依然在吹着，只好趕快的走。心
想替人家檢蘿蔔幾乎誤了軍令。女人總是誤事的，但是，誰能永遠拋棄女人呢？王孫站在後面看着，心裏也
似乎有些同情之感。笑道：「這是我一個好朋友，我去送送他上路罷。」三姑娘笑着點了點頭，二人跟着走了去。
他們一路情話，走的太慢，到了路口，士毅隨着一營的軍隊，在平原無邊的大道上，迎着太陽光，一程程的走
遠了。王孫望着平原中間，掀起一道塵頭，直到那枯樹圍合的地平線上去，歎了口氣道：「不料他當了兵了。」三

姑娘道：他原來不是當大兵的嗎？王孫道：他和我一樣，是位文縐縐的先生。三姑娘道：他爲什麼當了大兵呢？王孫道：他和我一樣，爲了女人。三姑娘道：怎麼和你一樣呢？王孫想了一想，笑道：沒有你，我不肯在鄉村小學當教員呀。三姑娘瞅了他一眼，笑道：哼！男人總是撒謊的。做先生的人，更撒謊得厲害，剛才你不是說着，女人是害人的嗎？王孫道：那不一定，女人不見得都是一樣呀。你……說着他握了她的手，彼此都笑了。他們，又這樣合攏了，將來少不得又有一番悲歡離合。但是那一番悲歡離合，是另一番事，這也就不必提了。此所以天下多事也，此所以言情小說屢出不窮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二月新五版

美人恩 (全一册)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運費隨費

著者 張恨水
發行人 李鴻瀛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